武俠世界

龍捲風雲閣（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失意科場，搖身一變竟成冷血殺手，葉宇天連番奇遇，畢竟是禍是福？雪刀浪子，唐門大少，再度面臨兇險挑戰，流星坡上風起雲湧，正邪高手大會師，刺激熱鬧，兼而有之……



$3.50

1089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龍捲風雲閣⌉今期刊出了。這個故事集自從∟藏龍峽風雲⌉刊出後，距今已有一段時間，由於龍君的作品深受讀者愛戴關注，他們近日不斷函電相詢，對雪刀浪子故事熱切希望先睹爲快，作者不負衆望，在百忙之餘完成是篇，並感謝讀者們之愛護。

∟龍捲風雲閣⌉有很好的故事題材，風格簇新，內容描述一個落第科場的文士，失意之餘，搖身一變竟成爲冷血殺手，過程是有一番離奇莫測之遭遇，令你怎樣也難以置信的。而龍城璧與唐家大少，在本故事中再度面臨一次兇險之挑戰，精彩情形很難對你詳盡在此交代，希望各位細意欣賞吧。

**　　**　　**

神州奇俠故事∟闖蕩江湖⌉及二月完中篇∟一劍挽狂瀾⌉兩大巨著，今期同時在本刊發表，以上作品，可說是最富閱讀趣味性之貢獻，有激烈昂揚俠士風範的人物活現紙上，也有溫馨細膩兒女私情纏綿寫實，剛柔並重，劍胆琴心，相得益彰。

下期巨型小說刊出是馬雲的太空科學幻想故事∟綠色小人⌉，愛好該類作品讀者們，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8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捲風雲閣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死神！死神！

（一）

雨，瀝瀝淅淅。

霧，昏昏濛濛。

人，迷迷惘惘。

× × ×

雨下得淒切，霧來的迷離，人却不知何去何從。

五月天，總是令人有一種懨倦的感覺，尤其是對於失意的人，這份感受更是特別濃厚。

葉宇天失意科塲，連半點功名也揩不着衣角，那份失望，又豈是局外人所能想像？

他年紀已不輕，三十五歲了。

別人十載寒窗下苦，他却花了三十年的功夫，埋首在書本之上。

他自信才學不比人差，但却運氣遠不如人。

功名利祿，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葉宇天沒有想通這一點，只是不住的在怨天尤人。

雖然此地距離他故鄉已不遠，但他的脚步却反而越來越是緩慢。

他心情不好，老是有「無面見江東父老」之嘆。

當他離開京師的時候，曾買了一根繩子。

這根繩子靱力不錯，就算用來吊着一條大黃牛也絕不成問題。

葉宇天不是牛，這條繩子也不是用來吊牛的。

當他知道自己名落孫山的時候，他就決意找一個幽靜而美麗的地方，把自己吊在樹上。

永遠的吊着。

（二）

行行又重行，行到絕谷中。

這絕谷四面陡壁矗立，如同刀斧削成，形勢異常險惡。

但谷中風景，却是美絕。

只見谷中繁花似錦，綠草如茵，還有一條清澈的溪流，橫過花木叢中。

再向前走去，水聲潺潺，原來是一條瀑布。

只見奔騰如雷的泉瀑，從北方陡壁山巖內射出，繼而飛瀉直下，在壁底滙成了一潭。

潭的四周，儘是巍峨巨石，巨石四周，又有無數參天巨樹，每一株都粗壯無比，最大一株，即使五人亦未能合抱。

葉宇天不由脫口讚嘆，喃喃道：「好一株千年銀杏！」

讚嘆之聲未已，又吟哦着：「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銀瀑潭前千年樹下，雖死而無憾也……」

他口裏說「死而無憾」，其實却是遺憾重重，否則又何必出此下策？

× × ×

回憶兒時，葉宇天曾攀樹摘果，結果重重摔下，左膝傷處舊痕至今仍在。

現在，他又攀樹了。

但這一次他攀樹並不是為了摘果，而是「擇木自縊」。

他把繩索拴在巨樹的椏枝上，然後探首入環，心中暗叫：「蒼生別矣。」

他長嘆一聲，從樹椏輕輕躍下，頸在環中，人在空中，靈魂兒在陰陽界中。

不消多時，他即可嚥氣。

就在這短暫的片刻間，一陣極痛苦的感覺，籠罩着他整個身子。

三十載寒窗苦讀，最後唯一所能得到的，就是頷子上這根奪命索。

唉！

不死何用？

但現在他快要死了，却又不禁頗有悔意。

人，往往就是這麼蠢。

豬雖蠢，却也不會去自殺。

人不笨，何以偏偏反而會用這種笨法子，來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

× × ×

眼向外凸，舌頭發脹，死神已越來越接近葉宇天。

名落孫山，失意科塲固然沒趣，垂死掙扎，在繩索下奄奄待斃，這種事就更加沒趣。

他的身子在半空中蕩來蕩去，連鞋子也脫落了一隻。

就在鞋子脫落的時候，他的人也忽然掉了下去。

（三）

葉宇天兒時曾從樹上摔下，結果左膝受傷。

現在，他又從樹上摔下，他這一次受傷的不是左膝，而是右膝。

老天實在是公平極了。

他的右膝傳來一陣透澈心肺的奇痛，但更令他吃不消的，却是他的呼吸幾乎已陷於停頓。

驀地，他忽然覺得自己給人重重的摑了幾下耳光。若在平時，這幾下耳光一定很疼。

但現在，這幾下耳光實在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過了好一會，他的呼吸漸漸暢順，終於清醒過來。

他躺在又濕又冷的地上，看見了一雙滿是泥濘的赤脚。

從這雙脚看來，打自己耳光的人是個男人。

× × ×

一陣涼風吹過，葉宇天的神智又清醒了一點。

他終於勉强的爬起來。

子。

當他爬起來的時候，看見了那一根索

索子斷了，却不知道是怎樣斷的。

倘若這根索子不斷，葉宇天倒要斷氣了。

他巍巍顫顫的站起來，望着這個救了他的人。

這人却沒有看他，只是仰首向天，不知道在看些甚麼。

葉宇天並不矮，昂堂七尺，比起許多人都要高。

但是，在這個人的面前，却還是矮了一截。

這個人一身白衣，手裏持着一把黃紙傘。

紙傘壓得很低，遮住了他的面龐，但葉宇天却可以看見，他的頭髮已呈灰白，料想年紀縱不算老，最少也在五旬開外。

葉宇天呆了半晌，終於問：「不才葉宇天，尊駕是……」

「死神！」這人截然回答。

「死神？」

「不錯，無論是誰遇見了我，他都必死！」

葉宇天不禁呆住。

死神冷冷一笑，道：「你剛才豈不是要尋死嗎？」

葉宇天一楞，只能點頭。

死神冷冷接道：「你既然尋死，自有死神爲你引路，現在你跟着我來罷！」

葉宇天吸了口氣。

這人眞的就是死神？難道自己眞的快要死了？還是根本已經死了？

葉宇天不禁一陣茫然。

× × ×

死神的脚步，把葉宇天帶到一個很隱秘的洞穴。

倘若不是死神帶引，葉宇天是絕對不會發現，在那瀑布左側，一堆亂石之後，居然有一個這麼巨大的山洞。

洞口並不怎樣寬闊，但裏面却既深且廣，一眼望去，根本就無法看得見盡頭。

死神冰冷的聲音又再響起：「你現在開始，你不再是葉宇天。」

「那麼我是誰？」

「誰都不是，你只是一個死人。」

「死人不再有名字？」

「不錯，」死神冷冷說道：「你不但沒有名字，也沒有生命、沒有靈魂，更沒有將來，甚至是過去的一切也已忘掉。」

死神帶着他直往洞穴深處走。

他們越走越深，越走越遠。

葉宇天忽然感到一陣手足冰冷，因爲他們已來到了一片黑暗的世界。

（四）

前路黑暗沉寂，四周只有冰冷粗糙的石頭，還有寒冷的水點，不時從上面滴下來。

死神把葉宇天帶到一道鐵柵前。

鐵柵兩旁，燃點着兩支慘白色的蠟燭。在這黑暗的世界裏，這燭光已是令人興奮的光芒。

死神把鐵柵打開，對葉宇天道：「進去。」

葉宇天忽然覺得自己很愚蠢，爲甚麼要來到這種鬼地方？

「不！我要回頭！」他喊着說。

「現在才想回頭？太遲了！」死神的聲音聽來是那末冷酷，那末無情，「你已來到了地獄，第十八層地獄！」

葉宇天振臂狂呼：「你騙人！這裏不是地獄！絕不會是地獄！」

死神不再說話。

葉宇天突然覺得自己像隻小狗般給揪起，然後身子凌空飛起，接着重重的摔在地上。

又是一陣巨响。

鐵柵關上了。

「死神！死神！放我回去！放我回去！」他用力的搖撼着鐵柵，用盡氣力地嘶叫。

但死神的影子早已消失，再也沒有理會這個「自殺身亡」的人。

× × ×

雖然他已叫的力竭聲嘶，但那只是浪費氣力。

這裏除了一道牢固的鐵柵之外，四週都是堅固無比的巖石，根本就沒有可以給他逃走的路徑。

葉宇天終於頹然坐在地上。

他已絕望。

現在，連他都漸漸感覺到，自己的確已掉進了地獄。

第十八層地獄是不是這樣子的？

× × ×

燭光熄滅了。

葉宇天陷入了一片黑漆的世界。

四週一片寂靜，靜寂得如同死域。

這裏豈非正是死域？

直到這時候，他忽然發覺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餓了，而且還餓得要命。

死人也要挨餓？

他心裏又想：「我究竟是個吊頸鬼？還是個餓鬼呢？」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嗅到了一種誘人的香氣。

那是一種足以讓每個餓鬼爲之垂涎三尺的烤肉香氣。

活命之神笑觀音

（一）

烤肉香氣越來越濃，葉宇天肚子裏的腸臟，彷彿快要給這香氣從口腔裏拉了出來。

饑餓的滋味，可不好受。

尤其是在饑餓的時候，看見了一隻又肥又香的烤鴨，却又可望而不可「吃」，那種滋味更是不難想像。

葉宇天看見了一隻製作精巧的孔明燈，燈光照亮着一隻純銀鑄造的盤子。

但最吸引他的既不是孔明燈，也不是銀盤，而是銀盤上盛放着的一隻烤鴨子。

直到他抬起頭的時候，他忽然又看見了比烤鴨子更令人怦然心動的東西。

不！

那不是甚麼「東西」，而是一個人。

一個笑起來臉頰上有着兩個梨渦的女人。

× × ×

葉宇天很饑餓。

但當他看見這個女人的時候，他幾乎完全忘記了饑餓。

這個女人着實迷人。

她的臉上沒有塗胭抹粉，身上只是穿着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衣裳，那是純白色的。

她的肌膚柔滑而雪白，走路的時候是那麼輕盈，就像是隨風飄蕩的柳絮。

她與生俱來有一種令男人無法抗拒的媚態，尤其是她的眼波，簡直比最香醇的酒還更醉人。

葉宇天看着這個白紗女人，彷彿眞的醉了。

白紗女人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這位相公，想必已很餓了？」

葉宇天怔了怔，點點頭。

白紗女人忽然又笑了笑：「你現在是不是很想吃掉那隻烤鴨子？」

葉宇天茫然一笑，又點了點頭。

白紗女人走近了兩步，瞧着他：「你若只能得到其中一樣，你會揀鴨子還是揀我？」

葉宇天吃了一驚。

「揀妳？」

「不錯，只要你願意，今天之內我這個人就是屬於你的。」她的聲音甜膩得令人如沐春風。

她的眼波不但醉人，簡直可以把男人活活淹死。

但葉宇天最後的回答却是：「我要鴨子。」

白紗女人似是吃了一驚，但也沒有說甚麼，把鴨子放在鐵柵外。

葉宇天正要伸手去取，她忽然又道：「你很聰明，倘若你揀了我，就得活活餓死。」

葉宇天苦笑。

他已把烤鴨子拿起，誰知白紗女人又說道：「這鴨子有毒！」

（二）

除了苦笑，葉宇天臉上已不能再有甚麼表情。

過了很久，他才嘆道：「鴨子有毒，所以不能吃。」

「不！」白紗女人道：「鴨子雖然是毒，但你却不能不吃。」

「我不懂。」

「當你更饑餓的時候，你就會懂。」

白紗女人悠然道：「在這裏，除了你自己身上的肉之外，你已不可能找到任何的食物。」

葉宇天道：「所以我若不吃這一隻烤鴨，就得吃自己的肉。」

白紗女人緩緩道：「我相信你不會這麼愚蠢。」

葉宇天說道：「世間上，餓死的人不少，倒沒有聽說過有人會吃掉自己身上的肉。」

白紗女人道：「所以唯一能塡飽你肚子的東西，就是這一隻鴨。」

葉宇天道：「但這鴨有毒，吃了也是難免一死。」

「不！」白紗女人道：「這一隻鴨雖然有毒，却並不是立刻致命的那一種。」

葉宇天嘆了口氣，道：「那更糟，與其慢慢地痛苦的死去，倒不如快一點死好得多。」

白紗女人道：「你現在豈不是已經死了？」

葉宇天搖搖頭，道：「自從我看見妳之後，我已不再相信自己已經死掉。」

白紗女人道：「不錯，這裏並不是眞正的地獄，但却隨時可以成爲你的葬身之地。」

葉宇天無言。

白紗女人接道：「你若吃下這一隻鴨毒，不但不會死，還會因禍得福。」

葉宇天一怔：「因禍得福？是不是地府閻君在找女婿？」

白紗女人「噗哧」的笑了起來。

「想不到你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說笑呢。」

「不說笑，難道要痛哭一塲？」

「我問你，你是否願意默默無名的虛渡此生？」

「不願意，」葉宇天的聲音忽然低沉下來，「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才會自萌短見。」

「你若自殺身亡，這一輩子豈不是眞的就此默默渡過？」

「很僥倖，我現在還活着。」

「我們也很僥倖，能夠遇見你這個已經沒有生趣的人。」

「小姐此言，是何用意？」

「你既然已經不想活下去，顯然不滿意現在的一切，倒不如和我們衷誠合作，不出五年之內，你將會名成利就，甚至可以呼風喚雨，成爲天下間萬人矚目的不世梟雄。」

「梟雄？」

「不錯，是梟雄，」白紗女人悠然道：「你將會成爲江湖上叱咤風雲的不世梟雄。」

葉宇天苦笑。

「不才手無縛鷄之力，如何能成爲江湖梟雄？這豈不是痴人說夢？」

「我們絕非在痴人說夢，」白紗女人淡淡一笑，「只要你肯服從我們，五年之後，你就是一個武功頂絕的江湖高手。」

葉宇天目中露出茫然之色。

「你們？你們是誰？」

「你不必理會我們是誰，你就當自己已經自殺身亡，你這條性命再也不是屬於自己的。」

葉宇天嘆了口氣：「不錯，我這條性命現在的確已不屬於自己的，你們要怎樣就怎樣好了。」

白紗女人忽然伸出雪白的手，在他臉上輕輕的摸了一摸。

「別頹喪，只要你還活着，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不錯，自尋短見，這實在是太愚蠢了。」

「所以，我說你必須先吃掉這一隻烤鴨子。」

「妳要我死？」

「不是要你死，而是要你活下去，」白紗女人盯着他，道：「你若吃掉這隻鴨子，從現在開始就是我們的朋友。」

葉宇天總算明白這隻烤鴨子的意義。

「我若吃掉牠，身上就潛伏着一種奇毒，而你們將會按時給我解藥，只要我不

背叛你們，就可以一直的活下去！」他長長的吐了口氣，「我沒有說錯罷？」

白紗女人點點頭。「你雖然不是個武林人，但却很聰明，猜到了我們對你所採用的手段。」

葉宇天一笑。

白紗女人淡淡道：「也許你會覺得我們很卑鄙，但若非如此，死神又怎肯把畢生最得意的武功，傳授給你？」

「死神？」葉宇天又吸了口氣。

「不錯，他是家兄。」

「那麼姑娘是……」

「你可以叫我素素。」

「素素……姑娘。」

「不必姑娘前姑娘後的，只叫我素素便是。」

葉宇天忽然撕下了一隻鴨腿，然後毫不考慮的就塞進口裏。

素素的神情變得很嚴肅，就像是法場上的監斬官。

「你不後悔？」

「這鴨子十分好吃，我爲甚麼要後悔呢？」

「那很好，相信不出五年，你就可以離開這裏，到江湖上去闖一番驚人的事業了。」

葉宇天沒有再回答她。

他在她的目光下吃掉整隻烤鴨。

直到他覺得自己的肚子已塞滿了烤鴨肉的時候，素素已離開了他。

又是一片黑暗。

不久，他忽然發覺自己的手在發抖。

他初時不以爲意。

但漸漸地，他的手抖得更厲害，甚至連雙腿也在顫抖不已。

這烤鴨子果然有毒。

一股冰冷的寒意，從他心底裏直冒出來。

但漸漸地，他的心又由冷變成灼熱。

他整個人似乎正在給一團烈火不斷的燃燒，他的嘴唇乾裂，視綫模糊不清，連站都無法再站穩。

毒力發作了。

但解藥呢？

解藥在哪裏？

× × ×

他還沒有等到解藥，就已倒了下去。

雖然地面又濕又冷，但他已經一無所覺。

他唯一感覺得到的，就是自己快要死了。

× × ×

葉宇天沒有死。

他醒過來的時候，就看見頭頂上懸掛着兩盞很精緻的宮燈。

宮燈沒有燃點着，因爲這時候並不是晚上，而是一個很清朗的白晝天，他也不再在洞穴之中，而是在洞穴外的一幢小樓上。

他的頭還很疼，整個人就像是一塊給烤壞了的大麥餅。

他很疲倦，但神智却已很清醒。

他醒過來第一個所看見的人，就是素素。

「從現在開始起，你就是我們的朋友了。」

葉宇天微微點頭。

素素又對他說：「只要等你復元之後，我們就會傳授你三種武功。」

葉宇天靜靜的聆聽，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了死神。

死神臉上的神態很平靜。

他對葉宇天說：「我本來並不叫死神，而是活命之神，我還有一個弟弟，他是殺魔之魔！」

「殺魔之魔？」葉宇天忍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寒顫。

活命之神淡淡道：「你聽過殺魔之魔的名字？」

葉宇天緩緩道：「雖然我並不是個武林人，但殺魔之魔花降血之名，却早已聽聞多時。」

活命之神道：「那麼你現在已知道我是誰了？」

葉宇天搖頭。

「不才只聽說過殺魔之魔花降血的名字。」

活命之神道：「我是花庭峯。」

素素道：「我叫花素素。」

花庭峯道：「江湖上的人，都叫她笑觀音。」

葉宇天雖然知道武林中有一個殺魔之魔花降血，但却沒聽過花庭峯和笑觀音花素素的名字。

他畢竟不是武林中人，而是一個讀書人。

從一個讀書人變成武林人，這是一件令人很難想像的事。

花庭峯能令葉宇天有如此重大的改變嗎？

這一雙兄妹，對葉宇天又有些甚麼企圖？

初出江湖道

（一）

時間是一種怪物。

當它沒有來臨的時候，五年可能是一段很悠長的歲月。

但當它過去之後，五年的時光彷彿是一霎眼間便已成爲過去。

五年如是。

五十年亦復如是。

倘若有人能够活上五百歲，恐怕也同樣會覺得，這五百年的光陰實在是過得太快。

× × ×

五年之前，葉宇天曾在那株大樹下自縊。

倘若花庭峯來遲一點點，他早已變成一堆枯骨。

倘若世間上沒有花庭峯這一個人，也許他連骨頭都已給野獸吃掉。

但現在，一切都截然不同了。

葉宇天站在那株大樹下，看着那曾經吊着自己頸子的樹椏，心中無限感慨。

花庭峯、花素素兄妹兩人，只是送他來到這裏，就停止了脚步。

葉宇天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已由一個讀書人，變成了一個武林高手。

這五年來，他在花庭峯的指點下，練

成了一身武功，反而往日寒窗苦讀的一切，都已漸漸淡忘。

葉宇天覺得自從五年前吃下那一隻毒鴨之後，對於以前的事，已淡忘了許多，他甚至記不起自己的生辰是在那一天。

倘若現在他赴試科場，恐怕不必考試，就已知道自己必然名落孫山。

他並不是故意忘掉以往所讀所學，而是他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有了一種極重大的轉變。

五年前他失意科場，毫無生趣。

但到了現在，他非但不想死，而且還希望能活到一百八十歲。

他絕對沒有忘記，自己每隔一年，就要獲得一瓶解藥，否則潛伏在體內的劇毒就會要了他的性命。

無論花庭峯是死神也好，是活命之神也好，葉宇天的性命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但葉宇天沒有怨恨花庭峯。

他甚至很感激他。

他覺得自己的性命，本來就是屬於花庭峯和花素素的。

所以，他已決定，無論花庭峯和花素素要他去做甚麼事，他都絕不推辭。

葉宇天已變了另一個人。

一個極可怕的人！

（二）

這天，葉宇天離開了花庭峯，離開了花素素。

他當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

在他離去的那天，花素素給了他一塊白色的手絹。

手絹上寫着三個人的名字。

在這三個名字之後，還有一個很蒼勁的字。

這個字是用血寫上去的。

花素素對他說：「這是家兄咬斷左手尾指寫上去的。」

這血字是——「殺！」

花素素沒有欺騙他。

當葉宇天看見花庭峯的時候，他的左手尾指果然不見了，傷口還在滲血。

葉宇天沒有問他們爲甚麼要殺這三個人，也沒是理會自己是否能够殺得了這三個人。

他只知道，這是自己一定要完成的任務。

他走了。

花素素最後給他另一塊白色的手絹。

手絹上寫着的是——

「湖南鐵水溪蘇員外」。

花素素告訴他，殺那三人之前，先找此人，並以木王令示之。

手絹內果有一塊用木製的牌令，一面密廂廂地刻着一撮奇形怪狀的文字，而另一面却鐫刻着一頭猛虎，形狀甚是兇猛。

葉宇天把兩塊手絹和這塊木王令貼身藏好，然後就開始了他的旅程。

說來奇怪，他現在似乎已忘記了故鄉，也忘記了以前的朋友。

他心裏只有兩個人，那是花庭峯和花素素。

（三）

鐵水溪並不是一條溪，而是一座風景很幽雅的山崗。

蘇員外就住在這座山崗背後的可雲居內。

葉宇天很容易就找到了可雲居，也很容易就見到了蘇員外。

蘇員外是年紀已快六旬的人，但他臉上的皺紋却並不算多。

葉宇天曾經不只一次的聽附近的人說過，蘇員外是個很慷慨，善樂好施的大善人。

看見了蘇員外和藹可親的臉孔，葉宇天就覺得他們沒有說錯。

蘇員外是個好人，他一定是個心地善良的善長仁翁！

雖然蘇員外很有錢，但却沒有半點架子。

尤其是當他看見那塊木王令之後，更是對葉宇天視如上賓，唯恐招待不週。

蘇員外特別派遣兩個貌美如花的侍婢來伺候他。

「葉公子遠道而來，想必很累了。」蘇員外忽然對葉宇天說：如不嫌棄，不妨熱水澡，這是消除疲勞的最佳方法。」在舍下洗個說到這裏，他的眼睛却有意無意的瞧着那兩個美艷侍婢。

葉宇天並不是個笨人，蘇員外的「好意」，他已明白了幾分。他正待推辭，蘇員外已半推半拉的把他帶到浴室裏。

「春花、如意，妳們可得小心伺候葉公子。」蘇員外關掉浴室門，便自離去。

兩婢忽然同時伸出了雪白的手，爲葉宇天解衣。

葉宇天忙道：「不必勞煩兩位，實不相瞞，在下洗澡的時候，一向都不慣給別人瞧着。」

兩婢相視一笑，她們的臉龐也彷彿有點嫣紅了。

「既然如此，咱們退出去便是。」

葉宇天忙道：「如此最好。」

春花、如意一陣失笑，相繼退下。

葉宇天鬆了口氣，來到了浴池旁。

浴池是用花青石砌成的，很美觀。

葉宇天也的確很累了，他眞的想泡一個熱水澡。

他直到現在，他才發覺浴池裏根本沒有熱水。

既無熱水，也無冷水，水池中空空如也。

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了一個人的笑聲。

這人的笑聲很刺耳，也很傲慢，無論是誰聽見了都會覺得很不舒服。

葉宇天聽了更不舒服。

因爲他忽然發覺自己已經成爲了階下囚。

這座浴室根本就是一個陷阱，除了進口的一道門之內，四週都是銅牆鐵壁。

而那一道門，現在也已給一道牢固的鐵柵攔截住。

葉宇天已成爲階下囚，籠中鳥。

他只能苦笑。

這是出道江湖，第一次與江湖人接觸，想不到就已失手被擒。

當然，他是沒有想到，蘇員外居然會暗算自己的。

（四）

刺耳、傲慢的笑聲，就是蘇員外發出的。

剛才葉宇天還覺得他是個好人，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對蘇員外的觀感已完全改變。

「蘇員外，你爲甚麼要暗算我？」葉宇天的聲音很冷淡，居然沒有半點驚惶，也沒有憤怒的表現。

蘇員外站在鐵柵外，嘿嘿一笑。

「我要對付你的理由很簡單，因爲我本來就不是甚麼蘇員外。」

葉宇天一怔。

「你不是蘇員外？」

「當然不是，」那人桀桀笑道：「你要找蘇員外並不難，而且很快就可以如願以償。」

葉宇天冷冷地道：「你把蘇員外怎樣了？」

「我沒有把他怎樣，」那人臉上露出了殘酷的笑意，「我很欣賞他的談吐，所以割下了他的舌頭，我很羨慕他的輕功，所以砍掉了他一雙腿，我也很妒忌他手段，所以又切下了他的兩隻手掌……」

葉宇天臉上的神態還是很平靜：「如此說來，蘇員外已沒剩下多少了？」

那人悠然道：「他本來還可以活下去的，誰知他竟然把腦袋碰在石頭上，就此丟掉了寶貴的生命。」

葉宇天冷冷一笑。

「聽閣下的說話，似乎蘇員外丟掉性命，根本就和你沒有半點關係。」

那人點點頭，道：「葉公子說的半點不錯，我只是割掉他的舌頭，和砍掉他的手脚，絕對沒有想殺他的意思，但他却自盡，那可與我無關。」

葉宇天看着他，半晌才道：「你現在是不是也想用這種手法來對付我？」

那人搖搖頭。

「不！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種事若再幹一次，恐怕總有一天，我會睡不着覺。」

葉宇天冷笑道：「你現在豈不是已承認蘇員外是給你害死的？」

那人道：「這種事不必再提，我現在只想知道兩個人的下落。」

葉宇天道：「誰？」

那人道：「他們就是木王令的第二代主人。」

葉宇天目光一閃，又道：「他們究竟是誰？」

那人神秘地一笑：「葉公子，你已知道他們是誰，又何必要我親自說出來？」

葉宇天冷冷道：「也許我是知道的，但你却反而未必知道，倘若說了出來，豈不是中了你的圈套？」

「聰明！聰明絕頂！」那人姆指一豎，但忽然又皺眉道：「但這一次你却料錯了，我已知道他們是誰。」

葉宇天道：「他們貴姓？」

「姓花！」

葉宇天一陣子的沉默。

那人乾咳一聲，然後才慢慢的說道：「花庭峯和花素素躲在甚麼地方？」

胖子從浴池底鑽出來

（一）

「花庭峯和花素素躲在甚麼地方？」

這個冒充蘇員外的人，已第三次重覆着這句話。

但葉宇天似已變成了一個聾子。

他不但不回答這個問題，甚至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假蘇眞外忽然嘆了口氣，道：「葉公子，你還年輕，何必爲了這兩個狗男女丟掉了性命？」

葉宇天還是沒有理睬他。

假蘇員外又道：「只要你把他們的下落說出來，我就立刻釋放你，而且還可以給你一萬兩金子。」

葉宇天仍然閉口不語。

他居然索性躺了下來，背對着這個冒充蘇員外的人。

「葉公子，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在這裏，我最少有好幾十種法子可以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又何苦由來呢。」

葉宇天冷冷一笑。

他終於說了兩句話：「你再胡說八道，我現在就自斷心脈死在這裏。」

他這句話看來絕不是說笑的。

假蘇員外却是一聲怪笑：「這倒有趣，階下之囚居然來要脅老子！倒要看看你是不是有當塲自盡的勇氣。」

葉宇天沒有眞的自盡。

不到非要自盡的時候，他絕不會自行了斷。

五年前尋死的滋味，他不想再嚐試一次。

而且，就算他現在眞的要自盡，也會給一件突如其來的怪事拖延住。

因爲就在這時候，那個沒有水的浴池，突然爆裂，而且還從地底上冒出了一顆腦袋。

這顆腦袋最少比葉宇天的腦袋大上一倍。

這顆腦袋眞胖，胖得就像是一頭會鑽洞的河馬。

（二）

河馬不會鑽洞，更不可能把浴池的底部硬生生的撞穿。

河馬也不會笑。

就算河馬會笑，牠的笑容也絕對比不上這人好看。

這胖子的笑容很好看。

最少，比河馬笑起來的時候，還好看一點點。

看見了這顆又圓又胖的腦袋，葉宇天的臉上不禁露出了一絲驚訝的神色。

雖然他沒有開口，但眼神裏已很清楚的顯示，這胖子從地底突然冒上來，的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葉宇天本來就不是江湖人，雖然這幾年來花庭峯和花素素都向他說了不少有關武林裏的事，但從地底會冒出一個胖子，却還是令他感到難以想像。

這胖子瞧着葉宇天半晌，忽然笑道：「老子早就知道你會上當，現在果然眞的上了別人的當啦！」

葉宇天一怔。

「你是誰？」

「老子是來救你的。」

「你爲甚麼要救我？」

「朋友，你已掉進別人的陷阱裏，而佈下這陷阱的，又是個惡跡昭彰的壞蛋，

，老子若不救你，那是於心不安。」

這胖子用力一掙，浴池又再裂開，一條龐大的人影從下面躍起，看來就像是一座肉山從地底裏冒出來。

葉宇天也站直了身子，說：「尊駕是誰？」

胖子笑道：「老子已說過是來救你的，又何必管老子是何方神聖。」

葉宇天正欲再問，假蘇員外已在外面冷笑道：「原來這浴池底下竟然有一條秘道！」

胖子盯了他一眼，哼聲道：「萬立笙，你現在才知道，豈不是太遲了一點？」

假蘇員外冷笑不語。

葉宇天道：「他叫萬立笙？」

胖子點點頭：「他在十七歲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混蛋。」

「很了不起的混蛋？」

「不錯，當時他若不弒師奪經，現在恐怕還是一個藉藉無名的九流人物。」

「現在他已算一流高手嗎？」

「不，充其量高升一級，第八流之輩而已，」胖子哈哈一笑，「今天他遇上了龍城璧，就只好算是他倒足八輩子的霉運了！」

葉宇天吃了一驚：「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雖然不是武林人，但雪刀浪子龍城璧之名，他在七八年前便已聽人說過。

胖子一笑：「老子不是雪刀浪子，以老子的重量來說，一個已足可抵得上三個龍城璧有餘。」

葉宇天忽然雙眉一蹙，道：「尊駕莫非就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胖子大笑：「老子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正是唐竹權。」

萬立笙臉色一沉，忽然伸手去轉動牆上一個銅獅的鼻子。

這獅鼻顯然是機關樞紐。

但他的手還沒有轉動獅鼻，就已給一把銀亮如雪的刀砍了下來。

（三）

唐竹權偶然也會撒謊。

他並不能算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有時候，連他的父親唐老人也會給他騙得團團亂轉。

例如有一次，他告訴父親，要到揚州拜訪一個武林大豪，後來唐老人去找他，但找遍了整個揚州，都沒有人見過這位唐大少爺。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去揚州，却在杭州的一間酒寮裏喝酒，而且一喝就是喝了三天。

但這一次，他沒有說謊。

雪刀浪子龍城璧的確已來了，而且一出手就把萬立笙的右手砍了下來。

× × ×

驚詫、恐懼的表情，已在萬立笙的臉龐上表露無遺。

無論是誰忽然給人砍下一隻手，相信他的表情都是這樣子的。

他猛然轉身，就看見了一個背負雙手，神態從容的藍衣人。

藍衣人的腰間有刀，刀柄是古銅色的，看來並不怎樣起眼。

但萬立笙已認出那是風雪之刀，也知道這個藍衣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春花、如意兩婢仍然站立着，但她們都已被點住了穴道，非但不能彈動，甚至連話也說不出來。

萬立笙的身子在發抖，從心底裏冒出了一股無法形容的寒意。

「你就是……雪刀浪子？」

藍衣人頷首。

萬立笙臉上的肌肉已一根一根的扭曲，身子却顫抖得更厲害。

「你要……怎樣？」

龍城璧笑了笑：「在下不想怎麼樣，只不過很討厭你這一隻手，所以順手把它砍了下來。」

萬立笙道：「士可殺不可辱！」

「說得好，」龍城璧悠悠一笑，道：「現在我也很欣賞閣下的談吐，所以請你伸出舌頭，讓我把它割了下來！」

萬立笙瞪目道：「你再不離開這裏，必定噬臍莫及。」

龍城璧「哦」的一聲。

「聽閣下之言，似乎這裏已不是昔日的可雲居，而是龍潭虎穴……」

說到這裏，他的雪刀又突然出鞘。

萬立笙急閃。

但雪刀並沒有眞的出鞘，倒是唐竹權突然飛躍上前，手指穿過鐵柵，一下子就點在萬立笙的命門穴上。

萬立笙頓時呆立，有如木鷄。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很好，待我把他的舌頭割下。」

唐竹權笑笑道：「慢慢的割，別嚇怕了他。」

萬立笙臉色變成死灰，忙道：「兩位少俠……別割舌頭……有甚麼話不妨慢慢的……說……」

龍城璧沉吟着，忽然道：「其實，割掉了的舌頭，對我們並沒有甚麼好處，只要你願意老老實實回答我們的問題，在下亦不願幹得太過份。」

唐竹權道：「這豈不是便宜了他？」

龍城璧道：「我已砍掉他一隻右手，已够他受了，倘若他以後還是冥頑不靈，再由你去收拾他。」

萬立笙的年紀雖然比他們大，但在這兩個後輩的手裏，他就祗有討饒的份兒。

龍城璧又問他：「你們爲甚麼要殺蘇興。」

蘇興就是蘇員外的名字。

萬立笙吶吶道：「這是敝上的命令，萬某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龍城璧道：「你是受何人所指使？」

萬立笙面露疑難之色。

唐竹權在鐵柵後大吼道：「快說，再吞吞吐吐，老子就一掌斃了你。」

萬立笙吸了口氣，終於說：「是吳嘯命。」

聽見「吳嘯命」這個人的名字，葉宇天的目光陡地一亮。

因爲在素素要他去殺的三個人中，第一個就是銀斧吳嘯命。

與狼爲伍的人

（一）

白雲飄蕩，一輛馬車徐徐地向大河鎮

駛去。

大河鎭上的人，最少有一半以上是姓吳的。

鎭上權力最大，也最受人尊敬的，就是大河鎭的武林大豪銀斧吳嘯命。

這輛馬車上只有兩個人。

趕車的是個大胖子，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在車廂裏劍眉深鎖的，則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唐竹權手執馬鞭，依然忘不了那罎清香凜冽的陳年竹葉青酒。

他忽然喃喃道：「放走了那個老混蛋，實在是便宜了他！」

他似乎是在埋怨龍城璧。

龍城璧却似是充耳不聞！

不久，唐竹權又在喃喃自語：「那也怪不了誰，咱們畢竟是言出九鼎的人，決不能出爾反爾，待別人說出了一切之後，還要一刀結果了他……」

龍城璧還是沒有反應。

唐竹權嘆了一聲，又道：「蘇員外曾經對老子說過，他的浴室裏有一條秘道，想不到他的人死了，老子才在這秘道裏鑽上浴室去。」

龍城璧終於淡淡笑道：「幸虧你的腦袋够硬，沒有給撞出腦漿。」

唐竹權喝了口酒，道：「那個姓葉的，似乎武功不弱。」

龍城璧道：「你是怎樣看出來的？」

唐竹權聳了聳肩，道：「不知道，老子只是說似乎而已。」

龍城璧道：「你沒有看錯，我也覺得，這位葉公子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

唐竹權道：「倘若咱們不救他，他是否能逃得過萬立笙的魔掌？」

「這倒很難說，」龍城璧皺了皺眉，道：「我覺得這個自稱葉宇天的人，武功雖然極高，但是，江湖經驗却並不怎樣豐富。」

「不錯，」唐竹權點點頭，「他若是個老江湖，就不會輕易墮進萬立笙佈置的陷阱。」

龍城璧道：「這位葉公子在江湖上毫無名氣，但却似乎已捲入天風、紅雲兩教的糾葛中。」

唐竹權道：「天風教和紅雲教本是源出一脈，想不到這十餘年來，却彼此門個你死我活。」

龍城璧道：「紅雲教主據說是個跛子，但武功之高，却是令人不可思議。」

唐竹權道：「老子曾問過八姑媽，現在的紅雲教主是誰。」

龍城璧道：「她可知道？」

唐竹權道：「她說紅雲教主就是昔年力戰九狼山，大敗天狼寨數十高手的冷慕星。」

龍城璧輕輕吁了口氣：「倘若眞是此人，天風教危矣。」

唐竹權道：「冷慕星武功奇高，數十年來幾乎是未逢敵手。」

龍城璧若有所思，沉默了很久！

他忽然一拍大腿，脫口叫了聲道：「是了！」

「甚麼是烏是鴨的？」唐竹權轉身盯着車廂內的龍城璧。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冷慕星在二十四年前大戰九狼山，傷了左腿，正與現任紅雲教主的特徵不謀而合。」

唐竹權嘆了口氣：「天風，紅雲兩教不和，勢必把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尤其是冷慕星，更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

「想不到在你的口中，也會說冷慕星是一個極可怕的人！」龍城璧淡然一笑。

「龍老弟，你錯了！」唐竹權搖搖頭，「這句說話不是老子說的。」

「難道是八姑媽說的？」

「不錯，」唐竹權目光一落，說道：「八姑媽已經是一個很可怕的人，連一個很可怕的人都說冷慕星是個很可怕的人，那麼冷慕星自然是一個可怕之又可怕的人了。」

龍城璧莞爾一笑。

「的確可怕。」

「你是說冷慕星？」

「不，我是說八姑媽。」

「八姑媽？」

「當然是八姑媽，」龍城璧笑着說道：「你絕不敢去對付八姑媽，但對付冷慕星，却一定不會害怕的，對不？」

唐竹權的嗓門又大了：「何物冷慕星？老子怕他個鳥！」

說到這裏，聲音忽然又轉弱，喃喃道：「但八姑媽嘛，咳咳！這個女人是萬萬不能得罪的……」

（二）

雖然今天不是端午節，但是老爺子却已吃了三隻拳頭般大小的粽子。

他喜歡吃粽。

對付他的敵人，他也喜歡把他們緊緊縛住，就像是縛紮粽子一樣。

吳老爺子在廳上吃粽，廳外却有一個黃衫漢子，像是粽子般給緊緊的縛紮着。

吳老爺子把一隻還沒有拆開粽葉的粽子，遞到黃衫漢子的面前，乾笑着道：「你餓不餓？這是湖南馮鐵公巧製的粽子，很好吃。」

他沒有說謊。

這粽子若不好吃，他又怎會一口氣就吃掉三個？

黃衫漢子啐了一口，破口大罵：「俺只想吃你的腸臟，喝你胃裏的血！」

吳老爺子冷笑道：「好大的胃口，只可惜你現在已變成了一隻粽子。」

黃衫漢子「呸」的一聲：「粽子不會罵人，但俺會！俺罵你祖宗九代！俺把你罵個狗血淋頭，總有一天，你……」

他只是罵到這裏，就再也罵不下去。

因爲吳老爺子已點住了他的啞穴，而且還把他的舌頭，用一隻細長的鋼鈎子勾了出來！

黃衫漢子掙扎，却已於事無補！

不久，吳老爺子的手裏，已多了一根舌頭。

一根血淋淋，令人感到極噁心的斷舌頭！

× × ×

這位吳老爺子，就是江湖上人稱銀斧的吳嘯命！

很少人能想像得到，吳嘯命竟然是一個如此殘忍的人。

黃衫漢子已痛得昏倒過去。

吳嘯命突然下令：「把他宰掉，拿去餵狼！」

別人養狗，他却養了四條豺狼。

他最喜歡的食物是粽子，他最喜歡的野獸却是豺狼。

於是，這個黃衫漢子就給吳嘯命的手下宰掉，然後拖到狼室之中。

（三）

狼室是一座很牢固的石室。

負責看管狼室的，是拳頭粗如砵子，膂力極其驚人的吳二雄。

吳二雄是吳嘯命的堂弟，除了賭博之外，他最喜歡幹的事就是闖禍。

他的禍越闖越多，也越闖越大，吳嘯命一氣之下，就把他關在狼室裏，與狼爲伍。

這無疑是變相的囚禁。

吳二雄當然很不高興。

他現在美其名是「狼室管事」，但又有甚麼事可管？

別的不提，就連豺狼的食物，和他自己的食物，也要別人送到，他完全失去了自由。

吳二雄很不滿，甚至痛恨吳嘯命。

他經常對人說：「總有一天，給他好看！」

吳嘯命並非不知道，但却一笑置之。

對於這個堂弟，他一向都沒有放在心上。

× × ×

吳二雄經常發楞。

在狼室，他與四條豺狼，彼此只是相隔一道鐵柵。

豺狼固然沒有自由，他也沒有自由，他不發楞，又有甚麼事情可幹？

他悶極了，却又無法逃出狼室。

唉！

難道命中註定，就此和這些豺狼渡過下半生？

他是絕不甘心的，他一直都在等待機會逃出去！

× × ×

每天晚上，吳二雄和豺狼都可以得到一份食物。

負責送食物來的，是一個身材瘦長的漢子！

他並不姓吳，他姓戴。

雖然他並不姓吳，但却姓戴名吳。

戴吳的身材，絕對比不上魁梧如熊的吳二雄。

雖然如此，戴吳却是吳二雄的剋星。

吳二雄曾三番四次，想藉着戴吳運送食物入狼室的時候，向他襲擊然後逃脫，但每一次都不能成功，反而給戴吳打得爬不起來。

由於苦頭吃得太多，吳二雄已不敢再嚐試。

但他還是絕不甘心的，只要有機會，他一定還要再試一次！

（四）

吳二雄餓了。

與他爲伍的豺狼也餓了。

雖然這些豺狼已和吳二雄相處多時，但牠們對吳二雄却仍然毫無善意，倘若人與豺狼不是被隔開的話，必然會有一番劇門。

不是豺狼吃了人，就是人把豺狼活活擊斃。

吳二雄痛恨吳嘯命，痛恨戴吳，對這幾條豺狼也是毫無好感。

他現在心裏正在暗罵戴吳。

這混帳的傢伙爲甚麼還不把食物送進來？

就在他心裏罵得很起勁的時候，狼室的閘門忽然打開，冒出了一張正在微笑的臉。

這人不是戴吳。

吳二雄在這裏，從來都沒有見過戴吳笑過一次。

他自己也是一樣！

狼室只有暴戾的獸性，絕對沒有人會在這裏發笑！

那麼這人又是誰呢？

吳二雄不認識他，但這人却微笑着對他說：「你就是給吳老爺子關在狼室的吳二哥？」

吳二雄一怔，忽然也笑了一笑。

天風副教主

（一）

連吳二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多久沒有笑過，而現在又爲甚麼會笑了起來。

但更能令他發笑的事，還在後頭。

這個人，忽然把一個人重重的摔進狼室。

這個被摔進狼室的人，竟然是戴吳。

看見了戴吳的樣子，吳二雄覺得愉快極了，簡直比老鼠看見貓被狗咬傷還更愉快。

只見戴吳鼻腫臉青，身上遍體鱗傷。

吳二雄盯着這個人，喝問道：「你是誰？」

「葉宇天。」

「葉宇天？」吳二雄皺了皺眉，「江湖上成名的高手，俺就算沒有見過，最少也聽過他們的名字，但閣下的名字……」

葉宇天淡淡一笑。

「這很難怪，因爲我本來就不是個成名的武林高手。」

吳二雄道：「若非高手，又豈能把這厮打得抬不起頭？」

「也許我可以算是一個高手，但却沒有名氣，」葉宇天淡淡的說：「最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成名。」

吳二雄看了看戴吳，道：「這混帳的傢伙好像連動都不能動了。」

葉宇天悠然道：「你以前受過他不少烏氣？」

吳二雄點點頭。

葉宇天接道：「現在就是你報仇的大好機會，就算你要割掉他的鼻子，都不是難事。」

「不！」吳二雄頻頻搖頭，「這種事我不能幹。」

「爲甚麼不能幹？你不敢割掉他的鼻子？」

「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吳二雄嘆了口氣，道：「倘若我現在動手對付他，那是乘人之危，絕對不是英雄本色。」

他揉了揉鼻子，續道：「雖然俺吳二雄不是英雄，却也不能做個狗熊！」

「說得好！」葉宇天伸出了他的手，「就是這兩句話，已經值得我交你這個朋友！」

吳二雄目光一亮。

「你要和我交朋友？」

「葉某不配？」

「不！絕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在下不配……」

「吳兄此言差矣，」葉宇天笑了笑，說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既然志同道合，互相結識成爲朋友，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吳二雄想了想，點頭道：「不錯，的確是合情合理，吳某就交你這個朋友。」

葉宇天一笑，忽然又從外面拖了一個人進來。

這人胸前還插着一把尖刀，滿身俱是血汚。

吳二雄一涼。「他怎麼啦？」

葉宇天嘆息一聲，道：「他是用來餵狠的。」

吳二雄上前，瞧了半晌，忽然脫口道：「他是蘇羨！」

葉宇天雙眉一挑：「你認識他？」

吳二雄嘆了口氣，道：「他是個嗜賭如命的亡命之徒，就和我一樣。」

葉宇天道：「他是誰？」

吳二雄道：「他是可雲居的總管。」

葉宇天一怔，心裏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蘇羨是蘇員外手下的人，蘇員外已被殺，蘇羨當然也同樣難逃一死。

吳二雄目光一落，沉聲說道：「吳嘯命實在太狠毒，這幾年來，已不知多少人被他宰掉，用來餵狠。」

葉宇天道：「但吳老爺子在本鎭的聲譽，似乎很不錯。」

「那是沽名釣譽！」吳二雄冷冷一笑，「俺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對這種人却是深痛惡絕。」

葉宇天淡淡道：「吳嘯命本來就是死有餘辜，我們現在就去找他。」

「找到他之後又怎辦？」

「不怎麼辦，」葉宇天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深沉，「難道你沒有看見，這些豺狠已經很餓了？」

（二）

每逢吃完粽子之後，吳老爺子總是喜歡坐在那張梨木高背椅上，一面欣賞廳中的幾幅山水畫，一面喝着燙熱的武夷茶。

兩壺熱茶已給他喝光。

他忽然沉聲道：「戴吳呢？」

一個青衣書僮迎了上來，說：「戴師父還沒有回來。」

吳嘯命放下手中的瓷杯。「去狠室找他回來。」

青衣書僮應了一聲，退下。

但他還沒有離開這個大廳，戴吳就已回來了。

但戴吳並不是自己走回來，而是像皮球般從廳外滾進來的。

青衣書僮嚇了一跳。

吳嘯命已疾喝道：「甚麼人？」

廳外一人冷冷道：「天風教副教主葉宇天！」

× × ×

這是葉宇天第一次自稱爲「天風教副教主」！

不但吳嘯命感到意外，跟隨在葉宇天背後的吳二雄也是萬萬料想不到，葉宇天居然會是天風教的副教主。

吳嘯命凝視着葉宇天，過了很久很久才道：「閣下是天風教副教主？」

葉宇天冷然道：「不錯。」

吳嘯命冷冷道：「你是甚麼時候成爲天風教副教主的？」

葉宇天冷漠地一笑：「這一點你不必理會。」

吳嘯命道：「吳某實在很難相信，花庭峯會讓你當上副教主之職。」

葉宇天冷笑道：「這件事也不必你來相信。」

其實，他沒有撒謊。

原來葉宇天在離開花庭峯之前，花庭峯會給他一封密函，並囑咐他在見蘇員外之前拆閱。

他沒有看見蘇員外，但却看了這封密函。

密函上寫得很清楚，說花庭峯就是天風教的教主，而且由現在開始，葉宇天就是天風教的副教主！

所以，葉宇天現在的確是天風教的副教主，而非故作驚人之語。

吳嘯命又打量着葉宇天，看了很久才說道：「閣下的名字，吳某倒是陌生得很，未知師承自那位高人？」

葉宇天搖搖頭：「這一點你更不必知道，你只須知道一件事便已足够。」

吳嘯命一笑。

「你要殺我？」

「不是我要來殺你，而是吳二雄要殺你！」

吳二雄站在他的背後，臉上的表情既充滿怒恨，也充滿詫異。

吳嘯命盯着他，忽然仰面狂笑。「吳二，你要殺我？」

吳二雄還沒有開口，葉宇天便已冷冷道：「半點不假！」

「好極了！我倒要看看他怎樣動手殺我！」吳嘯命的目光又盯在吳二雄的臉上，厲聲道：「你怎麼還不動手？我讓你十招……」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葉宇天的人突然向他迎面疾撲過來。

吳嘯命人稱銀斧，他的武器也就是一雙短小的銀斧，當葉宇天向他撲過來的時候，他的銀斧也已從腰間掏出，而且一下子就向葉宇天的面門上劈去。

他的斧絕不慢，而且攻的乃是敵人必救之處。

但當他這一雙銀斧劈出去之後，才發覺葉宇天這一撲之勢本來就是虛着。

吳嘯命斧勢急變，硬生生的撤回。

眼前的葉宇天，忽然不見了。

這麼大的一個人，當然不會眞的不見了，吳嘯命突覺頭頂一陣勁風襲至，心知不妙，連忙一記「懶驢打滾」，接着「斧鎖天宮」、「銀花鐵葉」護住自己。

這幾下子，吳嘯命的神態實在是弄得極其狠狽，尤其是使出那一着「懶驢打滾」，更是大失身份之擧。

然而，畢竟還是性命重要一些。

他連接三招，總算是保住了性命。

他又來一着「鷂子翻身」，繼而「冲天雙斧」，猛撲葉宇天。

斧影重重，氣勢駭人已極。

但葉宇天却身如飄絮，無論吳嘯命的銀斧怎樣兇猛，却總是無法沾着對方衣角分毫。

吳嘯命已沉不住氣，攻勢更猛烈。

但他的內力却已漸漸不繼了。

吳嘯命突覺右腕一麻，手中銀斧已不知如何給人掠走。

這是他賴以成名的武器，居然給人從自己的手中奪去，那簡直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他已想像到，自己的武功，絕不是葉宇天的敵手。

他已萌退意，先求保住性命再說。

但葉宇天已不容許他有逃走的機會，雙掌一揚，突然從袖中射出兩枚毒弩。

颯！颯！

吳嘯命的雙肩齊中毒弩，登時臉如紙白。

吳二雄猛地一聲大喝，道：「接我一拳！」

吳嘯命面色慘然，喝道：「好小子，你竟乘人之危來殺我！」

吳二雄一怔，突然硬生生的把拳勢遏止。

他喃喃道：「不錯，我不能够乘人之危……」

那知話猶未了，吳嘯命却趁着這一刹那，用左手銀斧向吳二雄的胸膛上飛劈過去。

一聲悶哼，吳二雄胸膛中了一斧。

吳二雄又驚又怒，吳嘯命又是一腿向他心坎穴上踢去。

但他這一腿只是踢出一半，人已仰面倒下。

吳二雄怒火中燒，負傷上前，痛毆吳嘯命。

以他的武功，本來萬萬不是吳嘯命之敵，但他這一頓狂毆，却活活把吳嘯命打死了！

吳嘯命氣絕之後，吳二雄也支持不住，昏倒過去。

葉宇天嘆了口氣，從懷中取出一瓶黑色的藥膏，爲吳二雄治療傷勢。

尚幸吳嘯命發出那一斧的時候，已然氣衰力竭，否則吳二雄此刻焉有命在？

正當他爲吳二雄治療傷勢的時候，廳外忽然悄悄的出現了一個白衣人。

得來全不費功夫

（一）

白衣人的袖很寬闊，衣衫也很寬闊，頭頂上更戴着一頂斗大的笠帽，遮住了大半邊臉龐。

葉宇天冷喝一聲：「你是誰？」

白衣人向他走近，忽然淡淡的一笑。

這笑聲很婉轉，原來居然是個女人。

葉宇天一怔：「妳是女人？」

白衣人笑了笑：「我若不是女人，聲音又怎會這麼動聽？」

葉宇天冷冷道：「這裏沒有妳的事，快走！」

白衣人淡淡道：「你又不是我，怎知道這裏的事與我無關？」

葉宇天冷然一笑：「無論妳想怎樣，都跟我沒有關係，妳儘管可以在這裏逗留，但我却要走了。」

白衣人又道：「殺了人，就想一走了之？」

葉宇天瞧了吳嘯命一眼。「他這種人，本來就是死有餘辜，殺了他那是替天行道。」

白衣人道：「聽你的語氣，似乎以俠士自居。」

「這個與妳無關。」

「葉公子，你錯了，」白衣人緩緩說道：「你殺吳嘯命，倘若眞的是爲蒼生除害，我很欽佩，但事實却並非這樣。」

「不是這樣又是怎樣？」

「你只是一個冷血殺手！」

「就算我是冷血殺手那又如何？」

「這分別可大了，」白衣人冷冷一笑，「你若是俠士，我絕不會和你作對，但你是一個殺手，我倒想領教領教閣下的武功！」

葉宇天搖頭。「我沒有空奉陪。」

白衣人冷笑：「但是現在已不容你選擇！」

說到這裏，葉宇天身後的吳二雄突然臉色一變。

因爲他忽然發覺，在他們的四週，不知何時，已經悄悄的出現了十二個白衣劍手。

每一把劍都已出鞘。

每一把劍都閃爍着令人心悸的寒芒。

葉宇天冷冷一笑：「芳駕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白衣人淡然道：「就算我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我們是誰。」

葉宇天一怔。

事實上，葉宇天對江湖上的事，本來就所知無多。

白衣人忽然對吳二雄說：「你叫吳二雄？」

吳二雄點頭。

白衣人道：「這裏的事，與你無關，我給你一條活路，快走！」

吳二雄聞言，大笑道：「就算妳用一頂轎子，再派十八個姥姥來接我走，我也絕不會走！」

白衣人道：「你不怕死？」

吳二雄說：「怕死與不怕死那是另一回事，但要俺棄友保命，那可不行！」

葉宇天臉上露出了一絲愉快的笑容。

他拍了拍吳二雄的肩膊，說道：「我沒有看錯人，只可惜你的武功却是太不濟事。」

吳二雄脹紅了頸子：「這算是甚麼說話？」

葉宇天道：「知心說話。」

吳二雄拍了拍自己的胸膛，道：「俺的武功雖然不太好，最少也可以……」

「你甚麼事都不必幹，」葉宇天道：「你若還把我當作朋友，就馬上離開這裏，別增添我的麻煩！」

吳二雄吸了口氣。「俺令你麻煩？」

葉宇天皺眉道：「麻煩極了！」

吳二雄想了想，終於說：「好！我走

！你若死在他們的劍下，將來我一定要爲你報仇！」

他說的好像是傻話。

但這人並不傻。

就算他眞的是個傻子，倒也傻得很可愛。

（二）

吳二雄走了。

他已離開了這座大廳。

但白衣人却突然追上前。

葉宇天疾喝道：「妳要怎樣？」

白衣人不理睬他，走勢更急。

葉宇天也追上去，却給四個白衣劍手攔阻着。

白衣人也拔出了他的劍。

颯！

血飛濺，吳二雄的腦袋，竟被齊中削開！

葉宇天怒道：「無恥丫頭！妳爲甚麼要殺他？出爾反爾，太可惡了！」

「他若聽我的說話，早一點去，我絕不會殺他。」白衣人吃吃一笑，「對於聽我說話的人，我是絕不會殺害的，但他現在並不是聽我的話，而是聽你的一套！」

葉宇天道：「就是爲了這個理由，妳就要殺他？」

白衣人笑道：「這理由已很充足！」

葉宇天冷笑：「妳太無恥，簡直連婊子也不如！」

白衣人陰森森的一笑，用一種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聲調說道：「你敢不敢跟他們決戰？」

葉宇天橫掃十二劍手一眼。「他們是妳的手下？」

白衣人點點頭：「他們是十二飛煞，使用的是白雲劍陣，你若闖得過他們這一陣，才有資格跟我交手！」

葉宇天終於也拔出了他的劍。

白衣人嬌笑：「葉公子的劍很不錯，倒要讓他們見識見識。」

葉宇文冷笑道：「要見識葉某的劍，他們還不配！」

白衣人道：「他們不配？」

「我說他們不配就是不配，你若能接下我三劍，已算你本領高明！」

「好狂妄！」

白衣人的劍突然刺出。

葉宇天的身形已動，兩人瞬即相碰在一起。

刷！刷！刷！刷！

兩把寒光四射的劍在互相揮動，但却沒有發出半點兵刃交擊聲響。

兩人都已各發出兩劍，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刷！

白衣人的第三劍已發出。

在她發出第三劍的時候，她的袖中突然射出七八道烏光。

她的暗器已出手，每一道烏光都射向葉宇天致命的要害。

但葉宇天的身法更快。

這七八件暗器都從他的脅下穿過，沒有一件能把他擊中。

白衣人劍勢急變，化攻爲守。

但葉宇天的劍尖，已在這一刹那間向她迎頭劈下。

一陣子破竹之聲，白衣人的笠帽被從中削開，露出了一張蒼白、充滿驚詫神色的臉孔。

葉宇天已把白衣人斬殺於劍下。

一道血痕，從白衣人的眉心直至鼻樑劃過！

白衣人的眼睛睜得很大。

葉宇天的瞳孔却是收縮不已，他呆在當場。

這個嬌聲滴滴，一直未以眞面目示人的白衣人，原來竟是個男人！

（三）

葉宇天眞的呆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白衣人居然是個男的。

「你是誰？」

「陰陽太……歲白……少君……」

「白少君？」葉宇天一怔，又再問一句：「你眞的就是白少君？」

白衣人慘然一笑：「到了現在，我何必還要騙你？煩轉告笑觀音花素素，我與她今生緣份已盡……」

葉宇天搖搖頭，嘆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想不到你就是白少君！」

白少君茫然的望着葉宇天，還沒有明白他的說話，人已仆倒在地上。

葉宇天看了他一眼，喃喃道：「你至死還忘不了花素素，可知花素素兄妹兩人，早就已決心要置你於死命！」

說着，緩緩地把一塊血手絹掏出。

手絹中有三個人的名字，第一個是吳嘯命，而第二個正是白少君！

還有一人！

葉宇天目中掠過一絲森冷的笑意。

這第三人，當然是非殺不可的。

第三個人的名字是：

流星坡風雲閣冷慕星！

× × ×

葉宇天輕而易舉的就殺了陰陽太歲白少君。

和白少君一起出現的十二個白衣劍手，既沒有走，也沒有想把葉宇天留下。

他們都知道，憑他們十二人的本事，根本就無法擊敗葉宇天。

人貴自知。

他們倒有自知之明。

葉宇天臨走前對他們說：「助紂爲虐，必遭天譴，諸位好自爲之！」

十二個白衣劍手面面相覷，到最後還是沒有人敢上前阻攔葉宇天的去路。

× × ×

白少君被殺，是一件轟動武林的事。

葉宇天的名字，本來還是沒沒無聞的，但他現在忽然就成爲了武林中最惹人注目的殺手。

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江湖上的人視爲殺手。

他只知道，自己還有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擊殺冷慕星！

冷慕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完全不知道。

流星坡風雲閣是一個怎樣的地方，他也是毫不知情。

但在他的想像中，這都不是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到冷慕星，然後拔劍。

他相信只要自己的劍拔出，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這種想法，其實很天眞。

天眞、幼稚、甚至是可憐！

今天的葉宇天，已非昨天的葉宇天，他已不再是一個讀書人，而是一個只懂得用劍殺人的殺手！

人總有變。

但變得這麼厲害，却是未免太可憐，也太可怕了……

玉女殺手冼三娘

（一）

冷慕星是一個怎樣的人？

龍城璧和唐竹權正在談論着冷慕星。

唐竹權說：「葉宇天先殺吳嘯命，再殺白少君，接下來要對付的人，恐怕就是冷慕星。」

龍城璧完全同意唐竹權的見解。「只要冷慕星倒下去，紅雲教就不再存在。」

唐竹權道：「葉宇天是天風教的第一號殺手？」

龍城璧道：「用『殺手』兩個字來形容葉宇天，似乎是有點過份，但却也不能說是錯誤的。」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八姑媽眞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她甚至比老子還更喜歡多管閒事。」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想不到你竟會說自己喜歡多管閒事。」

唐竹權道：「我輩中人，誰不多管閒事，就連老子的老子，外表看來冷冰冰的，比石頭還更頑固，其實他何嘗不是喜歡多管閒事。」

龍城璧笑道：「說來說去，你想要些甚麼花樣？」

「你倒看得透徹，知道這老子又想抱打不平。」

「你想幫誰？」

「當然是鋤强扶弱。」

「誰是弱者？誰是强者？」

「葉宇天的武功雖然不錯，先後解決了吳嘯命和白少君，但據老子的看法，他遇上冷慕星，情况就會大大的不妙。」

龍城璧淡淡一笑：「你認爲冷慕星一定可以毀掉葉宇天。」

唐竹權點頭：「所以我們現在立刻就該趕到流星坡風雲閣！」

「風雲閣？」

「不錯，是風雲閣，冷慕星既是紅雲教的老大，也是風雲閣的主人。」

龍城璧眉心一聚，道：「我們和冷慕星無仇無怨，怎能貿貿然去找他算帳？」

唐竹權一怔：「怎麼啦？想不到你居然會說出這種話，難道你老了？」

「老了？」

「你若不是老了，怎會變得害怕痲煩？」唐竹權瞪着眼睛，道：「你去不去？你若不去，儘管可以回家睡覺！」

龍城璧搖搖頭：「我不想睡，倒想打架。」

「打架？」唐竹權哼的一聲，「你是要和老子打架？」

龍城璧淡淡說道：「你怕了我的拳頭，還是怕了我的穿心奪命腿？」

唐竹權忽然一聲大吼，呼的一拳向前撞去。

這一拳，力道剛猛，倒不像是在開玩笑。

他這一拳的確不是開玩笑，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在對付龍城璧。

他要對付的，是龍城璧身後的一個黑衣人。

拳風呼嘯，快而兇狠。

但唐竹權這一拳却打了個空。

（二）

唐門五絕指法獨步江湖。

唐竹權這一拳打空之後，立刻化拳爲指，刷刷的連續攻出一十七式。

能夠閃避開那一拳的人，已經不是庸手。

能夠再接下這十七式五絕指法的人，自然更是高手無疑。

十七式指法未奏膚功，唐竹權立刻停手，喝道：「尊駕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那黑衣人淡淡一笑：「區區來自流星坡。」

「流星坡風雲閣？」唐竹權冷冷一笑，「想不到老子還未找上風雲閣，冷慕星的爪牙，已開始對付老子。」

黑衣人搖搖頭，道：「唐大少爺說錯了。」

唐竹權道：「錯不了，錯不了，你來意不善，那是天下皆知之事。」

黑衣人苦笑：「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來意不善，却反而天下皆知，這豈不可笑。」

唐竹權冷冷道：「你是紅雲教裏的老幾？在風雲閣內又司何職？」

黑衣人道：「我本來就不屬於紅雲教，更和風雲閣扯不上甚麼關係。」

唐竹權一怔。

他望一眼龍城璧，聳肩一笑，欲言又止。

龍城璧緩緩地說道：「這位朋友只是說他來自流星坡，可沒有說他自己是紅雲教的人。」

唐竹權道：「流星坡和風雲閣又有甚麼分別？」

龍城璧道：「流星坡有風雲閣，但未必流星坡每一寸土地都是冷慕星的，也不見得地方上每一個人都是紅雲教的人。」

黑衣人頷首一笑：「龍大俠說得對極了。」

唐竹權道：「你不是紅雲教的人？」

「當然不是，」黑衣人說道：「我是流星坡的主人。」

「流星坡的主人？」

「不錯，」黑衣人目光忽然變得有點黯然，沉聲道：「但這已是以前的事。」

「閣下的意思，是說流星坡本來是你的地方，但現在已給冷慕星奪去？」

黑衣人深深的抽了一口氣，道：「不錯，冷慕星害得我好苦。」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尊駕該是姓霍。」

「在下正是姓霍，霍天流！」黑衣人沉聲道：「冷慕星恃强凌弱，奪我地，殺我手足，此仇此恨，我絕對不會忘記。」

唐竹權道：「你不會忘記是你的事，何以跟着咱們？」

霍天流道：「在下知道兩位要去對付冷慕星，所以急急趕來。」

唐竹權道：「這是不是叫敵愾同仇？你是不是想跟着咱們一起去闖風雲閣？」

霍天流道：「風雲閣闖不得！」

龍城璧道：「何以闖不得？莫非這地方是龍潭虎穴？」

「龍潭虎穴又怎樣？」唐竹權不服氣地說道：「就算是刀山火海，老子也闖過不下百回了，難道還怕了紅雲教那些兎崽子？」

霍天流嘆了口氣，道：「紅雲教的人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却是玉刹寺的血僧！」

「血僧？」唐竹權猛然睜大眼睛，血僧也在風雲閣中？」

「不錯，兩位也許可以對付得了冷慕星，但有血僧在，情况就不大相同。」

龍城璧眉頭一皺。

「血僧早在三十年前便已名震武林，相傳他的確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他若在風雲閣，事情可不簡單。」

霍天流道：「以冷慕星在武林中的名氣來說，還遠不如血僧，常言道盛名之下無虛士，這血僧當然是不能小覷的。」

唐竹權「哼」的一聲，道：「老子偏就不信這個邪，待老子去把那血僧宰掉，爲武林除害……」

他說的慷慨激昂，立刻就要啓程向流星坡進發。

龍城璧却制止着他。「倘若血僧眞的在風雲閣中，這事件萬萬不能魯莽。」

唐竹權瞪了他一眼：「你怎麼啦？居然怕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和尚？」

龍城璧道：「血僧是個殘酷之極的和尚，在三十年前，大內高手也殺了好幾十個……」

唐竹權道：「殺人者人亦殺之，咱們去把他一併幹掉，豈非好事？」

龍城璧搖搖頭，道：「我們未必是血僧的敵手。」

唐竹權大吼道：「就算我們敗了，最少也可以證明咱們是不怕死的好漢。」

龍城璧仍然搖頭不迭。

唐竹權冷冷一笑，說道：「你眞的不去？」

龍城璧道：「不是不去，而是要找一個人，和我們一起去！」

唐竹權一怔：「你要找誰一起去風雲閣？」

龍城璧淡淡一笑，忽然壓低嗓子道：「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唐竹權更是聽得發呆。

他不知道龍城璧的葫蘆裏賣些甚麼藥，却知道其中一定有很大的理由。

龍城璧並不是個胡亂做事的人，他現在要去找個漂亮的女人，其中必然大有文章。

唐竹權只好跟着他，霍天流也和他們一起去找那個「漂亮的女人」！

（三）

晨，有霧。

霧如柳絮般飄蕩在山谷中，近有樹木花草，遠處傳來，鳥鳴啾啾，置身此地，令人有飄然欲仙的感覺。

谷中有小樓，樓外有小亭。

小亭下有一張小小的石几子，几上坐着一個老婦。

老婦靜靜的坐在亭中，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她的衣裳色彩鮮艷，脚上還穿着一雙綉着鴛鴦的錦花鞋。

雖然她的年紀已最少在六十開外，但頰上却塗着脂粉，似乎儘量裝作很年青的樣子。

但歲月不饒人，她已不再年輕，她如今已是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婦。

沒有人會認爲她漂亮。

但龍城璧却認爲她漂亮極了。

× × ×

看見了這麼個老婦，唐竹權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想把昨夜喝掉的酒都嘔吐了出來。

「龍老弟，你說的那個漂亮女人就是她？」

「不錯，這位小姐姓洗，」龍城璧悠然一笑，道：「你可以叫她洗大小姐。」

唐竹權的眼睛有點發直。

「洗大小姐？」

「我就是洗大小姐，」那個臉上沒有半點表情的老婦仍然坐在那小几上，用一種極生硬的聲音說：「我姓洗，名字是月鈎。」

「洗月鈎？」霍天流忽然抽了口氣，道：「妳就是玉女殺手洗三娘？」

洗大小姐道：「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我的外號。」

霍天流道：「玉女殺手的玉女無情掌和玉女九天神功，我在少年的時候就已聽過，那是極厲害的武功！」

洗月鈎輕輕一咳，說道：「那又有甚麼用？」

霍天流道：「以洗大小姐的武功，最少可以爲武林除害，把那些巧取豪奪，恃强凌弱的江湖敗類幹掉。」

洗月鈎冷冷一笑：「江湖中人，誰不在搶，誰不在巧取豪奪？他們幹甚麼事，都和我沒有半點關係，我何必去惹這許多痲煩。」

唐竹權冷哼一聲：「女流之輩，本來就沒有半點志氣。」

洗月鈎凝視着龍城璧，道：「小龍，他是誰？」

龍城璧微笑道：「這位就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

「唐老人的兒子？」

「正是。」

「唐老人是個老頑固，想不到他的兒子却是個渾人！」

唐竹權沒有生氣，道：「渾人也有渾人的好處，最少可以免却許多煩惱。」

他嘆了口氣，接道：「只可惜我看來像大渾人，其實却並不渾渾噩噩。」

洗月鈎冷冷道：「人若太聰明，未必是一件好事，你這個人若不是太笨，就是太精明，同樣不妙。」

唐竹權道：「如何不妙？」

洗月鈎道：「你現在已得罪了我，已經極之不妙。」

唐竹權道：「就算老子得罪了妳，那

又怎樣？」

洗月鈎道：「不怎麼樣，只想把你的舌頭割了下來，免得你以後還再在這裏胡說八道。」

唐竹權冷冷一笑：「只怕妳沒有這種本事！」

「放肆！」洗月鈎一聲大喝，身子忽然暴起，紅袖一揚，一支青竹已經疾刺而出。

嗤！

青竹不長，只有尺許。

唐竹權反手一抄，已把這支青竹抄在手中。

他冷冷一笑，正待把這支青竹奪過來，那知洗月鈎已棄竹用指，欺身而上，一出手就把他胸前三個要穴點住。

說到點穴的功夫，唐竹權是大行家。

但這一次，他竟然連對方用甚麼手法點住自己的穴道也沒有看清楚，整個人就已動彈不得，呆在那裏。

花八爺的刀

（一）

晨霧漸散，唐竹權臉上却冒出了一顆一顆的汗珠。

他的臉色很不好看。

想不到自己一身武功，竟然在一個照面之間，就已給一個老太婆點住了穴道，這實在是一件丟臉之極的事。

但他並不是那種硬要充面子的人，贏就是贏，輸就是輸，這一次他可是敗得心服口服。

「小龍！」洗月鈎忽然對龍城璧說：「用你的刀，把他的舌頭割下！」

龍城璧苦笑一聲，說道：「他是我的朋友。」

「朋友又怎樣？難道你敢不聽我的說話？」

「別的事情晚輩可以答應，這件事恕難從命。」

「倘若我要借你的刀，你借不借？」

「借，一定借。」

「倘若我用你這把刀，把他的舌頭割下來呢？」

「晚輩爲盡朋友之義，唯有甘冒極大不諱，與前輩動手一搏。」

「說得好！」洗月鈎冷冷一笑，「只不過就算是你父親，也未敢對我說出這種話來。」

龍城璧道：「我已說了。」

洗月鈎冷冷道：「所以你也要得到懲罰。」

龍城璧道：「妳要怎樣罰我？」

洗月鈎瞧着他，半晌才道：「我要把你的舌頭也割下來！」

唐竹權怒道：「妖婦，妳除了割別人的舌頭，還會幹甚麼？」

洗月鈎道：「當然會，我還可以把你們的雙腿都砍了下來，然後再挖出你們的兩顆心臟！」

龍城璧悠悠一笑，對唐竹權道：「你不必害怕，她是在跟我們開玩笑。」

洗月鈎道：「誰跟你們開玩笑？」

龍城璧道：「你若傷害了唐竹權，妳怎有面目見唐老人？」

洗月鈎一怔，繼而點頭道：「不錯，唐老人雖然爲人頑固不堪，却也算是我的朋友。」

龍城璧道：「妳若傷害了我，非但從此不好意思踏足進入濟南府境內半步，而且還喪失了一個找尋喬葉的機會！」

聽見了「喬葉」這兩個字，這位洗大小姐忽然瞪大了眼睛，揪着龍城璧的衣衫，厲聲道：「你剛才說甚麼？你是在說喬葉？」

龍城璧面不改容，淡然道：「正是喬葉。」

洗月鈎雙手的指甲幾乎已透過龍城璧的衣衫，直嵌進他的肌肉裏。

「你眞的是在說喬葉？」她的神態很緊張，比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將士還更緊張百倍，「他在哪裏？快告訴我！告訴我知道！」

龍城璧道：「我若說了出來，妳會怎樣？」

洗月鈎咬牙切齒，狠狠的說：「我要吃他的眼睛，嚼碎他身上每一根骨骼，還要把他的血用火燒乾！」

龍城璧嘆了口氣，緩緩說道：「你眞的這麼恨他？」

洗月鈎怒道：「這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我只要你告訴我，喬葉在哪裏？」

「風雲閣。」

「風雲閣？流星坡的風雲閣？」

「不錯！」龍城璧沉聲道：「我知道妳很想找他，但妳絕不能自己一個人去闖風雲閣。」

「怕甚麼？」洗月鈎的臉龐陣青陣紅，「只要能找到喬葉，就算是地獄我都敢去！」

龍城璧道：「咱們一起去！」

「你們也要去風雲閣找喬葉？」

「我們要找的人不是喬葉，而是冷慕星！」

「行！你們幹你們的事，我甚麼都不管，只要找喬葉一個人便已足够！」

說到這裏，忽然大喝：「備車。」

不消片刻，兩個比她略爲年輕的婦人，駕駛着一輛馬車駛到亭外。

洗月鈎道：「妳們在這裏守着，十天之內我若還沒回來，就不必再等了！」

兩婦臉色一變，齊聲道：「大小姐——你……」

「不必多言，」洗月鈎沉聲道：「錢庫裏還有兩箱金葉子，妳們要用，儘管拿去，反正我已用不着了。」

「大小姐！」兩婦的臉色更是變得有如紙般蒼白。

但洗月鈎已不再理會他們，只對龍城璧說：「小龍，咱們一起去風雲閣！」

（二）

兩輛馬車，在官道上疾馳。

第一輛馬車，負責趕車的，是個大胖子。

他左手執鞭，右手抱着一個大酒罈，此人一望而知，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第二輛馬車，負責趕車的是霍天流。

兩輛馬車來到了一條小河之前，終於停下。

× × ×

河本有橋。

這是一條很寬闊的石橋，非但可以讓馬兒走過，便是整輛馬車駛過去，也是絕無問題。

但現在，這條橋已不見了一半，只剩下對岸的一截。

唐竹權臉色一沉。

因爲他看見對岸那半截石橋上，有個很和氣的人，對着自己瞇瞇笑。

這人穿着一襲錦花長袍，身裁比不上唐竹權那麼胖，但卻也是個不大不小的胖子。

他的唇上蓄着兩撇長鬍子，笑起來的時候上下抖動。

這種鬍子有人會覺得很好看，但有人卻會認爲極不好看。

唐竹權是屬於後者。

那長着兩撇鬍子的胖子，忽然問向唐竹權揮了揮手：「過來呀！這裏風景很好，天氣又好，保管你一定滿意。」

唐竹權冷冷道：「可惜橋已經塌了一半。」

胖子笑道：「眞不巧，這條橋是在半個時辰之前才塌掉的。」

唐竹權道：「眞巧，巧得令人難以相信。」

胖子道：「你看得出它是怎樣塌掉的嗎？」

唐竹權道：「老子看不出。」

胖子吃吃一笑：「那麼你的眼光未免太差一點。」

「老子的眼光雖然差，但是鼻子卻不差，」唐竹權冷冷一笑，又說：「老子雖然看不出這條橋是怎樣斷的，但卻能嗅得出來。」

「看不出，嗅得出？」

「不錯，」唐竹權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道：「只要鼻子沒有很嚴重的毛病，任何人都可以嗅出一股火藥的氣味，還留存在這條河的四週。」

胖子笑道：「我花了一千五百斤炸藥，總算把這條橋炸斷了一半。」

唐竹權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胖子淡淡笑道：「你是個老江湖，一定知道歡喜堂的規矩。」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一早就知道你是歡喜堂的人，也沒有忘記歡喜堂主本來就是冷慕星的結拜兄弟。」

胖子大笑。

「你知道這一點那就好極了，從這裏到流星坡，還有一百五十六里，而這裏數十里範圍之內，都是屬於本堂的天下。」

唐竹權道：「所以，你們絕不會歡迎我們來到這裏。」

胖子微微一笑，說道：「你若在家中看見有幾隻野狗想闖進來，會不會把門關上？」

「這很難說，倒要看看老子當時的心情如何，」唐竹權也笑了，笑得比那胖子更有趣，「只不過就算怎樣，老子也絕不會把大門炸掉一半。」

「有理！」

「杭州唐門，人人講理。」唐竹權想了一想，忽然又說：「但老子也許例外，尤其是遇上一些笑臉迎人，狗屁不通的混蛋，就更不必講甚麼道理不道理了。」

胖子一笑：「這番說話更有道理！」

唐竹權道：「所以，老子一定會過來，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能把咱們的去路攔阻！」

胖子很有禮貌地打了一個揖，道：「請！」

他這個「請」字剛說完，唐竹權已從馬車上飛躍渡河，而且一拳就向這胖子的胸膛上撞去。

胖子忽然向前一仆。

他這一仆之勢，看似狼狽，其實卻是極巧妙的步法。

這步法妙到巔毫，連唐竹權也不禁爲之暗暗喝采。

刷！刷！

一把緬刀突然從胖子的袖中亮出，從右向左攻出，由上向下斜斜削去，力度恰好到處，這人居然是刀法上的大行家。

唐竹權一聲怪嘯，身影急變，連避兩刀。

斷橋外有草丘，草丘裏忽然在這時候暴射出兩條血紅的影子。

那是兩個紅衣人，手中還有兩把血紅的刀！

「血刀！」霍天流在對岸驚呼！

兩把血刀同時向唐竹權的腹部疾削過來，那種速度簡直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但唐竹權身手不凡，當這兩刀削過來的時候，他的人已繞到這兩個紅衣人的背後。

雖然他身材胖大，但身手之敏捷，實在罕見。

那知這兩個紅衣人的刀法極其怪異，唐竹權雖然已繞到他們的背後，但他們居然能反手出刀，從自己的脅下向唐竹權的腰間刺去。

唐竹權沒有閃避，卻以指捏刀鋒。

他精於唐門五絕指法，十指上的力度自然不弱，但這以指捏刀之舉，仍然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但唐竹權不怕。

他似乎已胸有成竹，可以把對方的刀雙雙奪取過來。

但就在此一刹那間，那胖子的緬刀又已攻到。

唐竹權已捏着那兩把血刀，但胖子這一刀卻是伺機而發。

他看得極準，這一刀必可把唐竹權置諸死命無疑。

可惜他忽略了一個人，而這人已在他背後，而且還拔出了他的刀。

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風雪之刀！

（三）

胖子有如捕蟬的螳螂，龍城璧却是他背後的黃雀。

緬刀攻出在前，雪刀揮舞在後。

但風雪之刀却是後發先至，比胖子的緬刀更快，更絕。

颯！

一刀擊落，緬刀脫手鬆跌。

胖子的手也和他的刀一樣，同時跌落在地上！

他的臉色本來一直都是紅紅潤潤，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臉上的血色又褪得乾乾淨淨。

胖子就算再喜歡笑，此刻也已笑不出來。

甚至連苦笑也無法笑出。

「你……你好狠！」他的身子在顫抖，聲音也是一樣。

龍城璧的刀仍在手上，刀鋒晶瑩雪亮，却沒有沾着半點血跡。

「花錦，你覺得我很絕？一出手就把你的手砍了下來！」

胖子的臉色更難看：「你知道我就是花錦？」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既然能够知道我們的行踪，我若連你是誰都看不出來，那未免是太低能一點罷？」

胖子吸了口氣：「你怎樣知道我就是花錦？」

龍城璧指了指地上那把緬刀，冷冷的說：「這把刀本來是屬於花八爺的，而花八爺也就是歡喜堂的總護法。」

胖子說道：「不錯，這確是花八爺的刀。」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現在花八爺已死了，你很順理成章地，成爲了這把刀的主人。」

胖子額上滿是汗珠：「八爺武功不凡，我若有他一半的本領，今天也不會敗在你這一刀之下。」

龍城璧道：「花八爺既是歡喜堂的總護法，也是你的堂伯父，連他都無法安安穩穩的在歡喜堂裏混下去，你又何必挑着這副担子，去爲別人的利益而拚命？」

花錦道：「這是我的事，不必你來關心。」

龍城璧道：「你喜歡爲別人賣命，這本來的確是你自己的事，但你枉殺無辜，傷害了不少無辜的人，這種事却是天下間每一個人都有權干涉。」

唐竹權乾咳兩聲，道：「天下人管天下事，花胖子，你這一隻手實在是砍得不枉！」

他現在已很輕鬆。

那兩個纏着他的紅衣人，已給他一一制服，把他們打得連爬都爬不起來。

花錦忽然大聲道：「你們要剮便剮，要殺便殺，花某若是皺眉的，便不算是好漢！」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硬充好漢，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龍城璧道：「你怎知道他是在硬充好漢？」

唐竹權嘿嘿一笑，說道：「老子的耳朶不聾，聽見了一匹快馬，正向這裏疾馳而至。」

龍城璧道：「那又怎樣？」

唐竹權道：「來者準有八成是歡喜堂的堂主，他現在若不硬充好漢，將來在歡喜堂中，又怎能站得住脚？」

龍城璧當然也聽到了那陣急驟的馬蹄聲。

但他却看見，馬鞍上的人並不是歡喜堂主，而是一個梳着一條大辮子，臉圓眼大，鼻子高挺的青衣姑娘。

（四）

她的衣裳是青色的，青翠有如初萌芽的綠葉。

她的笑容是清新的，嬌艷有如初夏的陽光。

她給別人的印象不單止是美麗，還包括了健康、純眞和愉快。

但她絕不是個不懂事的姑娘。

她甚麼都懂，甚至連許多老江湖都不懂的事，她也懂。

因爲她正是歡喜堂主的女兒──穆青青。

妖魔鬼怪

（一）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歡喜堂的人都很喜歡笑。

他們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是那麼歡歡喜喜、快快樂樂，臉上總是掛着和藹親切的笑容。

這是歡喜堂中人的規矩？還是歡喜堂中人的一種習慣？

這已不可稽考，江湖上的人只知道他們都很喜歡笑。

笑臉迎人，再加上笑裏藏刀，無論處理甚麼事情，都必可佔到不少便宜。

這道理不難懂。

江湖上的人都懂。

歡喜堂的人更加清楚。

但是不是歡喜堂的每一個人，都是那麼擅於笑裏藏刀呢？

穆青青這個女孩子又怎樣？

× × ×

看見了穆青青，龍城璧暗暗的嘆了口氣。

他曾經和穆青青比過劍，比過刀，也比過暗器功夫和輕功。

每一次都是她輸了。

她不服氣，還要跟他比一比。

她要和他比喝酒。

龍城璧不敢奉陪，她却嚷着說要去上吊。

他只好勉强和她喝了幾杯。

幾杯玉冰燒灌進腸胃裏，龍城璧當然是若無其事。

雖然他的酒量比不上唐竹權、衞空空，但却肯定在絕大多數人之上。

穆青青當然不是他的對手。

但龍城璧却也未曾料到，幾杯玉冰燒，就已把這個誇言要把自己灌醉的穆小姐弄得酩酊大醉。

她是眞的醉了。

她狼狽嗎？

不！醉了的人已不知何謂狼狽，眞正狼狽不堪的人反而是龍城璧。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

龍城璧雖然是個很浪漫的男人，但這一次他却是給弄得天旋地轉。

初時，他以爲她只是個不懂事而頑皮的女孩。

他看見她在對付一個惡霸，但却打不過對方，於是龍城璧拔刀相助，把那惡霸殺掉。

她不但沒有感激龍城璧，還說他多此一舉，分明是「看不起本姑娘」！

龍城璧本欲一笑置之。

但她却纏了上來，硬要和他比劍。

龍城璧沒有劍，只好拿起那惡霸手中的劍，和這個梳着大辮子的姑娘「比劃比

劃」。

龍城璧雖然不是個學劍的人，但這些年以來，他在司馬血和衞空空的身上，也學到了不少精妙絕倫的劍招。

當然，他是不會用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他總不能把這個頑皮姑娘的頭顱砍下。

但司馬血的「毒蛇劍法」，却是大派用場。

穆青青劍法上的造詣不能算差，但又怎能和龍城璧相提並論？

她敗了。

她不服氣，三天之後又再找龍城璧比刀。

「她實在太天眞了。」龍城璧心裏暗笑。

龍城璧被江湖中人譽爲最傑出的年青刀客，穆青青又豈是他的對手。

一比之下，當然又是穆青青輸了。

只不過，她雖然屢戰屢敗，但却越輸越有勁，居然有屢敗屢戰，不屈不撓的精神。

連龍城璧都不能不佩服。

她的確是個志氣可嘉的女孩子。

× × ×

龍城璧認識穆青青。

不但認識，而且還很了解她。

他知道穆青青並不是那種笑裏藏刀的人。

她那雙黑白分明，水汪汪的眼睛，從老遠開始就不斷的看着龍城璧。

龍城璧不怕她的劍，也不怕她的刀。

但却怕了她的眼波。

他並不笨，當然知道女孩子的眼睛，往往比嘴吧更懂得說話。

他承認很喜歡穆青青。

她是一個很可愛，而且很純潔的女孩子。

雖然她在喜歡堂中長大，但却和歡喜堂的人不一樣。

（二）

無論花錦是不是在「硬充好漢」，他那句「要剮便剮，要殺便殺」的說話，已令到穆青青很欣賞。

她拇指一豎，向花錦說：「你是條好漢，我爹最喜歡這種人。」

花錦却垂下了臉，道：「屬下無能，未能把這幾個人擋住。」

穆青青冷冷的瞧了龍城璧一眼，冷哼一聲說道：「來的本來就不是人，而是妖魔鬼怪，你擋不住並非奇事，不必引以爲咎。」

唐竹權嘿嘿一笑，對龍城璧說：「這小妮子好像認識你？」

龍城璧點點頭。

唐竹權道：「她是什麼妖精？」

龍城璧道：「不像妖精的妖精。」

唐竹權道：「不像妖精的妖精，終究也是妖精。」

龍城璧道：「這妖精很厲害。」

唐竹權道：「她殺人不眨眼？」

龍城璧搖搖頭道：「我沒有看過她殺人。」

唐竹權道：「不殺人的人，未必就是好人，殺人的人，未必就是壞人，例如你和老子，雖然殺人如蔴，却不算壞，因爲我們殺的都是些該殺的人，但有些人雖然沒有殺過人，但心腸却比蛇蠍還更狠毒，所以——」

「够了！」穆青青冷冷的截斷他的說話，「看不出你的嘴裏，也能吐出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

唐竹權冷冷道：「這道理很正確，並不是甚麼似是而非。」

穆青青的目光忽然凝視着龍城璧：「你該知道，這裏是歡喜堂的地方。」

龍城璧搖搖頭：「我不知道這裏到底是屬於誰的地方，只知道我們必須經過這裏。」

穆青青問道：「你們的目的地是在哪裏？」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難道妳眞的不知道？」

穆青青道：「你不說我怎會知道？」

龍城璧道：「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這件事和你本來就沒有甚麼關係。」

穆青青冷冷一笑，向花錦一指：「他是歡喜堂的人，你們對他太不客氣，這就和我很有關係了。」

龍城璧苦笑。

「妳實在還沒有弄清楚，是誰首先太不客氣。」

穆青青道：「花錦是個好好先生，他的人緣極好，絕不會輕易得罪別人，又怎麼會對你們不客氣了。」

龍城璧向橋上一指。

「妳的眼睛沒有毛病，應該看出這條橋已被炸斷一半罷？」

穆青青道：「我早已看見，那又和花錦有甚麼關係？」

「橋是他用炸藥炸斷的。」

「就算他把這橋炸斷，也是我們歡喜堂的事，因爲這條橋本來就是我們所建造的。」

「但他還動刀子。」

「他傷了你們沒有？」

「沒有。」

「但他却已不見了一隻手呀！」

「那是他技不如人，否則斷手的就不是他而是我們，甚至會連頭顱都丟掉。」

穆青青冷冷的瞧了花錦一眼，道：「你先回去。」

龍城璧和唐竹權沒有阻攔，任由花錦離去。

穆青青又對龍城璧道：「你們還是回頭走罷，再僵持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

龍城璧道：「妳豈不是一直都很希望把我擊敗的？」

穆青青沉默了很久，才嘆道：「就算我能擊敗你，對我又有甚麼好處，並不一定是快樂的事。」

龍城璧說道：「最低限度比失敗好一點。」

穆青青道：「成與敗，勝與負，在一些人的眼中看來，並不重要。」

龍城璧又說道：「妳看我是不是這種人？」

穆青青正想說話，忽然臉色變了。

因爲她忽然看見遠處出現了一條頎長、枯瘦的影子。

雖然她在霎眼間沒有看清楚這人的樣

子，但却已知道他是誰。

龍城璧和唐竹權都已看見了這個人。

他站在遠處的一株白樺樹下，臉上只有一種神態。

這種神態是不變的，永遠不變。

因爲他臉上戴着了一副充滿笑意的笑臉面具。

（三）

一個經常笑容滿面的人，通常都能給予人頁好的印象。

但這一副充滿笑意的面具，却未能給予別人一種愉快的感覺。

因爲這種笑容是很僵硬的，毫不親切的。

它並不代表友善，而是代表着一種筆墨無法描敍的邪惡。

穆青青不喜歡這副面具。

她更不喜歡父親戴着這副面具。

但她父親每逢要殺人的時候，總是把這副面具戴上。

而每當她父親戴上這副面具的時候，就一定有人死在他的手裏。

所以，這是一副充滿邪惡、染滿血腥的面具。

看見了父親又戴着這副面具，穆青青的心沉了下去。

她又再催促龍城璧：「你現在馬上離開，也許還趕得及……」

龍城璧一笑置之。

遠方同時傳來一個淡淡的聲音：「既來之，則安之，這裏風水不錯，相信他們一定會很滿意。」

穆青青的父親仍然站在遠方。

但聲音却已越來越近。

× × ×

歡喜堂的堂主，是穆不名。

穆不名很少在江湖上露面。

就算他在江湖上走動的時候，別人都只能看見他的面具。

但江湖上的人都知道，穆不名有一雙「赤手套」。

現在，穆不名的人已來到這裏，赤手套也已戴上。

他是準備來殺人的。

但他還沒有來，他仍然在遠方那株白樺樹下。

比他更快來到的，是一個說話有氣無力的人。

（四）

人若有病，說話當然是有氣無力。

但這人雖然說話有氣無力，一雙眼睛却是神采不凡，臉色也是紅潤發光，走路時的姿態比一匹駿馬還更好看。

他的樣子也很好看，約莫三十六七歲年紀，衣着華貴，臉上總是掛着一種充滿魅力的笑容。

唯一令人大不順耳的，就是他的那把聲音。

從他的聲音聽來，他似乎是一個已經病了很久，而且快要嚥氣的病者。

那也不像是故意裝出來的，因爲這根本沒有必要。

× × ×

「在下是朱尺，朱門酒肉臭的朱，量天尺的尺。」這人的目光，一直都盯着龍城璧，「閣下可是濟南府龍氏世家的三少爺？」

他的聲音還是那麼虛弱，但總算能令人聽得清楚。

龍城璧輕輕嘆了口氣：「我不是甚麼三少爺，只是一個浪跡江湖的浪子。」

朱尺道：「你是浪子也好，三少爺也好，都不重要，我並不是來爲女兒尋女婿的。」

龍城璧道：「你是來殺我的？」

「不一定。」朱尺說。

「不一定？」龍城璧皺了皺眉，「不一定的意思，也就是可能會殺了我。」

朱尺點頭。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你認爲我要怎樣才能避過眼前這一場殺身之禍？」

朱尺說道：「很簡單，你馬上回頭，走。」

龍城璧道：「只可惜現在要我走，却比要我死還難。」

朱尺道：「爲甚麼會如此？」

龍城璧說道：「我這個人一向有一個怪脾氣，就是遇見朋友的時候，總是不想走。」

朱尺道：「寧死不走？」

龍城璧點點頭：「正是這樣，寧死不走，除非我自己想走，那又自當別論。」

朱尺道：「誰是你的朋友？」

龍城璧還沒有說，穆青青的聲音已响起。

她只說了一個字：「我！」

× × ×

雖然只是短短一個字，但却發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

朱尺忽然像是瘋子一般，嘶聲道：「他不配，他那一點比我强？難怪妳一直不理睬我，原來就是爲了這個浪子！」

穆青青的臉陣紅陣白：「你瘋了。」

朱尺道：「我沒瘋！」

他的聲音雖然很虛弱，但情緒却是異常的激動，好像隨時都會因爲激動而被活活氣死似的。

龍城璧輕嘆口氣，道：「朱兄，你恐怕是誤會了。」

朱尺怒道：「我沒有誤會！現在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你馬上滾開去！」

龍城璧道：「我本來就沒有打算在這裏逗留，但却也沒有打算掉頭而去。」

朱尺冷冷一笑，說道：「你要去流星坡？」

龍城璧點點頭道：「正是。」

朱尺道：「只要我在這裏，你休想越雷池半步。」

龍城璧忽然瞧着穆青青，道：「他是妳的甚麼人？」

穆青青咬了咬牙，突然道：「我是他的意中人，但他却是我的眼中釘。」

龍城璧道：「妳憎恨他？」

穆青青道：「他是個殺人如蔴，心腸歹毒的惡魔，去年夜襲珍珠莊，就是他的傑作。」

朱尺雙眉一蹙，冷冷道：「妳把本堂的事抖出來，那是愚不可及。」

龍城璧嘆道：「你以爲歡喜堂幹盡壞事，能瞞得過天下人的耳目？」

朱尺臉上木無表情，忽然對穆青青說：「穆堂主正等妳回去，咱們的婚事，今

夜將會有所決定。」

穆青青怒道：「甚麼咱們的婚事，你是在做夢！」

突聽背後一人沉聲喝道：「別胡鬧下去，朱公子看上妳，那是天大的福氣。」

穆青青大吃一驚，想不到自己的父親已不知何時，來到了背後。

這時候，朱尺已無聲無息的發出了一指！

毒手童子金氤氳

（一）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指的速度，也沒有人能看清楚朱尺的動作。

只見他的衣袖彷彿輕輕一揚，一縷指風已直刺龍城璧的咽喉。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擊。

這個聲音聽來已快要嚥氣的男人，他的指勁，恐怕世間上已沒有多少人能及得上。

龍城璧能閃避嗎？

× × ×

他沒有閃避。

他沒有閃避，並不是因爲閃不開，也不是因爲已經活膩，而是因爲朱尺這一指，已有人代他接下。

代替他接下這一指的，是洗月鈎！

× × ×

洗月鈎的武器，是一把紫金色的鈎。

「叮！」

指風擊在鈎尖上，發出一下清脆的聲音。

鈎無恙，朱尺的臉色却已變了。

「妳是誰？」

洗月鈎把手中的金鈎看了半天，才緩緩的說：「就憑你也配問我是誰？」

朱尺冷冷一笑，衣袖一揚，一蓬銀芒，無數細如牛毛的毒針撒出。

洗月鈎連看也懶得去看，也是衣袖一揚，毒針立時有如泥牛入海，全都無影無踪。

朱尺急退，一張臉就變得更是難看。

洗月鈎冷冷道：「你這一手暗器功夫，是從哪裏學的？」

朱尺怒道：「妳也不配問。」

洗月鈎冷笑：「你敢說我不配問，那可是自討苦吃。」

穆不名突然插口，道：「自討苦吃的不是朱公子，而是妳！」

洗月鈎冷冷道：「你是誰，鬼鬼祟祟的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穆不名道：「本堂主穆不名，倒不知道憑這賤號，還配不配問——」

還沒說完，洗月鈎已冷冷笑道：「穆不名這三個字，也許可以唬嚇不少無名之輩，但我却覺得你很可憐。」

穆不名道：「穆某有甚麼值得別人可憐之處？」

洗月鈎道：「你爲了歡喜堂這爿基業，而費了不少苦心罷？」

穆不名道：「江山不易闖，成功絕對不能單憑運氣。」

洗月鈎道：「說的不錯，江山不易闖，你又何苦把辛辛苦苦打出來的江山，一下子就拱手送了給冷慕星？」

穆不名臉上仍在笑。

但那是面具上的笑容，在面具下，他的神態如何，除了他自己之外，別人就只能猜想而已。

他默然。

洗月鈎的目光又再落在朱尺的臉上：「難道你連自己的師父是誰，都不敢說出來？」

這是激將法。

這辦法雖然古老，但只要運用得適當，就永遠都不會過時。

朱尺吸了口氣，終於道：「家師是血僧！」

「血僧？」

「不錯，妳是害怕了？」

「我怕？我怕血僧？」洗月鈎突然狂笑。

她的笑聲變得極其尖銳，如鬼夜哭，刺人耳目。

朱尺的眼色又已變了。

因爲洗月鈎在狂笑的時候，突然揮鈎，而且一下子就已攻向他的面門。

朱尺立時身形斜起，凌空打了一個翻滾。

寒光突閃，一柄軟劍從他腰間射出，來勢就像是一條銀色的毒蛇。

他的劍平時根本沒有人能看得見，因爲它是藏在腰間一條皮革帶內的。

人在半空，劍已到了洗月鈎的額前。

劍急狠，角度更是刁鑽萬分。

朱尺不愧是高手，看來他的劍法，遠比暗器功夫高明得多。

洗月鈎怪聲道：「來得好！正要看看喬葉教出了一個怎樣的徒弟！」

朱尺一怔。

「喬葉」這名字，他是很陌生，甚至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

但這時候他正在忙於拚命，根本就無暇理會，「喬葉」是一個怎樣的人。

洗月鈎已避開他那一劍。

朱尺的第二劍又再擊出。

嗤！

軟劍上發出的光芒有如漫天星雨，一劍發出，化成千百道劍影，根本無法看出那一劍才是眞正致命的殺着。

劍雨急罩下來，洗月鈎的金鈎却居然不動。

鈎不動，人也不動。

朱尺目露殺機，千百道劍影忽然又化作一條銀虹，飛擊洗月鈎的咽喉。

洗月鈎沒有退避，反而向那劍鋒上迎了過去。

朱尺挺劍急刺，一劍又再化成三劍，但眞正的殺着仍然還是剛才那一招劍式。

他取的仍然是洗月鈎的咽喉。

他要搶先機，這一劍就算不能得手，最少也可以在聲勢上壓倒對方。

這是他心中的想法。

可是，他心中所想的，却是未能如願以償。

洗月鈎忽然輕輕伸出左手，兩指似虛若實的擊出，竟然把朱尺的軟劍震開了五寸。

就是這五寸之差，這一劍已無法傷害洗月鈎分毫。

但洗月鈎的金鈎却已插進了朱尺的胸

膛。

這一鈎插得很深。

朱尺只覺得這把鈎很冰冷，一直冷進他的心裏……

（二）

無論是誰，挨了這一鈎，必將一倒不起。朱尺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軀，當然並不例外。

他倒下之前，只問了一句：「誰是喬葉？……」

沒有回答。

因爲洗月鈎還沒有回答，他已全身僵硬，倒了下去。

他已死。

洗月鈎沒有對這個死人作出回答，她不願意浪費氣力！

穆不名却突然嘆息一聲，緩緩道：「妳殺了血僧的弟子，這是大錯。」

洗月鈎怒盯着他：「穆堂主，你和血僧有甚麼關係？」

穆不名淡淡道：「沒有半點關係。」

洗月鈎冷冷道：「若無半點關係，何以偏要讓女兒嫁給這個怪物。」

穆不名道：「正因爲我和血僧沒有半點關係，倘若小女能嫁給朱尺，咱們就有些關係了。」

洗月鈎冷笑着：「但朱尺已死了。」

穆不名說道：「血僧必將遷怒於穆某了。」

洗月鈎道：「你若還不太愚蠢，就該馬上當機立斷，和我們並肩作戰，把冷慕星和血僧幹掉。」

穆不名淡淡道：「這豈不是太兒戲一點嗎？」

洗月鈎說道：「和冷慕星相比，你最少還有點假仁假義，就像你臉上的一副面具。」

穆不名道：「僞君子豈不是比眞正的小人更加可惡？」

洗月鈎道：「你是冥頑不靈？」

穆不名沉默着。

過了很久很久，他還是沒有說話。

唐竹權忍不住喝道：「姓穆的，你啞了？」

龍城璧却道：「莫不是穆堂主有甚麼難言之隱？」

穆不名忽然嘆氣，長長的嘆着氣。

「你們是不是要我說老實話？」

龍城璧道：「我們都希望你能說老實話，不要騙人，也不要欺騙自己。」

穆不名又是一陣沉默！

「好，我說，」他忽然解下了臉上的那副面具，露出了一張蒼白、皺紋縱橫交錯的臉。

洗月鈎突然道：「穆堂主，你中了甚麼毒？」

此言一出，衆人俱是一凜。

唐竹權是下毒的行家，立時接道：「穆堂主印堂之上，紫氣浮現，却略呈金黃之色，莫非是中了瘴毒？」

穆不名黯然一笑，點頭。

穆不名臉色蒼白如雪：「爹，你以前豈不是說過，這是苦練赤手神功的正常現象？」

穆不名吸了口氣，只能苦笑！

洗月鈎沉聲道：「是不是冷慕星下的毒手？」

穆不名搖搖頭：「不是冷慕星，是血僧。」

「血僧！血僧！」唐竹權冷冷一笑，「他奶奶個熊，好毒的手段！」

洗月鈎瞧着他，道：「你能否看出穆堂主中的是甚麼毒？是不是桃花毒瘴？」

唐竹權搖搖頭，道：「桃花毒瘴雖然歹毒，但比起這種瘴毒還要遜上一籌。」

洗月鈎道：「莫非是苗疆毒手童子，昔年陷害中原三義的金氤氳？」

唐竹權道：「照老子看來，準有八分是金氤氳。」

穆不名長嘆一聲：「正是金氤氳，除了金虹蛇舌之外，絕對無藥可解。」

唐竹權點點頭，道：「據蜀中唐門萬毒秘笈上的說法，凡是中了金氤氳這種毒瘴，必須連服三尾金虹蛇的舌，方能把毒

性盡解，倘若只服下一尾金虹蛇舌，則僅可使毒性阻延一年。」

洗月鈎凝視着穆不名：「血僧就是用這種手段，把你控制着？」

穆不名點頭。

龍城璧嘆道：「穆堂主若不聽從血僧的命令，就得死在劇毒之下。」

穆不名默然。

「爹！」穆青青急了起來，「現在怎辦？」

穆不名呆了半晌，才喟然嘆道：「爹本來就不是甚麼正人君子，這些年以來，不知多少英雄好漢栽在爹的手中，這是善惡到頭終有報，還有甚麼好說的？」

龍城璧瞧着他，道：「穆堂主是不是有擺脫血僧之心？」

穆不名道：「穆某既已把眞相說出，血僧自不會再給穆某金虹蛇舌，從現在開始，歡喜堂已和冷慕星，血僧等兇徒脫了一切關係。」

唐竹權撫掌大笑：「好極，人死留名，樹死留皮，穆堂主能當機立斷，寧死不屈，老子先說三聲佩服！佩服！佩服！」

穆青青漲紅了臉，怒道：「你佩服他又有甚麼用，你又不能爲他解除身上的毒瘴，還在這裏吹甚麼大氣？」

「吹大氣？」唐竹權瞪着眼，叫道：「這點毒瘴也許可以難倒別人，想要難倒唐門中人，那可不容易！」

穆青青立刻問：「你能爲我爹解去身上的毒瘴？」

「老子不能。」唐竹權頻頻搖頭，「老子雖然有時候神通廣大，但却不是甚麼事都幹得來的。」

穆青青沉下了臉：「你既不能爲爹解毒，就該閉嘴！」

唐竹權哈哈一笑：「老子若閉嘴，又有誰能告訴妳如何替你父親解除身上的毒瘴？」

穆青青一呆，半晌才說：「怎樣才能解除金氤氳這種劇毒？」

唐竹權莞爾一笑：「老子雖然不能醫好穆堂主身上的毒，但老子的老子却有絕對的把握。」

洗月鈎也同意唐竹權的說話，道：「唐老人曾到苗疆多次，對於金氤氳這種毒瘴一定有很深刻的認識。」

唐竹權道：「十五年前，老子的老子也中過金氤氳這種毒瘴，但他現在還是活得很好。」

穆不名長長的嘆了口氣：「只怕唐老人不肯爲穆某治毒。」

洗月鈎道：「距離下次毒發的時候還有多久？」

穆不名道：「還有三個月。」

唐竹權咧嘴一笑：「三個月的時間已很足够，咱們先去搗垮冷慕星的老巢，把血僧打得血肉模糊，然後回杭州，穆堂主的毒瘴，包在老子的身上便是！」

穆青青盯着他：「你可不能騙人！」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他不會騙妳，這一點我也可以保證。」

突聽一人在對岸叫道：「我們現在是不是可以繼續前進？」

高聲呼叫的人，是霍天流。

洗月鈎嘆了口氣，道：「我們不錯是可以繼續前進，但那輛馬車却要擱在對岸了。」

酒罎中的秘密武器

（一）

天空一片澄藍，天氣很清爽。

在流星坡半里外的一個山麓間，有一間賣酒的酒寮。

這裏平時只賣酒，其他任何食品一概欠奉。

這裏也沒有茶。

但今天早上，這簡陋的酒寮忽然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

今天居然有紅燒牛肉供應。

除了紅燒牛肉之外，還有花生、豆干、酸菜、鹹豆腐出售。

因爲這酒寮已換了一個老闆。

以前的老闆很瘦小，但現在這個老闆，却比一條牛還粗壯。

那個瘦小的老闆呢？

沒有人知道。

但有人却看見酒寮不遠處，不知何時築起了一座墳墓。

× × ×

沒有顧客，只有這個身材有如鐵塔般的老闆在自斟自飲。

他已吃了兩斤燒牛肉。

牛肉鮮甜，香噴噴的很好吃。

花生也不錯。

但他最欣賞的還是鹹豆腐。

他忽然說：「還有沒有鹹豆腐？」

酒寮內立刻有人回答：「沒有了。」

老闆眉頭一皺：「燒牛肉呢？」

「也沒有了。」

「這怎麼行，我還很餓！」

「不如權且把那厮的腿肉割下，烤熟來吃如何？」

「對！還是你想得週到！」

「吃肉慢慢不妨，先把那厮的腦袋割下來，掛在外面吹吹風怎樣？」

「當然好極，這本來就是冷敎主的意思。」

不久，酒寮裏走出了一個人。

一個衣衫襤褸，雖非乞丐，却和乞丐相差無幾的獨脚老人。

他的手裏提着一個人的頭顱。

被砍下頭顱的，赫然竟是已在江湖上開始名聲大噪的葉宇天！

（二）

葉宇天闖風雲閣，終於闖出了一塲殺身之禍。

他的大好頭顱，現在已像隻粽子般，被人綁在一桿木柱之上。

這是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是針對洗月鈎、龍城璧等人而發的。

——你們若再向前闖，將會和葉宇天的命運一模一樣。

這種警告的另外一個意思，也就是恫嚇。

只不過洗月鈎並不是個怕死的人，爲了要對付喬葉，她早已把自己的死置於度外。

她和血僧之間，究竟有着些怎樣的恩怨？

沒有人知道。

除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看見了葉宇天的頭顱，唐竹權唯一能說的，只有五個字：「我們來遲了。」

龍城璧嘆息一聲道：「的確是來得太遲了。」

洗月鈎冷冷的說：「不是我們來得太遲，而是他去得太急，連敵人實力的虛實都沒有探聽清楚，就貿貿然的去送死。」

這時候，他們已來到了那酒寮外不足十丈的草地上。

草地柔軟，空氣清新。

倘若這裏不是危機四伏的話，龍城璧和唐竹權很可能會選擇這個地方，舒舒服服的躺在草地上喝酒。

但龍城璧已看出這塊草地萬萬躺不得，否則隨時都可能會有一支利器貫穿過自己的胸膛。

他沒有看錯。

正當他們要踏過這爿草地的時候，三支烏溜溜的鐵槍同時從草叢裏射出，分別擊向龍城璧、洗月鈎和唐竹權的小腹。

草地裏果然有埋伏。

三個衣色如草的綠衣人，三支鐵槍，三招致命的槍法！

三個綠衣人都是一頭散髮，滿臉殺氣，而且一槍刺出，只求殺敵，根本就沒有顧慮到自己的安危。

所以，在他們的身上，最少可以發現好幾處重大的破綻，倘若對方反擊過去，他們的處境必然極爲危險。

然而，反擊的人儘管反擊，到頭來亦難免死在鐵槍之下。

這是拚命的打法。

這是同歸於盡的戰術。

不是一個人拚命，不是一個人要和對方同歸於盡，而是三個！

可是，他們畢竟還是小覷了龍城璧，也小覷了風雪之刀的威力。

這奪命追魂的三支鐵槍，眼看已快將把唐竹權、洗月鈎和龍城璧的小腹刺穿，突見銀光一閃，三支鐵槍同時折斷一半，跌落在草地之上。

三個綠衣人的臉色都似已變成了青草之色。

但他們仍然要拚命。

鐵槍雖然已經折斷，他們還是纏過來，採取貼身搏擊的攻勢。

但洗月鈎的金鈎，唐竹權的五絕指，已雙雙出手。

一人中鈎，腸穿而死。

一人中指，額現五洞身亡。

還有一人，却給唐竹權點了穴道，再由霍天流衝前，揮刀砍殺。

血腥氣味很濃。

但唐竹權却嗅到另一股比血還濃的氣味。

那當然是酒的香氣。

（三）

泥封已拍開，酒香四溢。

十罎好酒，齊齊擺放在酒寮外的木桌上，每一罎都足以讓唐竹權心癢癢，喉嚨更癢。

雖然現在是大敵當前，但提起了酒，唐竹權還是難免口癢心癢，就像是個急色兒看見了一個絕色尤物一樣。

「唐大少爺，久違了。」酒寮內忽然有一個人淡漠的聲音傳出，「自五年前涼州道上一別，至今還是難忘唐大少爺的驚人酒量，所以今天特地要來領敎領敎。」

唐竹權目光一閃，忽然大聲道：「莫不是陸門神也在這裏？」

話剛說完，一個身裁高大已極的巨人從酒寮裏冒出，大喝一聲道：「正是陸門神！」

唐竹權忽然大笑，道：「你是個酒量極佳的好漢，當年你雖然敗在老子的手上，但却不能算數，因爲那時候你本來就已有了五分醉意。」

陸門神道：「正是這樣，所以五年前我雖然敗了，至今還是一直很不服氣。」

唐竹權道：「既然不服氣，何不找老子再次一分高下？」

陸門神說道：「我已經找過你三次，但每一次都來的不巧，你不在杭州唐門之內。」

唐竹權眉頭一皺，道：「偏就是那麼凑巧？」

陸門神道：「現在你既然來了，咱們非要大醉一塲不可。」

唐竹權走到那十罎酒的面前，陸門神又說道：「你可以放心，這些酒完全沒有毒！」

唐竹權瞧了一眼，道：「酒的確沒有毒，這一點老子是相信的。」

陸門神道：「既然如此，咱們現在就喝個他娘的痛快，不喝的就是——」

「不喝的是英雄好漢！」唐竹權忽然截着他的說話，道：「倘若喝了，那才是他娘的活王八，死烏龜！」

陸門神臉色一變。

「唐竹權，你這算是甚麼意思？」

「陸門神，老子也要問你，在酒罎邊緣上塗上見血封喉的斷腸散，又算是甚麼意思？」

——酒裏的確沒毒，但毒在酒罎的邊緣上。

——唐竹權若眞的忽然「興之所至」，要喝個痛快的話，那麼他此刻已經是個死人。

（四）

唐竹權沒有上當。

陸門神却忽然舉起一罎酒，不由分說的就向唐竹權的臉上擲去。

「你不喝也得喝！」

這酒罎來勢洶湧，唐竹權若不閃開，勢必被碰個頭焦額爛。

但若說這罎酒能擊中唐竹權，那麼也未免把唐家大少爺的本領看得太低了。

唐竹權很輕易的就把這罎酒接住。

但厲害的殺着並不是這一罎酒，而是陸門神緊接而來的拳頭。

他的拳頭，彷彿就是兩隻大砵子。

呼！呼！

雙拳先後揮出。

然而，眞正最厲害的殺着依然不是陸門神的拳，而是酒罎裏藏着的秘密武器。

陸門神的拳，只是志在令對方分神。

只要唐竹權稍一分神，酒罎裏的秘密武器就隨時可以要了他的性命。

那是兩條色彩斑斕，毒性無與倫比的

火鱗金錢蛇。

這酒罎裏裝的不是酒，而是水。水裏有這兩條歹毒無比的蛇兒，一受驚動，立時從酒罎裏鑽出。

兩條毒蛇一鑽出來，就向最接近的人飛纏過去。

唐竹權眼明手快，左手五指一扣，已把其中一條火鱗金錢蛇緊緊揑住。

他指力驚人，這一扣之下，火鱗金錢蛇那裏還有活路？

但還有另一條，已纏在他那粗胖的頸子上，只要一咬，見血封喉的劇毒立時就會要了他的性命。

這一刹那實在是凶險已極。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金光飛起。

那是洗月鈎的金鈎。

颯！

金鈎不偏不倚，插在蛇頭上，洗月鈎隨即一揮，把這條可怕的火鱗金錢蛇甩掉，直向背後飛去。

霍天流恰巧在後面，大笑道：「來得好。」

他的身形也不慢，輕快的迎了上前，伸出兩指向蛇兒輕輕一挾。

他身形不慢，姿勢更好看之極。

蛇兒被霍天流雙手挾住，穆青青叫了一聲：「好——！」

但在此同時，龍城璧的呼叫却是：「小心——」

前者是稱讚，後者是警告。

稱讚的說話當然比警告好聽。

霍天流臉上猶有笑容，但在龍城璧那一聲「小心」之後，他的笑容已變成了僵硬，他的笑臉也很快就變成灰色。

灰色之後，是紫藍色。

而且其間轉變的過程，快得令人驚奇，快得令人不可思議。

× × ×

這兩指一挾，挾出了禍事。

蛇雖已垂死，但垂死的一擊，猶足致命。

霍天流全身上下，只有一處很細小很細小的傷口。

傷口就在他右手的食指上。

傷口雖細小，却是一個彌天大禍。

唐竹權吸了口氣，怒瞪陸門神：「老子當初還當你是個人，誰知你連畜牲都不如。」

陸門神冷笑：「你沒有死在火鱗金錢蛇的口中，已算萬幸，還兇個屁？」

唐竹權吼叫起來：「老子倒要看看你兇到怎樣的地步！」

吼駡聲中，他的人已撲前，猛攻陸門神。

陸門神可也不是膿包貨色，唐門五絕指法雖然獨步中原，但一時間依然無法尅制陸門神。

兩人纏鬥了數十招，突聽一人喝道：「住手！」

× × ×

唐竹權沒有住手。

但一根鐵杖，已橫在他們的中央，陸門神立刻急退丈外。

唐竹權怒瞪來人，喝道：「是誰干擾老子？」

來人冷冷的回答：「紅雲教總護法金百萬！」

金百兩與金百萬

（一）

江湖上有個叫金百兩的人，一向以出賣消息爲業。

金百兩又叫黃金口。

他平時很少說話，但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很可靠。

他對人說：「倘若老夫說假話，將來就沒有人會相信我，老夫的生意勢必一落千丈。」

所以，他說實話並不是爲了良心，而是爲了職業。

金百兩也叫獨眼老金，他只有一隻眼睛。

有一次，龍城璧在長安城外遇見了金百兩，忽然心血來潮，花了一百兩金子問了他一個問題。

「金百萬是不是你的親兄弟？」

金百兩聽見了這句問話之後，過了很久才點點頭。

他的回答只有一個字：「是。」

他的神色很不好看，龍城璧也是不禁暗暗的嘆了口氣。

金百兩回答了之後，掉頭就走。

但龍城璧又把他攔住。

他再花了一百兩金子，問這位獨眼老金：「倘若有一天，我殺了金百萬，你會不會怪我？」

這一次，金百兩的回答很快。

他的回答不但很快，也很堅決，他說：「除了我之外，任何人殺了他，我都絕對不會不高興，老夫只恨自己心腸不够硬，功夫也不及他，否則早已大義滅親。」

龍城璧怔住。

因爲金百兩忽然把剛賺回來的二百兩金子，交回龍城璧。

「這二百兩金子，老夫不想收下，只想你替他買副像樣點的棺木。」

（二）

那二百兩金子，龍城璧早已花掉。

但金百兩的說話，他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

金百兩雖然不是甚麼江湖名俠，甚至有不少人看不起他。

因爲他只不過是個職業「探子」，爲了黃金，他可以把任何所知道的秘密說出來。

但龍城璧對這人的印象却並不壞。

最少，他對自己的親兄弟，曾有大義滅親之想。

和金百兩相比，金百萬這人實在是糟透了。

金百萬的武功極高，而他的武功，最少有一半以上是用不光明的手段騙搶得來的。

在十餘年前，金百萬是閩南五大盜寨的總瓢把子，若不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珠璣山莊七大高手聯袂搗了這五個盜寨，金百萬現在仍然是雄霸一方的大盜頭子。

對於杭州唐門和珠璣山莊，金百萬自然是恨之入骨。

但這十餘年來，金百萬一直都沒有對唐門和珠璣山莊採取任何的報復行動。

他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

在沒有把握之前，他還不想冒險。

栽了一個筋斗，已是極不滋味，倘若再栽在唐老人和珠璣山莊薛默等人的手下，此生此世，他將再無東山再起之日。

× × ×

金百兩只有一隻眼，而金百萬却只有一條腿，他的右腿早已斷了。

以前，他是有兩條腿的。

但在唐老人，珠璣山莊進攻五大盜寨那一戰，金百萬不見了一條腿。

他能活到現在，已是很僥倖。

（三）

唐竹權以前從來沒見過金百萬。

但金百萬是甚麼人，他却很清楚。

看見這個只有一條左腿的金總護法，唐竹權不由冷笑復冷笑。

「想不到紅雲教的總護法，居然是個跛子。」

金百萬冷冷道：「若不是令尊大人槍下留情，本座恐怕連四肢都全保不住。」

唐竹權乾笑着：「如此說來，你一定很感激老子的老子了？」

金百萬道：「這個自然。」

唐竹權道：「那麼你打算怎樣答謝老子的老子？」

金百萬冷冷道：「可惜你的老子不在這裏。」

唐竹權說道：「老子在這裏，也是一樣。」

金百萬臉上露出了揶揄之色，道：「你比他還够份量哩！」

唐竹權一拍胸膛，道：「老子當然比老子的老子够份量，就算是三個老子的老子，也及不上老子這麼重！」

金百萬道：「只怕是又笨又重。」

唐竹權嘿嘿一笑：「金總護法，老子倒想領教領教你的絕世神功。」

金百萬却搖搖頭，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你害怕？」

「來者不懼，你是不會怕本座的，但本座也絕對不會畏縮，只不過這裏動手，不够意思。」

「要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動手才够意思？」

「風雲閣試劍塲，乃是你我雙方決一勝負的最佳地點。」

龍城璧插口道：「冷教主必已等候多時？」

「不錯，敝上早就想領教領教，尊駕八條龍刀法和龍心神訣的威力。」

龍城璧點點頭，道：「那很好，反正我們也很想到貴教總壇見識見識。」

「如此甚好，請。」

「不，還有兩件事要辦妥，才能成行。」龍城璧說到這裏，目光一轉，落在一張全無血色的臉龐上。

× × ×

死人的臉龐，絕不好看。

尤其是給人掛在高處的一顆頭顱，這張臉龐襯在白雲下，更是令人有一種爲之悚然的感覺。

葉宇天死了，死得很慘。

龍城璧沒有爲他的死亡感到悲傷。

縱然他不是個壞人，但却也不是一個足以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

他只是一個被人驅使，有如走肉行屍的殺手。

殺手之王司馬血也是殺手，但他還有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靈性。

但葉宇天沒有。

所以他的死亡，並不足以令人感到悲傷，或是有太大的遺憾。

但龍城璧仍然不願看見他的屍體碎成一片片，東掛一塊，西放一堆。

那實在是太殘酷，太令武林人心寒的事。

葉宇天是武林人。

龍城璧亦然。

× × ×

所以，龍城璧第一件要辦的事，是埋葬葉宇天。

（四）

隨行的還有歡喜堂的高手。

他們都是穆不名的心腹手下，至於那些害怕紅雲教和血僧的，早已悄悄的溜去，不敢加入他們這一隊的行列。

若在從前，穆不名必然會對這些臨陣變志的懦夫，給予無情的追殺。

但現在，他沒有這樣做。

他只是對餘下來的人說道：「你們若要走，可以走，我絕對不會有半點的埋怨，你們也不必担心將來會遭遇到任何的報復。」

但沒有人走。

餘下來的還有十七人。

這十七人都是身經百戰的好手，其中有四個還帶傷在身。

但那花錦却不在其中。

他已跑了，跑得比誰都更快。

× × ×

十七個人去埋葬一個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葉宇天死的不明不白，他的屍體也是支離破碎，除了頭顱完好無恙之外，其他部份都已被肢解，可說是慘不忍睹。

金百萬却是無動於衷。

他臉上還綻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

× × ×

葉宇天已入土。

金百萬瞧着龍城璧，忽然冷冷地說道：「你第二件要辦的事，現在已可以進行了。」

龍城璧道：「你已知道第二件是甚麼事？」

金百萬道：「本座不是三歲小孩，當然知道你說來說去，還是想到風雲閣之前殺了我才甘心！」

龍城璧沉默着，右手却已按在刀柄之上。

「拔刀！」金百萬鐵杖頓地，倏地猛喝：「我先來試試你的八條龍刀法！」

突聽洗月鈎慢慢的說道：「不必試了，就算你要試，最多也只能試三招。」

她的說話已明顯不過，金百萬是接不下龍城璧三招的。

但金百萬又怎能相信？

他死也不會相信，自己會連龍城璧的三招都接不下。

「嗨！」

一聲沉重的呼喝，金百萬渾身的內力

，已擬聚在鐵杖之上。

他這一杖擊出，必然驚人！必然是絕對致命的招式！

× × ×

呼！

鐵杖擊出，刀光同時疾閃。

不必三招，在一招之內，就立刻有人倒了下去。

但倒下去的不是金百萬，而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活門神變了廢門神

（一）

浪子倒下，一人失色驚呼！

驚呼的是穆青青。

雖然她一直都想擊敗龍城壁，但卻絕對不希望龍城壁被別人擊敗。

尤其是敗在金百萬這種歹人的手裏，更絕非穆青青之所願。

但龍城壁卻在這時候倒了下去！

× × ×

龍城壁倒下，並不是真的敗了。

然而，那也不是他在故弄玄虛，而是真是挨了一杖，失了平衡而倒下的。

那沉重的鐵杖，擊在他左邊的肩頭之上。

他若非及時卸身閃過，把力量卸却大半，此刻必已是個死人。

就算僥倖不死，也必已奄奄一息。

但他沒有死，也沒有奄奄一息，甚至還沒有敗在金百萬的杖下。

這一招，只能算是龍城壁落了下風。

× × ×

高手比拚，往往一招已決定勝負。

倘若他們這次比拚，只限一招的話，那麼龍城壁的確敗了。

連洗月鉤都想不到，金百萬的杖法，竟然如此厲害。

鐵杖閃電般擊下，風雪之刀反擊。

但鐵杖變幻無常，別人還沒看清楚兩人的動作，龍城壁的左肩已挨了一杖。

龍城壁輸了一招。

但金百萬臉上毫無半點得意之色。

雖然他看來已佔了上風，但那只是表面的看法。

龍城壁雖然倒下，雖然已經受傷，但他還有戰鬥的能力。

風雪之刀在雪刀浪子的手中，你說這人有多危險便有多危險，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金百萬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小覷這個年青的刀客。

他更知道，自己出道江湖雖然遠比龍城壁爲早，但名氣却遠不如對方響亮。

這些年來，雪刀浪子實在幹了不少驚人的大事，不知幾許草莽梟雄，綠林豪傑，都相繼敗在他的刀下。

倘若自己能一舉把龍城壁擊敗，甚至是把他殺死，那麼自己在紅雲教的地位，又將更是提高了。

他已決意不再讓龍城壁從地上重新再站起來。

（二）

鐵杖去勢已盡。

在這一瞬間，金百萬已知道應該怎樣去對付龍城壁。

他以左手提杖，右掌猛然向後下方劈出。

這一掌攻擊是在龍城壁的心臟部位，只要一掌擊實，雪刀浪子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但他這一着實在是太冒險了。

因爲龍城壁的手裏還有刀，那是無堅不摧的風雪之刀。

金百萬只希望這一掌以快打慢，讓龍城壁根本沒有發刀的機會，就已死在自己這一掌之下。

但他錯了。

雖然他一直都沒有小覷龍城壁，但這一次他實在是不該冒這個險的。

他這一掌固然極快，但龍城壁的風雪之刀又怎會慢？

× × ×

刀光一閃即逝，刀已回鞘。

龍城壁的身子還在地上，他的肩骨還是疼得要命。

但他的風雪之刀，也已要了金百萬的性命。

鮮血有如泉水般狂噴，金百萬悶哼一聲，終於倒下！

血滿衣襟，金百萬的臉龐却已變成雪般蒼白。

「好刀法！」

「過獎。」

「再見。」

「再見！」

× × ×

金百萬已死在雪刀之下。

忽見一人撲前，要把他的屍體碎屍萬段。

這人是歡善堂裏的一個弓箭手。

他和金百萬有極大的仇怨，但却一直不敢去對付他。

但龍城壁却阻止他的行動。

「人已死，仇怨亦已完結，你就算把他的屍體摧殘，亦徒枉然。」

說到這裏，唐竹權提出了一個辦法：

「把這廝丟在路旁，餵野狗可也！」

但龍城壁仍然不同意。

他說道：「有人早已經給了二百兩金子。」

「這二百兩金子有何用途？」

「是替金百萬料理後事的。」

「誰這麼闊綽？而且還看得這麼準，知道金百萬非死不可？」

「這是個秘密，不能對你說。」

唐竹權一怔！

每個人的心中都是大惑不解，甚至還有人以爲龍城壁是在信口開河。

只有穆青青，她相信龍城壁的說話。

龍城壁的每句說話，她都相信。

她對他忽然充滿了信心，比起對自己還更有信心。

少女情懷，就像是五月裏的天氣，變幻無常。

穆不名在有意無意間瞧了女兒一眼，却是不由暗暗的嘆了口氣……

（三）

看見金百萬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陸門神又驚又怒，却又不敢出手。

唐竹權冷一笑，道：「就憑你們兩塊材料，就想把他們攔住，可說是不自量力。」

陸門神怒道：「別得意，有種的跟我一起去風雲閣。」

龍城壁淡淡一笑：「我們本來就是想去會一會貴教教主的。」

陸門神道：「好！就由陸某引路，看你們還能兇到那裏！」

說到這裏，眼前一花，一條人影突向面前撲至。

陸門神一凜，揮拳。

拳力千鈞，力足開碑裂石。

但很可惜，他這一拳打空了，反而雙腕齊齊給人扣住。

扣住陸門神雙腕的，是洗月鉤。

陸門神怒道：「婆娘，妳要怎樣？士可殺不可辱！」

洗月鉤道：「我不殺你，也不侮辱你，只是要廢掉你的一身武功！」

陸門神驚吼：「妳敢？」

「怎會不敢？你又不是我的乖兒子！」洗月鉤微微一笑，陸門神只是雙腕一麻，繼而渾身虛軟，就像是蛇兒給扣着七寸似的。

陸門神沒有掙扎。

因爲他簡直連動都動不了，又怎能掙扎？

冷汗直冒，臉色忽青忽紅，忽然又變成一片灰白色。

洗月鉤笑容仍在，終於鬆手。

陸門神竟已站椿不穩，仆跌在地上，氣喘不休有如害了一場大病。

他寧願自己是在害病。

但他沒有病，全身上下一丁點兒的事都沒有。

只不過他的武功，却已全給廢了，從此之後，再也休想使出那種渾雄威猛的內力。

「妳……好毒辣……」

「不算毒辣，我還沒有讓你變成太監，已算很對得起你的列祖列宗了！」

陸門神聽了一肚子氣，忽然狂哭。

唐竹權喝道：「不准哭！」

陸門神不理他，狂哭如故。

唐竹權又怒道：「你再哭，老子要你笑死爲止！」

狂哭中的人，怎會「笑死」？

這不難，點了他的笑穴便是。

如此「笑死」，可比剮千刀還更加難受，陸門神自然知道那是萬萬「笑不得」的。

既不想笑，就先要不哭。

勢已如此，唯有哭也不能。

這一天，他實在是太倒霉了。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陸門神雖然廢了一身武功，眼前來說可算是一場禍事，但自此之後，他退出武林，做了一個平凡的人，比諸昔日還少了不少煩憂。

這是後話，也是題外話，表過即止。

（四）

金百萬被殺的消息，已傳到了冷慕星的耳中。

金百萬只有一條腿，冷慕星也是個跛了左腿的人。

他們兩人雖然有很多相同，甚至連身材相貌也有幾分相似，但有一點絕不相同的，就是他們的武功並不一樣。

在一般武林中人的眼中看來，金百萬無疑已是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

但比起冷慕星，却還是差得遠了。

× ×

「金總護法已死，」向冷慕星報告這消息的人，是冷豹。

冷豹是冷慕星的侄子，也是將來最有希望承繼冷慕星的一切的人。

他現在三十五歲，二十歲那時候已經是河朔道上最負盛名的殺手。

他殺過不少成名高手，也曾給人追殺過。

他追殺的高手，全都已埋入黃土。

而追殺他的高手，到頭來也是沒有幾人能活着。

因爲冷豹還有一個很可怕的叔父——冷慕星！

× × ×

在冷豹給敵人追殺，身處險境的時候，冷慕星忽然出現。

他甚麼話也沒有說。

冷豹的敵人也沒有話說。

他們滿以爲可以把冷豹擊殺，那知在最後關頭，冷豹來了一個強援。

冷慕星輕描淡寫的，就把那些要追殺冷豹的人，格殺於路上。

自此之後，冷豹就跟隨着冷慕星。

冷慕星不但救了他的性命，還教他武功。

不出五年，冷豹的武功已突飛猛晉。

當年他若有這等身手，已不必等待冷慕星出手，就已可把追殺自己的高手一一殺掉。

又過了五年，冷豹的武功更進一步，連冷慕星都很滿意。

當然，武學之道，永無止境，但冷慕星並不太苛求。

他只希望冷豹能承繼自己的一切。

他不但傳給他武功，也準備把自己創下來的霸業交給他。

要承繼這一切，並不能單靠武功，還要靠智慧和經驗。

冷豹很聰明，他的經驗也越來越豐富了。

他是冷慕星的承繼人，也是紅雲教的未來教主。

× × ×

——金總護法已死。

這消息，本來是很足以轟動江湖的，但冷慕星聽了之後，臉上居然沒有半點反應。

冷豹站在他的身邊。

他站了很久。

冷慕星也沉默了很久。

也不知道多少時候，第二個消息又來了。

× × ×

第二個消息比較冗長。

向冷慕星報告這個消息的人，是個和尙。

這和尙法號正維，他的師父是血僧。

他報告的消息是：「陸門神已帶着龍城壁、唐竹權等人，在本教總壇試劍場上

等候教主。」

冷慕星冷笑：「陸門神未與金總護法同生共死，該殺。」

正維和尚說道：「師父之意，也是如此。」

冷慕星道：「血大師是否已把陸門神格殺？」

正維搖頭：「但陸門神已走了。」

冷慕星目光一寒，厲聲道：「一個該殺的人，怎能讓他走？」

正維道：「他已走了，教主若不滿意，小僧馬上去把他追回來。」

冷慕星默然半晌，道：「不必了，今天且讓他走，先對付了雪刀浪子再說。」

正維又重複剛才那八個字：「師父之意，也是如此。」

冷慕星沒有再說甚麼。

正維退下。

冷豹忽然冷笑。

「正維斗膽，他太無禮。」

冷慕星淡淡的說：「他是血僧的得意弟子，現在我們不能不忍讓些。」冷豹緩緩道：「但將來又怎樣？」

冷慕星悠然一笑：「將來你喜歡怎樣都可以，就算你把他的鼻子揿進臍穴裏，我都不會反對。」

冷豹道：「你當然不會反對，但血大師呢？」

「血大師，」冷慕星冷笑，冷笑又復冷笑，過了很久，才接着說下去：「當你可以動手對付正維的時候，他已是個死大師！」

血河六變陣

（一）

正維和尚帶着五個僧人，三個黃衫青年，來了試劍場。

陽光射在地面白石磚上，閃閃生光。

正維和尚和那五個僧人的頭頂也光得發亮，幾乎就像六面鏡子。

他們都是血僧的弟子，雖然一言不發，臉上的神態却是神氣十足。

那三個黃衫青年也是血僧的弟子，但他們並不神氣。他們彷彿陰陽怪氣，又好像沒吃飽似的。

× × ×

試劍場上，早已壁壘分明。

紅雲教的總護法金百萬雖然死了，但却還有梅鶴兩位長老。

紅梅老人諸葛琉璃，紅鶴叟皇甫天剎，都是江湖中人聞名變色的前輩高手。

「梅鶴雙雄」的大名，昔年僅在北極異人風雪老祖之下。

風雪老祖晚年歸隱，梅鶴雙雄曾幹了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可惜他們幹的不但是「大事」，也是「大惡事」。

風雪老祖曾欲捲土重來，與梅鶴雙雄一決高下。但那時候，風雪老祖已太老了，而且還病魔纏身。

雖然他並不是患了甚麼大病，但由於他已是太老，縱然病況並不嚴重，昔日的雄心和魄力都已不復存在。

直到後來，梅鶴雙雄反而去找風雪老祖。他們要證實，梅鶴雙雄比風雪老祖更強。

但那時候，風雪老祖已然物化。

自此之後，梅鶴雙雄又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好一段日子。

很少人知道，他們已加盟在紅雲教下，成爲兩大長老。

（二）

諸葛琉璃的目光，一直都盯在龍城璧的臉上。

他當然已經知道，雪刀浪子龍城璧是甚麼人，也知道昔年風雪老祖那柄風雪之刀，已落在這個青年人的手上。

但皇甫天剎却並不是看着龍城璧。

他凝視着洗月鈎，臉上的神態很古怪，似笑非笑的。

「洗大小姐，久違了。」

「久違了。」洗月鈎冷冷的回答。

「自從玉女峯下一別，咱們都很惦念着妳。」

「你們？『你們』是指誰？」

「當然是咱們『梅鶴雙雄』，還有血大師……。」

「血大師？甚麼血大師？」洗月鈎語氣忽然變得很嚴厲。

「血大師是本教的老供奉。」

「他是不是又叫血僧？」

「不錯，也就是血僧。」

洗月鈎的臉色忽然雪白：「他爲甚麼不敢滾出來見我？」

皇甫天剎乾笑着。「他一定會來見妳，只不過現在還不是時候。」

洗月鈎怒道：「要到甚麼時候才是時候？」

皇甫天剎淡淡一笑，還沒有說話，正維和尚已冷喝道：「無論是誰要見師父，都要先闖過貧僧這一關！」

洗月鈎冷冷的瞧着他：「你是血僧的弟子？」

「不錯，貧僧法號正維。」

「那些和尚又是甚麼人？」

「那是貧僧的師弟。」

「還有那三個黃衫小子呢？」

「也是貧僧的師弟。」

「你的師弟倒不少。」

「雖不算少，却也眞不算少。」

「那很好，先把你們九人幹掉，不怕喬葉不滾出來見我。」

「只怕妳力不從心。」

「不必廢話，儘管列陣出來好了。」

洗月鈎這句話才說到一半，六僧已把她圍住。

但那三個黃衫青年，却仍然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似是毫無動手之意。

洗月鈎冷笑一聲：「你們儘管在旁看準機會，若能把我斃在試劍場上，那必然是一件莫大的功勞。」

中間一個黃衫青年淡淡道：「我們雖然是同門學藝，但僧俗向來貌合神離，他們若是敗了，我們絕不會援手，我們三人也絕不會伺機向妳進攻，除非六僧先敗了？我們再來領教，那又自當別論。」

洗月鈎皺起了眉：「你們倒很老實，但同門師兄弟，貌合神離，可不是一件好事。」

正維和尚冷笑道：「這是本門的事，與妳無關。」

洗月鈎冷冷道：「當然無關，只不過你們這六個禿顱，已註定死在本小姐的手上。」

說着，這位六十多歲的洗大小姐亮出了金鈎。

金鈎細長而尖銳，就和洗月鈎的目光同樣令人心寒。

六把戒刀，也同時亮出。

「洗大小姐，妳要小心了！」皇甫天剎悠悠一笑，臉上一副作壁上觀的樣子。

唐竹權忍不住冷笑，說道：「你也要小心，小心別人會把你的賊眼珠子挖了出來。」

皇甫天剎笑容頓歛，目光如刀般盯在唐竹權的臉龐上。

但唐竹權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 ×

刀聲呼嘯，六把鋒利的戒刀幾乎同時向洗月鈎的身上砍削過去！

「喝！」

比刀聲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是六僧的暴喝聲。

聲如雷霆，刀光快如電閃，每個人的眼色都似已黯淡下來。

這六僧都是血僧的得意弟子，他們現在所列出的陣法，也是他們苦練多年，屢次改進，精益求精的「血河六變陣」。

刀網嚴密，刀陣更無一絲罅隙。

洗月鈎人在陣中，金鈎光芒却似已衝破刀陣，闖出重重刀網。

六刀雖快雖狠，却沒有一刀能把洗月鈎擊中。

正維突然又是一聲大喝：「變陣！」

陣法立變，每人所站的方位與剛才完全相反。

不但如此，他們所使用的刀法也和剛才完全不相同。

那就像是在剎那間，忽然轉換了另外六個高手一樣。

洗月鈎一聲輕叱，金鈎上的招式也變得很厲害，和剛才的路子是完全不同的。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你變我也變，變得好！變得妙！」

正維和尚冷笑，揮刀追擊洗月鈎。

人刀合一，每一刀都蘊藏着致命的殺着。

洗月鈎怪笑：「你果然是個武功不弱的禿顱。」

正維道：「好說！」

那知道這兩個字才出口，他右邊的眼珠子已給洗月鈎的金鈎勾了出來。

（三）

血如泉湧，痛澈心肺！

正維有如瘋子般舞手蹈足，「血河六變陣」的陣勢頓然散渙。

洗月鈎冷冷一笑：「知機的早點退下，我只想找血僧算帳！」

另一個鷹鼻缺牙的和尚怒喝道：「潑婆娘且休得意，看刀！」

他口裏說「看刀」，但他却不是揮刀而上，而是撒出一蓬毒針。

這一手暗器功夫，雖然未臻一流境界，但以他這等年紀來說，已算不俗。

但要用來對付洗月鈎，却還是差了一點。

毒針沒有一枚擊中洗大小姐，但她的金鈎却已忽然插在他的鼻樑上。

這和尚疼得大叫。

洗月鈎下手不留情，鈎尖向下一沉，貫穿過他的口腔，當然把他的舌頭硬生生勾出口腔之外。

這一着兇狠、殘酷，令人不忍卒睹。

餘僧見狀，心胆俱裂。

洗月鈎冷笑：「我殺人的花樣還有一百零九種，誰有種就上來試試。」

沒有人敢試了。

血河六變陣慘敗，正維和尚吃了一個大虧。

他們打不過洗大小姐，只好退下。

那三個黃衫青年，却是無動於衷。

中間一人，居然還輕輕鼓掌，臉帶笑容的說：「好極！痛快之極！只不過他們畢竟是我們的師兄，師兄丟臉，師弟的面皮也不怎樣好看。」

正維和尚雖然身負重創，仍忍不住怒聲厲道：「別老在說風涼話，師兄們不行，你們更不行！」

中間那黃衫青年苦笑道：「那倒未必，這些年來，我們一直都沒有交過手，究竟是師兄們強，還是我們這三個師弟高一些，還沒有印證過。」

另一和尚怒道：「原伯齡，洒家先和你拚三掌！」

原伯齡淡淡一笑：「同門相殘，只怕師父知道了，心中會不高興。」

那和尚道：「師父若然怪罪，洒家一力承担。」

原伯齡嘆了口氣，緩緩道：「自取其咎，那又何必呢？」

「廢話，看掌！」

一聲呼嘯响起，那和尚縱身而起，一掌就向原伯齡的胸前逼去。

他顯然是掌法上的高手，一雙鐵掌的確有過人的功夫。

「蓬！」

兩掌相交，血僧門下僧俗兩弟子結結實實的拚了一掌。

和尚掌力沉雄，原伯齡却似是輕描淡寫，隨隨便便的就揮出了一掌。

原伯齡年紀比和尚輕，但掌力却竟比和尚厲害得多。

和尚拚了這一掌，臉如金紙，踉蹌的連退三丈。

原伯齡却若無其事，淡淡的說：「正玄師兄，得罪了！」

正玄和尚氣得無話可說，猛可地一掌向自己的天靈上拍去。

一掌擊下，登時吐血倒下。

原伯齡嘆了口氣，說：「自尋死路，就算師父在場，也怪不了我。」

正維和尚臉色慘變，喘聲道：「師父太偏心，他已學成了……」

還沒有把話說完，這和尚的腦袋忽然爆了。

一顆拳頭般大小的石子，不知從何處而來，「呼」的一聲，重重擊在他的後腦上。

這石子好勁！好兇！

正維和尚連眼珠子都凸了出來，至死還不肯相信這是事實。

（四）

這塊石子是從何而來，正羅和尚不知道。

但龍城璧却已看見，那是一個紅袍僧人，從十丈外一座假石山後，以沉重的內力激射過來的。

「血僧！」唐竹權也沉聲叫了出來。

洗月鈎却似是沒有看見，只是冷冷的對那三個黃衫青年道：「你們都是血僧的弟子？」

原伯齡道：「妳若非又盲又聾，應該早已知道我們的師父，就是血僧。」

洗月鈎冷哼一聲：「大敵當前，同門自相殘殺，那是武林中人的大忌。」

原伯齡道：「我們百無禁忌。」

洗月鈎忽然把金鈎收回，道：「剛才看你的掌法，頗有點門路。」

原伯齡默然。

洗月鈎冷冷一笑，接着說：「我也略懂掌法，倒想試一試血僧的弟子，是否眞的那麼厲害。」

原伯齡一笑。

他還是站在那裏，但身旁左右兩黃衫青年已雙雙緩步而出。

「晚輩崔族生。」左邊一人說。

「晚輩招奉平。」右邊一人說。

洗月鈎的回答也很妙，她說：「晚輩洗月鈎。」

她不肯自認前輩，免了甚多束縛。

崔族生和招奉平雖然越前而出，但到最後，眞正首先出手的人還是原伯齡。

單掌如箭般射出。

他拍出的是一掌，但袖中却突然射出九道寒光！

大悲血神掌

(一)

九道寒光，快得不可想像。

顯然，原伯齡的衣袖中，必然藏着某種機筒暗器。

世上的機筒暗器雖然不少，但最可怕的一種，恐怕就是原伯齡現在使用的一種了。

這是昔年離北名匠柳算生，花了十年時間才打造了三副的「九子連環針筒」。

× × ×

世間上只有三副九子連環針筒。

誰也想不到，原伯齡的手中就已有了一副。

這種暗器極其霸道，中者必死。

洗月鈎沒有死，因爲這九支從機筒射出來的毒針，根本就沒有射進她的身體內。

× × ×

九道寒光，快如閃電，快得令人連看都看不淸楚。

洗月鈎和原伯齡的距離才不過一丈，九子連環針射出來的時候，她的身子還沒有動。

就算她的身手再敏捷，也已來不及閃避了。

她本來必死！

她本來立刻就要死在這種可怕的暗器下！

但在同一刹那間，一道雪亮的刀光閃過。

九道寒光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踪。

(二)

這九支毒針，本來就該一閃即逝。

這些毒針本該已射進洗月鈎的身體裏，甚至射進她的骨頭裏。

然而，龍城璧在！

風雪之刀也在！

——原伯齡的掌剛提起，龍城璧便已發覺有異。

他的反應是快得匪夷所思的，毒針剛射出，風雪之刀也已出鞘。

刀光飛起，九針同落。

原伯齡臉色一變，崔族生和招奉平已回掌齊出，向龍城璧的腰間擊去。

洗月鈎楞住。

她本來是想殺了血僧的三個弟子，讓血僧活活氣死的。

但她還沒有殺死這三人，就已幾乎死在原伯齡的暗器下。

若不是龍城璧機警，此刻她的確已經死了。

× × ×

現在，和血僧三弟子決戰的不是洗月鈎，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她只好作壁上觀。

她實在不好意思和龍城璧聯手，去對付這三個年青人。

× × ×

刀光如雪。

原伯齡的臉色也蒼白如雪。

他實在忽略了龍城璧，忽略了這個江湖上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他原本很有信心對付洗月鈎。

「九子連環針筒」的威力，他早就已在別人的身上試用過。

這的確是很霸道，很值得自己信任的暗器。

但現在，他的信心已消失了，九子連環針筒已不再值得他信任。

但他還須一拚。

最少，他必須和崔族生，招奉平聯手，殺了龍城璧。

但他們殺人的招式還沒出手，就已聽一人沉聲喝道：「住手！」

龍城璧居然很聽話，立刻回刀入鞘。

但原伯齡、崔族生和招奉平却沒有停手。

他們同時發招。

他們每一招，都志在把龍城璧擊殺。

「住手！」那聲音第二次响起。

但原伯齡等三人仍然不理會，狂攻如故，就像是三頭瘋狂的豺狼。

倏地，刀光再現。

颯！颯！颯！

龍城璧連發三刀，每一刀都是相同的招式，每一招都是八條龍刀法裏的「龍捲西風」。

三刀閃過後，原伯齡、崔族生和招奉平三人臉上的血色，都已褪得乾乾淨淨。

龍城璧這三刀，竟把他們三人的右掌都一起砍了下來！

那聲音又再响起：「龍城璧，你太不給貧僧面子了！」

一個身穿紅袍，圓頭大耳，年約六旬的老僧，大步而來。

這位老僧就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血僧！

(三)

此刻，血僧臉罩寒霜，一副怒氣冲冲的樣子。

他的九個弟子，全都吃了大虧，他怎不爲之氣結？

唐竹權忽然對龍城璧說：「龍城璧，你實在太不給血僧面子了。」

龍城璧說道：「我爲甚麼要給他面子呢？」

唐竹權說道：「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你得罪了他的弟子，已是萬死難辭其咎，還把他們的手砍下來，這怎麼得了？」

龍城璧道：「人已得罪了，手也已砍下，還有甚麼好說？」

唐竹權搔了搔脖子，忽然對血僧道：「龍老弟是一時誤會，大師別見怪，也不必生氣。」

血僧的脖子彷彿已粗脹了好幾寸。「貧僧不生氣，只不過想挖了你們的心肝拿去餵狗！」

就在他開始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的兩條手臂同時揚起，一雙手掌變成血紅之色。

唐竹權道：「這是甚麼門路？」

龍城璧道：「大悲血神掌。」

唐竹權一怔。

龍城璧瞧了原伯齡三人一眼，接道：「剛才他們用的也是大悲血神掌，但火候却遠不及這位大師。」

血僧笑了，瘋狂般大笑。

「小子，你果然識貨！」雙掌一揚，已準備發出雷霆萬鈞的攻擊。

「等一等！」洗月鈎忽然大聲喝止。

血僧目光一轉，冷冷道：「原來是洗大小姐，別來無恙罷？」

洗月鈎臉上陣青陣白，許久才道：「喬葉，我找得你好苦！」

血僧冷笑：「世上已無喬葉此人，休再提他！」

洗月也冷笑，但笑聲却在抖顫，道：「是喬葉也好，是血僧也好，還我丈夫的性命！」

血僧冷冷道：「妳是洗大小姐，大小姐也有丈夫嗎？」

洗月鈎咬着唇，恨恨的說：「玉女峯下的一筆血債，你還想賴？」

皇甫天剎忽然淡淡一笑，道：「血大師昔年太喜歡妳，所以才殺了杜如雲，以爲妳會回心轉意，那知事機不密，却給妳發現，雖然妳和杜如雲還沒成親，但他總算是妳的未婚夫了，妳說要血大師償還丈夫性命，倒也無不合。」

唐竹權一直在想，這位洗大小姐和血僧有甚麼深仇大恨，直到現在給皇甫天剎一說，才完全明白過來。

皇甫天剎毫不保留的把整件事情抖出來，血僧立刻瞪了他一眼。

皇甫天剎却不看他，臉上忽然變得沒有半點表情。

諸葛琉璃就在他的身邊。

只要血僧有甚麼異動，諸葛琉璃必定會和他聯手對抗。

從種種跡象顯示，紅雲教內的結構非但複雜，而且還隱藏着不少私怨和權力上的衝突。

有人說：最毒辣的武功，加上最毒辣的武器，還遠不如毒辣的說話更毒辣。

而皇甫天剎的說話，就是極毒辣的說話。

他要血僧在紅雲教裏抬不起頭。

他極希望血僧死在敵人的手下。

他當然知道，自己這一番說話，必可令血僧受到羣雄沉重的壓力。

洗月鈎當然不會放過血僧。

即使是龍城璧、唐竹權、穆不名等人，也會先對付了血僧再說。

血僧已成爲衆矢之的，皇甫天剎實在是愉快極了，他要看看，這個兇僧還能在紅雲教裏神氣多久！

(四)

仇恨是一種很可怕的力量。

洗月鈎是個復仇者，她要爲死去多年的杜如雲復仇。

杜如雲和喬葉，都是和洗大小姐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

杜如雲並不比喬葉英俊，武功也不比喬葉高强。

但他正直，剛毅不屈。

洗月鈎就是喜歡他這種性格。

所以，到了選擇配偶的時候，她的選擇是杜如雲。

她的選擇並不錯誤。

但她活在這兩個異性的中間，却是個悲劇，一個很古老的悲劇。

自從有人類以來，這種悲劇就一直不斷的發生。

喬葉殺了杜如雲！殺了自己的老朋友，殺了洗月鈎的未婚夫。

自此之後，喬葉在江湖中失踪了。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直到許多年之後，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叫血僧的兇和尚。

他就是喬葉。

知道血僧就是喬葉的人並不多。

但梅鶴雙雄知道，龍城璧也知道。

龍城璧知道血僧就是喬葉，是由於他聽到了一個消息，說血僧就是喬葉。

把這消息傳出去的人，是皇甫天剎，他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要把洗月鈎引出來，讓她來挫一挫血僧的氣焰。

——昔年玉女峯下，喬葉殺了杜如雲，梅鶴雙雄也恰巧在那地方上，知道了這樁血案。

他們都知道洗大小姐是個怎樣的人，也知道洗大小姐直到現在還沒有忘記這筆血債。

——杜如雲死後，追求洗大小姐的世家子弟，江湖豪傑不計其數，但洗大小姐全都摒諸門外，而且揚言：她永遠不嫁，永遠都是洗大小姐！

紅粉金鈎

(一)

四十年前，洗大小姐已是名震江湖的女俠！

她被人稱爲「紅粉金鈎」。

她是昔年中原十大高手之一「鈎神」洗飛雁的女兒。

洗飛雁是名滿天下的名俠，他的「廻影千幻鈎法」，縱橫武林二十餘年，只敗

過一次。

他敗在風雪老祖的刀下。

但那不足爲辱。

無論何時，無論何人，敗在風雪老祖的刀下，都不能算是恥辱。

昔年中原十大高手，最少有一半以上，曾經敗在風雪老祖的刀下。

風雪老祖雖然武功蓋世，但是很奇怪，他一直都沒有被人列爲中原十大高手之一。

這本來是一件很奇怪很奇怪的事。

但更奇怪的却是：一直都沒有人認爲這件事很奇怪。

中原十大高手就是十大高手。

風雪老祖就是風雪老祖。

沒有人把他們混爲一談，但每個人都知道風雪老祖在武功上的成就，絕不在十大高手任何一人之下。

× × ×

洗飛雁有三個女兒。

但他只有一個女兒懂武功，她就是洗月鉤。

其餘兩個女兒並不是不想學武，但洗飛雁却連一招半式都不教她們。

他覺得女孩子懂武功，雖然不是壞事，却也不一定是好事。

有洗月鉤承繼他的武功，已很足够，他要其餘兩個女兒做個平凡的女人。

平凡的人，往往能過着平靜的日子。

她們的日子過得很平靜。

但洗月鉤却最少有大半輩子活在痛苦和仇恨之中。

這是天意？還是她的命運太差？

（二）

殺氣嚴霜。

喬葉昔年曾爲洗大小姐而殺了和自己一起長大成人的杜如雲。

但他並不是個有眞情眞義的男人。

他可以因爲自己喜歡某個女人而殺人，但却絕對不會爲了女人而讓自己有所犧牲。

昔年的那份愛慕之心，他早已忘了。

在他成爲血僧之前，他已有過不下千百個女人。

在他成爲血僧之後，仍然是個淫憎。

洗月鉤要爲杜如雲報仇，在他的眼中看來，這是一件很幼稚、也很荒謬的事。

她既然要殺自己！今天就絕不能放過她！

× × ×

一聲尖銳的嘯聲，刺人耳膜。

洗月鉤的人突然向前掠去。

血僧單掌平胸，嚴陣以待。

洗月鉤搶先機，行險着，拚命狂攻。

她性烈如火，爲了要替杜如雲報復，早把生死置諸度外。

這種情況，早在血僧意料之中。

她是不惜同歸於盡的。

血僧當然沒有這種打算。

他大笑，笑聲極其怪異，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他的眼睛睜大有如銅鈴，手背筋肌怒起，別人的筋是青色的，但他的筋看來却比鮮血還更殷紅。

金鉤雖然着着搶先，但血僧果然藝業驚人，在重重鉤影之下，依然絲毫無損。

他的笑聲更怪異，臉上的神態也更得意。

洗月鉤怒喝，手中金鉤忽然脫手飛擊血僧面門。

血僧似是未曾料到有此一着，雖然閃過，但左脅下又已露出空門。

洗月鉤志在必殺血僧，自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

爲了杜如雲的血仇，她的性命早已豁了出去，只要能殺血僧，自己的生死問題，她可說是絲毫未曾放在心上。

她武功本已極高，盡拚之下，氣勢更是驚人。

血僧陡地驚呼：「妳瘋了！」

他這三個字叫得很快。

洗月鉤五指箕張，從血僧左脅下斜穿直上，要抓血僧的心臟。

她要挖出血僧的心臟！

血僧那一聲驚呼，更是令她下了最大的決心，無論如何這一擊必要取他性命！

一陣令人寒心的骨折聲響起，一人臉色慘變。

臉色慘變的不是血僧，是洗大小姐。

折斷的也不是血僧胸前的肋骨，而是洗大小姐的五根手指！

（三）

血僧的心是不是鐵打的？

不！就算血僧的心是銅澆鐵鑄，也絕對捱不住洗大小姐這一爪。

但金剛護鏡却能在這種情況下毀了洗月鉤的五根手指。她攻得越狠，勁力越猛，所受的創傷也越是嚴重。

血僧的僧袍已破裂，胸前露出了皚白的光芒。

那是金剛護鏡，無論是誰的五指，都破不了金剛護鏡！

血僧獰笑，洗月鉤臉色慘白，急退丈二。

但血僧豈肯放過她？

僧袍衣袂飄動，血僧以左手食指，斜斜劃向洗月鉤的右頸血脈。

他這一指才劃出，風雪之刀也同時揮至。

「別太過份了！」龍城壁揮刀大喝。

血僧急閃，但洗月鉤却又捲土重來，拚盡餘力，單掌撲擊血僧。

雖然她已斷折了五根手指，但她仍然不惜孤注一擲，作出最後的一擊。

就在這一刹那間，血僧突然身形急轉，非但避開洗月鉤這一掌，還欺身撞出一拳。

這一拳的氣勢，正如亂石叢中冒出來的一條毒蛇，快、狠、毒兼而有之。

龍城壁又再揮刀阻止他這一拳。

但洗月鉤却自己迎了上去，同時大喝：「你滾！這一戰與你無關！」

龍城壁沒有退下。

他已經看出，洗月鉤武學修爲雖高，但却還是比不上老謀深算、武功惡毒的血僧。

何況她現在已傷了五根手指？

這一戰她非但必敗，而且也必死。

龍城壁實在不想看見她死在血僧的手裏。

「蓬！」

洗月鉤又吃了一拳。

龍城壁叫道：「洗大小姐，把血僧交給晚輩！」

洗月鉤怒道：「待我死在他手下，你再爲杜如雲報仇不遲。」

她直到這個時候，還是念念不忘昔年舊侶，她只是希望龍城壁爲杜如雲報仇，而不是爲了自己。

龍城壁黯然。

他知道洗大小姐意志極堅決，自己縱然在這時候保住她的性命，她不但不會感激自己，而且她這一輩子也不會快樂。

因爲在她的眼中看來，現在是她應該拚將一死酬知己的時候，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戰，無論是勝是負，或存或亡，她都不想別人插手。

想到了這裏，龍城壁只好回刀入鞘，退下！

就在風雪之刀剛入鞘的時候，洗大小姐已敗了。

在血僧的手下，敗了也就是死亡的時候。

（四）

洗大小姐背心，腰間各捱一拳。

血僧功力深厚，這兩拳已足以致命！

洗月鉤臨死前，對龍城壁說：「雖然你從未見過杜如雲，但他是個好人，你一定要承繼我的志願，殺此奸賊！」

龍城壁嘆息一聲，道：「晚輩自當盡力而爲，妳放心好了。」

洗月鉤淒然一笑，懷中金鉤忽然墮地。她的人也同時倒地不起。

這時候，血僧正冷冷的盯着穆不名。

穆不名沒有逃避他的目光，也目不轉睛的瞧着他。

「穆堂主，你很有勇氣，居然敢背叛本座。」

穆不名大笑：「穆某生平，沒有幹過幾件事情是對的，但這一次，即使死在金氤氳之下，依然覺得死而無憾。」

血僧冷冷一笑：「原來穆堂主是活得太不耐煩了？」

「不錯，我是活得不耐煩，大師最好把我的腦袋摘了下來！」

血僧突然大笑：「好！本座也算服了你，不怕死的人，世上畢竟還沒幾個。」

穆不名冷笑：「大師儘管動手，穆某若是逃避的就不是好漢！」

忽聽一人嘆息着，道：「殺鷄焉用牛刀？對付這叛逆，豈須勞動大師？」

語聲甫落，一人緩步進入試劍場內。

「閣下高姓大名？」穆不名問。

「冷豹。」那人淡淡的說道：「你在本教時日不淺，但一直都沒有機會見我一面。」

「今日相逢，還未算晚。」

「早也好，晚也好，你現在背叛了本教。」

「叛徒之罪，非同小可，穆某已無苟活的打算。」穆不名吸了口氣，說：「你既已來了，穆某只好捨命陪君子，領教領教閣下的驚人藝業。」

「你說錯了一點。」

「那一點？」

「你並非向我領教，而是領死！」

冷豺說完最後一句話之後，他的劍尖已來到了穆不名咽喉前不足三寸。

這一劍好快。

穆不名的袖箭也不慢，甚至比冷豹這一劍還快一點點，但冷豹居然還是閃避開去。

颯！

劍尖已刺進了穆不名的咽喉裏。

穆不名不動，坦然受這一劍。

他竟然是抱了必死的決心，也要把冷豹殺掉。

他雖然從未見過冷豹，却知道冷豹是冷慕星的唯一傳人。

能把冷豹擊殺，無異是給予冷慕星一個極沉重的打擊。

能與冷豹同歸於盡，這已是「很划算」的事。

雖然他身上所中的金氤氳毒瘴將來還有治癒的希望，但他的情緒已有了很重大的改變。

以前，他曾經很怕死。

正因爲他對死亡感到恐懼，所以一直受人拑制，成爲血僧和冷慕星的奴隸。

但自從和洗月鉤，龍城壁，唐竹權等人相見之後，他對正邪的界綫已看得很透澈，很清楚。

他一直都不是個俠義心腸的人物，但他忽然發覺，人若能活在正義的一面，是遠比爲非作歹快樂得多的。

他以前從未擁有過這種快樂。

但他還有女兒，他希望穆青青能活得比現在更快樂，更幸福。

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兒抬不起頭，一輩子都活在罪惡的陰影裏。

他知道自己這一次的選擇很正確。

爲了這一點，他不惜付出任何的代價，即使是自己的生命！

× × ×

冷豹無疑是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尤其是近年來，他殺人的手法更是乾淨俐落。

他是一個悍然不懼的殺手，對任何人，任何對手悍然不懼。

但他忽然發覺，穆不名比自己更兇悍，更不可輕侮！

穆不名不錯是中了一劍，他射出來的袖箭也給冷豹閃避開去。

但是，穆不名還有傾盡全力的最後一擊。

他最後的一擊很特別。

他用左手揑住冷豹的劍鋒，用力的揑住。

劍鋒利無匹，他的手掌幾乎已快被割斷。

但是，他這一着，居然令到冷豹爲之一呆。

他是爲了穆不名這種特殊的舉動而發呆。

在一個劍手的想像中，是沒有人敢這樣子揑劍的。

但穆不名敢。

他連性命都不要了，又怎會吝嗇區區一隻左掌？

就在冷豹稍爲一呆的時候，穆不名已欺身衝前，一把匕首狠狠的插在他的心臟裏。

這一着，才是眞正令冷豹更爲之發呆的！

殺魔之魔

（一）

冷豹被殺的消息震撼了冷慕星的心弦。他匆匆的趕到試劍場，看見了冷豹的屍體。

他的手變得一片冰冷，胸中却有一團熾熱的怒火在燃燒。

殺冷豹的人，是穆不名。但穆不名也死了，這筆帳他該找誰去清算？

他忽然對龍城璧一笑。

這是一種充滿挑釁的笑，也是一種充滿仇恨的笑。

龍城璧還沒有作聲，唐竹權已冷冷的說：「冷教主，你笑的並不好看，甚麼都不像，只像隻沒頭沒腦的死烏龜！」

冷慕星不再笑了。

皇甫天利和諸葛琉璃兩人已向唐竹權逼近，忽然四掌齊發向唐竹權身上罩去。掌影翻飛之際，又有五枚梅花鏢，突如其來的向龍城璧射去。

諸葛琉璃並不志在進襲唐竹權，他要殺的對象，仍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就算他這五鏢未能擊中龍城璧，最少也該替教主製造了一個有利的出手機會。

但他這五鏢俱被擊落。

擊落這五鏢的人，並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而是紅雲教教主冷慕星。

冷慕星冷一笑，道：「龍城璧是個光明磊落的君子，我們不能用這種暗算的手段去對付他。」

龍城璧淡淡道：「在下只是個浪子，絕不是甚麼正人君子，冷教主未免是太抬捧我了。」

冷慕星輕輕咳嗽了兩聲，緩慢道：「你以為本教主是在抬捧你？」

「當然也不是這樣，」龍城璧淡淡一笑，「冷教主為在下擊落這五鏢，只不過是想親手殺了我。」

冷慕星冷然道：「你還不算笨。」

龍城璧道：「就算是再笨的人，也不難看出你的用心。」

冷慕星冷笑，忽然輕喝：「備劍！」

試劍場外，立刻有個青衣少年，小心翼翼捧着一個五尺半長短的鐵匣，來到了冷慕星的面前。

龍城璧目注鐵匣：「冷教主用的劍！就在這鐵匣內？」

冷慕星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把重二十八斤半，長四尺六分的黑鐵劍。」

龍城璧道：「你以前並不是用這把劍的。」

冷慕星道：「以前不是，但現在本教主很喜歡使用它。」

鐵匣打開，冷慕星伸手取劍。但他的手中伸出一半，臉色忽然變了。

這個看來沉重異常的鐵匣，當它打開之後，裏面竟然空空如也。

沒有劍，甚麼也沒有。

冷慕星也忽然有如在高崖上一脚踩空的人，覺得自己甚麼也沒有了。

（二）

沒有了黑鐵劍，並不等於沒有一切。

但他忽然發覺，這把重二十八斤半，長四尺六分的黑鐵劍，忽然出現在另一個人的手裏。

這人絕不該擁有這把劍。

除了冷慕星之外，誰都不能擁有這把劍。

但現在，這把劍偏偏已落在這人的手上。

颯！

黑鐵劍忽然發揮了它那威猛無儔的力量。

冷慕星目中流露出驚畏之色，身形急速地向後退開去。

他退了四五丈後，才勉强站住。

他沒有說甚麼。

因為他的人忽然從頭頂上裂開，一直裂開到頦子下五寸的地方。

× × ×

冷慕星已不再是紅雲教的教主。

他現在已是個甚麼事情都不知道的死人。

他不知道這把劍怎會落在血僧的手裏。因為他還來不及仔細去想，便已給黑鐵劍砍裂了腦袋。

劍在血僧手中。

他忽然大笑：「好劍！好劍，果然是一把好劍。」

這的確是殺人不見血，鋒利無比的一把劍。

這時候，唐竹權已受了傷，面頰上給諸葛琉璃擊中一掌。

皇甫天利見機不可失，欲趁唐竹權受創之際，再予以致命的襲擊。

但就在這刹那間，一條雪白的人影從天而降，接着劍芒閃動，皇甫天利竟連自救都來不及，就已胸前吃了一劍。

這一劍，有如飛矢射來，皇甫天利可說是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快的人，這麼快的劍。

他整個人都已僵硬，彷如置身於冰天雪地中。

他看見了一個穿白衣裳的女人，却沒看見把他置諸死命的那一把劍。

因為這把劍又已貫穿過諸葛琉璃的咽喉，而諸葛琉璃却在皇甫天利的背後。一舉手間就能把梅鶴雙雄，一起殺掉的人，天下間恐怕還沒有五個。

但這女人却是其中之一。

每個人的臉色都變了，只有兩個人例外。

這兩人是血僧和龍城璧。

（三）

這是一個很動人的女人。

她笑起來的時候，臉上有兩個淺淺的梨渦。

她在笑。

她在微笑中殺人，動作却柔美得像是撫摸着情人的脖子。

血僧的眼珠子一直都在盯着她，但却不是因為她的美艷，而是因為她的劍。

「喬葉，你現在已是紅雲教的教主了？」這女人一說話，居然就把血僧的俗家姓氏搬了出來。

血僧似乎並未感到詫異，只是冷冷的說道：「本座是否紅雲教主，並不重要，而最重要的只有一點：這裏已是屬於本座的。」

「那很好。」

「為甚麼會很好？」

「因為我們也想要了這個地方，既然這裏是你的，只要把你殺掉，這地方就屬於我們的，對不？」

「你們？你們是誰？」

「血大師，你可是眞的不知道我們是誰？」

「天風紅雲，一直存着極大的矛盾，你們大概就是天風教的人。」

「不錯，天風教一直都想把紅雲教毀滅，就像紅雲教也想把天風教中人趕盡殺絕一樣。」

「葉宇天是你們的殺手？」

「不錯。」

「但他已死了。」

「這本來就是意料中事。」

「你們何苦要他來送死？」

「雖然他沒有完成所有的任務，但最少他已曾給予以紅雲教很沉重的打擊。」

「天風教還有幾人活着？」

「八十六。」

「花庭峯呢？」

「他沒有死，雖然冷慕星曾用九毒追魂釘擊中他，但他還活着。」

「昔年紅雲、天風的大火併，的確震人心弦，但現在冷慕星已死了，你們要對付紅雲教，目標就只好轉移到本座的身上了。」

「正是如此。」

「姑娘想必是笑觀音花素素？」

「我就是花素素。」

「姑娘劍術天下無雙，本座倒想領教一二。」

「我不是大師的對手。」

「妳不是本座對手，誰才是本座的對手？」

「花降血。」

「花降血？殺魔之魔花降血？」

「不錯，他已來了。」

花素素說完這句話之後，花降血就來了。

（四）

花降血是花庭峯的胞弟，也是花素素的胞兄。

花降血在江湖上的名氣，比花庭峯和花素素更响亮。

他並不是任何門派的人。

他平時總是喜歡獨來獨往，幹他自己高興幹的事，殺自己最不喜歡的人。

他的外號是殺魔之魔，你不能說他是個壞人，但這人全身上下，都充滿了邪氣，充滿了魔意。

很少人曾經看見過花降血的廬山眞面目。

但龍城璧還未出道江湖的時候，就已很欣賞花降血。

花降血也很喜歡龍城璧，他們可說是惺惺相惜。

他們第一次相遇，是在濟面府內一間小酒家裏。

那時候，龍城璧不過還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而他的八條龍刀法還沒有練成一半。

但他的潛質和豪邁的氣概，却令花降血為之大為欣賞。

直到龍城璧出道江湖之後，他們也曾再度相逢，而且還聯手追殺了十七個江湖大盜。

自此之後，龍城璧就再也沒有見過花降血。

不料今天，花降血突然出現在試劍場上，這是龍城璧料想不到的。

倘若這裏是喝酒的地方，他們必然又再酩酊大醉。

但這裏並不是喝酒的地方，而是決一死戰的試劍場。

血僧已成為衆矢之的。

花降血、花素素都是用劍的高手，這一雙兄妹已經決定要在試劍場上，擊敗血僧。

血僧忽然冷冷道：「還有花庭峯呢？他為甚麼不敢出來？」

花素素道：「自從紅雲天風一戰之後，家兄已封劍，今生不再殺人。」

血僧沉吟半晌，道：「葉宇天是花庭峯的弟子？」

「雖然沒有師徒之名，但却有師徒之實。」

「如此說來，花庭峯已算盡了一番心血。」

「他若非已封劍，絕不會讓冷慕星如此猖獗，也不會任由你在紅雲教內，樹立勢力。」

血僧大笑。

「花庭峯既已封劍，憑你們二人之力，又豈是本座的敵手？」

「勝負存亡之數，還得戰後才能分曉。」花降血冷冷的說。

「好，本座就成全你們！」

說畢，黑鐵劍即時展動，猛然襲擊花降血。

花降血不動，眼中却流露出感謝的神色。

因為龍城璧已經拔刀，代他接了這一劍。

血僧怒呼：「小子找——」

「死」字還沒出口，風雪之刀忽然已向他左胸刺了進去。

血僧的面上一片死灰之色，連嘴唇也已變成灰黑。

「這是甚麼刀法？」

「取你性命的刀法。」花降血截然接道。

血僧在驚惶中倒下，試劍場上，登時一片凌亂。

血僧的手下，還有人負隅頑抗，但在龍城璧、花素素、唐竹權聯手掃蕩之下，很快就潰不成軍。

花降血的確很感謝龍城璧。

也只有龍城璧才知道，花降血在八年之前練功時，因為走火入魔，早已功夫盡失。

所以，他和花素素根本是無法對付血僧。

但現在，他們仍然活着，而血僧却已成為刀下之鬼，而邪惡的紅雲教也不再存在。

翌日，有雨，雨點很急。

龍城璧陪伴着穆青青，看着穆不名的遺體被安葬。

青青禁不住淚下如雨，雲層下的雨也如淚……

（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虎穴明珠

少年逞威風

一片茂盛的樹林，碧綠青翠，陽光照耀下，越發顯得悅目怡神。

好一個平靜安謐的天地！

幾隻自由自在的小麻雀，橫空掠過，往林中投去，突然，像遭遇到什麼，翻騰掙扎，哀鳴悽厲，羽毛飛脫，斷翅折翼，垂直往地面墜落！

數滴鮮血，灑在碧綠芳草上，鮮艷奪目！

原野中仍然是一片寧靜，並無異動；然而林中所蘊藏的殺機，一下子給引發開來，任何人畜遇上，都難以倖免。幾隻小麻雀的死亡，就像大海洋中的小泡沫一樣，瞬即消失無踪。

「殺！」這聲暴喝，有如晴空霹靂，直震得濃密的樹葉沙沙作響。

轟隆隆！嘩啦啦！碗口粗的樹木，成排往下倒，十八個鐵塔般的大漢，揮動鐵掌，將林中樹木，猛打猛拍，一掌一揚，毫不留情！

他們全像發了瘋，拚命打擊樹木，似乎林中樹木，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只不過片刻時光，他們已將半個樹林摧毀，臉上的勃勃怒氣仍然毫未稍減！

十八人，個個殺氣騰騰，不知為了什麼，在此大發雷霆，將這無情樹木，盡情摧殘，以宣洩胸中氣憤！

「風羽」，在武林中根本就是無人知曉的名字，也即是無名小卒一個。

太行十八虎，在西北一帶武林中，簡

直搗黑虎溝

直是發施號令的霸王，任何反對他們的勢力，數年來消滅殆盡。

今日今時，竟有一個具名「風羽」的混帳，約太行十八虎在此決戰！

以太行十八虎今日之聲威，對於此事，實在是感到無限屈辱！

他們愈想愈氣，所以盡情摧殘樹木，以洩胸中氣憤。

「嘿嘿，待這小子來到，要他知道厲害！」

嗒嗒嗒，蹄聲清脆，在前面響起。

太行十八虎行動迅速，一字形排列在樹林前面，嚴陣以待！

好馬，好快的馬！

聲音才入耳，馬已來到面前，三個人，微微一擰腰，三人已平穩站在地面。

「在下風羽，累各位久候了！」當先一人，冲着太行十八虎抱拳為禮。

十八虎素是天不怕，地不怕，但見到這風羽，也情不自禁心頭一跳，只不過二十五六年紀，身材頎長，比他們太行十八虎，仍然矮上半個頭。像貌英俊，渾身透出一股慓悍氣勁，就像森林中的野豹子，令到接近他的人，自然而然感到危險！

風羽身後二人，年紀很輕，像太行十八虎一樣，兇神惡煞的外型，鐵塔般的身材，站在那裏，毫無表情，簡直是兩個石頭人！

太行十八虎知道，像這樣的人，通常都是狠腳色！

突然，風羽微一揚頭，臉上那股冷酷韻味，令得蕭蕭西風下的景象，頓時籠上一層濃厚的殺氣，像太行十八虎這等腳色，心頭也自然而然泛起絲絲寒意！

「胡才！」風羽的聲音，像兩顆冰珠，又冷又硬，在寒風中相撞。

「在！」左邊那門神般的漢子，連眉毛都未動一根，只簡單應了一個字。

「在各位好漢面前，試三拳，請他們品評品評！」風羽嚴峻發令。

「遵命！」胡才聲音像洪鐘，隨便應一聲，在衆人耳鼓中，仍然嗡嗡響了大半天。

如此氣概，的確是好漢子！

太行十八虎親眼看到，心內自自然然產生一種惺惺相惜感覺！

胡才微一凝神，大踏步向前走五步，突然悶哼一聲，雙拳倏發，「咚！」「咚！」「咚！」三下響聲，直震得地皮顫動。

三塊石頭，經已打得粉碎，胡才拳頭硬，發招快，衆人眼睛一霎，胡才又站在原地，氣定神閒；像沒事人一般！

風羽臉色肅穆，對於眼前的景象，似乎早已在意料中。

太行十八虎雖然身負絕學，如今見了胡才所發三拳，心內也不禁暗中喝彩！

「趙吉！」風羽的聲音，是那樣的有威力。

「小的在！」左邊那一位漢子宏應一聲。

「露兩手給各位好漢看看！」風羽沉聲道。

「是！」趙吉應了一聲，雙脚疾蹬，人已冲霄飛起，直升至五丈高，身形微微一頓，雙臂疾振，橫掠三丈，開聲吐氣，「嘿！」的聲悶哼，右掌疾拍，在一株兩人合抱大樹幹上印了一掌，一個倒翻觔斗，雙脚倏劈，兩株碗口粗的樹幹「轟！」的一聲飛散開來，聲勢極壯！

「颼！」趙吉又安安穩穩站在原地，像沒事人一般，氣定神閒，顯然一身武功，已有極精湛的造詣！

太行十八虎暗暗冷笑，這風羽不知由那兒請來兩名打手，在這兒顯威風，以為可以收到先聲奪人功效。嘿嘿，今兒要他們好看，太行十八虎揚威武林，豈是由人駭倒的麼！

當下太行十八虎仍然沉住氣，不發一言，看這風羽還有什麼花樣，在武林中闖，必須要有眞功夫才行，像他這種要花招的作風，只怕不會有什麼出息！

風羽緩緩往前走三步，臉上神色益發嚴肅，站好脚步，深深吸口氣，突然一揚頭喝道：「來！」

胡才與趙吉二人，應聲彈出，口中同時猛喝一聲：「殺！」全力出擊，猛往風羽攻去！

砰砰砰，風羽全身紋風不動，竟然讓二人打了三掌；那三掌完全是貨眞價實，毫無虛假，太行十八虎見了，心內也暗暗震駭，胡才與趙吉二人掌上功夫，剛才已有目共睹，這風羽生生受了三掌，內功修為，豈非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正在這時，風羽手動了，那眞是了不得的掌法，根本看不清它的招式，咚咚兩聲，胡才與趙吉已跌開去，二人反應極快，剛一沾地，人已站起，虎吼一聲，全力進攻，太行十八虎站在旁邊觀戰，心頭暗暗震駭，他們這時是眞刀眞槍的打，並不是玩着，招招殺着，式式狠辣，捱一下可不是好玩的！

漸漸，風羽已表現出他超人的武功，不僅身體輕靈矯捷，而且招式精奇；以趙吉與胡才二人武功，根本無法與之抗衡，風羽不過拿來試招而已，二人身上不知中了多少招，如果施用眞力，趙吉與胡才只怕早已死去了！

「停！」看看兩百招過去，風羽陡地輕喝一聲，身形頓時紋風不動，淵停嶽峙站立原地。

胡才與趙吉，立刻恭敬地站在身後不動！

太行十八虎深深吸口氣，他們知道對方武功實在太强，硬拚的話，只怕會凶多吉少，假如對方是仇家，今日就會是太行十八虎的末日了！

到這時候，老大虎霸袁奇宏聲道：「風朋友今日到此耀武揚威，是要我們兄弟好看的了！」

「兄弟是一番善意！」風羽應聲道。

「善意？」虎霸袁奇目中露出懷疑神色。

「小弟初出江湖，想創一番事業，赤手空拳，自然不易做出大事，像我輩男子漢，學了一身武功，自應該做一番轟轟烈烈大事，像各位這樣義氣相結，共生死，同患難，在西北這塊天下，奠下了基礎，兄弟很欽佩，所以找上了各位！」風羽莊容道。

說到此處，微微一頓，望住太行十八虎，看他們有何反應。

虎霸袁奇深深吸口氣，沉聲道：「閣下大概認為我們兄弟比較好吃，所以先找上我們，作為揚名立萬的踏脚石，然後逐步走上大路！」

風羽聽了，微微一笑，緩緩搖頭道：「袁老大完全會錯意了，兄弟認為各位是好朋友，是值得相交的好漢子，所以才冒昧來到太行山，想與各位聯合一致，向中原武林進軍，轟轟烈烈創一番大事！」

太行十八虎聽了，心頭砰砰跳動，他們素來自負，雖然在西北一帶，可以橫行無忌，但與中原武林相較，那是太小了點，以往雖然想過，由於實力太小，僅此一角地方，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站住脚，如果去與天下英雄爭一夕之長短，那的確是……

虎霸袁奇望了衆兄弟一眼，知道他們已心動；風羽這番話很有力，男子漢，本要做一番轟天動地的大事，隅處一角，又算得了什麼英雄好漢；但是這風羽與兩名漢子，來歷不明，僅憑片面一言，就結盟合併，那實在太過輕率點吧！

風羽微微一笑，似已看破虎霸袁奇的心意，當下朗笑一聲道：「袁老大別担心，做非常事，必須用非常胆識，如果處處謹慎小心，那就別想到江湖闖了，小弟來歷，日後自會向各位說明白，目前最重要的，必須使各位相信小弟結友誠意，先效微力，將各位强仇大敵除去，然後再談其它如何！」

太行十八虎深深吸口氣，風羽這建議

，實在太好了，當下衆兄弟立即用希冀目光望住老大，別再拒人千里之外才好！

虎霸袁奇知道衆兄弟心意，當下微微一笑，朗聲道：「老弟既有誠意，袁某與各兄弟自然歡迎！」

「好！」風羽爽朗一笑道：「小弟沒有看錯各位，後日我們到惡虎，看兄弟的手段，再見！」

太行十八虎，怔怔的望住風羽背影，消失在山角處，他們仍然呆呆出了神，這風羽的一切，的確大異尋常，太行十八虎有了這位生力軍，那以後的日子，只怕眞可以揚眉吐氣……

說起惡虎溝，只不過是處荒僻小鎮，故老相傳，當年出現過老虎吃人事件，因此出了名，直到今日，仍然沿用這名字。

今天呢，這地方雖然沒有眞老虎吃人；十年前，却來了三個比老虎還兇的大爺，他們原來喜歡惡虎溝這名字，所以就留了下來。

惡虎溝，眞個名符其實，三位大爺確實比老虎還兇狠十倍，當地老百姓只有喚天的份兒！

這三人原本是江南巨寇，黑道强梁，由於心狠手辣，犯案如山，給俠義道上高手追殺，急如喪家之犬，逃到這荒僻小地方，隱姓埋名，改用新名號——瘋虎李雲慶、飛虎何宗顯及醉虎賈明。

三人雖是結拜兄弟，還眞個親熱呢；惡虎溝漸漸繁華起來了！

有一種象徵繁華的地方——酒家、客棧、妓院及賭場。因此之故，惡虎溝來往的人反漸漸多起來了，四方八面有錢的財主全喜歡這地方，上賭場，逛妓院當然化錢，但所感覺到的，化錢並不寃枉，最少一部份人是這樣想；當然，也有人因此傾家蕩產，仍然執迷不悟！

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凡是不能立足的綠林巨寇，全投到惡虎溝來了。

太行十八虎勢力只限於太行山，七百里外的惡虎溝，他們是望也不望，有幾次，惡虎溝的人恃勢凌人，冒犯了太行十八虎，雙方一碰，太行十八虎吃了大虧，幾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思取報復；但對方勢力實在太大，天下綠林高手雲集，太行十八虎如何能抵擋！

風羽竟然自告奮勇，闖一闖惡虎溝，太行十八虎那有不高興之理！

果然，風羽三日後走進了惡虎溝，胡才與趙吉並不是在一起，只在視綫之內，三人繞着惡虎溝走了一圈，然後分別投入雲來客棧！

三人早已商量好了計劃，所以這時根本不需要說什麼，只是依計行事就是了！

當日下午，趙吉首先來到了黑虎堂門口。事先雖然有了底，趙吉這時仍然暗自叫了聲：「好氣派！」

那簡直是王公大臣的府邸，雄偉、豪華而且有股逼人的氣勢！

八個關西大漢，全像半座鐵塔，滿臉殺氣站立兩旁，鄉下老百姓根本不敢來，那怕是遠遠的望一眼，心內已經直冒寒氣，誰還敢走近去！趙吉施施然，在黑虎堂前來回走了一周！

八個門神，仍然目不轉瞬，必恭必敬站在原地，毫無懈怠神色！

趙吉走了三轉，仍然未引起他們反應，念頭一轉，畢直往大門內闖去。

就在這時，門口突然出現了一人，趙吉並未看出他是怎樣出現，就像從空氣中冒出來，當門而立，冷冷道：「朋友有什麼指教？」

「哦，久聞黑虎堂義薄雲天，對待江湖朋友，更是仁盡義盡，小可今日慕名而來，拜望三位老人！」趙吉拱手道，神態謙恭。

「嗯！」那漢子漫應一聲，眼中露出疑色。

突然，一陣强勁的拳風襲到，趙吉早有準備，聽聲辨形，左手一鈎，一個倒肘，擊中偷襲者的胸口，只聽見悶哼一聲，人已退走。

「好小子，竟敢到此撒野，打！」八個門神齊聲怒吼，揮動拳脚，存心將趙吉放倒這兒。

趙吉大笑道：「來得好！」身形像風車轉動，拳脚揮出，拍拍拍，三招兩式，八個門將全倒下了！

「好朋友，原來有心來黑虎堂生事，好好好，待俺董明討教高招！」中年漢子冷峻道。

「很好，飛狐大盜也在此，眞個幸會了！」趙吉大笑，心內也不禁暗自嘀咕，像飛狐董明，在長江一帶，殺人越貨，積案如山，今日也投到惡虎溝來了，可想而知，黑虎堂的勢力，是如何强大！

「外邊來！」飛狐董明說時，縱身躍到門口空地上。

飛狐董明縱橫江湖，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他本身確有過人武功，所以數十年來未嘗敗北，黑虎堂重金聘請，坐鎭本堂，可想而知，一身絕學，非比尋常！

趙吉早知道對方底細，依然毫不在乎，大踏步走向場中！

「颼！」飛狐董明肩頭微幌，右手挾着道勁風，直劈胸口大穴，連招呼都未打一個。

「來得好！」趙吉大笑，揮掌迎上。

表面看來，二人是在搓拳脚，其實，飛狐董明右手暗中藏有利刄，趙吉眞個硬拚，只怕手掌要遭殃！

二人招式極快，眼看就要拚個正着！

正在掌緣將接未接之刹那，飛狐董明暗藏鋒刄伸出，往前刺去。

趙吉手掌微頓，食指突翻，奇快點對方脈門。

飛狐董明大驚失色，轉動鋒刄，急迎趙吉指掌，但慢了那麼一綫，「拍！」的一聲輕響，寸關中了一掌，聲音不大，可是內家眞力，豈是尋常掌力可比，飛狐董明額頭冷汗直流，右手已經失去作用！

旁人未看清楚，尚不知其中內幕，見飛狐董明滿面驚悔神色，內心已經暗暗奇怪！

趙吉也不言不動，只是微笑地望住對方。

未來惡虎溝，早已查清楚黑虎堂的底細，否則，風羽也不會讓趙吉單人匹馬冒險。

像飛狐董明，事先雖不知他會在此，但江湖上特別人物，無論是黑道上，還是正派高人，風羽早已花了一番研究功夫，

所以趙吉今日的對敵，才會佔了很大便宜，正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然的話，只怕要吃大虧呢！

好半晌，董明慘然道：「朋友好武功，在下輸了，要殺要剮，董某認了！」

「動手過招，勝負算什麼，我們無寃無仇，又怎會要你命？」趙吉莊容道。

「好，果然是英雄漢子，何宗顯很高興見到這樣朋友！」一名中年漢子由門內走出。

「這是二當家飛虎何宗顯！」飛狐董明揚聲道。

「久仰，小可趙吉，拜見二當家！」

「好說了，老弟一身好武功，老哥哥剛才看得很清楚，那眞是武林中少見的好手。」飛虎何宗顯笑道。

「二當家見笑了，小弟一時僥倖而巳！」趙吉陪笑道。

「嗯，不打不成相識，來，我們進去喝杯酒，慶賀黑虎堂有了好兄弟！」飛虎何宗顯說時，也不容趙吉表示什麼，當先轉身朝向內堂走去。

趙吉還有何話說，明知黑虎堂兇險無比，也要冒險闖一闖了！

大門內，一座假山當道而立，趙吉心頭暗笑，明明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盜，也要攪什麼花園假山，完全是暴發戶的行徑。

轉了兩個彎，穿過一片疏密有緻的竹林，才看到黑虎堂！

趙吉心頭暗凜，雖未深入，自然而然，感覺到黑虎堂大異尋常，那股無形的殺氣，逼得人透不過氣來，可想而知，惡虎溝雄踞西北的綠林，是有其不可輕視的力量！

一踏進黑虎堂，趙吉心頭上的壓力，越來越强，外表上是什麼也看不出。

黑虎堂與普通一般大廳不同，呈圓型，有八座門圍繞住，門外有三尺寬走廊。

大廳內空蕩蕩的，雖然上面有張桌子，但與寬大的空地比較，仍然顯得渺小。

上面牆壁上畫着隻黑虎，神態生猛，簡直像活的一般。

趙吉見到這情況，知道對方不會善了，黑虎堂的一切一切，完全是方便打鬥厮殺，那有半點友善的跡象。

果然，飛狐董明笑道：「趙老弟，我們二當家今日在黑虎堂招待你，那是老弟無上光榮，十年來，也不過只開了幾次而巳！」

「噢，那是二當家的錯愛，小弟何克當此！」趙吉一副毫不在乎模樣。

「像老弟這樣英雄，無異是猛虎矯龍，黑虎堂的教主，就是爲了招待天下英雄豪傑，何某今日有幸，重開黑虎堂，那是我們兄弟無上快意之擧。」飛虎何宗顯笑道。

「二當家太看得起趙某，到時別懊悔才好！」趙吉似笑非笑道。

「哈哈，老弟說笑了，別的不說，老哥這雙眼睛，雖不能說是慧眼，自信還看得出誰是英雄，誰是好漢，當然，黑虎堂有幾樣玩意兒，正是最有力的考驗，以老弟武功機智，正可令我們兄弟大開眼界！」飛虎何宗顯笑道。

「二當家正吩咐下去，在英雄館內擺慶功宴，待老弟揚威黑虎堂，那時就是衆兄弟慶賀之時！」飛狐董明說時，神情透着極度快意，似乎黑虎堂可以替他一洗敗陣之辱，所以臉上歡悅的笑容已說明了一切。

「哈哈，既然二當家錯愛，趙某只好捨命陪君子，想藏拙也不行啦！」

「哈哈，老弟果然爽快，」飛虎堂何宗顯也暢快地大笑。

「哈……」三人一齊大笑，雖然各人心意不同，全都是眞正的快意大笑。

「好，我們衆兄弟在英雄館上候駕了！」飛虎何宗顯說時，微一拱手，與飛狐董明轉身離開。

趙吉深深吸口氣，由對方二人神態的自負，這黑虎堂的玩意兒，決不可以等閒視之。

「匡噹！」大門關上的聲音，在黑虎堂內迴蕩，趙吉心內一跳，整塊大門竟然是鋼鐵鑄成，可想而知，敵人關在門內，只怕無法逃出生天，除了可以打出去之外，簡直是九死一生。

過份的沉靜，有一股壓力，趙吉深深吸口氣，定下心神，準備迎接一場大戰。

靜蕩蕩的，沒半點動靜。

趙吉知道這也是對方的戰略，任何人身處此地，神經一定會極度緊張，像這樣最爲消耗心神精力，黑虎堂只要等得時間够久，根本不須動手，經已耗去對方大部份精力，然後再派遣高手出擊，配合着機關等等設備，誰還有能力與之抗衡！

「嘿嘿，這一切全落在小主人算計中，黑虎堂今日只怕無法得逞，極可能會遭到澈底破壞與打擊！」趙吉早已得到指示，心內反而定下來，坐在堂中間地上，毫不當一回事閉目養神！

足足有半個時辰，仍然是毫無動靜。

趙吉索性往地上躺下，雙手抱頭，右脚架在左腿上，悠哉遊哉搖蕩着，似乎是睡在舒服的床上！

颼颼颼，八條人影凌空掠到，身法輕盈矯捷，果然是非同小可的絕頂高手！

趙吉早已聽到，那種自得其樂的神情動靜，很容易令人相信，他並未覺察到，尤其是這樣反常情況，更令人懷疑，如果八人各自爲政的話，一定會有兩三個動手進招，像黑虎堂內的狙擊手，會沒有帶頭的人麼，通常身負重任的領導人，處事一定比較小心，在他沒有看清楚時，多數不敢輕擧妄動。

趙吉遵守小主人命令，直到如今，黑虎堂每一個步驟，都未出所料，因此令得趙吉信心益發堅定。

兵法書上所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黑虎堂處事對人，全是黑道强梁作風，這班殺人不眨眼的兇人煞星，根本不會有半點仁恕或公平作風，他們一切的出發點，全是極端自私——不擇手段！

風羽根據這一道理，定下對付策略，直到現在爲止，他完全掌握住主動。

趙吉心內雖然高興，但黑虎堂中的兇險，仍然令他惴惴不安，他此時眼角微光中，注視八人，其中七人，有意無意，總是注意左側一名高瘦子，雖然大夥兒全是黑布罩頭，只露出兩隻眼睛，那種注意的神態仍然很容易看得到，趙吉由此更放心

了！

此時，只要注意這位高瘦子，經已料到他們的行動，趙吉全神戒備中，準備出擊！

七人似乎不耐煩，頻頻注視高瘦子，竟似要他下令動手。

外表看來，趙吉的確是懵然無知，並非是什麼藝高人胆大之狀！

大凡武林高手，除非到了歸眞反璞境界，任何絕頂高手，太陽穴一定異乎尋常的高起，而趙吉的太陽穴並非特別突出，更別說歸眞反璞什麼了！

幾經思考，高瘦子左手一指站在較遠的胖子。

趙吉整個人頓時像脫弦之箭射出，砰砰兩聲響，兩名黑衣人經已受傷倒地。

「好小子！」高瘦子又驚又怒，吼聲連連，飛身躍起迎擊。

趙吉朗笑一聲，輕輕轉兩轉，出手如電，又將一名黑衣人擊倒。

片刻的觀察，趙吉已看出三人武功較差，所以出其不意之下，先擊倒三個，那胖子極可能是個暗器高手，趙吉已將大部份注意力投在他身上。

「砰！」趙吉招架稍慢，左肩巳中了一掌。

這樣一來，令得餘下五人放下心來，再無顧忌，全力出擊，趙吉頓時陷入困境中。

幾人糾纏在一起，令得那胖子無法施放暗器，只好繞着戰場遊走，窺機進擊！

砰砰砰，趙吉中拳越來越多，不出十招，只怕要受重傷！

他心內暗暗叫苦，小主人與胡才怎麼還不來，自己眞要喪命此處麼！

「砰！」趙吉心有所思，防守空隙愈大，左後腰中了一脚，整個人飛起，落在右首門側。

胖子巳找到機會，伸手入鏢囊，正要發暗器。

「慢來！」一陣風捲到，胖子軟痲穴與啞穴給點中，他不由大吃一驚，黑虎堂何來外人。

趙吉心頭砰砰跳動，這聲音好熟，正是胡才的老調，他到底來了！

定睛望去，他也是全身黑衣，與那八個一樣，也是黑虎堂上的殺手！

胡才大剌剌喝道：「三位當家有令，要活口！」

「是！」高瘦子應了一聲，立刻會同其餘三人緩緩走近，縮小包圍圈，想將趙吉生擒活捉。

趙吉緩緩站起身來！

四名黑衣人立刻緊張起來。

砰砰兩大响，胡才趁機出手，高瘦子及另一殺手飛了出去，再也爬不起來！

「你！」另兩人大驚，趙吉那容他們發威，全力攻擊一名殺手。

胡才突然喝道：「三位當家的意思，留下活口，此二人抗命不從格殺無論！」

那兩名殺手微微一怔，趙吉巳經得手，擊倒一個，而胡才怒喝：「你怎可臨陣縱敵！」

「我……沒有！」那殺手有點手足無措。

「殺！」胡才猛喝一聲，金鋼掌當胸拍去。

「我要見三位當家說明一切！」那名殺手急道。

「嘿嘿！」胡才全力施爲，掌影如山湧到，威力絕倫。

那殺手應付了十招，似乎巳經豁出去了，不管什麼抗命不抗命，先保住自己的性命，即使造反也在所不惜！

胡才愈戰愈勇，有如大將臨凡，威不可當，那殺手武功也不弱，只是心理上有點虛，而且本身武功較胡才也差上那麼一點，正所謂棋差一着，縛手縛脚，直到第三十招，胡才穿心腿施出，才結束這場大戰。

「天！你再遲點出來，我只怕會給他們殺了！」趙吉喘了口氣道。

「哈哈，老趙今天也知道怕死！」胡才似乎很得意。

「誰怕死，只是這樣死得太窩囊，俺心內不痛快而已！」趙吉喃喃道。

「廢話少說，先把正事做妥！」胡才說罷，極快遊走兩周，伸手在八人身上點了點，不知是施了殺手，還是點了軟痲穴，反正八名殺手沒有反應。

「現在我們怎樣出去？」趙吉懷疑問道。

「放心，他們自會開門，我們等會就行了！」胡才似乎成竹在胸。

二人很有耐性，其實來到惡虎溝，沒有耐性根本無法輕越雷池半步，直到如今，他們全是穩健的走在成功的路途上，所以耐性更好！

換上殺手衣着，將其中一人對正大門，臉朝地面，看上去就像趙吉，倒地的殺手全移到偏僻不當眼處，佈置妥當，二人放心等待！

軋軋軋，後邊牆壁傳來响聲，趙吉與胡才身形急展，像兩枝箭射到，那條兩人合抱的大柱突然裂開，一人閃身走出。

瞧見地上躺着的人，不是八名殺手，那傢伙似乎很奇怪，四下張望，不見殺手踪影，急不住叫道：「馮大哥，這時候，你們別開玩笑，三位當家的等回音！」

除了他自己的迴音，在黑虎堂口迴蕩响起外，那有什麼回答。

那傢伙遲疑片刻，似乎看到躺在地上的人，才有了信心，提脚走出拉門。

「咕！」左門角傳來聲輕笑。

右邊也有人走動，雖然很輕很輕，剛好可以令他聽得到而已！

「嘿嘿，你們竟然玩起捉迷藏把戲來了，四弟雖然武功不行，這頭腦嗎，倒還可以轉彎，對手只一個，你們有幾下响動，八個老頑童，別再開玩笑了，待日後有空，小弟陪你們玩個够，現在可以出來了吧！」那傢伙一面自說自話，一面朝有响聲地方走去。

「小子，看你找到我們麼！」聲音很低，是壓緊喉嚨逼出來的。

「好！」那傢伙反應不慢，猛往發聲處衝刺，那有半個人影，他茫然站着，不知所措之狀。

正想轉身之際，突然頸上箍上一道鐵扣，那傢伙還以爲是自己人開玩笑，可惜喉嚨說不出話，依依唔唔响着。

「小子，想死想活！」聲音冷峻，完

全不是開玩笑話態，那傢伙大驚，知道敵人未死，反而自己殺手遭殃，這是黑虎堂從未有之事！

「講，出去有什麼暗號或口令！」又是另一人聲音。

進來探消息這人，此時心神皆震，竟然忘記了回答，黑虎堂內突然有了兩個敵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們怎會有此本領！

突然，一陣刺痛，兩耳巳經削去，頸上鐵箍巳經消失，兩名威風凜凜漢子，虎視眈眈站在前面，沒有說什麼，其中一人手上尺來長的小刀，滴滴鮮血流下，更增加了威嚇力。

「我的耳朶！」回過神來，他驚叫起來。

「快說，若再延遲，你的頭顱只怕就要像這雙耳朶一樣，要搬家了。」趙吉宏聲道。

「請放手，我說，我說！」

胡才知道巳經够，立即鬆開手。

那傢伙這才喘了口氣，趕緊用手揉頸項，又怕趙吉不耐煩，趕緊道：「這柱內有梯直上，待走上頂端，有條黃色繩索，輕輕用力拉兩下，有人問話：天黑還是天亮？你一定要回答：巳經見了月亮。他們才會開天窗。」

「你叫什麼名字？」趙吉又問。

「小的叫野狼，他們都習慣如此叫，我本來的姓名鄧海英，反而少人叫了！」

「野狼鄧海英，我希望你沒有說假話，如果有不妥的地方，那時別說我們心狠手辣了，暫時歇歇吧！」趙吉說時，順手點了軟痲穴。

胡才不等回答，當先走入柱子，趙吉也懶得爭，默默跟在後邊，二人保持八尺距離。

野狼鄧海英沒有說假話，梯頂果然有幾條繩索懸掛，紅黃藍白綠……等幾種顏色，如果不是事先知曉，你根本無法決定拉那一條？

胡才看了半晌，然後才伸手將黃色繩索拉三下，沒有動靜，二人心內暗自叫苦，野狼鄧海英如果玩了花頭，那就大大不妙了！

「噹噹噹。」好半响，上面在頂蓋敲三下，接着有人出聲問道：「天黑還是天亮？」

胡才答道：「巳經見了月亮！」

「野狼，他們八個爲何不用暗號，要我們開天堂大路，莫不是有了什麼疏忽吧！」上面那人不悅道。

「黑虎堂內，還有什麼說話，那小子如今躺在地上，只有喘氣的份兒，我野狼還親自踢了他三脚呢！」胡才故意蹩住氣說話。

「他媽的，小子沒有出息，只會放這馬後炮，人家要是沒有受傷，你敢動手那才有種！」話聲剛停，頂上圓蓋巳經揭開，天光頓時透入。

× × ×

胡才那敢怠慢，雙脚疾蹬，人巳竄出去，趙吉緊跟在後，縱出黑虎堂！

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有人從黑虎堂打出來。

外邊人頓時大亂，羣情洶湧，嘶叫連連！

趙吉與胡才急睜眼看時，屋頂上總有五六人，而黑虎堂周圍，高高矮矮總有數十人，看來惡虎溝大部主力全在此了。

二人這時，一言不發，身形急掠，施展全力猛劈最近的敵手！

「好小子，待俺追命鬼施冲接你三招！」一名中年漢子，見了二人逃出黑虎堂，不由大怒，立即迎上前去截擊。

趙吉冷哼一聲，他知道這追命鬼來歷，生平所作之惡，眞是說之不盡，今日在此相逢，還有何話說，一招「金剛伏魔」，右掌貫足眞力擊出！

「克察！」雙掌相交，追命鬼施冲全力相迎，手腕骨頓時折斷，慘叫一聲，往後便倒。

趙吉得理不饒人，趕上前一脚，將對方踢下屋頂，頓時了帳。

胡才也不甘落後，全力施爲，手下也擊倒二人。

本來，像他們二人，對敵決不會如此辣手，但惡虎溝內所糾集之黑道强梁，無一不是窮兇極惡之輩，多殺一個等於是造福蒼生，所以他們放開手來，毫不內愧！

不消片刻，屋頂上的人全倒下，非死即傷，最少那身用以作惡的武功，經巳廢去。

下面的人仰首上望，他們好整以暇，若有所待！

趙吉走到那入口洞口，伸手摸了幾下，胡才不知他耍什麼花頭，相信此舉必有用意，因此大踏步在屋頂上走來走去，擾亂衆人視綫！

「我們下去，放手殺個痛快！」胡才突然道。

「少主還未露面，不知他幹什麼去了，我們下去是否適當！」趙吉知道下面高手極多，而且都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兇人，別的不說，萬一中了餵毒暗器，豈非痲煩！

「他媽的，少主既叫我們來，還會讓咱哥兒倆吃虧，老小子胆小如鼠，眞叫人笑話！」胡才冷笑道。

「俺只是小心而巳，諸葛一生唯謹愼，以他那樣聰明的人，還要小心，我們身處龍潭虎穴，能不考慮多些麼！」趙吉反駁道。

「哈哈，小子自比諸葛亮，好！」胡才冷笑。

「你……」

趙吉正要說時，屋下巳有人揚聲道：「兩位諸葛亮，請到下面來吧，我們莊主有請！」

「好！」趙吉身形展處，人巳安安穩穩站在院中。

胡才想不到這傢伙如此大胆，招呼也不打一個，人巳單獨縱了下去，這時他可不敢開玩笑，惡虎溝裏的人豈是好玩的。

二人背靠背站好，對方仍然沒有行動，定睛看時，他們神情輕鬆，毫無緊張情緒。

尤其當先一位老者，滿臉慈祥神色，笑嘻嘻望住趙吉與胡才，完全是爺爺望孫子的神態，自然露出那種愛護目光。

但是，趙吉與胡才，看到那頭白髮，心內立刻生出一股寒意！

白髮閻王杜宇，是當今海內四大兇人之一，據傳說，在他手底下，對敵者從未留下活口，而一身神奇武功，數十年來，未嘗敗北！

怪不得所有院中諸人，會有那樣神態，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趙吉與胡才二人，根本已在閻王簿上登了記，逃也無從逃走！

定下心神，深深吸口氣，趙吉拱手道：「杜老前輩神龍乍現，今日也駕臨這荒僻小鎮，真令人想不到！」

「呵呵……！」老魔一陣得意暢笑。

胡才與趙吉二人，此時心內知道生機已絕，別說以他們二人武功，即使少主親臨，也無法與老魔抗衡，更別說還有其它許多黑道高手在！

這時候，面臨絕境，二人也只有趕鴨子上架子——硬挺！

笑了好半晌，老魔目光祥和，朝二人細細端詳了好半晌，微微點頭笑道：「好孩子，堂堂正正，模樣倒不錯！」

「老前輩就成全他們吧！」另一名中年漢子陪笑道。

「嗯，反正閒着無事，就玩玩吧！」白髮閻羅杜宇神態和悅可親。

趙吉與胡才感受可不同了，與老魔頭動手，那可是有死無生的事，但在眼前形勢，根本沒有轉圜地方，明知是危險，也要硬拚個明白！

白髮閻羅微笑望住二人道：「你們可要選一件合手的兵刃？」

「不用兵刃，我們比拳腳吧！」趙吉突然道。

「好吧，拳腳也好，掄刀動槍，也實在太麻煩了！」白髮閻羅杜宇蠻隨和，左說左好，右說右好，不明白他的底細，誰相信他竟然是天下最可怕的，四大兇人之一呢！

趙吉望了胡才一眼，微微點了點頭，突然，猛喝道：「上！」整個人凌空躍起，雙腳疾蹬，猛蹴老魔太陽穴。

胡才配合着行動，着地就滾，雙手幻起重重掌影，直襲對方下三盤。

分開來，根本無甚大用，如此配合着運用，可就發揮了極大威力了。

二人這套合擊武功，最厲害之處，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認為很平常，然而步法身法嚴密配合，簡直到了化腐朽為神奇境界。

白髮閻羅杜宇首先給趙吉腳法引住注意力，而胡才雙手已快沾着合陰大穴，才感到勁風襲體，不由大驚，千鈞一髮間，整個人橫移兩尺，而趙吉左腳已擊中右肩，「砰！」的聲巨响，老魔上身幌了幌，雖未受重傷，但這張老臉又往那裏擱去。

「呀！」旁觀眾人，奉老魔為神明，見他竟也中招，忍不住驚訝萬分地叫了起來。

「好功夫，」白髮閻羅杜宇喝聲中，雙手互握，微微揉了幾揉，伸開手掌，頓時像塗上層白漆，那就是武林人談虎色變的化骨掌。

趙吉眉頭微皺，這化骨掌當真非同小可，只要給沾着一點邊兒，那時就會令得全身骨骼化盡，整個人除了爬行或流動，根本無法站穩，試想，這是何等可怕的掌法？

風羽仍然未有出現，趙吉與胡才彼此互看了一眼，二人心意相通，經已決定拚命。

「天地交泰！」兩人陡地大喝，一左一右，如太極兩儀，成半圓型旋轉。

陡然間，一股強勁無匹的旋風捲起，以老魔為中心，愈發愈勁！

這真是從未有的怪事，白髮閻羅杜宇那樣深厚精純的內功，仍然抵受不住這股旋風之力。

要是旁人，此時只怕已經是昏頭轉向，已失去自主力了。

但老魔威震宇內，到底有其過人武功，雖然身不由己轉動着，猛一運勁，真氣下沉，雙腳深陷地面，頓時像在地上生了根，穩定不動！

滿身衣服，却抵受不住強勁風力，已化作片片碎片，往四下飛散！

「殺！」正在這時，一條人影如經天長虹捲到，那聲威猛無倫的喝聲，雄渾無匹。

「砰！」這像一面極大的皮鼓响聲，敲在眾人耳鼓中，沉悶有力，似從地底傳出一般！

這下變化奇快，惡虎溝眾人定神看清楚時，場中多了位少年人，大夥兒心內一凜，這少年渾身像一頭豹子，充滿了慓悍威猛氣勁，此時屹立在場中，氣定神閒，像一座山般穩重。

白髮閻羅杜宇胸口有個明晳的腳印，看他搖搖欲墜，嘴角鮮血滲出，眾人都是武學大行家，知他內腑已經全部破碎，受傷極重，已去死不遠了。

「少主！」趙吉與胡才驚喜叫起來。

風羽微微點了點頭。

「你是誰？」羣盜定下心神，急忙喝問，聲音中透出驚慌失措韻味。

試想，以白髮閻羅杜宇的武功，一招之間，傷在來人腳下，這等武功，如何不叫他們害怕呢！

「風羽，無名小卒！」

「唔唔……果然是英雄出少年，老朽今日大開眼界，來來來，我們多親近親近！」人羣後走出一名老者，正是惡虎溝三大當家的老大——瘋虎李雲慶。

「大當家的有何教言！」風羽淡淡說道。

「像老弟這樣英雄人物，老哥打從心眼裏歡喜，惡虎溝地方雖小，四方豪傑看得起，當今武林，倒也有一席之地，假如老弟肯賞面，與眾兄弟共進退，我們的前景會更好更美！」瘋虎李雲慶宏聲道。

風羽眼珠一轉，當下笑道：「我們兄弟本有意投靠，奈何三位當家的不肯信任，差點要了我兄弟的性命。」

「哦，那是誤會，那是誤會！」瘋虎李雲慶笑容滿臉道。似乎很高興。

「現在……」風羽說時故意拖長尾音：「小弟失手將杜宇打傷，當家的不見怪嗎？」

「比武動手，受傷在所難免，再說，傷的已經傷了，本座必須要注意惡虎溝的基業，與眾兄弟的前途，我這樣做法，想來各位兄弟不會反對吧！」瘋虎李雲慶說時，朝院中眾人望了一望。

「老大，這小子暗算杜宇，如果容他在惡虎溝，俺杜琦第一個不服。」

風羽循聲望望，說話的是一名中年漢子，滿臉慓悍兇狠神色，看來必是傲桀不馴之輩，杜琦，風羽聽過這名字，正是西北草原上大盜，平生作惡多端，手段毒辣，不容於西北武林，所以才投奔惡虎溝。

「杜兄弟莫非不服？」瘋虎李雲慶不悅道。

「這小子如果用真功夫，杜某自然無話可說，像他那樣施暗算，我可有點不服，現在當着老大及眾兄弟面前，他敢否與杜某決一死戰，話先說明白，這是一場不死不休的決戰，任何暗器及各種殺人方法都不受限制。」

風羽微微一笑道：「好，我接受。」

瘋虎李雲慶見杜琦竟敢抗命，心內經已大怒，如今見風羽親口答應生死戰，正好借此看看對方身手，所以就忍住不响。

院中眾人已紛紛散開，讓出中間一大片空地。

「小子，來吧，」杜琦恨聲道：「我還有個外號，叫陰魂不散，除非你殺死我，否則，我不會罷休。」

「動手吧，廢話少說，」風羽皺着眉道。

陰魂不散杜琦想不到對方比他還猛，心頭大怒，存心要置對方於死地，肩頭微幌，身形疾滑前去，雙手抓着的毒砂已打出，方圓一丈全在毒砂籠罩下，任他往那方逃，也不易閃避得了。

風羽屹立如山，神色冷厲，根本也不就動動！

毒砂在內家真力貫注下，其疾如箭，狂風驟雨般往全身罩落。

眼看風羽就要喪生於在毒砂之下，陰魂不散杜琦忍不住發出得意笑容。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像有神法一般，無數數量的毒砂在風羽身前一尺遠近，似乎碰到座無形壁牆，紛紛灑落在地面，藍汪汪的煞是好看！

「護身煞氣！」院中眾人叫起來。

陰魂不散杜琦微微一怔，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以風羽這樣年齡，竟然練成內家功夫的護身罡氣，別說暗器，只怕任何其它兵刃也不易取勝，但他天性兇殘，秉且慓悍頑強，豈肯認輸落敗，而且剛才自己提出，至死方休，所以他決心拚到底！

「颼！」陰魂不散杜琦自靴內抽出把尺來長的小劍，藍光湛湛，正是當今宇內七大兇器之一——牽魂引。

風羽的臉色，及整個人都像石頭一般，僵硬而又堅定，無絲毫畏懼慌張之色。

杜琦口角噙着冷笑，緩步朝前逼近，不怕你練成護身罡氣，只要給牽魂引沾着一下，已經死定了，所以他滿懷信心朝前逼近。

風羽仍然屹立不動，似乎並未見到杜琦手上毒刃，莫非他的護身真氣能刀槍不入，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奪命來！」陰魂不散杜琦暴叱一聲，毒劍疾刺，颼颼颼，只想在風羽身上沾一下，揮動中，並不是朝重穴進攻，進招全然不同常軌！

「嗤！」風羽手指彈出，一股勁氣破空射到，杜琦手上的毒劍突然鬆脫。

陰魂不散杜琦大驚失色，縱身想搶回毒劍，風羽右腳彈劈，杜琦左臂「克察」一聲，頓時斷折，身形轉動中左掌輕輕印在背心，然後退立一旁，又恢復了冷峻。

杜琦自不量力，約人決一死戰，雖然有一身陰毒暗器及毒劍，誰知碰到風羽這樣太强的高手，簡直是送死，連喚冤的份兒都沒有。

沒有人說話，風羽的武功太强，在場眾人，即使心內不服，也無力報得了仇！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亙在惡虎溝的四周。

突然，瘋虎李雲慶喝道：「來人呀，將他們抬下去！」

迅速有四名漢子奔出，分別將白髮閻羅杜宇及陰魂不散杜琦抬走。

「風老弟，我們喝酒去！」瘋虎李雲慶眉開眼突，似乎獲得至寶，至於死傷二人，好像不當一回事。

風羽更不堅拒，與趙吉，胡才三人，跟着瘋虎李雲慶走，留下滿院子的恨，與那班人的不滿。

風羽看得出，經此一事，惡虎溝內部已呈現裂痕，就像已給拔去引綫的炸藥，隨時會爆炸。

本來，像風羽這種年青人，又來歷不明，任何黑道上的組織都不會相信，但大部份不甘寂寞的領導者，對於有本領的人才，都會有種招攬心理，因此之故，那部份靠不住的懷疑，在他自己心底，很快就會抹去，除非有證據證實你對他不利，那又當別論。

風羽的一切，在當今武林中，根本未沾染過，也即是說，惡虎溝與他不會有仇恨，即使冒很大的險，吸收這樣人才，也是值得。

在三位當家心目中，風羽已是引為心腹的大將，所給於的禮遇還是特別隆重！

三人頓時在惡虎溝內意氣風發，引來羣盜妬嫉不滿，再加上當日誅殺白髮閻羅杜宇與杜琦的仇恨，他們正想法子報復。

三位當家的一樣的是報仇的對象。

風羽心知肚明，細細思量下，又訂下進一步的計劃，要澈底摧毀惡虎溝勢力。

三人居住在一所單獨院落，有極好的廚師與女婢，生活享受是別人所未有的豪華。

晚飯後，三人正品茗極品龍井。

突然，一名少女匆忙奔進門，急叫道：「風大哥，他們一班人想圍攻三位當家，請你快去解救，遲了只怕不及呢！」

風羽微微一怔，這女孩子生得清秀脫俗，目光也清澈明亮，正而不邪，由任何方面看，都應該是一位正正當當的女孩子，怎會在强盜窩裏生長呢，豈非怪事。

「風大哥，快去呀！」少女幾乎急着哭出來，一副楚楚可憐神態，益發引人憐惜。

緩緩吸了口氣，風羽平和的問道：「姑娘是什麼人，我怎能相信你的話。」

「哦，這是什麼時候，急死人了，救人要緊，日後我再詳細說個明白可好！」少女滿面通紅，經已瑩瑩欲淚。

「不急，我相信三位當家可保無虞，請坐，說清楚再走，我保證沒有危險。」風羽笑笑道。

少女已快昏過去了。

她定了定神，恨恨的咬了咬牙，氣嘟嘟道：「我叫藍天芳，是大當家的義女，够了沒有。」

「嗯，想不到惡虎溝裏，還有你這樣的女孩子。」風羽像是對藍天芳說，又好像是獨自感嘆！

「小婊子，你莫非是討救兵，快跟俺走！」突然有兩名壯漢闖進來，兇神惡煞的喝道。

風羽很沉得住氣，他看得出，這兩人一定是剛來，或是外出剛回，給人慫恿而來，未知自己今日出手的武功，才敢冒失闖進來！

「阮笠，人家怕你黑小熊，本姑娘不怕，還有你，魯宣澤，拿出你的七星槍，看能否殺得了我！」藍天芳一見兩人，立刻大罵。

「咦，這妞兒倒還潑辣得很呢。」那個大麻子七星槍魯宣澤轉頭笑道。

「十個麻子九個騷，你不是挺喜歡的麼？」那位人如其名的黑山熊阮笠，裂齒一笑，眞像個人熊，相當駭人的呢！

他們視風羽如無物，的確反常！

兩個傢伙一面說笑一面朝藍天芳走去，似乎吃定了這小姑娘。

「颼颼！」藍天芳咬緊牙齦，雙掌疾拍，頗有幾分火候，竟是正宗的綿掌。

「砰砰！」兩掌全部擊中黑山熊阮笠身上，如擊敗絮，發出空洞的響聲。

「哈……」二人放聲狂笑，驕態畢露，大有天下雖大，唯我獨尊之概。

「殺！」風羽暴喝一聲，身形像一枝箭射到，根本不用什麼花招巧勁，右掌奇快拍出，黑山熊阮笠的笑容尚在，鐵塔般的身形已飛起，撞在兩人合抱的大樹幹上，不知是昏去還是死了，軟軟由樹幹滑下，躺在地上，沒有動靜。

七星槍魯宣澤尚未回起神來，黑山熊已倒下，風羽所顯示的武功實在太駭人，令他再也笑不出了。

風羽雙目如電盯在他身上，冷峻道：「趕快自己了斷，我懶得動手！」

「你…你是什麼人？」魯宣澤說時，伸手取出兩節相連的七星槍，胆氣一壯。

風羽眉頭微皺，踏前一步，緩緩抬起手。

「殺！」七星槍魯宣澤不敢怠慢，隨手一抖，槍頭七朶銀花，精光燦爛，耀目已極！

就這一招，最少有十五年以上火候，怪不得他目中無人，的確有其自負之處。

風羽神色不變，這極具威力的七星槍法，根本不當一回事，右手隨隨便便伸出，槍頭像等在那裏，給他一把撈個正着！

七星槍魯宣澤這一驚非同小可，到今爲止，他還未看過有如此威力的高手。

「滾，別在這兒惹厭，順便把那躺在地上的傢伙帶走！」聲音像冰珠子，又冷又硬。

七星槍魯宣澤這時像馴服的小貓，乖乖的將黑山熊阮笠揹在背上，悄悄的走出去。

「他們……也反叛我義父！」藍天芳叫道。

「沒有關係，現在我們去吧！」風羽淡淡道。

「好，我在前面帶路！」藍天芳如今親眼看到風羽武功，信心大增。

地方很近，片刻間就聽到爭嘈聲。

惡虎溝的三位當家住處，當然是豪華舒適。

風羽一走進去，頓時見到人頭湧湧，三位當家坐在上面，後面也有十幾名大漢，此時劍張弩拔，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你們一班人反了，」瘋虎李雲慶沉聲道：「記得當初你們全是無立足之處，老夫破例收留你們，希望可以共同創立一個新天地，誰想到三餐飽飯一吃，又忘了以前，想造反啦！」

「嘿嘿，你收留我們，還安什麼好心嗎，無非要借大夥兒之力，爲你建成私有的王國，像今天那姓風的小子一到，你就把我們兄弟放在一邊；還有，白髮閻羅杜宇及陰魂不散杜琦二人，喪身來人手下，你不僅不責怪，反而捧鳳凰似的將那小子捧了上天，使到兄弟見了實在心寒，所以才決定自己作主！」一名六十來歲老者宏聲道。

風羽等人躲在暗處，可以瞧見對方，大夥兒都看不到他們四人。

「這傢伙是洞庭八寇之首，火怪鄔伯毅，在塲造反之人以他身份最高！」藍天芳低聲道。

風羽微微點頭，心內正在思索對策。

「鄔伯毅，你想怎辦，乾脆說出來吧！」瘋虎李雲慶朗聲道。

「嘿嘿，現在這惡虎溝嗎，天下綠林英雄來了不少，你這位坐地大哥無德無能，依衆兄弟意見，也應該換一換才合理！」火怪鄔伯毅大聲道。

「換上你鄔伯毅，對嗎？」瘋虎李雲慶反問。

「無論何人，都好過你這毫無義氣的坐地大哥！」火怪鄔伯毅吼道。

「很好，是我們兄弟的好朋友，請往左邊站，跟這鄔伯毅一起造反的，就站在右邊，是友是敵，也應該劃清界綫，免得發生誤會，得罪自己朋友！」瘋虎李雲慶道。

一陣騷動，大部份人迅速分開，只有一部份還不知如何辦好，正在猶豫着，顯然還拿不定主意！

「一下子不能決定的請站前邊，待我們分出高下再說！」瘋虎李雲慶揚聲道。

「來吧，」火怪鄔伯毅叫道：「姓李的，我們來比一下，看你這位坐地大哥，有什麼驚人絕技！」

「待我來！」一條人影冲天躍起，直往火怪鄔伯毅身上撲去。

「砰！」那人迅速接了一掌。

大夥兒看清楚時，來人正是飛虎何宗顯，此時與火怪鄔伯毅糾纏在一起。

二人全是存心取對方性命，所以下手毫不留情。

五十招過去，仍是不分勝敗的局面，兩邊的人都微感不對。

突然，一聲輕响，火光輕响，火光閃處，立刻傳來慘叫聲。

「呀！」驚叫聲中，塲中已發生了變化，鄔伯毅已施展他的看家絕技，施出火藥彈，將飛虎何宗顯炸去左腿。

「你好卑鄙的小人！」瘋虎李雲慶戟指大罵。

「老小子，有種的就出來報仇，這種潑婦罵街的嘴面又算什麼！」火怪鄔伯毅淡淡道。

「風大哥，你快去帮我義父一臂之力吧！」藍天芳幾乎急得哭起來。

「現在別急，到時再說吧！」風羽暗暗思忖辦法。

瘋虎李雲慶大怒，猛然站起，決定親自下塲對義弟報仇！

「大當家且住，待老朽來試試吧！」

聲音很輕，在塲衆人，每一個人都聽得很清楚，大夥兒心頭疾震，這是何人，有此精湛內功！

衆人眼睛一花，根本未看清楚是怎樣來的，塲中多了位老人，亂糟糟的頭髮掩去大部份臉面，所以看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年紀！

顯然沒有人認出此老來歷，全以懷疑眼光望住他！

「來吧，將你身上火彈盡量放來！」怪老頭指着火怪鄔伯毅道。

不知爲什麼，火怪鄔伯毅面對這老傢伙，心內直冒寒氣，人家既然叫陣，還有何話說，只好硬着頭皮應戰；而且這火彈威力大，無堅不摧，還怕了他不成！

火怪鄔伯毅，定了定神，昂然走入塲中。

「看掌！」老者輕叱一聲，那隻手好像軟綿綿的，未現絲毫勁力。

待掌心距身前約有七尺左右，火怪鄔伯毅突然感到一股極强吸力，令到全身血液似乎有種停滯感覺！

「磁力神掌！」火怪鄔伯毅心頭一動，想起武林中一人，心內大驚，情不自禁叫起來。

當今武林中，擅使磁力神掌的只有一人，那就是修羅老妖南宮啓，宇內四大兇人，以這修羅老妖最殘忍，犯在他手中之人，並不是殺死就算了，他必須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盡酷刑而死，所以黑白兩道高手，只要知道是他，唯求速死！

火怪鄔伯毅橫行大江南北，然後會合宇內八怪，駐馬洞庭君山，在綠林道上也算得是號人物，武功胆識確屬超人一等，如今呢，在磁力神掌下，掙扎翻騰，那就像籠中鳥，網中魚，任你天大本領，也無法脫困！

悽厲的慘叫聲，與火怪全身骨骼漸漸被壓縮，那種痛苦決不是人體可忍受的！

最厲害的，在磁力神掌控制下想咬舌自盡都辦不到，其殘酷處可以想見一般！

來到惡虎溝的人，都是黑道上窮兇極惡之輩，平素是天不怕，地不怕，如今親眼看到火怪鄔伯毅身受酷刑，也不禁惴惴自危！

前後不過片刻光景，在塲衆人，就好像經歷極長時間，最後，火怪鄔伯毅萎頓在地，經已死了，大夥兒反而鬆口氣！

惡虎溝雄霸邊陲，的確不簡單，像武林四大兇人，到如今爲止，已見了兩位，未曾顯露的高手，到底還有多少，令人莫測高深！

衆人越想越怕，不敢再逞强，立萌退意。

不知是誰首先發一聲喊，身形疾縱，往牆外逃去。

三位當家及修羅老妖似乎未看到，任由他們往外逃，片刻間，走得一個不剩！

風羽躲在暗處看得分明，相信還有下文，惡虎溝決不會如此大方，任由反叛者逃走。

果然，慘叫聲劃破長空，在黑夜裏愈顯得恐怖駭人，密集的弓弦聲，看來外邊也已埋伏下弓箭手，逃出的人猝不提防，自然無法逃出。

藍天芳俏美的嬌軀輕輕抖動，顯然心內極端害怕，她本來担心義父安危，想不到義父手段如此毒辣，暗中蓄了大批殺手，屠殺異己，的確可怕已極！

「藍姑娘，我們走吧，你義父已經完全無事！」風羽輕聲道。

藍天芳低聲嗚咽，沒有回答，她內心的感受，只怕她自己也迷惘了！

× × ×

第二天，修羅老妖南宮啓收到封戰書，地點就在三里外的月塘。

當晚三更時分，夜闌人靜，修羅老妖南宮啓獨自離開黑虎堂，前往月塘赴約！

這地方很好，景色清幽，山光水色，非常協調，樣樣都恰到好處！

這正像一位絕色美人，高矮適中，肥瘦合度，添一分嫌多，減一分嫌少。

今夜的天空，晴朗空曠，三數朶潔白浮雲，點綴其間，一彎新月懸掛天上，朦朧中富有詩意！

修羅老妖南宮啓端詳了好半晌，確定沒有什麼埋伏，以他的身望武功，本不怕什麼埋伏暗算，數十年經驗，這小心謹愼嘛，總是件好事！

一位修長身形的人影，佇立在月塘左畔的柳絮中，似乎正在欣賞當前的美景！

「好風光！」修羅老妖南宮啓淡淡說道。

柳絮中的人緩緩轉過身來，正是年青的風羽。

老妖微微一怔，他實在不相信眼前的少年敢向他挑戰，轉念一想，可能另有其人，這少年只不過挑戰者的徒弟子姪輩。

「老人家很準時！」風羽平和道。

「哈哈，這沒有什麼，準時只是江湖道上的信條，咦，只你一個人麼？」老妖奇怪問。

「是，久聞老人家武功蓋世，小子自不量力，想景仰前輩絕世神功！」風羽恭敬道。

「唔唔，少年人，比武過招那是玩命的把戲，你不怕死麼！」老妖哈哈笑道。

「能一睹前輩神功絕技，雖死無憾！」風羽笑笑道。

「好，我們比什麼？」修羅老妖南宮啓問。

「脚拳吧，老前輩磁力神掌，是當今武林最負盛譽的絕學，晚輩衷心瞻仰瞻仰！」風羽說得很輕鬆。

修羅老妖南宮啓點了點頭，心內不禁暗自思疑，面前這小子年紀輕輕，竟指名要試試磁力神掌，這事有點奇怪，事到如今，也只有試試再說了！

輕輕的晚風，帶來淡淡的花香。

修羅老妖南宮啓眞氣轉運，已將磁力

神掌勁力貫足，凝神待敵。

照理說，以老妖深厚的內功與豐富經驗，根本不須如此大驚小怪，老妖的習慣，做事永遠小心，所以數十年來未嘗敗北，可以說，這是他做人的長處。

風羽微微吸口清氣，緩步走出，待距離老妖三丈遠近，脚跟微蹞，身形如箭疾射，雙掌幻起一片掌影，雖未看出他的重心所在，但老妖全身重要穴道，已全在掌影控制之下。

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老妖萬萬想不到，對方掌法如此精妙狠辣，心頭微凜，磁力神掌施出，兩股熱流排空蕩氣，繞着對方身形激轉！

正在這時，風羽整個人像一根鑽子，直釘過去，磁力神掌的吸力，吸引着風羽，令他來勢更快！

「嘿！」老妖悶哼一聲，伸掌想在對方頭頂拍下；突然，風羽身形微頓，就像定在半空，迴旋腰力，雙脚猛踢，右脚剛拍開老妖左掌，左脚跟猛蹬，整條腿比平時似乎長了三寸，就這樣超出常理之際，老妖腰際中了一脚，勁力奇重！

蹬蹬蹬，老妖連退七步，身形尚未站穩，風羽翻身一滾，雙掌已擊中老妖小腿，「克察！」腿骨破碎聲，與老妖的慘叫聲混成一片！

風羽知道修羅老妖南宮啓爲人，一生殺人無數，名列宇內四大兇人之一，可說是雙手染滿血腥的魔頭，殺他可說是武林之福，所以動手毫不容情。

「你好辣的手！」修羅老妖南宮啓指着風羽道。

「平心直論，你殺人是否比我仁慈些！」風羽笑道。

「沒有什麼話說，你爲何要殺我！」老魔喃喃道。

「嘿嘿，凡是惡虎溝的兇人，我都要殺；昨天在黑虎堂畔，白髮閻羅杜宇也死在我手中，只怪你消息不靈通，別怨別人啦！」風羽笑道。

正說問，修羅老妖南宮啓鼓起全身之力，猛往風羽竄去，雙掌猛拍，連防守的招式也不要了，只想拚個同歸於盡，死也瞑目了！

「嘿嘿……」風羽半步不退，也運足全身功力，迎頭猛擊，去勢更快更勁！

「蓬！」一聲的一响，震破了寧靜的月色。

修羅老妖南宮啓身形給震得飛了起來，口中鮮血狂噴，身體抖了幾抖，立刻死去。

除去當今兩大兇人，風羽不現絲毫喜色，大踏步離開月塘，對這美好的景緻，無絲毫留戀！

他不緩不疾，往惡虎溝走去。

左邊的樹林中，隱有不多武林高手，當初只不過一二人而已，漸漸越來越多，風羽心內早有打算，所以望也不望，直往前面走去，好像有了目的地！

再走半里，已穿進一座形勢兇險的絕谷中！

颼颼颼，人影翻飛，前後左右，總有五十幾人，其中十數名，正是昨日離開惡虎溝的綠林強徒！

「朋友，好武功！」

「搏殺修羅老妖南宮啓，閣下可算大大露面了，只是替惡虎溝三個老混蛋做殺手，未免是明珠暗投！」

「嘿嘿，今日這荒山野嶺，正是你埋骨之處！……」

數十人七嘴八舌說個不停，風羽嘴唇緊閉，似乎懶得與他們多說，屹立如山，臉上神色冷峻酷厲，全身蓄滿了氣勁，不發則已，一發就是山崩地裂之勢，驚天動地！

「張大哥，與這傢伙有什麼好說的，殺了算啦，如果放虎歸山，只怕惡虎溝的氣燄更加高脹駭人了！」

「殺！」暴喝聲中，三名莽牛般的壯漢悍不知死般衝到，兩個使用鬼頭刀，另一名用分水刺，齊往風羽身上招呼。刀風勁疾，威勢絕倫！

刀鋒堪堪沾上衣襟之際，風羽肩頭微幌，雙掌倏發如電，那等快法，蓬！蓬！蓬！三下响聲猶在衆人耳鼓嗡嗡作响，牛高馬大的漢子向三個方向疾射而去，由於這變化太快太大，而結果大出衆人意料之外，他們知道風羽武功好，誰知道好到那樣程度！

只一霎眼，五人已丟了性命！

而且是在好手環伺之下，面對面的進攻，說起來眞有點不好聽，五人聯手，却得來這樣結果！

這一下，立即將他們震懾住，頓時鴉雀無聲！

「好毒辣的手段，三弟，你死得好慘！」一名四十歲漢子突然嚎啕大哭起來！

「住口！」中間一名威猛老者大喝一聲，猛視在場羣盜一眼，然後朗聲道：「惡虎溝的殺手在此害了我們兄弟，大夥兒決不能與他甘休，八怪兄弟與江南七友，第一陣進攻，其餘的第二陣，那怕死光，也要和這賊子同歸於盡才算！」

「好！拚他個同歸於盡！」

「上呀！」十五人悍不知死，疾衝而上，正是八怪與江南七友等十五人。

「殺！」風羽陡地暴喝一聲，有如晴天霹靂，直震得四周樹葉簌簌作响。

這一聲喝貫足了內家眞力，具有佛門獅子吼的威力，羣盜心胆俱裂，風羽旋風般捲到，下手毫不容情，砰砰砰，蓬蓬蓬，一連串密集的响聲，像放鞭炮，霎眼間，留下了緲緲餘音。

十五人全倒下了，非死即傷，連掙扎的呻吟聲都沒有一點，乾淨澈底，靜靜的躺在地上。

羣盜大驚，連任何表示都來不及，風羽已衝到，先下手爲强，鐵掌更快更重，轉瞬又倒下一片！

風羽憑一人之力，盡殲羣盜，這等武功，可說是震鑠古今了！

武功高强，固然難能可貴，而高絕的智謀，令得羣盜力量分散，他當然明白，這等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根本不會有什麼共生死、同患難的心性；否則，以兩大兇人的武功，聯手起來，他就必敗無疑！

突然，山後轉出十八名威風凜凜的漢子，見了滿地屍首，微微一呆，幾人已在月光下，認出了風羽，急叫道：「老弟，是你一個人幹的麼？」

十八虎出現了，只是來得遲些，比預

練功秘訣之十五

鐵臂膊

靈空子

鐵臂膊即臂功，亦稱之爲鐵扁担，蓋即練習臂部之法，練之極簡單，而成功也，亦甚容易。初時就屋柱上用臂輕輕擊宕，須使內、外周至，每日數行之，入後用力漸猛，臂亦磨練漸硬。於是捨屋柱而就大樹上練之，蓋樹皮凹凸不平，粗糙異常。初不若屋柱之光滑。與之磨擊。則皮膚易於老練。亦按日行之，至一二年後，更捨樹而就石練之。光澤平滑之石行之，久而漸易以稜角之石。按法周轉擊宕之，至能振臂一揮而石碎爲度。於此是臂膊完全似鐵，用以擊人，鮮有不斷筋而折骨者。即刀劍器械遇之，一舉手間。亦能夠摧折無遺，雖赤手鬥虎狠，不虞敗矣。

鐵臂膊

期遲了半步，不過沒有關係，事情已經圓滿完成了！

「兄弟，像你這樣武功，當今天下，只怕沒有人能比得了！」太行十八虎的老大——虎霸袁奇朗聲道。

「數十人圍攻，轉眼工夫，全給你宰得乾乾淨淨，說起來眞叫人不敢相信，我們兄弟的確服了！」老二風林虎李宇道。

「各位別讚了，」風羽笑道：「今天首先取了巧，在他們尚未明白之際，已經快攻得他們措手不及，如果定下心來，穩打穩紮的幹，說什麼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容易！」

「好啦，自己人別客套了，自今而後，太行十八虎沒第二話，服了你老弟，號令所至，衆兄弟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辭！」虎霸袁奇道。

「對！」風林虎李宇接道：「太行十八虎自今而後，跟着你啦！」

「大夥兒以義氣相交，都是好兄弟，什麼跟不跟的；現在趁此機會，掃平惡虎溝，爲邊陲武林做件好事，誰有異議麼？」風羽宏聲道。

「哈哈，幾年來我們受够氣了，能够掃平惡虎溝，就是拚着性命不要，衆兄弟也願意，去，立刻就走！」虎霸袁奇簡直開心得要命！

太行十八虎伴着風羽，浩浩蕩蕩殺奔惡虎溝！

經此一役，惡虎溝勢力大打折扣，再有風羽這樣絕頂高手在一起，太行十八虎心內已經感覺到穩操勝劵。

風羽隱隱覺得，惡虎溝恐怕還有未露面的特級高手，太行十八虎貿然而去，時間是否太早點！

這想法只存在心內，風羽當然有充份的自信，黑道中的敗類，還有什麼自己對付不了的高手！

來到惡虎溝，天還未亮。

一行人，驚動了沿路百姓人家的狗羣遠遠的吠個不停，其它的到還未有動靜！

風羽止住衆人，騰身躍起，掠進自己居住的院落；趙吉與胡才，已經不在床上，風羽感到奇怪，他們到那裏去了！

轉念一想，大概他們去找尋自己，今晚行動，風羽並未告訴二人。

突然，門外一聲清越高吭的笑聲劃破長空，人聲雜沓，似乎有不少人跑動！

風羽不敢怠慢，身形一展，橫掠五丈，脚尖輕輕在圍牆邊上點一下，又竄出五丈，當前火把通明，惡虎溝的三位當家——瘋虎李雲慶、醉虎賈明在場，那位飛虎何宗顯未見面，大概因着受傷原因不能前來。

太行十八虎嚴陣以待，如臨大敵！

風羽先躲在株樹上，詳細觀察，惡虎溝這方面，也有三十餘人，只有兩名渾身紅袍的老者，特別注目，尤其是二人手上的蛇形怪杖，說明了他們身份——紅雲二老，也是宇內四大兇人的其中兩位，陽叟陸潤泉，陰叟武洪山，想不到惡虎小小地方，宇內四兇全給他們羅致了，要不是先後殺了二兇，僅他們四兇，已足以攪得武林大亂，鬼哭神號了！

剛才的笑聲顯示了他們深厚的內功，看來今日之戰兇險無比！

「哈哈，」瘋虎李雲慶朗笑一聲道：「你們太行十八虎胆子也太大了點，幾年來我所以不動你們，由於大夥兒同屬綠林同道，還希望你們有日來投，所以由得你們！嘿嘿，今日竟敢前來送死，本座就成全你吧！」

「呔，姓李的惡賊，與你這種敗類講理是妄想，俺袁某向你挑戰，敢不敢來拚一拚！」虎霸袁奇宏聲道。

「太行十八貓，你們全過來吧，由我們老兄弟陪你們玩玩，」紅雲二老的陽叟陸潤泉接口道。

宇內四兇，尤其是紅雲二老，這裝束與兵刃，全是最好認的標誌，太行十八虎久走江湖，自然認得，虎霸袁奇當然明白，即使全部兄弟出手，一樣是送死，當下心內一橫，宏聲道：「何須我們全部兄弟出手，袁某一人就够了！」

「嘿嘿……」紅雲二老發出令人心悸的冷笑。

虎霸袁奇拔出了九環大砍刀，昂然走出。

「大哥！」十七虎齊聲叫道。

虎霸袁奇眉頭微皺，擺了擺手；陡地大喝一聲「殺！」往前衝去。

「颼！」一條人影自天而降，輕輕在手上一推，虎霸袁奇已半步再移，急睜眼看，不由大喜，來人正是風羽！

「老弟，你怎樣了！」瘋虎李雲慶叫道。

風羽神色一整，朗聲道：「在下來此，旨在鏟除惡虎溝的組織，如今別的不說，謹向紅雲二老挑戰！」

「拿命來！」陰叟武洪山大怒，蛇杖一擺，攔腰就打。

風羽面對二兇，不敢托大，也抽出一枝二尺來長的短劍，往前封去。

「呼！」陽叟連招呼都不打一個，配合着拜弟行動，由後抽打。

激烈的拚鬥，雙方全在拚命了！

單打獨鬥，風羽自信可以應付得了；同時對抗這宇內兩大兇人，實在吃不消！

「砰！」風羽左臂中了一招，整個人彈起，先機頓失，右腿又着了一杖。

試想，以兩名老魔的功力，中了一杖已不得了，更何況連中兩招；但是，風羽身手高絕，閃避極快，因之他們出招不易擊中，雖然沾着，發出很大聲響，其實並未施出眞力，饒是如此，風羽也感到吃不消！

五十招很快過去，情況越發糟，風羽渾身疼痛，已不知受了多少杖，再這樣下去，只怕就要遭殃，心念疾轉，決定冒險試上一試。

紅雲二老心內又何嘗不是震駭欲絕，當今武林中，能接得下他們兄弟兩人聯手攻勢，支持這麼久的，只怕沒有三個，風羽這樣年青，有如此武功，令人眞不敢相信，紅雲二老心內感到無比羞憤，出手更毒！

突然，風羽腳下一個踉蹌，往左傾倒，陰叟武洪山大喜，一杖擊出，「蓬！」打在背肩上，心內更高興幾乎笑出聲來。

就在這刹那，風羽如脫弦之箭，滾身轉側，左手擋住對方蛇杖，右手短劍已疾插對方小腹，直沒入柄。

陰叟武洪山怒吼一聲，全身往前撲去，風羽身形緊貼地面掠出三丈，一挺腰，已安穩站好！

陽叟陸潤泉看到這情況，心胆俱裂，撕心裂肺的吼叫道：「二弟！」撲上前去察看傷勢。陰叟武洪山前撲勢子也急，二人半空相撞，一齊落下地面，身形不穩，幾乎跌倒！

小腹下的鮮血汩汩往外湧出，陽叟陸潤泉慌了手足，心神大震！

風羽不敢怠慢，抓住這千鈞一髮良機，雙足疾蹬，奮起全身之力，右掌結結實實擊在陽叟陸潤泉背心，「蓬！」的聲响，陽叟脊骨寸寸斷折，內腑全碎，整個人給轟得飛了起來，連帶將陰叟身子撞飛。

紅雲二老已倒下去，惡虎溝依爲主力的高手，全在風羽手底下毀去！

瘋虎李雲慶雙目泛起血光，瞪着風羽，就像一隻噬人而食的野獸，形像可怕！

「李老大，惡虎溝完了，束手就縛吧！」虎霸袁奇冷峻道。

瘋虎李雲慶根本望都不望他一眼，突然大聲吼道：「把人帶出來！」

「是！」院中有人答應，轉眼兩名大漢，推出兩個人，正是趙吉與胡才！兩把明幌幌的鋼刀架在頸上，令得風羽及太行十八虎大驚，不敢輕舉妄動！

「姓風的小輩，還有你十八個瘟貓，自斷一臂，我才放這兩個莽牛！老夫耐性有限！」瘋虎李雲慶吼道。

這變化令風羽等人震駭得不知所措！

「快，再不動手，就砍了他們！」瘋虎李雲慶跡近顚狂地吼叫。

突然，砰砰兩响，鋼刀直飛上半空，人影閃處，正是那位藍天芳小姑娘。

「死丫頭！」瘋虎李雲慶狂怒，一掌擊出，端端正正擊正藍天芳後背心！

可憐一位心地善良的小姑娘，誤投匪帮，終於死於非命！瘋虎李雲慶打死義女，突然轉身向風羽等人吼道：「小輩們，來吧，老夫與你們拚了！」

太行十八虎默然不語，風羽望住藍天芳，臉上肌肉不住抖動。

藍天芳此時眼中神采漸黯，却以祈求的目光望住風羽，有氣無力道：「風大哥，小妹祈求你，放過我義父老人家吧！」

風羽立時答道：「姑娘我答應你！」

「那我就放心了！」說罷，無力的閉上雙目，一縷芳魂，已飛上離恨天去了！

太行十八虎，風羽及趙吉，胡才等，全是鐵錚錚的男子漢，大夥兒望住這少女，眼中也泛出了淚光。

瘋虎李雲慶突然大吼一聲：「我不要你們可憐！」說時右掌猛擊天靈蓋，「噗！」地倒地死去。

風羽心情有說不出的沉悶，望住惡虎溝那班驚慌欲絕的可憐虫，沉聲道：「將黑虎堂歷年積下的黑錢，分與當地的老百姓，你們也自取小部份，以謀生計，若再作惡，那時別怪我辣手！」

「以後我們再不敢爲非作歹了！」

風羽轉過身軀，迎着初出的陽光，大踏步走去！太行十八虎與趙吉、胡才，默默跟在後邊，一齊離開這地方！

啁啾的鳥音，歡欣爭鳴，迎接這美好的新的一日！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闖蕩江湖（一）

如君臨天下

心刀與手刀

「到金頂去。」蕭秋水說。

× × ×

「去做什麼？」蕭開雁問。

蕭秋水良久沒有答。

「如果我告訴你，」他終於說：「你能不能不生氣？」

蕭開雁沉實的頷首。

「我答應了劍王臨死的要求，把無極先丹送到李沉舟手裏？」蕭秋水簡單、賅要的說：「而今，李沉舟正在峨嵋金頂之上。」

李沉舟是毀掉浣花劍派的元凶，也是武林中白道人物之首敵，更是國仇家恨的匪魁，——而今蕭秋水却答應了一個毀滅蕭家的首腦之要求，給李沉舟送上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瑰寶：無極先丹！

蕭開雁沒有直接回答。

他平實懇切的臉，橫着濃眉，在遠望山谷遠方，遠方的山谷。

遠方有雲，有天光。

「峨嵋的雲，眞不同凡响。」他忽然冒出了這一句話來。蕭秋水舉目望去，高處不勝寒。

「從前武林中有對兄弟，姓姜，人人都知道姜氏兄弟一聯手，天下難敵手，又說：姜氏兄弟兩人一心，如同一人。姜任庭是老大，運籌帷幄，姜瑞平是老么，決勝千里，而姜二是姜大一手栽培出來的人才。」

威懾衆英豪

蕭秋水望定他的二哥，他不明白蕭開雁爲什麼要在此時此地，說起這些。

「可惜，後來姜二成名了，名氣幾乎要比姜大還要大，他漸漸脫穎而出，做事不在他老大的影子之下了，自創了一套方法，而京揚名海外，很多姜大以前的舊部，都跟了他，於是，兩人終於相互猜忌起來……」

蕭開雁平靜的說下去：

「終於他倆爲了彼此的自尊、權威、人手、利益而引起爭端，姜二年少氣盛，聲名鵲起，姜大身邊的高手，轉成了姜二手下的紅人，姜大心想：你既吃碗面翻碗底，我索性要你定看，比一比究竟薑還是老的辣……爲了證實這點，他殺掉了姜二身邊的紅人，顚覆、離間、挑撥、狙襲，無所不用其極，他弟弟開始姑念其栽培之恩，一再忍讓，但因怕對方小覷，再退無容身之所，故挺身而戰，所用手段之辣，比乃兄猶有過之……」

「如此；」蕭開雁很快地結束了這個故事。「兩兄弟拚鬥不已，兵力大損，姜二屢度要求復合，姜大碍于顏面拒絕，待姜大有意撮合時，姜二又巳羽毛大豐，無須回頭了……到了權力帮崛起時，這兩兄弟，便被消滅了。

「每個人有每個人做事的一套方法，」蕭開雁凝視他弟弟，說出了他的結論：「只要你信任他，便由他做去。」他

殷實黝黑的方臉堅毅無比：

「你要送東西給李沉舟，便去吧。」

「我信任他。」蕭秋水看看這個沉實甚至太老實了的哥哥，眼中不禁已有了崇敬之色，他補充說：「那無極先丹，其實是假的，而且有毒！」

蕭開雁「噫」了一聲，沉吟了一下，終於道：「我告訴你這個故事，倒不是指我們兩個，而是大哥和你的性格，磨擦較多，從辦十年會一事，便可看出。」他接着又說：「他在點蒼之敗，引爲畢生之憾，現在他處於失意期間，此刻不應再刺激他。」

蕭秋水急詢：「大哥有消息了？」

「沒有，」蕭開雁望向山谷的雲霧，老實的臉上呈現了担憂的神色：「不過我知道他一定還活着。」

「我了解，」蕭秋水答，他現在才正式感覺到這平時木訥的二哥，並不像一般人想像中那麼魯鈍——這就是大智若愚麼？「如果我見着大哥，儘可能會讓他。二哥不用担心。」

「那我就放心了，」蕭開雁道，他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那般有力：「從前的權力幫，爲了滅『姜氏兄弟』一脈，折損了創帮立道的錢六和麥四兩大高手，」蕭開雁歎了一聲又道：「要是『姜氏兄弟』不分開，當時權力帮傾全力也未必是他們的對手，也不會有今天權力帮坐大後的局面了。」

「我懂，」蕭秋水連聲低應：「我懂，我懂。」

蕭開雁平實的臉誠實地開心了起來：

「你懂得就好。」

「我們上金頂去吧！」

「我們？」

「對，我們，一齊！」

× × ×

峨嵋山以萬佛頂爲最高，次爲金頂，再爲千佛頂，但也景色幽盡佳絕，仍以金頂稱最。

在峨嵋，東可望二峨、三峨兩山，南可眺梟湖諸名山，西見晒經山，北瞻瓦屋山，眞是「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他們兩人才走到天門石附近，便發現這兩座灰黑色丈高的巨石之上，坐了一個人。

一個溫文的青衫少年。

乍見有些兒像柳隨風，然而又不是。

下面的路狹窄，一不小心，就摔下萬丈深崖。

蕭秋水、蕭開雁同時都思想起，近日來所盛傳的「戰獅」，古下巴之死：死前有一個溫文的青衣少年跟蹤，然後戰獅等一羣高手，身首異處或被嚇死等，無一能活着下山。

莫非這青衫少年便是……

那青衫少年向他們笑了。

「你們要上金頂？」

蕭秋水反問：「你是誰？」

那青衫少年還未答話，山坳處又出現了人，青衫少年飄身在一簇一簇迎風吹送的茅花之間，輕笑道：「奇怪，今天訪客怎麼特別多？」

蕭秋水笑了，笑容裏有說不出的譏誚：「哦？訪客？」他說：「峨嵋山是你買下來的麼？」

青衫少年好像沒看見也沒聽出來他的諷刺似的，道：「便是我買下來的。」

蕭秋水倒吃了一驚：「你眞的買了整座山下來？」

青衫少年笑了：「天下之地，莫非皇土，權力帮君臨天下，這小小一座山，區區的一座峨嵋，當然是我們的。」

蕭秋水的瞳孔收縮，戒備地道：「你是……」

青衫少年抿嘴一笑：「李大帮主座下一名小卒而已……」話未說完，來人已欺近天門石，一現身，就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對青衫客展開包圍。

原來這四人不是別人，正是朱大天王屬下：「三英四棍，五劍六掌，雙神君」」中的「五劍」之四（「蝴蝶劍叟」已爲劍王屈寒山所殺——見神州奇俠故事之「英雄好漢」）斷門劍叟、騰雷劍叟、閃電劍叟、鴛鴦劍叟等四人。

這四人武功高強，原與蕭秋水相熟，曾先後在丹霞嶺上、峨嵋山下與蕭秋水照會過，蕭秋水還曾拯救過其中的騰雷劍叟，所以相交不惡。

只見這四人如臨大敵，青年却洒然無懼，蕭秋水大奇，惑然問：「他是……」

青衫客却洒然一揮手，大石之后，立即有十八個眉清目秀青衣童子走出來。

十八個穉童出來後，又出來十八個幼童，每個束髻冲辮的童子手上，都拿着個長形的沉甸甸之匣子。

青衫客笑道：「開！」三十六個匣子一齊打開，一時寒光亂影，映眼耀目，原來三十六個匣子裏，有三十六柄不同形狀的刀。

青衫客笑向蕭秋水說：「你剛才問我是誰，現在你總該知道了吧？」

蕭秋水嗄聲道：「刀王？」

青衫客一笑，隨手拎起一把刀，衆人離青衫客雖遠，但青衫客手一執刀，刀一橫胸，衆人只覺爲之一窒，寒意浸人。青衫客道：「這是冰魄寒光刀。原藏於極北之處，深入地底，近年來被該地極思劍蹎人所掘發，現在落入我手中，用此刀者，每一刀劈出俱是冰之魂、雪之魄、霜之靈、寒之胆，——這是一柄難得的奇刀。」

忽然一閃身，冰魄寒光刀已擺回匣子裏，他左手又自另一童子匣中抄起另一柄刀，這刀平平無奇，但一拿在手中，刀身立即發出大漠風沙一般的嘶鳴以及隱漾紅光，青衫客說道：「這也是寶刀，名叫班超。」

漢時班超與手下三十六劍客，揚威異域，喋血萬里，縱橫大漠，功高日月，這把刀名叫「班超」足可見其威，青衫客笑笑又道：「這刀就是昔年班超所用，卅六劍客用的是劍，他們的頭領使的却是刀，好刀，快刀！」他隨手一指再指，道：「那刀是『割鹿刀』，秦時逐鹿中原，始皇帝令一代煉劍大師廉大師所鑄，逐鹿中原，割而分之，便是這把刀，」青衫客頓了頓又說：「那是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富國強兵，師胡之長以制胡的貼身利刃，名叫『殺胡刀』，這刀一旦露鋒，殺勢第一，」青衫客笑笑又道：「有些刀，單止一柄不爲刀，要兩柄合在一起，才算是刀，有的更要七、八柄，甚至十幾把，加在一起，才爲飛刀，你看！」說着又拍了拍手。

石門之后，又走出三十六名童子，他們手上也有匣子，但盒子較爲寬大，打開來儘是亮光閃閃的刀刃，青衫客隨便指了指，點了點：「哪、哪、哪——那是鴛鴦刀，兩柄合爲一把，要兩柄齊施，才見功力，那兒的是『七級浮屠刀』，要七七四十九柄，一齊發出去，鬼哭神號，方能見效……」

青衫客一口氣說到這裏，吁了一口氣，舒了舒身子，有說不出的倦意與瀟洒，道：「不錯，我便是刀王。」

他笑笑又道：「我告訴你們六個人這些，是要你們各自選擇一把屬於你們自己的刀——我就用那把刀殺死你們，這是我最高的尊敬。」

他說「殺人」的時候，眼神裏充滿了虔敬，彷彿能死在他刀下的，是一件很光榮而莊嚴的事。

「我只誠於刀。我是刀王。」

斷門劍叟「霹靂」一聲，怒喝道：「什麼刀王？劍王尚且死於我們劍下，你裝腔作勢，到頭來也免不了一死！」

刀王臉色陡變，澀聲驚道：「劍王死了？」

騰雷劍叟傲然道：「朱大天王的人要殺你們，還有倖免的不成？」

鴛鴦劍叟冷笑道：「兆秋息，你還是隨屈寒山的寃魂去吧！」

兆秋息，就是權力帮「八大天王」中「刀王」的原名：——「刀王」兆秋息，「水王」大水老人公共工，「人王」官古書，都是李沉舟身邊的愛將，也是權力帮中的重臣。

——而「刀王」兆秋息和「劍王」屈寒山的感情又極篤，「刀劍不分家」，在權力帮來說，是兩扇門神，在李沉舟來說，也如同左右雙手。

而今屈寒山却死了。

近日來權力帮在波詭風雲的江湖變化中，犧牲已然極大，兆秋息心裏是難過的：——偌强鼎盛的一個權力帮，是靠了多少努力，仗賴了多少人才，經營了多少次險死還生的血戰，方才有了今天的局面，而今却屢失人手，損兵折將……

——居然連「劍王」都死了。

閃電劍叟見兆秋息呼吸急遽，他的眼睛亮了。

高手對敵，越是憤怒，越容易導致疏忽，只要有大意，便有機可襲。

閃電劍叟道：「不但劍王，你們的火王，便死在峨嵋山下，鬼王，死在錦江之中，藥王，也被斬殺在浣花溪畔……你們『八大天王』，早已死得七零八落了，啊，哈哈，哈——」

蕭開雁忽然冷冷的加了一句：「一雙蛇王，也死在伏虎寺中。」他加上這一句，是因爲他也看出「刀王」在盛怒與慟悲中，一個人在這種時候，連語音說話都會尖銳起來，更何況出手——這種情形下出手，很容易有機可趁。

蕭開雁雖然老實，但並不古板，權力帮是他們共同的敵人，他自然樂得與朱大天王的人共同殲滅當前勁敵再說。

蕭開雁的話，連同「四劍叟」的話說了下去，「刀王」全身就開始發抖，他不是怕，不是畏懼，而是悲憤，他武功高，但年紀輕。他還嫩。還很容易、很容易就激動。

他突然抄起了一把刀。

一把黝黑的刀，沒有絲毫光影的刀。

四劍叟與蕭開雁諸人在等着他出手。

一待出手，就全力還擊。

兆秋息出刀。

刀劈天門石。

「轟隆」一聲，丈高的天門石，分裂爲二。

石破天驚，兆秋息迴刀橫胸，大笑三聲，滿目是淚，但激動已平息。

他的傷悲與憤懣，已隨着那一刀，劈進了山石之中。

他又回復了洒然。

一個刀法大家的睥睨羣雄。

他再屏息看自己的刀，幾綹烏髮撇下來，與天地氣息同浸。

然後他又說話了：「這刀叫『霹靂』，開天地，闢日月，中刀者，人焦裂，……你們還是先選一柄能有全屍的刀吧。」

閃電劍叟這次倒是首先按捺不住，大喝一聲，一劍刺出！

劍迅若電！

喝聲未聞，劍已刺到！

這劍快比聲音還快。

但就在這時，一點刀光，一明即滅！

刀光一點而已。

可是，劍還未刺到，已從中被劈成兩半！

劍裂爲二，劍勁全失，這一刀，正好擊碎了劍的精氣神。

閃電劍叟的劍，便成了無用之劍。

兆秋息道：「這才是『閃電刀』。」他手上有一柄刀，甚薄如紙，乍然竟看不出手上有拿着東西。

這時又有兩道劍光一閃。

兩道劍光同時發自一人。

鴛鴦劍叟的「鴛鴦劍」。

但兆秋息驀然返身，返身時手中已多了兩把刀。

然後鴛鴦劍就成了四把：

——兩柄劍被斬成了四段！

「刀王」兆秋息說：「這就是『斬劍刀』。」

其餘「騰雷劍叟」，「斷門劍叟」等紛紛怒吼，撲了上去！

兆秋息臉帶微笑，以一敵四，瞬眼間已換了七柄刀。

他換到第七把刀時，四劍叟手中已無一柄劍是完整的了。

就在這時，忽然又加了兩柄劍。

兩柄其黑如墨的鐵劍。

蕭開雁的雙劍。

雙劍架住兆秋息的刀勢。

兆秋息不再微笑；他又換了四把刀。

換到第五把刀時，蕭開雁手上僅剩下一柄劍。

四劍叟和蕭開雁，總中五個人，但只有一柄劍。

就在這時，兆秋息忽聞一個聲音。

「眞正好刀，不是換來換去的這些，而是只有一把，上天入地，碧落紅塵，只有一把。」

「心裏的刀好，手中的刀才利。」

兆秋息大喝一聲，又把蕭開雁另一柄劍剁斷。

返過頭來，只見山氣淡淡，一個人長身說話，氣態上竟似帮主，他吃了一驚，定睛再望，才知道是一個劍氣一般的少年，怒道：「你也懂刀？」

蕭秋水說：「梁大哥曾指點過。」

兆秋息怫然道：「誰是梁……」

蕭秋水答：「『氣吞丹霞』梁斗梁大俠。」

兆秋息恍然道：「哦，是他——」

蕭秋水道：「他算不算得上是刀法大家？」

兆秋息道：「當然算得上，但他的刀，只有一刀，我的刀是千千萬萬的，每柄刀，都有他的性格，你會用千萬把刀，就要熟習每柄刀的性格，打出來才集各刀之精，各刀之銳，方才是一流刀客。」

蕭秋水反問：「你熟稔了千千萬萬把刀的特性，但你自己的習性呢？」

兆秋息一愕。

蕭秋水又道：「要是沒有你自己的性格，你的刀又如何通靈？刀不通靈，不過是凡鐵而已，縱是寶刀又如何？」

蕭秋水雙目如刀般盯住他說：「你身爲刀中之王，但人却爲刀馭，然而眞正屬於你的刀呢？究竟是你用刀，還是刀用你？劍王尙且有掌劍，掌劍即心劍，劍由心生，傳入掌中，你呢？」

兆秋息怒道：「我當然有！」他揚掌道：「我有『手刀』！」

蕭秋水冷笑道：「我是浣花劍派蕭秋水，也學過濛江劍法，梁大哥也傳授了一些刀法給我，他出手一刀，却是刀中精華，招中神髓，這一刀，才是勢無可匹的刀，屬於自己的刀，『心刀』！」

兆秋息額上大汗涔涔下，他自幼浸淫刀法，不信有人能在刀法上勝過他，但蕭秋水又說得如此有聲有色，條理分明，不由得他不信，不由得他不驚。當下喝道：「光說無用！使出你的『心刀』來！」

蕭秋水緩緩擧起了手，五指併伸，宛若刀鋒，冷冷地道：「我要使出『心刀』了。」

兆秋息見蕭秋水如此凝重，也不敢大意，暗蓄內力，右手淡金一片，冷笑道：「你放心，我『手刀』必定剁在你的心口上！」

權力帮主

蕭秋水的手，緩緩地平伸出去。

蕭開雁等莫名其妙，但見蕭秋水煞有其事，便屏息以待。

兆秋息像盯着一條毒蛇一般，盯住蕭秋水的手掌。

「心刀」在刀學中，確比「手刀」還要高，兆秋息是聽說過，但從未碰到過，他也知道梁斗的刀法相當高强，心裏絲毫不敢大意！

然後蕭秋水那看似平凡無奇兩手忽然加快，戳入。

兆秋息心想才不上當，若輕易接下，定必中了對方伏下極厲害的殺着，所以運盡「手刀」之力，一刀斫出，以硬拚硬，要把蕭秋水齊腕斬斷，而且也封死了蕭秋水所有的變化。

誰知蕭秋水沒有變化。他那一招，師出無名，根本不能變化。

蕭秋水運用的是不變化的變化。

所以他的手和兆秋息的手碰在一起！

兆秋息要一手斬斷他的「心刀」，故此用了全力。

全力的刀鋒，如飛切去。

蕭秋水的手如磁塲。

沒有刀氣，但佈滿內力。

兆秋息一刀切下去，碰到的不是刀，而是渾宏的內力。

那內力沒有與刀鋒發生碰擊，反而吸收了對方的刀氣，刹那間，宏厚無匹的內力，摧毀了「手刀」的銳勁。

兆秋息臉色變了。

他的手已收不回來了，他嗄聲喝：「這不是『心刀』——？」

蕭秋水說：「眞正的刀，又何必一定是刀！」

蕭秋水憑犀利的內力，化解了兆秋息的「手刀」，他不是以刀勝，而是以力勝，如沒有力，又如何發刀。眞正的刀，也許只是刀的運用而已；而眞正的力，也許只是氣的運聚而已。

——蕭秋水有氣。正氣。

他吸住了兆秋息的「手刀」。他的武功，遠遜於「刀王」，但他的內功，却遠勝于兆秋息。

兆秋息的內功被蕭秋水的巨力所激散，再無法運聚，所有刀學上，刀法上，刀藝上，刀技上的方法，都用不出來，他掙扎了一會，終於完全不動，臉慘白一片，雙目如刀刄，冷冷盯住蕭秋水，一字一句地道：「蕭秋水果然名不虛傳。」

蕭秋水淡然一笑，道：「想請教你幾個問題。」

兆秋息雙目冷冷瞅着他，道：「什麼問題？」

蕭秋水道：「我是跟一行人一齊上山的，但昨天他們却失踪了，跟貴帮有沒有關係？」

兆秋息瞪着他，反問道：「是些什麼人？」

蕭秋水說道：「大俠梁斗、南海鄧玉平、東刀西劍等，昨晚他們全在伏虎寺失踪。」

兆秋息冷笑：「是我們的人幹的。」

蕭秋水內力頓盛，一催之下，兆秋息大汗涔涔而下，厲聲問：「你把他們怎麼了？」

兆秋息咬緊牙齦，却是連哼都不多哼一聲：「我不知道。」

蕭秋水知他也是一條好漢，忙減了壓力，問道：「他們都是我生死之交，情急之下，剛才傷了兄台……請兄台指示明路。」

兆秋息冷哼一聲，道：「他們不是我捉的，我也不知道他們在那裏。」

蕭秋水念及火王、鬼王等捨身救柳五的義勇，屈寒山之拚死爲主盡忠之擧，雖有蛇王這等見利忘義之輩，但對權力帮而言，「八大天王」大多是個角色，也是人物，蕭秋水生性本就並非對善、惡截然分明，只知道是對的，千山萬水，赴湯蹈火也勢在必行，心裏對李沉舟手下「八大天王」的人，也有幾分尊敬。

兆秋息道：「我知道抓他們的人是誰，可是我不會告訴你的！」

斷門劍叟在一旁瞧得不慣，一個肘捶頂了出去，「砰」地撞在兆秋息心口上，兆秋息一隻手還是給蕭秋水制住，無法閃躲，中肘後便吐，吐得臉肌抽搐。

蕭秋水阻止道：「不可……」

騰雷劍叟冷哂道：「有何不可？這種人，不打不識相！」

說着飛起一脚，踹在兆秋息的肚裏，兆秋息皺着眉，淌着黃豆般大的汗珠，吐得連黃胆水都咯了出來。

蕭秋水喝道：「他也是一條好漢，用刑是萬萬不行的……」

閃電劍叟猛撲上，以劍鍔「蓬」地撞擊在兆秋息的小腹上，哈哈笑道：「你小子心軟，迫揑不成，讓老夫來吧！」

兆秋息全身痛得發抖，嘔的已是血水，但始終未發一聲。

鴛鴦劍叟躍近又想拷打，蕭秋水果然鬆手。

兆秋息突然回身！

他手上本來沒有刀。

但就在他一回身的刹那，刀光一閃。

蕭秋水雖然反對「四劍」如此對待「刀王」，但也不忍心見鴛鴦劍叟如此胡裏胡塗喪命在兆秋息刀下。

他及時一掌，「砰」地拍在鴛鴦劍叟肩膀上，鴛鴦劍叟跌出七步，恰好避過一刀。

刀「嗖」地自袖子裏收回去。

蕭開雁也不禁動容道：「袖中刀！」

鴛鴦劍叟怒叱：「蕭秋水你……」閃電劍叟道：「蕭秋水他帮權力帮的人！」

騰雷劍叟因曾受蕭秋水捨命相救之恩，即道：「蕭秋水救了老五！」

一時各執異見。兆秋息抹揩了額上的汗，捂腹緩緩立起，袖中「嗖」地一聲刀光一閃即沒，他慘笑着說：「這就是『袖中刀』。」

蕭秋水點點頭，道：「我看見了。」

兆秋息道：「那是我要讓你看得見。如果我用它來殺你，它就會快到你連看都看不見了。」他苦笑又道。「剛才我還在負痛，現在好多了。」

蕭秋水淡定地說：「是。你現在好多了。」

兆秋息吃力地道：「刀快到你看不見，便無從捉摸它，捉摸不着，你的內力也無用了，是不是？」

蕭秋水篤定地答：「是。」

兆秋息笑了：「你放了我，我曾上過你的當，再也不會上你的當了，所以我再要殺你，就一定能殺得了你，你相信不相信？」

蕭秋水斬釘截鐵地答：「信！」

兆秋息笑：「那我要殺你了。」

蕭秋水搖頭。

兆秋息奇道：「你不信？」

蕭秋水笑了：「你不會殺我的！」

兆秋息問：「爲什麼？」

蕭秋水輕輕地道：「因爲刀王不是這種人！」

兆秋息靜止了半晌，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淚也出來了，又驟地止住笑聲，道：「你以爲刀王是怎樣一種人？」

蕭秋水即答：「壞人。」

兆秋息變色道：「那麼，我爲何不殺你！」

蕭秋水冷笑道：「但你是條漢子！」他笑笑又道：「何況，刀王兆秋息不是爲聽阿諛奉承的話而問人的。」

兆秋息沉默半晌，大聲反問：「壞人中也有好漢？」

蕭秋水的聲句如一記記沉重的釘鎚：「不但有好漢，也有英雄！」他朗聲道：「劉邦狡詐奸險，善用智謀，却是流芳百世的大英雄，楚霸王殺人不眨眼，血流成河，却是名重千古的眞好漢，韓信原市井之徒，無賴之輩，但在角逐天下的爭戰中却是豪傑，曹操欲篡奪漢室，挾天子以令諸侯，威震神州，却是不世之人物！」蕭秋水一口氣說到這裏，旋又低聲道：「問題是誰好，誰壞？好怎麼分法？壞怎麼評法……」蕭秋水又嘆道：「也許，也許好壞存乎於一念之間……」

兆秋息大汗涔涔而下，似乎比蕭秋水扼制住他的「手刀」時還淌得多，終於大聲道：「那你爲什麼不加入權力帮？」

蕭秋水笑着反問：「我爲何要加入權力帮？」

兆秋息欲言又止，隔了半晌，終於道：「我們是擒住了梁斗等人，但帮主素來對梁大俠等之爲人，甚爲敬重，有意招攬已久，故暫無生命之虞。」

蕭秋水頓時鬆了一口氣說：「不過梁大俠爲人正直，絕不會加入權力帮的。」

兆秋息眉毛一挑，冷笑道：「昔日以飲譽黑白二道的『大王龍』盛江北，以烈直稱著，最終還不是投入了權力帮！」

蕭秋水不答反問：「金頂上有些什麼人？」

兆秋息臉色陡變。

他瞳孔收縮，目光又變得刀鋒般的銳利。

「你……你一定要上去？」

蕭秋水說：「是。」

兆秋息跺了跺脚，恨聲道：「我的職責是阻擋未受邀請上山的人……不過，你一定要去送死，我也由得你。」兆秋息冷笑一下又說：「何況……我適才敗于你手……你就算是硬闖過關了。」

蕭秋水一拱手道：「多謝。」與蕭開雁返首欲行，斷門劍叟嚷道：「我們一道上去。」

原來「四劍叟」適才暗狙兆秋息不成，怕他復仇，深知單憑四人之力，恐非「刀王」之敵，故欲與蕭秋水結伴而行！

蕭秋水側首詢問：「四位又因何事，非上山不可？」

此刻蕭秋水雖年紀最輕，武功也不高，但隱然氣派，淵停嶽峙，蕭開雁看在眼裏，心下暗暗稱許。

斷門劍叟道：「我們得悉章長老、萬長老二位在六榕寺一帶圖拯救邵長老未獲，却查出峨嵋金頂上燕狂徒的『忘情天書』出現江湖！二位長老趕去，天王特令我等來聽差遣。」

一聞「忘情天書」蕭秋水不禁一震，蕭開雁也變了臉色，昔日章殘金、萬碎玉

赴六榕寺，蕭秋水有聽邵流淚說起，當然是爲了「無極先丹」，而今又爆出册「忘情天書」，武林又要掀起巨波，由此可預見。

兆秋息乾笑兩聲，道：「嘿，嘿，不錯，『忘情天書』就在上頭，不過憑你們的本事，上去只是送死……」

閃電劍叟怒道：「你瞧不起咱們？」

騰雷劍叟的大喝如半空中打了一個焦雷：「你想怎樣？」

兆秋息傲然道：「也沒怎樣。只是你要上去，不如先給我殺了。」他冷笑一揮手：「……先過我這『七十二刀刀大陣』再說！」

那三十六紅衣童子及卅六彩衣童子立時轉動了，每人提着刀，急旋起來，鴛鴦劍叟大笑道：「就憑這些小孩子……」

驀然寒光一閃，饒是他避得快，鬍鬚也給削去一綹，只見刀光閃動，方位轉移，快得令人目眩頭暈，只見刀光不見人影，不禁爲之胆寒，損人的話，則是不敢再說下去。

就在這時，穹蒼之中，傳來「噹噹」之聲，悠揚悅耳，久久不過；蕭秋水曾聽說過，金頂絕崖上有一巨鐘置地，在雲霧山壁之間，甚是古舊。

兆秋息一聽鐘響，即令七十二童停止攻襲，臉容甚是恭謹，一直等到鐘聲全消，才敢稍動，騰雷劍叟滿腹疑雲，怒喝：「你鬧什麼玄虛？」

兆秋息揮手道：「你們上去罷。」

四劍叟一愣，知金頂鐘鳴原來是權力帮帮主給他部下「刀王」的指令，想挪揄幾句，但又忌於李沉舟君臨天下的威名，有所忌憚，便只好迅步上山。

這時鐘聲又再響起，在隱隱青山之間，隱隱傳來，遠眺高峯遙處，氣象遙遠且森然，再回頭時，已不見了蕭秋水。

× × ×

蕭秋水已上山。

× × ×

鐘聲倏止。

蕭秋水只見山意森然，山景幢然，金頂平台上的情景，令他倒抽了一口涼氣。

原來山上黑壓壓一大片，竟聚集了數百個人。

蕭開雁失聲道：「權力帮在此開大聚會了。」

蕭秋水道：「看來不像。」

只聽一人站起來大喝道：「李沉舟，別人怕你，我可不怕，快將『忘情天書』交出來，否則，我普陀山的人，要你的狗命！」

他一說話，衆下一齊嚷嚷，眞是天下震動。這些人穿雜色衣服，裝束不同，臉貌也醜美各異，顯然是從關內關外各處趕來聚集的。這些人都功力充沛，一齊起哄，眞是山搖地動。

但他們雖敢起哄，却不敢迫前一步。面對他們而坐的，只有一人。

蕭秋水一上來，就看到了他。

幾乎只看到他一人……蕭秋水之所以倒抽了一口涼氣，不是爲那末多人在金頂，而是爲他一人。

那人在蕭秋水登上極峯時，似乎也揚了揚眉。

一個人，面對，一羣人。

這是什麼人？

× × ×

這時置放在崖邊的巨大銅鐘，又「噹噹」地、柔和地响起。

那人坐在草堆石上，輕輕地彈指。

鐘與他之間，相距十二丈餘遠。

他的指風，射在鐘上，連鐵鎚都未必敲得起的巨鐘，却聲聲响起。

鐘聲一起，蓋住了羣豪的語音。

只聞鐘聲，不聞人聲。

蕭秋水等在天門石旁所聞的只有鐘聲，便是這人，隔空彈指，所發出來的掩蓋羣音的鐘聲。

這人是誰？

× × ×

蕭秋水却在千人萬人中，只看見他。

× × ×

這人也抬起了頭，似越過千人萬人，在人叢中望了他一眼。

——那深情的、無奈的，而又空負大志的一雙眼神！

× × ×

蕭秋水驀然悟了。

他悟出當日之時，丹霞之戰裏，「藥王」莫非寃因何誤以爲他是「帮主」，也瞭解了「白鳳凰」莫艷霞等人，爲何錯覺他是李沉舟了。

也許，也許他和李沉舟，無一點相像之處，但就在眼神，就在眉宇間，實在是太相似了！

——帶着淡淡的倦意，輕輕的憂悒，宛若遠山含笑迷濛，但又如閃電驚雷般震人心魄……

× × ×

那人笑了。笑得好像只跟蕭秋水一人在招呼。

這時包圍圈內七八人已按捺不住，拔出兵器，紛紛躍出，破口大罵。

「李沉舟，老子沒時間跟你耗！快交出來，不交咱們就一起上！」

只聽身邊的斷門劍叟也「呀」了一聲，道：「萬長老、章長老果在這兒！」

只見兩個老者，站得最前，一個宛若天神般高大，容貌則如玉樹臨風，一個却十分猥瑣，神色裏似老鴉般閃縮，在他們後邊，緊站着四個人，一名就是剛才第一個跳出來破口大罵的頭陀，還有一個寶藍衣衫的老叟，一個鐵骨鐵身鐵鑄成一般的道人，還有一個呆頭呆腦的禿頂錦衣人，但瞧羣豪模樣，似對這四人甚是敬畏。

蕭開雁知道蕭秋水不識得，便道：「那四人大大有名，頭陀便是普陀山九九上人，老者是華山神叟饒瘦極，那鐵衣道人是泰山掌門木歸眞，錦衣呆臉的便是天台山有名的『扮豬食老虎』端木有，都是極厲害的人物。」

蕭秋水想到了浮屍在浣花溪水上的少林狗尾、續貂大師、武當笑笑眞人、崑崙『血雁』中由子、掌門人『金臂穿山』童七、莫干山『九馬神將』寅霞生、長者『雷公』熊態、『電母』冒貿、靈台山掌門天斗姥姥、第一高手鄭蕩天、寶華山掌門『萬佛手』北見天、副掌門『千佛足』台九公、陽羨銅官山『可禪隱人』柴鵬、馬蹟山七十二峯總舵主石翻蟬、雁蕩山宇主鷹尋幽……

他眼睛却仍是望着那人，那面對許多人的人。那人絲毫沒有懼色。眼神溫暖如冬之爐火……

× × ×

那鐵衣道人突地一聲怒喝，好像軍鼓一樣，一聲一震，力蓋萬鈞：「李沉舟，你究竟交不交出來，我木歸眞可沒空跟你磨菇！」

他一說完，衣袖一拂，袖如鐵片一般，「嗖」地切在金頂的一塊岩石上：石如脆餅，割裂爲二。木歸眞怒說：「李沉舟，十六大門派，給你斬殺得家破人亡者一大半，今日血債血償，你再也逃不掉。」

李沉舟笑了。他的笑容有說不出的自負、悲抑與譏誚。奇怪的是這三種迥然不同的人生情態，竟都在他的一個笑容裏含蘊了。他說：「你來了。」

衆人一呆，相顧茫然。蕭秋水却知道李沉舟的話是對他說的。千人百人中，只對他一人而說的。他居然鎮靜地回答：「我來了。」

李沉舟那眼神又變得遠山般遙遠，不可捉摸，但深情……他雙指挾着一管茅草，說：「你果然來了。我聽柳五說過你，他被你擒過一次，他很服氣；」他笑了笑又道：「要擒柳五，已經了不得，能使柳五服氣，簡直不得了……」他如故友相逢般熱絡，隨便指一指身邊的石頭，輕描淡寫的道：「坐。」

這時羣豪甚爲吃驚，紛紛回過身來張望，却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青人，淡定地越衆人而出，自然得就像回到自己家居一般，就在李沉舟身旁坐下來。

李沉舟望定了他，微笑道：「好。」

方歌吟正待答話，忽聽一人破口罵道：「什那小丑，在這兒目中無人，勾結奸黨，我儲鐵誠……」

蕭秋水一聽是「儲鐵誠」，霍然一震。原來「千變萬劍」儲鐵誠是青城劍派的一流劍手，與蕭秋水祖父蕭棲梧可說是齊名劍客，不過爲人不但不「誠」，而且甚是卑鄙，昔年內外浣花劍派之變，儲鐵誠便是其中鼓動、挑撥、唆教、離開的人。

蕭秋水稍一皺眉，李沉舟淡淡地道：「此人說話，太過討厭……就不要讓他說下去了。」

那儲鐵誠不顧三七廿一，繼續罵下去，突然間李沉舟的手動了一下，儲鐵誠面色一變，連忙掩住口，蹲下身去，大家探視了半天，却見他終於忍不住，「嘔」地一聲吐了出來，是兩排被打落的牙齒，和一小片茅草的長葉：落葉飛花，均可傷人，這已不是傳奇，更不是神話！

李沉舟也沒有看；向蕭秋水笑笑道：「他，不說話了。」

這時羣豪譁然。很多人不自覺地退了幾步。却見一人，全身穿着金亮，遍身戴滿金鐲子，叮噹作响，亮笑着前來，就像一堆火一般：「李帮主，我們天王有話要我稟告給你。」

李沉舟睥睨笑道：「妳是朱天王的左右手之一：烈火神君蔡泣神？」

蔡泣神一震，道：「帮主好眼力。」

李沉舟微微一哂：「在廣西浣花分局臥底時，妳就假借絕滅神劍辛虎丘之女辛妙常的名義？」

蔡泣神又是一怔，道：「是。」

李沉舟道：「可惜啊可惜，祖金殿居然還會對妳那末不了解，中了妳的暗算而死。」

蔡泣神與雍希羽剿殺祖金殿的事，才不過一天，而且係在峨嵋山脚下得手的，其時李沉舟還被羣豪圍於山巔，而李沉舟居然已全知悉此事，這才叫蔡泣神心服口服，一時答不出話來。

李沉舟淡淡地道：「我本可就在這裏殺了你，但兩軍戰陣，不斬來使，今日你的身份是使者，你有話便說，我暫且寄下你的人頭，償祖金殿之命。」

蔡泣神聽得勃然大怒，却又覺李沉舟凜然有威，輕描淡寫的話，却教人確信，心下一寒，但想到今日圍剿的高手不知凡幾，自己也名震江湖，何況章、萬兩位長老都在，定必護法，暗忖：李沉舟再厲害，也無法對自己怎樣，當下假裝掏出柬函，驟然一揚手，打出一團火焰！

李沉舟宛若沒有看見。

火焰照映在他的臉上，他的眼光突然有了一種無法掩飾、無法抑制的、狂熱的、焚燒的光芒。連章殘金、萬碎玉二人全神戒備，準備李沉舟一旦出手，他們立即截擊；羣豪也期待李沉舟出手，看是否有機可趁，看這名動八表的英雄人物，是不是如傳說中那般深不可測的武藝超凡。

可是李沉舟沒有出手。

他熾熱的眼神，一燃即黯淡了下去。

他猶如日暮黃昏中的人，疲乏、而帶譏誚……

（未完）

指壓自療法—蔡大夫

適應病症與禁忌和健康原則

指壓的適應病症

1 頭部指壓的效果：

頭痛、偏頭痛、失眠症、腦貧血、腦充血、健忘症（記憶力減退）、神經衰弱、失語症、後頭神經痛、三叉神經痛所引起的前頭部疼痛、圓形脫毛症、趕散睏氣、頭重、更年期障礙、促進毛髮營養。

2 眼球掌壓的效果：

掌壓眼球，心臟的作用一時間會受到抑制，脈搏會起緩慢現象，但這是眼球受到壓迫引起三叉神經反射刺激迷走神經中樞的結果；術語稱之謂「阿秀諾爾現象」。精神安定、眼睛疲勞、斜視、趕散睏氣、眼瞼下垂症、假性近視。

3 臉部指壓的效果：

額部的美容、塞鼻、蓄膿症、鼻子的美容、眼睛的美容、眼睛疲勞、假性近視、眼瞼下垂症、三叉神經症、臉部神經麻痹、臉部痙攣症、牙痛、趕散睏氣、頰部的美容、嘴邊的美容。

4 前頸部指壓效果：

腦充血、腦貧血、高血壓、低血壓、心臟病、失眠症、神經衰弱、偏頭痛、牙痛、打呃、調節甲狀腺荷爾蒙、鞭打症、宿醉、更年期障礙、暈眩、斜頸、動脈硬化症。

5 横頸部指壓的效果：

睡落枕、鞭打症、暈眩、耳鳴症、聽力衰減、牙痛、牙齒疼酸、腦充血、暈車船、宿醉、失眠、趕散睏氣、斜頸。

6 延髓部指壓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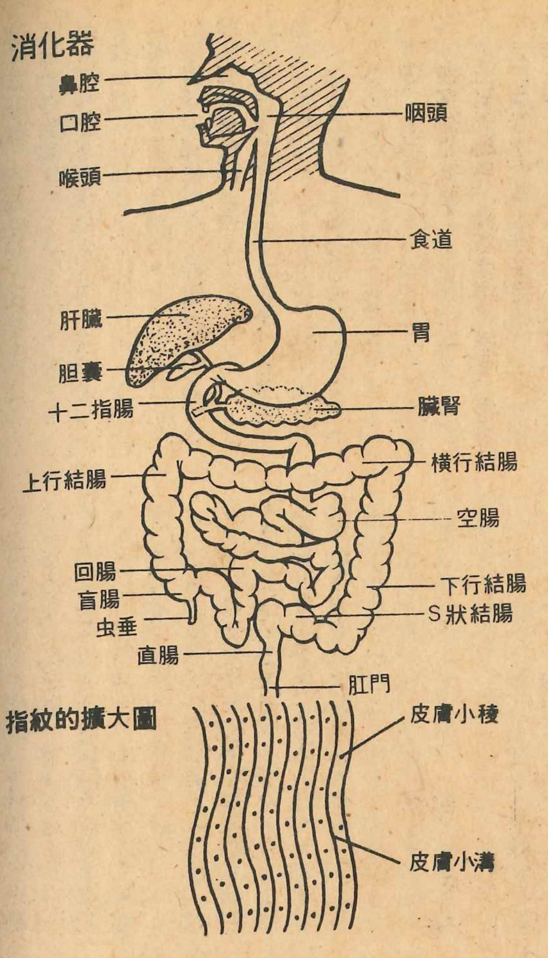
失眠症、心臟病、鼻塞、眼睛疲勞、三叉神經痛、打呃、蓄膿症、健忘症、失語症、趕散睏氣、抑止流鼻血、頭昏眼花、頭重、頭痛、暈眩、宿醉、更年期障礙、神經衰弱、鞭打症。

7 後頸部指壓的效果：

失眠症、動脈硬化症、偏頭痛、後頭神經痛、頭痛、頭重、歇斯底里、健忘症、失語症、趕散睏氣、宿醉、更年期障礙、鞭打症、脖頸痛。

8 肩胛上部指壓的效果：

腸胃病（左肩胛上部）、心臟病（左肩胛上部）、肝臟病（右肩胛上部）、肩部僵硬、臂痲痹、鞭打症、上肢神經痛、食欲不振、更年期障礙、神經衰弱、胃下垂。



9 肩胛間部指壓的效果：

氣管支氣喘、心臟病（左肩胛間部）、腸胃病（左肩胛間部）、肝臟病（右肩胛間部）、胃口難受（燒心）、暈車、打呃、嘔氣、胃不消化、惡阻、肋間神經痛、食欲不振、悸動、上氣不接下氣、背痛症、脊椎異常、胆石痛、胃痙攣。

⑩ 背部（肩胛間部五點位到腰部十點位）指壓的效果：

腸胃病、肝臟病、糖尿病、副腎荷爾蒙的調節、腎臟病、便秘、下痢、腰痛、椎間板疝痛、坐骨神經痛、更年期障礙、增強精力、不感症、夜尿症、痛風、背痛症、脊椎前彎症、脊椎後彎症。

⑪ 仙骨部指壓的效果：

精力減退、前列腺異常、膀胱異常、痔、生理痛、性荷爾蒙失調、勃起不全。

⑫ 腸骨稜部指壓的效果：

便秘症、下痢、整腸作用、發凉症、生理痛、腰部的美容。

⑬ 臀部指壓的效果：

坐骨神經痛、生理痛、精力減退、痔、腰痛、不感症、增進性機能、性荷爾蒙失調、勃起不全、夜尿症。

⑭ 淚越壓點（大轉子上部）的效果：

止痢、痔、精力減退、生理痛、生理不順、膀胱異常、身體發凉、坐骨神經痛、椎間板疝氣、整腸、胃痙攣、性荷爾蒙失調、早洩、勃起不全、夜尿症。

⑮ 大腿後部指壓的效果：

坐骨神經痛、抽筋、身體發凉、內反膝、外反膝。

⑯ 膝窩部指壓的效果：

腿肚子抽筋、腳氣、腳痲痹、身體發涼、膝蓋痛、腳底抽筋、腿肚子浮腫、內反膝、外反膝。

⑰ 下腿後部（腿肚肌、阿基列斯鍵）指壓的效果：腿肚子抽筋、腿肚子浮腫、腳部痲痹、伸展阿基列斯鍵、跟部疼痛、腳盤挫傷、不姙症、步行困難、解熱。

⑱ 腳跟兩側部的指壓：

發凉症、夜尿症、生理痛、解熱。

⑲ 腳底的指壓：腳底發凉、全身發燒、腳底抽筋、痲痹、反射內臟引起內臟器官的正常、頭昏眼花、腎臟病、夜尿症、生理不順、生理痛。

⑳ 腋窩部的指壓：

上臂神經痛、臂部痲痹、肩硬、高血壓症、血管運動神經障礙症。

21 上腋的指壓：

上腕神經痛、發痲、痲痹、正中神經痲痹、血管運動神經障礙症、五十肩。

22 前腕的指壓：

正中神經痲痹、書痙、痲痹、血管運動神經障害症、心臟病、手指發痲。

23 手指的指壓：

反射腦及內臟引起內臟器官正常、書痙、手指發痲、血管運動神經障礙症、手指感覺痲痹、指關節痛、心臟病、手指腱鞘炎。

24 鼠徑部指壓的效果：

鼠徑淋巴異常、不感症、精力減退、發凉症、不姙症、脫腸、勃起不全。

25 大腿前部指壓的效果：

胃弱、整腸、膝關節疾患、步行困難、痛風、先天性股關節脫臼。

26 大腿內側指壓的效果：

整腸、坐骨神經痛、生理痛、生理不順、不姙症、不感症、精力減退。

27 大腿外側指壓的效果：整腸、便秘、下痢、腳氣、生理痛、生理不順。

28 膝關節周圍指壓的效果：

膝關節痛、關節風濕症。

29 下腿前部指壓的效果：發涼症、頭昏眼花、整腸、生理痛、不姙症、食欲不振、步行困難、下痢、痛風。

30 腳盤指壓的效果：

挫傷、發痲、步行困難。

31 腳背部指壓的效果：

整腸、發涼症、頭痛、頭昏眼花、痛風、腳底抽筋、步行困難。

32 腳趾指壓的效果：

發痲、反射內臟促使內臟器官正常、發涼症、生理痛、步行困難、不感症。

33 胸部指壓的效果：

心臟病、氣管支氣喘、肋間神經痛、胃口難受、乳汁缺乏症、乳房的美容。

34 胸骨部指壓的效果：

氣管支氣喘、肋間神經痛、不感症。

35 腹部指壓的效果：食欲不振、便秘症、胃加答兒、胃下垂、胃痙攣、糖尿病、肝臟障礙、坐骨神經痛、發涼症、椎間板疝痛、生理不順、失眠、神經衰弱、高血壓、低血壓、精力減退、打呃、胃不消化、肥滿症、不感症、更年期障礙、消化不良、胃擴張、痛風、腎臟病、夜尿症、不姙症、勃起不全、胆石痛。

手指皮膚的構造

指壓的禁忌症

對於左記各種疾病或其患者不可施予指壓：

1法定傳染病：霍亂、赤痢（含疫痢）、腸傷寒、副傷寒、痘瘡、發疹傷寒、猩紅熱、白喉、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但出院後，對其後遺症可施予指壓）。鼠疫、日本腦炎。

2其他的急性炎症：肺炎、蟲垂炎、腹膜炎、腎盂炎、腸相搏。

3外部刺激而容易引起出血的疾病：胃潰瘍、白血病、十二指腸潰瘍、癌症。

4其他疾病：感染性的皮膚病、梅毒性疾病。此外，對極度衰弱的患者，吃飽或空肚子時，發高燒時、開刀不久的患者必得避免。

健康五原則和指壓

我們要能在健康的情況下，過着舒適的生活的話，一定要遵守日常的生活方式，使它上軌道，不要流於紊亂才行。如要達到這目的，只要均衡地保持下列五原則就行。至於所謂保持均衡，不外是依指壓

來調整紊亂的生活，使它上軌道罷了！

1 吃得愉快：

所謂吃得愉快，不是指盡量吃自己所喜歡的東西的意思；却是指能吃到營養均衡、好吃、而身心感到舒服的意思。

脂肪多的食物（如肉類、油膩的東西等）如吃得過多，脂肪堆積血管壁，會造成血液循環的停滯。所以酸性食品（肉、魚、蛋、米等）和鹼性食品（蔬菜、水果、芋類）的均衡至爲重要。

白米吃得過多，會造成胃下垂、胃擴大原因（白米缺乏維他命B1來帮助澱粉的消化作用）。此外不要吃忽冷、忽熱的東西也是很重要的常識。例如刺激性食物不要吃太多；三餐要定時都是很重要的。

2 要能熟睡：

熟睡的話，精神上、肉體上的疲勞才能回復；內臟也能獲得休息，早上醒來才會有正常的食慾。睡眠時間不是愈長表示愈好。實際上，縱使兩三個鐘頭也無妨，只要能熟睡就行。不然的話，睡的時間雖長，但做夢，或被夢魘住，睡不着却是會妨害睡眠的。酒精類喝太多也不好。

穿得過多也無法得到舒適的睡眠；但也得注意不要着涼。尤其疲倦時，肌肉容易冰冷，動輒引起脚抽筋。上床之前要是能先進行目前流行的「三溫暖」（SAUNA）健康浴暖暖身體好。

過分軟綿綿的彈簧床和臥墊都是造成挫筋的因素。所以硬度要恰到好處。陰濕的被窩對身體也不好。總之，我們一輩子當中有三分之一在睡眠上，所以睡得舒服跟快樂的生活很有關係的。

3 大便要暢通：

營養充分地被吸收，每天一定要按時大便，這是保持健康上很重要的一件事。發生便秘或下痢的症狀時，要迅速整腸才行，也就是說要不斷地調和內臟，增加消化力才行。當大便不通，就會感到不愉快，身心就失去均衡。沒規則的生活定會產生不規則的飲食生活。此外再因精神上的刺激，環境等關係，消化有時會紊亂，可見對自律神經和內臟的關係也頗爲重要。

4 工作勤快：

睡眠充足後一定要吃早餐。早餐是一天工作的活力來源，所以習慣應該養成。

面對着目標，充滿精力的工作與健全的身體及精神頗有關係，所以自己所不適合的工作、沒興趣的工作、不習慣等關係均會引起心理上的疲勞，帶來肉體上的痛苦。當然，不管什麼工作都不可能很順利，但要有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辛苦地從事工作，得到成功後，對於接着的工作也才有信心，也才會發出會心的笑容來。

一天的工作能在充分發揮你能力下結束；而後獲得十足休息及富有均衡的營養才是從事下個工作能夠勤快的主要來源。

5 開心地笑：

人的臉上有笑肌，可見笑是賦與人類的特權。沒有笑的生活太枯燥無味了，不尤此也。精神上肉體上也很不利。當然了，笑也有很多種類。微笑、苦笑、傻笑等，這兒所說的開心之笑，乃哈哈大笑。

笑的功能是，會引起橫隔膜的上下運動，作用於迷走神經，促使心臟的跳動正常，血液循環良於行，不但可以預防心肌梗塞，促進胃腸的活動，引起胃液分泌，使食欲、消化作用活潑。此外還可以調節內分泌及荷爾蒙的作用。因此，開心的笑也是返童的秘訣。常言道「笑一次年青一次，生氣一次就老一次」良有以也。

手指的功能

女性懷孕三個月左右，胎兒的手指就成形，開始動；有時候，四個月左右的胎兒會拿手指到嘴裏的。這樣地，在母體內，手指早就開始活動，所以生後，嬰兒會馬上有想抓東西的表情。此外，受到任何驚動就會緊握手指；入浴時也會有抓住手指、打開手指地表現保護自己。

人世間，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器具像人的手指那樣能多方工作的。

尤其手指表面，指紋部上的觸覺小體會容納觸覺（如邁斯那小體便是），壓覺（如巴齊尼小體）的。壓覺是強度的觸覺所引起。不尤此也，仍可能容納冷覺（如克勞則小體）和溫覺（如露非尼小體）。

分布在手指的這些觸覺將感受到的內容（諸如：皮膚的彈力、熱度、冷度、肌肉的緊張度、肌肉緊縮程度等）傳到腦；根據腦的命令立即能依情形施與指壓操作的（請參照診斷就是治療之項的圖片）。

此外，母指還可以大別爲「甘手」和「苦手」兩者。「甘手」者指先天柔軟能翹反的手指而言；「苦手」者，先天硬固不能翹反的手指而言。

不過，這也有好像不能一概而論的情形。「甘手」的指紋部能柔軟地接觸皮膚；「苦手」就沒那麼簡單。相反地，對慢性硬直的身體或痲痹性的毛病，用「苦手」指壓頗能見效，但「甘手」就顯得嬌柔無力了。當然了，只要熟練的話，就可以把各方的優點吸收在你的手指上。此外，還可以使你的手掌部和指紋部柔軟富有彈性，觸覺和敏感方面都可以促進不少的。

愈從事指壓，你手指的觸覺小體益將發達，依學理認爲它會引起微動作用與皮膚組織發揮某種有效成分。

手指還有個特徵，那就是可以證明出你的健康狀態。當新陳代謝不正常或水分不足時，手指會顯得乾燥不潤，甚至手指甲邊的皮膚剝落；相反地，內分泌有什麼異常時，手指會濕濕的。還有，指甲的半月部分消化，或手指涸乾有直綫抑或易罅口，那就是表示營養不均衡。具有上述多種特徵的手指是從事指壓者很重要的工具，這一點是要特別提出來說明的。

1 指紋部比任何手指來得大，廣泛地分布着各種觸覺小體（邁斯那觸覺小體、巴齊尼觸覺小體），因此觸覺範圍非常廣。

2 母指能自由自在地接觸到任何一支獨立的手指，所以活動範圍相當廣大。

3 母指的指骨是由「基節骨」和「末節骨」兩骨所成；其他各指均由「基節骨」「中節骨」「末節骨」三骨所成。

4 母指的「末節骨」比任何手指的「末節骨」大，所以有支撑的力量，因此最適合於指壓。

5 愈指壓，母指的指紋部會愈柔軟發達。觸覺也會更加敏感起來。

（下期講：「壓法種類和程度及技術實學之要點」。）

兩月完俠情中篇小說

馬 騰・文
盧 令・圖

一劍挽狂瀾
（一）



丐帮禍事生

天津！

丐帮總舵。

帮主「七指神丐」楊邁武，雙手握拳，蹙着眉，不停地在大廳上來回踱步，顯得心事重重。

怎能令他不心事重重，憂急如焚。

連日來，總舵不斷接到消息，天地帮大舉出動，襲擊丐帮在各地的分舵，不少分舵在驟不及防下被天地帮摧毀，損失嚴重；剛才，就接到一個消息，金陵分舵，又被天地帮於一夜間所毀，分舵主畢伯華戰死，帮中弟子，死傷了近百人，連金陵分舵，已有六處分舵被毀。

「帮主，如不再想辦法，這樣下去，丐帮將會被天地帮摧毀！」一個頭髮花白，容貌清癯，身背八個袋的老丐對楊邁武悲憤地說。

他就是丐帮長老，「追風丐」風揚。

楊邁武停下來，威武的臉上佈滿憤怒之色：「不殺杜年誓不爲人！風長老，我已傳令各地分舵，嚴加戒備，並派出了八護法，四巡使，帶着一批總舵弟子，到各地去了。」

「究竟天地帮爲何要和本帮作對？咱們一向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追風丐」風揚問。

「我也不大清楚，正派人去查，風聞『天地帮』加入了一個組合，這個組合野心很大，想一統武林，進而爭逐天下！」楊邁武說。

江湖動亂起

「想不到杜年以一帮之主，也會甘居人下！」風揚不屑地道：「居然敢與本帮作對，杜年，老夫看你有多大能耐！」

「風長老，不要小看了杜年，以前，本帮和他力量相等，現在被他突然施襲，毀了幾處分舵，損失了不少人手，在此長彼消的情況下，咱們最好是愼重從事。」楊邁武愼重地說。「今後，本帮總舵，也要加强防衛！」

「他們敢動本帮總舵，杜年這小子吃了老虎胆，獅子心？」風揚大聲道：「諒他也不敢！」

× × ×

「有什麼不敢！」杜年手一揮，厲聲道：「本帮主今晚夜襲丐帮總舵，打他個措手不及！」

「帮主，咱們還是小心點好，丐帮總舵，一定戒備森嚴。」一個麻衣中年文士說道。

「陸護法，今晚正是機會，剛才本帮主接到消息，楊邁武這個傻瓜，已派出了八護法，四巡使，帶着大批總舵弟子，趕赴各地分舵加强力量，現在他們總舵只得楊邁武，二位長老，及百多名弟子留守總舵，而本帮最少有二百人在天津，估壓倒性優勢，想不到本帮主略施小計，就令他上了當。」「一槍斷魂」杜年得意地舉杯一飲而盡。

「帮主智計超人，好一招聲東擊西之計！」一名猥瑣漢子奉承地道：「楊邁武

發夢也料不到，帮主大舉襲擊丐帮各地的分舵，目的就是想他將總舵的力量抽調到各地，然後本帮乘其總舵空虛，來個雷霆一擊，將他總帮摧毀！」

「蔣護法不愧人稱『奸似鬼』，本帮主的心意，一猜就中！」杜年拍拍坐在他身旁的蔣護法的肩頭，「本帮主的目的，正是想將丐帮總舵一舉摧毀！」

原來這猥瑣漢子，就是江湖上人稱「奸似鬼」的蔣百計。現身居「天地帮」左護法之一，和右護法「痳衣秀士」陸榮中，是杜年的左右手。

「痳衣秀士」陸榮中呷一口酒道：「帮主，咱們今晚什麼時候動手？」

「半夜動手，先放火，再動手！」杜年興奮地道：「丐帮總舵一毀，丐帮就等於一條蛇沒了頭，古語話：蛇無頭不行，那時，丐帮就不堪一擊！」

「帮主，屬下派人，立刻傳令下去！」猥瑣漢子蔣百計站起身。

「好！蔣護法，一切小心！」杜年叮囑。

「屬下自會小心，請帮主放心。」蔣百計出屋而去。

「來，陸護法，咱們乾一杯，預祝今夜成功。」杜年狂放地舉起酒杯。

「屬下敬帮主一杯！」陸榮中亦舉起酒杯。

哈哈的狂笑聲中，兩人碰杯，仰首而盡。

今夜秋風急勁。

星月無光。

× × ×

丐帮總舵沉浸在黑暗夜色中。

倏的，總舵後面有火光閃現，繼之火炬四五處，火光一起，總舵內值夜守衛巡邏的弟子，立時發現，敲响了銅鑼，大叫起來：「失火了！總舵失火了！」

風高物燥，火頭一起，迅速蔓延擴大，剎那，總舵陷在一片火海中！

鑼聲與叫聲，早驚動了丐帮中所有的弟子，帮主楊邁武，長老風揚，任權，亦聞聲而起，喝令所有弟子，不可驚慌，趕快救火。

楊邁武和二位護法在鎮靜地指揮着弟子救火。楊邁武看着四處起火的情形，低聲道：「兩位長老，看情形，有人故意放火！」

風揚聞言一驚：「帮主，總舵只怕被包圍了，咱們立刻衝出去！」

「遲了！」楊邁武沉重地說。

一陣箭雨，如飛蝗般射向正在忙於救火的數十個丐帮弟子。

不少丐帮弟子，一心只顧救火，箭雨射來，在驟不及防下，紛紛中箭倒地，剩下的也顧不了救火，忙找掩蔽處躲避。

「不要救火，全力殺敵！」楊邁武當機立斷。

救火的只有一半丐帮弟子，其餘一半，早在火起時，已四處戒備，如今聽帮主令下，個個緊守崗位，抗拒來犯之敵！

一陣箭雨過後，牆頭上鬼魅般地冒起一排黑影，一人厲聲大喝：「殺！一個不留！」

當先躍落牆頭，從那猥瑣矮小的身形看來，此人是「天地帮」左護法「奸似鬼」蔣百計！

立時，牆頭跟着跳躍下百十條人影，吶喊連聲，在火光映照下，殺入總舵。

丐帮弟子個個憤恨敵人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個個奮勇爭先，全力和來犯敵人拚搏起來。

剎那間，火光人影，兵器交擊聲，慘叫聲，倒地聲，充斥了整個丐帮總舵。

由於沒有人灌救，火勢迅速擴散蔓延，總舵中火光熊熊，濃烟衝天。

楊邁武眼見天地帮的人，用此鄙下手段，將總舵燒成一片火海，不由憤怒得雙目圓瞪，切齒暴喝道：「杜年你這個狗賊，既有胆放火燒本帮總舵，爲何不敢挺身一戰。」

喝聲一落，總舵大門被攻破，一羣天地帮的人蜂湧而入，爲首的一人，手執銀槍，正是「天地帮」帮主「一槍斷魂」杜年！

楊邁武一見杜年，目眦欲裂，大喝一聲，也不打話，打狗棒一抖，幻起千重棒影，兜頭罩向杜年。

杜年獰笑一聲，手中銀槍一舞，硬往千重棒影中刺進。

兩個一帮之主，就這樣打起來。

風揚見帮主動手，早已忍不住，鐵砵一揚，砸向跟在杜年身後的「痳衣秀士」陸榮中。

陸榮中陰笑一笑，手中鐵骨摺扇一揚一開，追風丐一鐵砵砸在鐵扇面上，曳起一逢火花，各退一步。

陸榮中鐵扇一開一合，倏然劃落，劃向風揚胸肋。

風揚滑步旋身，轉到陸榮中背後，一鐵砵砸向陸榮中背後。

陸榮中身形一轉，身中鐵扇倏然點劃向風揚拿砵腕脈。

兩人一合手，戰了個難分難解，一時很難分勝負。

丐帮另一長老，「火眼」任權，早在「奸似鬼」蔣百計領着百十個天地帮帮衆從四下繞牆上撲落院中時，就迎着蔣百計，截殺起來。

論功力，身手，蔣百計不及任權，但他是有名的「奸似鬼」，奸猾多計過人，一味遊鬥，旁攻側擊，不和任權正面接觸，使到任權，一時奈何他不得。

丐帮弟子奮勇爭先，個個全力拚殺，但「天地帮」的人，數量與他們多了一倍有多，佔了壓倒性優勢，不一會，丐帮弟子死傷了一大半，而「天地帮」的人，死了也有一半！

火勢似沒有停熄，反而更加擴大，照得天也亮了半邊。

楊邁武打狗棒點、刺、掃、挑、砸，一陣猛攻，迫得杜年後退了兩步！

在迫進的途中，順手解決了幾個正和丐帮弟子拚殺的「天地帮」帮衆。

杜年被逼退兩步，猛吼一聲，手中銀槍如毒蛇出洞，「嗤嗤嗤」一連三槍，刺入楊邁武棒影中，楊邁武被迫棒影一收，怎知杜年却乘虛而入，三槍復三槍，再三槍，連刺九槍，槍槍奪命，怪不得人稱「一槍斷魂」！

沉哼一聲，楊邁武打狗棒一抖，一棒化作六棒，剛好接住了杜年一連刺來的六

槍，但聞「篤篤篤……」六聲响，杜年六槍全部刺在楊邁武打狗棒頭上！

杜年怪叫一聲，手中槍一抖一震，槍尖化作海碗大小的一團光團，閃亮的槍尖與血紅的槍纓，耀眼蔽目，向楊邁武環胸刺去！

楊邁武見一團銀亮猩紅的光團向胸前環刺而到，弄不清虛實，打狗棒盤胸揮舞，護住前胸。

杜年驀然暴喝一聲，手中槍倏化作流星一點，刺射向楊邁武前胸！

楊邁武盤胸舞起的棒影，硬是被他一槍刺破，透突而入，迅疾無比，直刺心窩，離心窩只有二寸！

這一槍若讓杜年刺中，楊邁武必死無疑！

楊邁武眼色微變，沉喝一聲，空着的左手猛然向槍尖抓落。

槍尖觸膚！

杜年臉上獰笑！

楊邁武及時一把抓住槍尖！

任杜年怎樣用勁，槍尖難入半分！

楊邁武掌中有鮮血滴落，指掌被槍尖凌鋒割傷。

杜年槍刺不進，臉色大變！

楊邁武一手抓進槍尖的同時，打狗棒「颯」一聲，點刺杜年咽喉！

杜年銀槍被拿，進退不得，眼見棒頭如電般點刺到，百忙裏猛力一側頭頸，打狗棒於間不容髮間擦着頸側刺過，杜年驟覺頸側一陣劇痛，頸側已被打狗棒擦傷，皮脫血現，鮮血沁湧！

驚痛得杜年出了一身冷汗！

楊邁武見一棒不能擊中要害，被杜年閃過，手中棒一起一落，橫砸杜年頸脖！

這一棒若被砸中，杜年不頸折而死才怪！

眼看一棒挾着勁風斜砸而到，杜年臉色大變，握槍雙手原本凝足功勁，迫刺楊邁武心窩，但被楊邁武一手抓着槍尖，分毫難進，這時打狗棒已到，若不封擋，那時，不是他刺死楊邁武，而是楊邁武一棒將他脖子打折！是以，他不求傷敵，只求自保，握槍雙手疾起一手，在打狗棒臨頸的刹那，堪堪一把抓住！

但他雖然抓住了砸落的打狗棒，但由於分了一手去抓棒，槍上的力道自然小了，被楊邁武乘機全力一推一送，被推得退了一步，吸一口氣，才將脚步穩住。

兩人均負了傷，一個抓着槍尖，一個握着棒身，槍尖不進棒砸不落，相持着。

這是耐力與毅力的比拚，誰支持得越久，誰就可以得到勝利！

但兩人皆很危險，只要對方有人乘機偷襲，那就不堪設想。

兩人怒目相視，誰也不讓誰。

突然，一條人影悄沒聲地從側後疾撲楊邁武，刀光一閃，一刀劈向楊邁武抓住槍尖的手臂！

這人是「天地帮」的一個小頭目，見有機可趁，是立大功的時候，他原本和丐帮一個三袋弟子在拚殺，被他一刀劈傷了那個三袋弟子，瞥見自己帮主正和丐帮相持不下，不由心中大喜，顧不了追殺那受了傷的丐帮弟子，從側後偷襲楊邁武！

此人可謂陰險毒辣，他從側後偷襲，楊邁武側後的頭、肩、背、腰、頸、腿，皆是目標，特別是頭、頸、腰三處要害地方，若被他一刀劈中，楊邁武非死不可！

但他捨此不攻，却一刀劈向楊邁武抓着槍尖的左手臂，左手臂若被他一刀劈斷，杜年就可乘機一槍刺進楊邁武的心窩，自己既立了功，又給杜年留了面子，一舉兩得，是個如意算盤！

楊邁武正與杜年全力爭持，驀然側後風聲驟起，他心知有人乘機偷襲，强抑驚震的心情，他知道自己現處於險境，千萬驚慌不得，否則，自己將淪于萬刧不復之境。

刀光閃現，劈向他抓槍尖的手臂，他知道若被劈中，自己必然被杜年一槍刺中心窩而死，但又空不出手去封擋，而且也來不及，刀勢太快了，就在刀鋒觸臂的刹那，他猛然暴喝一聲，聲若驚雷，震動屋瓦，雙臂運力，身軀全力猛往斜側一扭一閃，橫閃二尺多遠。

杜年被他全力一帶，身不由主，也被帶動。

那名偷襲的「天地帮」小頭目，驟然間被楊邁武一聲巨喝所震，觸臂的刀鋒一慢，已被楊邁武閃避開，但楊邁武手臂，仍被鋒利的刀鋒劃開一道血口！

血光暴現。

楊邁武臂上被劃開一道血口，劇痛，手上力道一散，硬被杜年乘虛刺進，槍尖入肉二分。

楊邁武忍痛，手一緊，全力抵抗！

杜年見槍尖入肉，心頭大喜，再運勁全力推刺，難入半分。

楊邁武强忍着錐心劇痛，全力抵抗着槍尖再刺進，咬牙瞋目，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身軀簌簌顫抖。

杜年知楊邁武支持不了多久，何況，旁邊還有那個偷襲的部下，只要再加一刀，楊邁武是死定了，丐帮也完了，想到這裏，臉露獰笑，目射兇光。

楊邁武在極力支撐。

那向楊邁武偷襲的「天地帮」小頭目，見一擊不能奏功，殺心再起，今次，他乾乾脆脆，一刀攔腰向楊邁武揮劈過去！

這一刀勢猛力沉，範圍寬廣，任楊邁武怎樣閃避，也閃避不了，難逃一刀兩段之厄！

刀光閃耀，血光崩現，被劈成兩段的屍身，噴射出大蓬熱血，有些還噴濺到杜年的身上。

難道楊邁武眞的被一刀劈成了兩截？

非也，被劈成兩段的人，就是那個再次偷襲，想一刀將楊邁武攔腰斬成兩段的「天地帮」小頭目。

襲人者，人亦襲之。

「追風丐」手握一把從「天地帮」帮衆手中奪來的大刀，斑白的鬍鬚長揚，雙目赤紅，就站在那倒在地上的兩段屍身旁邊！

大刀上，還滴着血。

那個「天地帮」的小頭目，就是被他從背後一刀攔腰劈斷的！

原來風揚力戰「痳衣秀士」陸榮中，纏鬥中，乘陸榮中一個疏神，一鐵砵砸在陸榮中臂膀上，陸榮中被砸得不由掩臂暴退八尺。

「追風丐」原以輕功出名，見陸榮中負傷暴退，當然不放鬆，身形疾速閃進，追擊陸榮中。

怎知有個不怕死的「天地帮」帮衆，見護法負傷而退，奮不顧身的衝前阻截，一刀向風揚兜頭劈落！

風揚今晚可說巳憤怒到了極點，總舵被燒，是故他手下絕不留情，電光石火間，一手疾出，托抓住那名帮衆的刀把，另一手閃電般突進，但聞一陣難聽的胸骨折裂聲，那名帮衆，已被風揚一鐵砵砸在胸膛上，胸前凹陷，骨碎肉裂，慘叫而亡。

順手奪過大刀，正想再度追擊陸榮中，猛聽楊邁武震動屋瓦的一聲暴喝，猛回首，瞥見帮主危殆，胸臂受傷，一人正揚刀向帮主攔腰揮劈去，眼看這一刀若被劈中，帮主必死無疑，不由心胆俱裂，身形一起，也不見他作勢，只一幌，就到了那名小頭目的身後，刀勢後發而先至，一瞬間，將小頭目揮劈成兩段！

杜年眼見變生俄頃，現在不是楊邁武處於險境，而是自己危在旦夕，只要風揚對他加以攻擊，他分身無術，只有任從擊殺！

風揚巳左手刀，右手砵，刀斬砵砸，向他頭上腰下，猛攻而到！

杜年臉色一連數變，厲喝一聲，右手槍猛力往前一推，握住打狗棒的右手往上一抬，同時弄槍鬆棒，縮頭讓身，斜刺裏滾開數尺，形狀狼狽到極，閃避過風揚致命一擊！

楊邁武實巳支持不住，被杜年全力一推，槍尖雖沒有再入分毫，人却不由蹬蹬退了兩步，身軀一幌，朝地上倒去。

風揚見一擊不中，鐵砵「嗚」一聲脫手旋飛而出，飛擊在地上滾身的杜年，身形飄退，一把將快要倒地的楊邁武扶住，急聲道：「帮主，你怎樣？」

楊邁武被風揚一把扶住，勉强站穩身軀，啞聲道：「沒什麼，還死不了，弟兄們情況如何？」

風揚迅速速掃一眼四周，悲聲道：「弟兄們大部份巳傷亡！」

楊邁武聽說，不由悲急得差點閉過氣去，目眦欲裂，猛一聲喝，一手將刺入心窩二分的長槍拔出，一揚手，長槍如標槍般擲入一個正在和丐帮一個負傷弟子鬥殺中的「天地帮」帮衆背心，一聲慘嚎，那帮衆跌倒在地，不動了。

鐵砵帶着懾人心魄的嗚嘯聲，追擊在滾動的杜年，杜年本巳狼狽，這下更加狠狽，滾動的身形更加急速。

「噹」一聲暴响，驀然間橫來一扇，點擊在旋飛的鐵砵上，鐵砵「嗚」一聲側旋，繞了個圈，竟然飛回風揚手中！

風揚伸手，輕易接住。

杜年也從地上一個竄挺，站起身。

這時，一個滿身鮮血的人直朝楊邁武與風揚衝到，風揚一眼瞥見，大驚，叫道：「是任長老！」

放開楊邁武，身形一彈，跳縱而起，刀砵齊施，將窮追在任權身後的十多名「天地帮」帮衆，一陣亂砸亂砍，剎那血肉橫飛，慘叫聲中，倒下了七八個「天地帮」帮衆！

剩下的幾個，退身閃避！

風揚旋風般轉回身，想接扶住一身血汚的任權，楊邁武巳一手掩胸，一手扶持住將要倒地的任權。

杜年這時巳從一個手下，接過一支長棒，手中棒一震，撲身攻向楊邁武三人。

同時口中大喝：「集中力量，攻殺三人。」

陸榮中摺扇一開一合，揉身跟進。

「天地帮」帮衆，聽到帮主令下，齊皆撤下十多個仍在負傷頑抗的丐帮弟子，蜂湧向楊邁武三人！

風揚一看勢色不對，敵衆我寡，加上三人中有兩人受傷，在蟻多咬死象的情況下，不宜纏戰，突圍爲妙。

當下急聲道：「帮主，還能支持嗎？咱們突圍。」

楊邁武强振精神，一手扶持住業巳受傷昏迷的任權，神威陡發：「風長老，衝！衝出去！」

這時，火勢巳將總舵包圍。

要突圍而出，不但要衝破人的包圍，還要衝破火的包圍。

風揚一刀封開杜年攻來長棒，虎吼一聲，刀砵砸揮，直往蜂湧圍攻而來的「天地帮」帮衆中殺入，猶如出柙猛虎，擋者披靡。

楊邁武受傷的左手扶着任權，右手打狗棒左揮右舞，拒擊瘋狂自兩邊攻上的「天地帮」帮衆。

心窩的創口鮮血長流，但他咬牙支撐着。

蜂湧圍攻向楊邁武三人的帮衆，反而令到杜年與陸榮中沒插手的機會。

風揚如虎入羊羣，一路殺擊，楊邁武勉力支撐，扶着任權，緊隨在後。

三人終於殺出重圍，有十多名負傷的弟子，連忙趕上前將昏迷的任權從楊邁武手中接過，幾人斷後，衝向火海。

「天地帮」帮衆如潮水般地自後追湧到。

風揚一馬當先，硬往火勢較弱的地方衝去，衝開一條火路！

楊邁武速度慢了點，衝出火場，頭髮衣服均巳着火。

風揚一見，連忙上前爲他拍熄身上火苗。

十多名丐帮弟子，迅速衝出。

這時「天地帮」帮衆衝到火前，剛想跟踪追出，一陣夜風掠過，火勢一合，阻了去路。

風揚一把扶住楊邁武，喝聲道：「快走！」

扶起楊邁武，如飛而去。

十多名丐帮帮衆，抬着任權，跟在後面，疾奔而去。

等到杜年和陸榮中從另一面火勢將滅的地方衝出追到，巳不見人影，只有無邊的黑暗，耀眼的火光，嗆人的濃烟！

× × ×

第二天，丐帮總舵化作廢墟，只有縷縷的青烟，時斷時續地冒着，斷垣頹瓦，焦木炭灰滿地，與及燒焦變形的屍體。

這一時，丐帮總舵被毁，弟子被殺近百人，帮主重傷長老任權亦受重傷，只有風揚沒有受傷，帶同帮主楊邁武，長老任權，沒受傷的十多名帮衆，逃出總舵，却

不知所蹤。

「天地帮」也不好受，雖然獲勝，但折損了大半人手，帮主「一槍斷魂」受傷，兩護法亦一死一傷。

左護法「奸似鬼」被任權擊殺！

這一戰，哄動江湖，轟傳武林，武林中，各門各派黑白兩道，無不震動，對「天地帮」的實力和野心，重新估計！

丐帮各地分舵，聞悉總舵被毁，帮主與兩位長老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不禁人心惶惶，莫知所從！

好在丐帮總舵派到各地分舵的八護法，巡使紛紛到達，接着一名丐帮弟子帶來帮主楊邁武的手令，丐帮上下才安定下來，嚴遵帮主手令：嚴加戒備，不可妄動！

丐帮與「天地帮」的一戰，無疑像在暗潮洶湧的河水中投落一方巨石，擊得浪翻水濺，本巳動亂的江湖，從此就更加多事！

這好像是個行動的訊號。

× × ×

少林武當兩派，自接到高樓劍派出藍天送來的信後，對江湖上的一切動靜，更加注意，並派出弟子，四出走動調查和聯絡各地正義之士和門派。

好消息接不到，壞消息却不斷傳來。

這天，圓智大師正和武當七劍之首，冲虛道長在洗劍池畔下棋，一個武當門下弟子匆匆奔入凉亭，打斷了兩人的思路，冲虛道長放下手中棋子，看一眼匆匆奔入的弟子，語氣平淡地問道：「立清，何事匆匆？」

年約三十多歲的立清垂手道：「師叔，剛才掌門師尊接到信息，丐帮總舵于二日前被『天地帮』所毁，死傷不下百人，帮主與一長老任權身受重傷，只有追風丐風前輩沒有受傷，帶着帮主楊前輩，長老任前輩，同十多名負傷的丐帮弟子，衝出重圍，現在下落不明，掌門師尊特叫弟子來告知師叔，請師叔偕圓智大師速回，商研一下。」

鬚眉皆白的冲虛道長，果是修爲有道之士，雖則內心激動，但語氣仍平淡地道：「立清，『天地帮』又如何？」

「師叔，弟子不大清楚，請師叔去問掌門師尊。」立清垂目答。

「大師，看來這盤棋是下不下去了，大師請！」冲虛站起身，伸手讓客。

「道兄請。」佛相莊嚴，年約七十的圓智謙和地站起身。

「大師又着相了。」冲虛一笑，當先舉步出亭。

「道兄，着相即無相。」唸了聲佛號，隨着步出。立清跟在兩人的身後，直往上清宮走去。

靜虛與圓智直入武當掌門冲無道長的靜室。靜室中除了掌門冲無道長外，還有武當七劍中的六劍：冲塵，冲了，冲靜，冲空，冲元，冲清六位道長。

冲無與六劍一見圓智進入，忙起身迎接道：「大師請坐。」

圓智大師雙手合什，道：「各位道兄，老衲不客氣了。」

轉身坐在一個蒲團上。

「冲虛見過掌門師兄。」冲虛道。

「師弟請坐。」冲無說。

六劍同時欠身道：「見過師兄！」

冲虛點首，退在圓智下首盤腿坐下。

冲虛開聲道：「師兄，未知何事召喚冲虛？」

冲無道：「師弟，是關于『天地帮』與丐帮的事？」

轉對圓智道：「大師，你也聽立清說過了吧！」

「道兄，老衲聽說。」圓智大師答。

冲無道：「丐帮總舵被毁，帮主楊邁武下落不明，情勢確是令人担心。」

「師兄，『天地帮』與丐帮一戰中，情況如何？」冲虛問。

「『天地帮』聽說比丐帮損失還要嚴重，率領帮衆攻打丐帮總舵的杜年，受了輕傷，但左右護法則一死一傷，帮衆死了百多人，他們雖然摧毁了丐帮總舵，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冲無一口說完。

「『天地帮』死的是那個護法？」冲虛問。

「死的是左護法『奸似鬼』蔣百計，此人作惡多端，死有餘辜。」冲無答道。

「道兄，如今丐帮總舵被毁，帮主下落不明，丐帮形勢不妙，要不要加以援手？」圓智大師憂愁地說。

「大師，依貧道之見，丐帮雖然總舵被毁，但精英巳分散到各地分舵，楊施主雖然暫時下落不明，相信他還未死，只不過暫時藏匿起來養傷，『天地帮』雖然兇殘驕橫，但在未確知楊施主生死時，是不敢貿然大舉進攻丐帮各地分舵的，現在切要注意的問題，是『天地帮』背後撐腰的人是誰？」冲無道長提醒道。

「道兄說得不錯，『天地帮』素來和丐帮相安無事，忽然間連續襲丐帮各地分舵，進而掩襲總舵，決不會無緣無故，以『天地帮』的力量，不足以單獨攻擊丐帮，背後一定有股力量在支撐，莫不是高公子信中提及的那股力量？」圓智大師手持佛珠，雙目神光閃現。

「師兄，高公子信中提及，他已對一股神秘力量加以調查，依冲虛之見，『天地帮』定與這股力量有關。」冲虛說道。

「大有可能。」冲無道長點頭道：「只怕江湖從此多事！」

圓智口喧佛號，「阿彌陀佛，天下動亂，國事日非，民不聊生，江湖再一多事，那就不堪設想了。」

「掌門師兄，大師，冲靜覺得，丐帮與『天地帮』一戰，只怕是江湖動亂的開始！」冲靜欠身道。

「師弟所說，吾亦有同感。」冲無道長點頭。

× × ×

果然，不到一個月時間，少林、武當兩派，不斷接到下山弟子帶回的消息。

先是「風雲莊」大事擴充勢力，招納亡命，廣設賭館妓院，江北一帶，盡是「風雲莊」勢力範圍，逐漸，勢力已伸展到江南，有幾個小帮會：如「青葉帮」，「金槍會」等小帮會，不是被消滅，就是投靠歸順了「風雲莊」。

山西一帶的黑道巨擘，「摩天神掌」公孫霸，公然糾集黑道高手，佔山爲王，明火打劫，搶刦商旅，十日前，竟然攔路截刦官銀五十萬兩！

不少門派，組合，都接到一封柬帖，帖內限令他們，十天內立刻趕到泰山觀日峯，參加「一統帮」開帮大典，並加入「一統帮」，否則，格殺！

有幾個門派帮會：如太極門，神劍門，三友帮，因當着送帖人退帖或擲帖，當晚或翌日，就遭受到一羣幪面人的襲殺，帮毀人亡，一個不留。

更不幸的是，少林武當兩派派下山四出調查聯絡的弟子，有幾個無緣無故失了踪，顯已被殺。

江湖上刹那弄得風風雨雨。

而「天地帮」自天津丐帮總舵一役之後，約有二十日蟄伏不動，但忽然在一夜間，對丐帮發動了全面總攻擊，同一夜，丐帮各地分舵，都遭受到「天地帮」和一股神秘力量聯合起來的大攻擊。

丐帮由於帮主楊邁武下落不明，但接到帮主手令不准妄動，雖然加强了戒備，但各地分舵，于一夜浴血拚死苦戰後，各地分舵全部被毀，人數死傷過半，八護法，四巡使，亦在那夜「天地帮」發起的總攻擊中，死了三位護法，二位巡使！

丐帮已差不多到了滅帮的地步。

各地丐帮弟子，在剩下的五護法，三巡使的率領下，一面抵抗「天地帮」的追殺，一面找尋帮主楊邁武。

情勢已令到少林與武當兩派不能坐視，決定插手干預。

少林由圓智大師帶領，率領少林弟子八十人，聯合武當派出，以冲虛道長為首，七劍中的三劍：冲元、冲靜、冲清隨同，弟子六十人，到江湖上追查，對抗那股引起武林動亂的神秘力量。並設法取得高樓劍的協助，聯合武林中所有正義力量，共同進行。

同時，並帮助丐帮，對抗「天地帮」，設法找出丐帮帮主！

天無絕人路　險死慶生還

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身形迅速沉落，身旁只聽風聲呼呼，伸手不見五指，剛掉下時，隱約還能聽到長髯老者的大笑聲，隨着疾落的身形，什麼聲音也聽不到，只聽到耳邊呼呼的風聲。

三人幾乎是同時掉落，所以在掉落的一霎間，高樓劍能及時伸手拉住崔菁菁的手臂，另一手因為拿着長劍，故來不及，也分不出手來拉祖誼。

所幸三人兵器在手。

祖誼雙手執着八尺七寸長的穿喉挿，身形快速往下跌落，目不能視，也不知道陷阱有多深；下面如何，總之他感到不妙，心頭發慌，越往下跌落，越感覺死亡的接近，他不想就此死去，他正當英年，還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其中一件就是為他的知心好友高永報仇，殺那個陰險狡詐的幪面老者！

他心中憤激，手中穿喉插隨着疾速落下的身形，亂舞亂插。

忽然，他覺得穿喉挿撞在一些硬物上，發出深沉的撞擊聲，跟着底下傳來一聲深長的悶响。

心頭大喜，他知道一定是撞在岩壁上，撞跌了岩石，掉落下面，發出那聲深長的悶响。

手中穿喉挿疾忙朝發出撞擊聲的方向力插，震耳欲聾的「鏗鏗」聲不斷响起，閃起不少火花，手臂也被震得有點痠痲。

藉着閃曳起的火花，他瞥見身側五尺左右，是一幅陡削的岩壁。難怪穿喉挿插不進去，只擊落不少碎石。

他仍不死心──他不想就這樣摔死，手中穿喉挿雨點般隨着下落的身形朝岩壁上猛插，他希望能插入一道岩縫，那時，他就有救了。

他差點想放開他的求生欲望──因為連插了不知多少下，震得手臂痠痲，差點握挿不牢，仍然是插擊在堅硬的岩石上。

不過天無絕人路，閻王老子不要你死，你就一定有救，就在他失望到極，準備放棄刺插，就此掉下去摔死的瞬間，穿喉挿沒有被反彈回，一下子像刺在豆腐上一樣，猛然插入了一半有多，他原本直綫下落的身形，也猛然傾貼向岩壁，他驚喜欲狂，空出一手，一把抓在穿喉挿插入的岩縫中，穩住了下墮的身形，同時脚下亂蹬，居然被他蹬在下面一塊突出有半尺的突岩上。

這時，他一手握挿，一手抓住岩縫，脚下蹬在一塊突岩上，牢固得很，心中大喜，吐了口氣，突的省起還有高樓劍與崔菁菁兩人，和自己一同掉下這個黑漆漆看以無底的陷阱中。

「高公子，崔姑娘！」他興奮地大聲呼叫。

「祖大俠！」是高樓劍的回應，聲音就在頭頂，聲音傳下，「刷」一陣風疾速地往下墮掠！

這時祖誼已稍為習慣了黑漆漆的環境，隨着回應聲，他隱約見到一團影在他身前伸手可及處，落石一樣往下墜落，心念一閃，放開抓着岩壁的手，閃電般一把抓向那團飛速下墮的黑影。

五指如鈎，一把抓住那團黑影，猝然之下令他被那團下墮的黑影，帶得自身猛然往前墜傾，差點從蹬着的突岩上滑落。

猛吸一口氣，暴喝一聲：「起！」

也不管迴聲蕩出，震得耳鼓生痛，硬生生將那團下墮的黑影抓吊在空中。

適時，一隻手順着他的手臂反纏了上來，「祖兄，多虧了你！」是高樓劍的聲音。

× × ×

高樓劍一手拉着崔菁菁，耳邊呼呼風生，身軀迅速下墜，只道今番必死，不由緊緊將崔菁菁的手臂抓住。

崔菁菁身軀下墮，心亦往下沉，不過，她不怕死，因為在她身邊，抓着她手臂的，就是心愛的人，既然不能和心愛的人一同生，能够和心愛的人一同死，死亦無憾了。

她反手一把也抓住了高樓劍的手臂，兩人心意相通，藉着手的接觸，在互相交流情意。

他兩人本來和祖誼不差先後，一同跌落陷阱的，由於高樓劍在跌下時，為了能抓住崔菁菁，吸氣提身，一把抓住了崔菁菁時，兩人落下的身形同時窒了窒，所以比祖誼跌落得慢了一點，加上崔菁菁的衣裙受風，兩人又盡量張開手臂，下落的速度就比祖誼慢了一些，所以祖誼反比他兩

人跌落墜下得快。

亦好在祖誼比兩人下墮的速度快，就算三人平行下墜，祖誼在找到立足點後，也救不了兩人。

其實，高樓劍在墮下時，腦中閃過很多念頭，亦想到自救，曾經不斷用手中劍向身側，身前，身後亂刺，希望能刺入岩壁，承着兩人的身軀，但由於他劍長不過三尺。而他離開岩壁，足有五六尺，所以劍劍刺空，最後放棄了自救。

祖誼在下面插擊岩壁的聲音，兩人都聽得很清楚，兩人心內都希望祖誼能將穿喉挿插入岩壁，穩住下墮的身形，就算救不了兩人，最少免於同歸於盡。

及至聽到祖誼興奮的喚叫，兩人同時心頭大喜，盡量提氣輕身，減慢下降的速度，果然天有眼，被祖誼一把抓住腰帶，得救了。

× × ×

祖誼運勁於臂，終於將兩人慢慢提引起，高樓劍伸手緊緊抓住了插入岩縫的穿喉挿。

穿喉挿乃精鐵打造，故此能承受起兩人的重量。

崔菁菁在高樓劍的引提下，亦抓住了穿喉挿，慢慢，兩人也找到了落足點，一手抓着穿喉挿，雙脚蹬在突岩上，身子牢固多了，不會再跌下去。

高樓劍與舒菁菁同時舒了口氣。「祖兄，若不是你，我倆死定了。」崔菁菁在黑暗中望着祖誼發亮的雙目，由衷地說。

「崔姑娘，快不要這樣說，其實，說眞的，若不是這根穿喉挿，咱們是死定了，是這根穿喉挿救了咱們三人的命！」祖誼感慨地說。

確實，若不是這根穿喉挿够長，三人不摔個粉身碎骨才怪。

「祖兄，你身上有帶火摺子嗎？」高樓劍問。

實在是太黑了，黑得令人看不清四周上下的環境形勢，包圍着他們的，是無邊的黑暗。

要想脫身，就要弄清處身的環境，才好想辦法。

「有！」祖誼從懷中取出了火摺子，一幌燃亮，火光立刻衝破黑暗，照亮了四周。

就着火光，三人仔細打量四周。

這個陷阱不知是天然還是挖成的──多半是天然的，方圓足有四五丈，三人停身的地方，巉岩削立，堅硬無比，若不是碰巧插入這道岩縫中，三人已摔落阱底，粉身碎骨。

火摺子的光亮有限，上，照不到頂，下，照不到底，三人無法測知這陷阱有多深。

「咱們三人雖不致於粉身碎骨，但，若想逃出，只怕很難。」崔菁菁憂慮地望着兩人。

「既然咱們現在死不了，我想，總有辦法逃出去的。」高樓劍充滿信心地說。

「咱們可以試試，攀上去！」祖誼激奮地說。

「對，」高樓劍堅定地說，「無論如何，都要試一試，咱們不能坐以待斃！再說，咱們停身這裏，支持不了多久。」

「那麼，咱們立刻動手！」崔菁菁熱切地說。

「先由在下攀上去試試看！」祖誼躍躍欲試。

「不！」高樓劍揚眉道：「祖兄，你剛才體力消耗太多，由在下來！」

「由在下來！」祖誼看了崔菁菁一眼，堅持着。

崔菁菁道：「祖大俠，讓劍哥去吧，他身手比較輕捷，只要小心些，相信不會有危險的。」

復又關切地叮嚀：「劍哥，一切小心，切不可勉强，這法子行不通，再想別的，天無絕人之路！」

「放心，一切自會小心。」高樓劍深深看了崔菁菁一眼。

「高公子，千萬小心。」祖誼關照。

高樓劍向兩人一笑，先伸手向上抓住一塊突岩，用力抓了抓，很牢固，聳身縮起，一脚踏上插入岩縫的穿喉挿上。

崔菁菁與祖誼，在下面，瞪大雙目，仰首上望，大氣也不敢喘。

身軀盡量貼着岩壁，高樓劍像壁虎一樣，一步步地往上攀登。

祖誼盡量將手中的火摺子舉高，好讓高樓劍看清岩壁上的情況，便利他攀登。

但是，火摺子的光亮有限，照不到太遠，先還看到一個矇矓的身影，在慢慢、艱難地往上攀爬，後來，就完全看不到了，高樓劍已沒在黑暗中。

最後，手中的火摺子燃盡，兩人重新被黑暗包圍。

雖然此刻什麼也看不到，兩人仍仰首上望。

兩人的心情非常緊張，這不但關係到他兩人的生死，最重要的是，兩人都非常關心高樓劍現在的情形，特別是崔菁菁，一顆心隨着高樓劍上升的身影在往上提，高樓劍的身影沒入黑暗中，她的一顆心彷彿也從胸膛裏跳了出來，感到一陣難言的空虛。

什麼也看不到，只有憑不時從岩壁上滾落的碎石，測知高樓劍仍在往上攀爬，有好幾次，上面傳來一陣墮擦聲與急促重濁的喘氣聲，跟着有碗大的岩石從上面疾滾掉落，差點砸在兩人頭上，身上，幸得兩人揮掌劈擊，閃避得快，不然，會被石塊砸破頭身。

崔菁菁實在忍不住了，她一定要知道高樓劍現在的情形，語聲憂急，她向上喚道：「劍哥，你現在的情況怎樣？不要勉强，爬不上去，就下來吧。」

聲音激蕩迴揚，嗡嗡作响。

好一會，聽不到高樓劍的回應。

崔菁菁急得想哭，強自抑制住，一雙眼睛睜得大大的，盡力往上望，彷彿想望穿黑暗，看到光明。

祖誼從語聲中了解到崔菁菁現在的心情，低聲安慰道：「崔姑娘，高公子不會有事的，說不定他已找到上去的路。」

崔菁菁感激地望着祖誼那雙在黑暗中發亮的眼睛，點點頭。

上面傳來了高樓劍興奮中帶有倦意的語聲：「菁菁，祖兄，我現在垂下帶子，你兩人抓住帶子，慢慢爬上來。」

崔菁菁聽見高樓劍的語聲，如大旱之

得甘霖，驚喜得熱淚盈眶，咽聲道：「劍哥，你沒事吧？咱們現在就爬上來！」

在黑暗中，上面有點閃亮的東西在慢慢垂下。「菁菁，我沒事，你們看到閃亮嗎？那是我在帶子上繫着的明珠，你們看到的是珠光，看到嗎？」

「看到！」菁菁與祖誼同時回應。

那點亮光很快垂到兩人頭頂，菁菁欣喜地伸手抓住了：「接到了，劍哥！」崔菁菁歡叫。

「崔姑娘，妳先抓着爬上去吧。」祖誼說。

「不，祖大俠，還是你先上吧，你消耗的體力太多了。」崔菁菁將帶子遞給祖誼。

「崔姑娘，妳先上吧，在下還支持得住，不要推讓了！」祖誼堅決不肯先上。

崔菁菁無奈，只好抓緊帶子，腳蹬岩壁，慢慢揉升上去。

帶子的盡頭，一雙發亮的目光正俯視着下面，崔菁菁的頭剛一冒起，上面一雙手已伸下，一把托着崔菁菁的腋下，將她提升起，崔菁菁已腳踏實地。

「劍哥！」

「菁菁！」

兩人已然摟在一起。

突然想起了下面還有祖誼，高樓劍放開崔菁菁，朝下面叫道：「祖兄，你可以上來了。」

下面傳來祖誼興奮的回應。

不一會，祖誼亦抓着帶子，爬上來。

這裏只不過是岩壁上裂開的一道大縫隙，但足可容三人存身有餘，三人置身其中，可坐可站，就是不能躺下，這是比下面安全，在下面，人只能抓着岩縫或插入岩縫的穿喉揷，腳蹬在突岩上，全靠手腳支撐，時間一久就會支持不住，掉下去。

這裏離下面停身處不過四五丈上下，由於黑，看不清上面，不知離地面還有多高，不過總是幸運，找到一個容身的大岩隙。

高樓劍收回帶子，原來帶子是他用腰帶和長衫搓連成的。

就着螢火一樣的珠光，崔菁菁發現高樓劍臉上，手臂上，有很多擦傷的痕跡，身上的衣褲也有破損。

「劍哥，瞧你，臉上，手臂上，盡是傷，痛嗎？」崔菁菁心痛地用手輕撫他臉上的傷痕。

「沒有什麼，一點擦傷，剛才，抓不牢岩壁，滑下了幾尺，擦傷了少少。」高樓劍淡淡地說。

「剛才一定很危險了？」崔菁菁深情地望着高樓劍。

「現在不是很安全了嗎！」高樓劍轉對祖誼道：「祖兄，還要想辦法上去！否則，困在這裏，餓也餓死！」

「不知上面這段岩壁情況怎樣？在下去試試。」祖誼彎腰向外探摸。

「慢着，攀爬上去，打不開阱蓋，也是徒勞。咱們要想個法子。」高樓劍拉住祖誼。

往上看，不見天日，連一絲光亮也透射不進來，想必上面封蓋得密縫。

「看來，攀爬到頂，亦很難將阱蓋打開。」祖誼憂慮地說。

「祖大俠，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相信總有辦法逃生，咱們難道坐以待斃？」崔菁菁安慰祖誼。

「那在下試試攀上去！」祖誼奮發地站起身。

「還是由在下來，」高樓劍攔住祖誼，「在下有了上次的經驗，危險少些。」

「不，」祖誼固執地搖頭，「你已費了不少力氣，身上不少地方擦傷了，今次無論如何由在下來！」

高樓劍只好不和他爭下去：「既如此，祖兄，一切小心！這條帶子你縛在腰上，比較安全。」將帶子遞給祖誼。

祖誼接過，繫在腰上。

「祖大俠，千萬小心！」崔菁菁關切地說。

「在下會的，等在下的好消息。」祖誼感激地看了兩人一眼。

帶子隨着祖誼往上攀升的身形，逐漸從高樓劍手中滑出，兩人在黑暗中，由於看不見四圍的景物，自然看不到祖誼往上攀的身形，只能從手中帶子的滑出，測知祖誼在艱難小心地往上攀升——帶子時停時滑，兩人都帶着熱切的希望，希望祖誼能順利攀上頂，雖然未必能夠打開蓋着阱頂的大石塊，總好過在這上不到天，下不着地的阱中。只要能夠爬上阱沿，希望就多一分。

好教他倆失望，帶子從高樓劍手中滑出不過丈五六，突然停下不動，好一會，帶子又動了，不過，不是滑升，而是墮下——慢慢往下墮滑，並且聽到摩擦聲與喘氣聲，高樓劍一顆心不由隨着往下沉。

崔菁菁也感受到了，兩人在黑暗中，默然不語——誰也不想先開口。

摩擦聲與喘息越來越响，崔菁菁握着高樓劍的手，也越來越用力——憂慮的表示。

黑暗中，兩人運足目力，終於看到一個更黑的黑影，祖誼喘着氣，慢慢攀爬落回岩壁隙。

「祖大俠——」崔菁菁急切想知道上面岩壁的情形，急聲說。

「菁菁，讓祖兄喘口氣再說。」高樓劍打斷了崔菁菁的話頭。

「高公子，崔姑娘，好抱歉，在下爬了丈多兩丈後，上面岩壁一片光滑，沒有地方供手攀足蹬的地方，在下在黑暗中摸索了好一會，仍然找不到可供攀登的地方，只好滑落來。」祖誼喘了口大氣，語聲抱歉兼失望。

「祖大俠，這是沒有法子的事，辛苦你了。」高樓劍寬慰地說：「咱們可以想別的辦法，天無絕人之路。」

「對，只要努力不懈，相信可以自救！」崔菁菁激動地說。

他們是在鼓勵與安慰自己，事實上，他們三人已陷在絕地，他們之所以不會摔個粉身碎骨，能在岩壁中立足，已是個奇跡，除非再有一個奇跡出現，否則，他們不摔死也會餓死！

三人被黑暗包圍着，彼此可聽到心跳聲，腦中在轉着念頭——希望能想出一個辦法，可以自救。

一個人處於絕境，千萬不可意志消沉，心灰意冷，應該鼓起勇氣，充滿了鬥志

。否則死定了。

黑暗與沉默籠罩着三人，時間一久，會使人發瘋，高樓劍了解到這一點，強自振作起精神，輕笑一聲：「那個幪面老者，一定以為咱們三人粉身碎骨死在阱底，他發夢也想不到咱們會安然藏身這岩壁中，這對咱們今後的行動有利。」

沉默一經打破，就像在水中投下一塊石頭，崔菁菁也活潑起來：「劍哥，祖大俠，可惜咱們看不見那人藏在幪巾後的面目，不然，咱們就可以知道此人的身份來歷，對追查工作，就方便得多。」

祖誼豪笑一聲，道：「只要在下能離開這裏，一定要將這個老小子的幪面巾揭下，看看他是何許人也！」

高樓劍一拍大腿，興奮地說：「咱們一定能夠脫困！」

崔菁菁問道：「可是想到辦法？」

「不是想辦法，而是想起一個人！」

「高公子，你說的莫非是草頭大師？」祖誼想起來了，語聲興奮地問。

說實在，他們應該一早就想起草頭和尚這個人，可能他們剛才一直處於生死一髮的緊張關頭，所以忘記了草頭和尚這着伏棋，現在才想起來。

高樓劍硬要草頭和尚留下這一着，着實高明，只要草頭和尚不死，必定會來救他們脫險。

崔菁菁想到這裏，歡聲道：「劍哥，大師一定會來救咱們的。」

「高公子，虧你預早想到了這一點，否則，咱們眞的一點希望也沒有，現在可能咱們有救了！」祖誼讚佩地說。

「只不知大師現在情形如何？但願他能及時趕來救咱們脫險！高樓劍興奮中有點担憂地說。

（未完）

技擊叢談

泰國膝撞易學難精

麥海雲・文

有許多人以為泰國拳腳的腳力威猛，除了用一雙腳橫掃，高踢低踢之外，還有膝撞，要是把膝頭向對方的軀幹中部撞擊，一招打贏，因此非常羨慕，苦練不已，但在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除非那個人的骨格一向壯健，而且從小就喜歡玩各種跟腳有關的功夫或球類競賽，例如足球之類，一雙腳的肌肉結實，骨格堅强，骨頭也比較堅固，才可以學習泰國的膝撞，否則，只是依照泰拳打出，沒有練習過撞擊沙包，同時也非骨格堅强，就算膝頭撞到對方的身上，使他受傷，自己也是受傷的，因骨頭並非很堅强，往往兩人同時受傷，那就太過不值，如果你不相信，不妨試一試，走進廚房去拿出一條柴來，放在自己小腿脛骨上面敲打，又再用那條柴敲打自己的膝頭，你就發覺到這兩個地方的骨質並非想像中那麼堅實，給柴碰了一下，立刻發生劇痛，倘有這種苦衷，切勿練習泰國拳腳，否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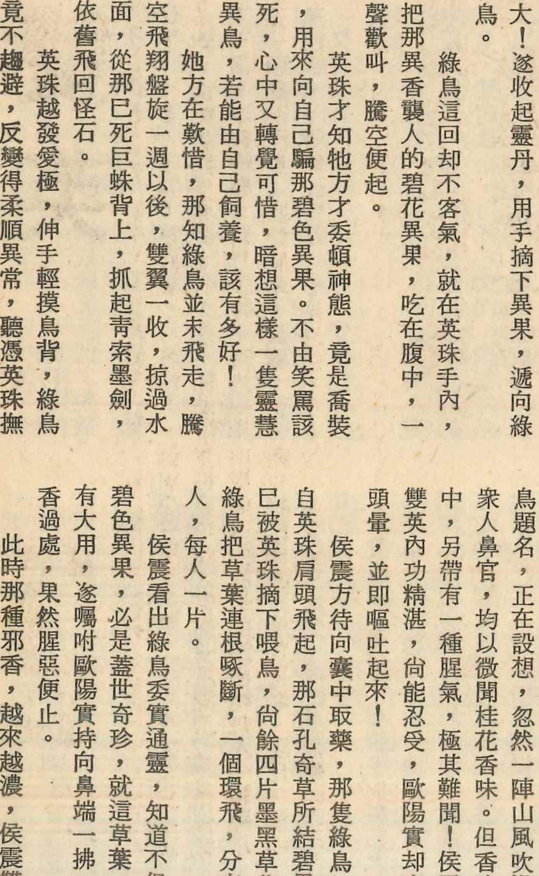
人體的體重多數是一百四五十磅左右，也許更重，那雙腳要承受那麼沉重的壓力，還要經常走動，可見腳骨是非常結實的，不過，它如果撞擊比它更加堅實的東西，會不會發生劇痛呢？從生理構造觀察，小腿的脛骨部份，神經密集，故此脛骨給人一腳踢中，登時發生劇痛，整個人仆低，並非脛骨無法支持，而是那個地方的神經綫受到打擊，自然而然的發生痛楚，同樣的理由，膝頭近神經附近神經叢密集，也是不堪一擊的，想用小腿，脛骨橫掃，或者用膝頭向對方胸部撞擊，一定要苦練撞或踢沙包，務求該處的神經綫打到痲木，失去了正常的反應，然後能够如願以償，想達到這一個階段，起碼要天天苦練踢撞沙包有五年以上，才可以達到水準，儘管如此，仍非特別超卓，如果雙方同時用膝頭撞擊，而且用小腿的脛骨同時撞擊，那麼比較結實的一邊仍是穩佔上風的，因此之故，中國功夫一向不主張用膝撞取勝，至於小腿的脛骨，亦非用來撞擊對方身體，如果要踢出一腳的話，或者用腳的邊緣，或者用腳趾，又或用五隻腳趾相連的大骨，不然的話，就用腳踭，很少用小腿脛骨橫掃的，這是中國功夫與泰國拳腳不同的地方，應該緊記在心。

往深處研究，何以中國功夫不喜歡用膝撞擊呢？原因是中國功夫務求發招使對方屈服，並非出手傷人，希望一招攞命，如果兩人相鬥，打到如此貼身，互相用膝頭撞擊對方胸部的要害，就很容易發生死傷，那是違背武林規矩的，再者，有時雙方用同一的招式出擊，甲方用右邊的膝蓋骨撞擊乙方左邊肋骨時，剛剛對方用他的右腳撞擊甲方左邊肋骨，兩人同時使用這種招式，同一時間出擊，就有可能令到雙方的肋骨折斷，倒地呻吟，兩敗俱傷。

泰國拳在擂台上面交手，往往打到對方肢體折斷，當堂暈倒，至於中國功夫，在擂台上比武，可能有人喪生，但却極少發生兩人同時受傷的現象，就因中國功夫並非全部採取攻勢，有攻則有守，所謂連消帶打，那是先守後攻，如果雙方拳師碰頭就搏殺，從頭攻到尾，亦有可能兩敗俱傷，那是中國功夫一向不喜歡這樣搏鬥的，認眞高手過招，快如閃電，一招取勝，在旁的人看也看不出來，或者兩個大師傅用橋手過招，彼此的功力在兩手相壓之際，心裏有數，不必展開生死之間的搏鬥，已經判下高低，這一類的情況是泰國拳師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如果從武林的規矩看來，顯然是中國功夫值得稱讚。

一句話說，想學習泰國拳，並不困難，要是想將這種腳打出，能够像泰國拳師那麼搏殺，碰頭就拚個你死我活，殊不容易，特別是一向並非勞動的人，或者讀書，或者在辦公廳工作，那雙腳既然細小，骨頭又脆弱，而且神經綫捱不起打擊，更加不適宜練習泰國拳腳，免得傷了別人，自己也受傷。

（完）



俠義中篇連載故事

玉笛雙英

（八）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震、中英、英珠、歐陽實等一行四人，因與白骨雙凶約期三月，時間充裕，所以一路上尋幽探勝，也順便打探井若文的下落，而歐陽實則於早晚之間纏着侯震及雙英傳授武功，倒也獲益不淺。這一日，進入苗嶺，峯巒疊疊，荒草茂林，瀰漫一片山嵐瘴氣，於是侯震便給每人一顆藥片，以預防瘴毒入侵。進行間，忽見一頭綠羽怪鳥，狀如鷹隼，展翼一拍，碗口粗的樹枝，應聲而斷，現出一個樹洞，怪鳥長咀一伸，扯出一條雙頭怪蛇，然後殺蛇食胆，揚長飛去。再前行，驀覺氣息難聞，同時墨劍無故自鳴，中英立叫各人提高警覺……

穴地肆凶謀　墨劍飛光誅毒物
噴香求美食　神禽尅敵鬥奇蛇

侯震見那花香，係來自南方一道低谷之內，遂領衆人走去，谷雖甚陡，却不甚深，衆人這等功力，自難不住，下到谷底之後，香氣溢濃，循香而往，兩個轉折過去，前面突現出一泓清水，約有五六丈方圓，水色極清，澄徹見底，水中央突出一塊怪石，玲瓏剔透，孔竅甚多。在一個朝天石孔之中，衆人所聞那種陣香氣，就似在這株奇草之上發出。

英珠方待縱身摘取，歐陽實忽然伸手拉她藏入嵯峨亂石之後，低低說道：「索姑娘，你看那邊好大的一隻蜘蛛！」

侯震中英也有所見，一同藏身石後，閃眼看去，祇見前面隔着那泓清水的亂石堆中，慢慢爬出一隻絕大蜘蛛！

四人齊覺駭然，那蜘蛛全身均長有堅硬如針的寸許金毛，光是身軀就比面盆還大，六隻其黑如漆的長脚還未計算在內。

那蜘蛛爬到水邊，略一停留，便即六足齊刨，把水旁沙石地面，刨出一個深坑，慢慢走入坑中，再用長爪，鈎撥方才所刨起的沙石，把自己掩埋起來，漸漸只留嘴前一個小孔，不是親眼看見，絕想不到這略爲墳起的一堆沙石之下，竟藏有這麼一個極毒惡物！

侯震雙英及歐陽實等四人，一齊暗歎這苗嶺深山，果然無奇不有，但均猜測不透，那大蜘蛛，自己把自己埋在坑中，却是何意？

還是英珠心思比較細密，對那大蜘蛛藏身之處，看了又看，竟然看出牠所留小小洞口，恰好正對水中奇石孔穴之內，所生奇草！

這時那奇草幽芬，也越來越濃，四人正在屏息靜觀，英珠忽見谷口遙空，似有一點綠影飛動，心中恍然頓悟！暗暗叫聲不妙，回手握着青索墨劍劍鞘，悄無聲息的輕輕將劍抽出。

中英見她這般動作，以爲她要去斬那大蜘蛛，低聲笑道：「這等凶毒之物，自然難留，但珠妹何不稍爲等待，到底看看它在這水邊，刨坑自埋，所爲何故？然後再行誅戮，不也增點見識麼？」

英珠急忙搖手，叫他禁聲，這時谷口遙天，那點綠影，越來越大，竟往谷中飛落。英珠一見不出所料，那點綠影，果是來路林中，搧翼斷樹，搜殺兩頭毒蛇的，那隻形狀似鷹，嘴長如鶴的綠毛怪鳥！見牠先在谷中盤飛一週，然後直往水心怪石之上飛去，情知綠鳥是爲那奇草而來，而這隻金毛巨大蜘蛛，也必係綠鳥夙仇，特意埋伏水邊相伺！

她自在密林之中，一見那鳥，便已心生愛意，生怕中那蜘蛛暗算，緊握墨劍，剛自石後起立，準備及時救援，綠鳥已然飛落怪石之上。

大蜘蛛竟極深沉，仇敵已在面前，仍不發難，綠鳥獨足兀立，延頸四顧，對雙英等藏身之處，特別多看了兩眼，見無動靜，倏地回頭，長嘴一伸，便啄向那株奇草中心，所結碧色異果！

就在綠鳥屈頸回頭的刹那之際，恰好背向墳起沙堆，那大蜘蛛也眞會把握時機，一聲怪叫，口內銀絲電射，一下便把那隻綠鳥網住，全身一拱，裂土而出，六隻長足連划，順着所噴蛛絲，飛往水心怪石之處。

因牠發難太快，宛如石火電光，衆人這時俱已看出端倪，欲待救那綠鳥，已自不及！英珠知道只要容那蜘蛛飛上怪石，綠鳥必死無疑，一時情急，手中又無別物，只得把那青索墨劍，脫手飛擲，當作暗器使用。

她此舉本係情急無奈，那知恰恰用到好處！那隻金毛巨大蜘蛛，乃是苗疆最著名的凶毒妖物文蛛一類，不過尚未成形而已，但也蘊蓄奇毒，全身堅逾精鋼，慢說尋常兵刃暗器，所不能傷，就是世俗所謂寶刀寶劍，也對牠毫無所損！

墨色精光閃處，金毛巨蛛一聲慘啼，寶劍正中蛛身，一齊墜入水內，池水當時便黑了一片，並不住地骨都骨都往上冒泡，其毒可以想見！

惡蛛雖死，綠鳥却仍困蛛網之內，英珠方待竄過解救，綠鳥却在網內不住連叫，竟似不讓英珠走近。

英珠微一思索，已知其意，自懷中取出一粒峨眉護心靈丹，噙在口內，要過中英墨劍，縱身竄上怪石，一近蜘蛛，果然那腥惡難聞，急忙玉手連揮，蛛絲便作寸斷。

綠鳥雖脫網羅，但並不飛走，依舊棲身怪石之中，但已神態委頓，無復先前神駿！

英珠極愛此鳥，見狀好生憐惜，又自懷中取出一粒靈丹，托在手中，向那綠鳥試探笑道：「那隻大蜘蛛，看來極毒，你被牠網住，想已受傷，吃粒靈丹好麼？」

說罷將手伸過，綠鳥微一偏頭，不食靈丹，兩隻朱眼却看着那株奇草所結異果，似有艷羨之意！

英珠不由暗笑自己糊塗，這綠鳥通靈，牠本就爲這異果而來，自然對牠用處甚大！遂收起靈丹，用手摘下異果，遞向綠鳥。

綠鳥這回却不客氣，就在英珠手內，把那異香襲人的碧花異果，吃在腹中，一聲歡叫，騰空便起。

英珠才知牠方才委頓神態，竟是喬裝，用來向自己騙那碧色異果。不由笑罵該死，心中又轉覺可惜，暗想這樣一隻靈慧異鳥，若能由自己飼養，該有多好！

她方在歎惜，那知綠鳥並未飛走，騰空飛翔盤旋一週以後，雙翼一收，掠過水面，從那已死巨蛛背上，抓起青索墨劍，依舊飛回怪石。

英珠越發愛極，伸手輕摸鳥背，綠鳥竟不趨避，反變得柔順異常，聽憑英珠撫弄。

英珠不由喜得心中卜卜亂跳，暗想莫非此鳥眞正通靈，感激斬蛛相救之恩，歸順自己不成？一面用手輕撫牠那綠如翡翠的鐵羽鋼翎，一面口中柔聲說道：「鳥兒啊，你既然通靈，從此就不要離開我們，將來我和英哥塵世恩怨了却，把你帶上仙山，不是比這裏這些惡水窮林，好得多了麼？」

侯震及中英等人，見英珠痴得這般天眞，不由好笑，那知綠鳥却眞和英珠親熱，索性飛上英珠肩頭，一低長頸，把個鳥頭往英珠玉頰之上，不住磨擦。

喜得英珠站在水心怪石之上，抱住鳥頭，不住連親，口中叫道：「侯世伯和英哥，這鳥眞正歸順我了！你們替牠想個名字才好。」

侯震中英這才嘖嘖稱怪，聽英珠要與鳥題名，正在設想，忽然一陣山風吹過，衆人鼻官，均以微聞桂花香味。但香味之中，另帶有一種腥氣，極其難聞！侯震與雙英內功精湛，尚能忍受，歐陽實却直喊頭暈，並即嘔吐起來！

侯震方待向囊中取藥，那隻綠鳥，已自英珠肩頭飛起，那石孔奇草所結碧果，已被英珠摘下喂鳥，尚餘四片墨黑草葉，綠鳥把草葉連根啄斷，一個環飛，分交四人，每人一片。

侯震看出綠鳥委實通靈，知道不但那碧色異果，必是蓋世奇珍，就這草葉，也有大用，遂囑咐歐陽實持向鼻端一拂，幽香過處，果然腥惡便止。

此時那種邪香，越來越濃，侯震雙英也已難耐，四人索性將那草葉一掐爲二，

搓成小捲，塞住鼻孔，立覺神清氣爽！

綠鳥一聲低鳴，離肩飛起，英珠怕牠要走，急得直叫！

侯震笑道：「賢侄女自放寬心，這類通靈之物，最難服人，但只一歸心，便終身決不再二！不信妳便此時趕牠，牠也不走。看牠所飛方向，是循那桂花香味來處，可能另有惡毒之物，靈鳥欲往相鬥，我等暗中相隨乘機除去，也是莫大功德！總之，我未到西南，約有十年，不但有些地方，陵谷變遷，這類奇異之物，也滋生不少！平日尚自負所知甚博，以識途老馬自居，詎料此行一路所見，半不知名，豈不令人愧煞？足見天地萬物，日新月異，學問之道，確無窮盡的呢！」

那隻綠鳥，果然時飛時停，就從這谷底，引導衆人，蜿蜒前進。

侯震邊行邊察地勢，知道所行已將近先前所見的，那座峭拔孤峯。再轉過兩座山角，前路忽斷，四人走到盡頭一看，不由齊嘆造化之奇，實是人力所不能想見！

原來四人所行之處，本來是條山谷，但到了這盡頭之處，却從幽谷，變作了峻拔高峯！谷下另有更低深谷，簡直深不見底，中英戲取一塊山石，向下拋去，到底回聲，淡不可聞，其深可以想見！

離四人立足之下，約有四丈遠近，有一大塊突出山石，石平如鏡，廣約十數丈方圓，平石盡頭的峯壁之上，長有三株奇松，作品字形排列得極爲整齊。三松之中，却凹進去一個磨盤大小黑黝黝的洞穴。

先前所聞帶腥的桂花香味，便似在這洞內發出。

綠鳥把四人帶到這居高臨下之處，雙翼連搧，刺空直上，刹時便已隱入雲中，不知去向。

侯震回頭向中英英珠，及歐陽實低聲說道：「那隻綠鳥極其通靈，看牠那般情形，這洞中所藏之物，必然極不好鬥，少時如有所見，必須沉穩應付，稍一冒失，反足僨事。我們鼻中所塞草葉，既能解得異香，對這洞中之物，想必也有尅制之力，千萬不可能輕易失掉！」

話剛說到此處，寂寂空山之中，突然響起「呱」的一聲極難聽的兒啼，那塊平石對面的峯腰崖壁之間，突然凌空拋起一條彩練，疾如電射，落在平石之上，竟是一條頭有鷄冠，全身五彩斑斕，粗如水桶，長約四五丈的奇形錦鱗巨蟒！

巨蟒一到石上，上身疾似風車，盤成一堆蟒陣，把一個長有寸許紅冠的三角怪頭，昂起中央，紅信不住吞吐，守着那三株奇松當中的洞穴之中，又是含有挑戰意味的「呱呱」幾聲怪叫！

那種叫聲！凄厲已極，聽來懾人心魄！大個子歐陽實，生來怕蛇，此時混身汗毛，都爲之直豎，嚇得一聲不響，靜觀動靜。

侯震也是大吃一驚，自己昔年在苗疆，尋找鷄冠獨角吹蚺之胆，爲師兄丐仙佟雲，配藥療傷，不是中英之母，辣手仙人方素雲，加以援手，自己就幾乎死在這種毒蛇口內！

石土所蟠這條，雖然頭上僅有鷄冠，尙無獨角，但身量之長大，竟與昔年所遇，相差無幾！這類毒蟒，對洞中之物，尙不敢冒失進犯，確屬罕聞！遂暗暗告知衆人厲害，一齊屏息以俟。

三株奇松中間的洞穴之內，這時也響起了一陣悉索之聲，洞底綠光微閃，幾聲吹竹似的叫聲過處，慢悠悠地一拱一拱從洞中游出一條奇形怪蛇。

那蛇身不似尋常的蛇類，作扁平形，寬才不過人掌，身長却有七丈左右，通體墨黑，滿身三角逆鱗，遊動開合之間，直似千萬根倒刺，一齊豎立，蛇頭並不甚大，又尖又長，便如一把鋼錐，安在蛇身上面。

口中紅信，帶有雙鉤，吞吐之時，竟有兩尺長短，滿口鋼鉤似的白牙，也隱約可見。雙睛極小，但光芒閃閃，烱若寒星，出洞之後，根本就沒理蟠陣發威的那條鷄冠錦鱗巨蟒，祇是慢慢地繞着平石游走一週，長身微掉，纏住一塊半人高的山石，未見用力，山石便被束得裂成數塊！

那條巨蟒，自見仇敵出洞，全身蟠得更緊，一顆三角形的蟒頭，豎在蟒陣中央，目光注定對方，也不再叫。

侯震回頭壓低聲音，向雙英及歐陽實說道：「洞中游出的這條扁身怪蛇，我雖未見過，但却曾聽人說起，此蛇名叫『玄帶』係秉至陰極穢之氣而生，其毒之重，無與倫比！我等距牠不過數丈，依舊安然無事，必係鼻中奇草，具有尅制之效。此蛇力能裂石斷樹，週身堅逾精鋼，任何猛獸蛇蟒，均難爲敵！所居必在極爲陰濕黑暗之處，且可長年不食，非到極餓之時，才往外噴牠丹黃所化腥香，誘來極毒同類，鬥殺之後，飽餐一頓。身軀雖長，却靈活巳極，除非眞是飛仙劍俠之流，常人再好武功，亦難近身！那隻綠鳥，雖然通靈威猛，看來搏殺蛇蟒也有專長，無論如何設想，鳥也決非對手，把我們引來，不知何意？中英賢侄與英珠侄女，掌中墨劍，雖是前古仙兵，但巳被法力封蔽靈光，不能騰空變化，持在手中，無法近得此蛇，如何下手？不過此行奇遇太多，也許另有意想不到的變化，我們居高臨下，形勢正佳，大可一飽這場罕見奇蛇，惡鬥鷄冠毒蟒的無上眼福！」

侯震說至此處，看到下面平石之上，那條扁身「玄帶」奇蛇，纏碎山石之後，懶洋洋地慢慢游向平石當中，牠却不似其他蛇蟒，蟠成陣勢應敵，祇是把上半身抬起七八尺高，雙目精光烱烱，注定對面鷄冠錦鱗毒蟒，口中鉤舌吞吐，微微發出「噓噓」吹竹之聲！

鷄冠錦鱗毒蟒本是聞得先前那股腥香，循聲而至，由對崖拋射過壑，向洞穴之內怪叫示威之時，何等凶猛？但自對頭出洞露面以來，先前威風竟似盡失！

照理一蛇一蟒，大小相去懸殊，倘若鬥將起來，怎麼看也將是鷄冠毒蟒，穩操勝算！

但世間往往出人意料，鷄冠毒蟒，蟠成蟒陣，全神待敵，那條扁長「玄帶」奇蛇，却隨意蜿蜒，竟態蕭閒，竟把當前那大一條毒蟒，全未看在眼內！

英珠見這「玄帶」奇蛇，好多次把顆尖錐似的蛇頭，幾乎送到鷄冠毒蟒口邊，毒蟒却彷彿未見，連目光都未瞬上一瞬！

滿心以爲一場蛇蟒劇鬥，定然精彩無倫，

誰知如此沉悶！不由偏頭向侯震叫道：「侯世伯，這條鷄冠大蟒怎的這般濃包！」

侯震見她突然開口，又不低聲，不由大驚！未等說完，急忙以手作勢，止住她繼續說話。

英珠猶在未明就裏，那「玄帶」奇蛇，好靈的聽覺，上下相去甚遠，山風又大，英珠就只這稍爲高聲，立時長身豎起一丈多高，捨却對面同類仇敵，偏着一顆尖頭，目光烱烱，注定侯震等四人，藏身之處！

侯震方自暗喊一聲「不好」！但平石之上，已有變化。

原來那條鷄冠毒蟒也是異種凶物，不過一見仇敵亮相，知道難惹，貌雖示怯，其實也在伺機而動。「玄帶」奇蛇這一偏頭注視，恰好給了牠一個無上良機！「呱」的一聲怒啼，長身電射，便如一道彩虹，疾噬那「玄帶」奇蛇的七寸所在！

「玄帶」奇蛇，也是輕敵太過，以爲對頭也似尋常蛇蟒之類，一見自己，便已骨軟筋酥，聽憑戲弄噬食，那裏想到居然還敢先行襲擊？尖頭偏處，剛剛看清四人藏身所在，鷄冠毒蟒，巨口箕張，業巳凌空咬到！

牠雖然周身皮鱗，堅逾精鋼，但七寸重地，自也不肯讓仇敵咬上。事出意外，長身豎起老高，閃避自來不及，索性扇形尾用力，再往上竄。

鷄冠毒蛇的鋼牙合時，一口正好咬住「玄帶」奇蛇的中腰之處！

按理這長粗的一條鷄冠毒蟒，猛咬之力，何止千斤？便是一段生鐵，也將被牠咬扁！那知「玄帶」奇蛇，實是天生奇物，扁扁墨色蛇身，在毒蟒上下鋼牙猛合之下，竟似毫無所損，一聲極爲悽厲悠長，吹竹似的怒啼過處，長身宛如墨帶飄空，在鷄冠毒蟒的巨大錦身之上，平添了十餘圈玄虹，一蛇一蟒，同時落在平石之上，糾纏不巳！

這一互相纏絞，鷄冠毒蟒可吃了大虧，因爲「玄帶」奇蛇，不但軀體較細，易於束縛用力，而且身堅似鐵，全身鱗片不住開合，宛如無數倒鉤，纏得那條鷄冠毒蟒，皮鱗綻破，腥血亂流，幾乎生生被「玄帶」奇蛇，絞纏得嵌入蟒身之內。

到此情形，除却拚命以外，毒蟒再無他途，猛的一昂三角蟒首，頭上鮮紅鷄冠，急劇顫動，一聲極爲難聽的慘啼過處，血口箕張，噴出一團彩霧！

侯震知道這團彩霧，定是鷄冠毒蟒全身精血所化丹元，其毒無比！平素珍惜已極，此時必係被「玄帶」奇蛇纏束得禁受不住，才行噴出相拚，正在一扯雙英，欲待既以厲害！「玄帶」奇蛇，却連躲都未躲，尖頭闊腮張處，「呼」的一聲，竟將鷄冠毒蟒所噴彩霧，吸進口內！並且乘着毒蟒張嘴噴霧之間，長身疾如電射，一下即行穿進鷄冠毒蟒的血盆巨口之內！

鷄冠毒蟒知道不妙，趕緊閉嘴之時，「玄帶」奇蛇的連頭長身，業巳穿進丈許，可憐那條毒蟒，對這同類仇敵，咬既咬牠不斷，毒又毒牠不死！反而被牠鑽進體內，生生嚼食心肝，這種無邊痛苦，怎能忍受？蛇在口中，連啼都啼不出聲，只見一條巨大毒蟒，口中露着大半截黑色奇蛇，在那塊平石之上，不住翻騰跳擲！那口外的「玄帶」蛇身，却越來越短，一節一節地從毒蟒利齒之間，向內拱進！

自從「玄帶」奇蛇，一進蟒口，那隻綠鳥，便在當空現身，不住盤飛，口中不停連聲歡叫！

英珠見綠鳥叫時，目光專注自己，遂把手中青索墨劍一舉，笑聲問道：「你是不是看我劍好，想叫我去，殺掉這兩條毒蛇麼？」

綠鳥又叫幾聲，忽然雙翼一束，宛如瀉電飛星，疾翻而下！鷄冠毒蟒此時不但丹元巳失，還被仇敵入腹作怪，業巳半死，口中又啣着那長蛇身，動轉益自不靈，綠鳥側翼舒爪，一下便把雙睛抓瞎！

那綠鳥眞够靈巧，得手之後，毫不停留，一下便自飛落英珠肩上，口中不住鳴叫！

英珠對牠簡直愛煞，向侯震及中英笑道：「侯世伯和英哥！你們看這隻鳥兒多乖？牠先去把那毒蟒的雙眼抓瞎，像是好讓我下去用墨劍斬蛇呢！」

侯震中英猶未及答，綠鳥已自越叫越急，並且用嘴牽扯英珠秀髮！

英珠今日無意之中，收服這樣一隻靈鳥，心中簡直高興巳極！見綠鳥如此催迫，知道必有緣故，仗着巳用靈草塞鼻，不畏蛇毒，但她作事向較謹慎，又復取出一粒護心靈丹，含在口中，墨劍微揚，人便向平石上蛇蟒糾纏之處凌空縱去！

侯震中英及歐陽實三人，那裏肯讓英珠孤身涉險，也自跟着縱落，綠鳥更是歡叫連連，當先疾撲而下。

四人身在半空，猶未落地，那鷄冠毒蟒，好似受不住仇敵在腹內嚙心的無邊痛苦，業巳死去！「玄帶」奇蛇的偏長蛇身，也巳鬆却與毒蟒糾纏，一拱一拱的繼續向蟒腹之中，等到四人身落平石，那長的蛇身，僅賸下三丈來長留在蟒口以外！

那隻綠鳥，却在凝神注視鷄冠毒蟒的尾端之處，英珠猛然省悟，「玄帶」奇蛇，大概是要吃盡毒蟒內臟及腹中血肉之後，從尾部鑽出，知道必須把握時機，覷準蛇頭或七寸之處下手，倘若一下不能致命，被蛇鑽出，恐怕衆人難免要受傷損！

遂緊持墨劍，走到蟒尾之處相待。

那知黑大哥歐陽實竟在此時，闖下了一個瀰天大禍，差點兒把侯震及雙英的性命，一齊斷送！

原來歐陽實生性最爲怕蛇，平日見條尺許小蛇，也會嚇得亂叫！但今天高高在上，看了老大半天的奇蛇毒蟒惡鬥，漸漸不但不怕，反而覺得興趣盎然，此時身在石上，看着那拖在蟒口之外三丈來長又寬又扁的「玄帶」蛇身，暗想就這般粗細的蛇身，剛才毒蟒攔腰一口，竟會咬牠不斷，自己眞要試試這條黑色扁蛇的皮鱗，到底有多結實？

他向來想到就做，也不告知侯震雙英等人，翻手掄起自己一百零八斤的獨脚銅人照準「玄帶」蛇身，「呼」地一陣風聲，奮力下砸！

原來那「玄帶」奇蛇，本在毒蟒腹中，慢慢享受美食，等到把毒蟒精血吃光，再從尾部鑽出，那時英珠已在相伺，只要蛇頭一出，照準七寸之處，墨劍微揮，便

可了帳！誰知好端端的挨了歐陽實這一獨腳銅人，雖然異稟天生，未被砸壞，但受驚業已不小，知道另外還有敵人襲擊，顧不得盡情享受美食，尖頭微拱，便從毒蟒中部，破腹而出！

英珠只顧看那歐陽實砸蛇不動的狼狽之相，那裏想到蟒屍之中，已有變化！還虧綠鳥通靈，瞥見蟒腹中段皮鱗，突然往外一鼓，口中連聲急鳴，便自疾如電掣一般的飛撲過去！

一陣吹竹厲嘯，「玄帶」奇蛇的尖錐形蛇頭，和七八尺長的蛇身，業已破腹而出！綠鳥恰好撲到，不顧一切，疾伸兩爪，趁那蛇初出蟒腹少許，轉折尚不靈活之際，一爪扣住蛇頭，使牠不能反噬，另一爪正好抓住蛇身七寸。

英珠跟踪也到，因怕傷着綠鳥，墨劍斜往下削，果然饒牠是罕見異種，連歐陽實千鈞猛砸都不怕的「玄帶」奇蛇，却仍禁不住前古神物，輕輕一劃，便成兩段！但因受劍之點，不是致命之處，蛇身雖斷，蛇性猶存，綠鳥一聲長鳴，兩爪原式不變，抱定三四尺的前段蛇屍，直上遙空。

下半截「玄帶」奇蛇，却帶着那毒蟒屍身，不住翻騰跳擲！侯震與中英英珠，輕身功力均高，在那條滿天飛舞，玄錦相間的蛇蟒互糾的彩虹之下，閃展騰挪，算是未被波及，歐陽實却因身法稍滯，胸腹之間，終於挨了鷄冠毒蟒的一下蟒尾，打得栽出七八步遠，半天喘不過氣來，若不是他練過達摩秘笈易筋之術，必定當場畢命！

下半截蛇屍，跳擲良久，滾到平石邊沿，因毒蟒已死，蛇頭又尖，盲無所見，自行墜下萬丈深谷！中英趁此機會，扶起歐陽實，並喂他食下一粒峨眉靈丹，空中綠鳥已自飛轉！

上半截斷蛇，竟仍在綠鳥爪中，伸縮糾屈，但蛇目已不再發光，似是已被綠鳥啄瞎。中英見綠鳥未將斷蛇棄去，知牠無法制蛇，蛇猶未死！探手腰間，墨劍亦自出鞘，向英珠互一招呼，並請侯震歐陽實等，躲過一旁。雙雙伏腰用力，縱起五六丈高，綠鳥見狀會意，兩爪一鬆，擲下斷蛇，中英英珠掉頭從高往下，紫青墨劍合璧運用，把那半截斷蛇，砍得飛起一天血雨！

蛇蟒俱除，衆人相對額手，英珠方待招呼那隻綠鳥，突見牠雙翼一收，投下萬丈深谷。英珠雖然不明其意，但她已有自信，綠鳥確已歸心，不會捨己而去。

果然過有片刻，綠鳥自谷中飛上，口中啣有一枚碧綠蛇胆。侯震大喜過望，忙自懷中取出兩個白磁小瓶，把內中丹藥，併在一起，謄出一個小瓶，裝起蛇胆，愼重揣向懷內。順手拈起兩粒自煉靈丹，向英珠讚道：「恭喜賢侄女得此靈鳥，委實可人！『玄帶』奇蛇，曠世難逢，雖然凶猛無比，但身藏丹元、皮鱗，及蛇胆三種奇寶，今日匆促斬蛇，三種奇寶一齊糟塌，正在暗自歎惜，不料靈鳥識貨，仍將蛇胆取回，此胆對內傷不治之症，只要一口氣在，力能起死回生，彌足珍貴！牠一番辛勞，無以爲酬，我這兩粒靈丹，係採百種艮藥煉成，雖稱不上奇珍，也非凡物，送牠吃了吧！」

說罷將兩粒靈丹，向空拋起，綠鳥偏會湊趣，竟用了兩種不同的身法，接吃下肚，仍舊落在英珠的左肩之上。愛得英珠連連撫弄牠那綠潤羽毛，笑向侯震說道：「侯世伯！這鳥既肯跟我，總得替牠起個名字，想我恩師的那隻黑鵰名叫『玄靈』，我就叫牠『碧慧』好麼？」

衆人均無異議，由此前行，竟然未再遇險，偶而碰到幾次瘴癘，侯震煉有解瘴靈藥，自然無妨！那綠鳥「碧慧」也始終相隨，不再離去。

（未完）

孫祿堂大戰黑野大郎

嚴霜

說到霍元甲的迷踪藝，有許多人認爲他這種招式是霍家幾代祖宗流傳下來的武功，實則不然，迷踪藝雖然是一種非常有份量的武功，但却不是霍家祖傳的功夫，而是霍元甲自己悟出來的一種武功，當時霍家以教拳爲生，他排行第四，上面還有三個哥哥，霍元甲的父親也是個拳師，不過，霍家只係許多個拳師當中的一個，並無突出之處，名氣却相當响，因此之故，附近有一家姓趙的拳師經常想找麻煩，此人單名一個東字，霍父爲了備戰，經常叫幾個兒子對拆，在花園大打出手，至於霍元甲，臉靑口唇白，整個好像書生本色，體魄亦非特別壯健，父親叫他攻讀經書，不准他練武，但因他看見大敵當前，心裏暗想，學習一些武功，也許會在必要時出擊，挽救霍家的面子，因此晚晚躲在書房裏面偷窺，不單是學習到霍家的拳脚，而且有所領悟，經常幻想着有大敵當前，如何攻防，久而久之，悟出了一種古怪的步法，它就是後來說的迷踪藝，他苦練了兩年過外，父親和兄長全不知情，直到有一天，姓趙的傢伙登門挑戰，兄長接戰，紛紛敗退，他挺身而出，跟此人交手，一脚把他踢出一丈過外，父親才知道他暗中練武，驚奇不已，事後霍父認爲他想像出來的步法非常可靠，索性把他看做霍家歷代傳下來的一種武功，稱爲迷踪藝，實情如此，由此可以反映出練武非徒然學習，就能够出人頭地，應該想一想，霍元甲能够把祖宗傳下來的武功加以騰挪變化，創造迷踪藝，勇挫强敵，就因爲他肯苦心練習，而且一邊練習一邊想。

霍元甲能够威震京都，跟外國大力士交手，都佔上風，就因爲他的步法特別靈活，這一點是武林中人應該認識的，事實上中國功夫的步法比較世界各國拳術的脚步更加靈活，變化多端，雖然現時沒有一個人眞正懂得霍家迷踪藝的步法究竟是如何施展出來，但却可以想像得到這種步法必然是貼近敵人作戰，誘惑對方發招，然後從這傢伙防衞最疏的一邊進攻，甚至繞道走過對方的背後搶攻，換言之，他並不急於求勝，首先要令對方的拳脚落空，有機可乘，然後發招，故此，這種步法不愧稱做迷踪藝。所謂迷踪，暗示這種拳脚能够令對方失去攻擊的目標，好像整個人突然失踪，隨口說說，那是很容易的，眞的

下場交手，有資格令對方捉摸不定，那就不容易了，既然談及霍元甲的步法，不妨把孫祿堂的步法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當時清代後期，非常重視武功，除了從西藏帶入的密宗拳脚之外，皇公大臣最喜歡練的武藝就是三大門派，包括太極門，形意門，以及八卦門，那時太極門最有威勢的就是楊露禪，八卦門的掌門人是董海川，形意門就是孫祿堂執掌，它有一種獨特之處，別的門派未必兼學形意門，他却以形意門掌門人的身份苦練太極八卦兩大門派，終於悟出一條道理來，他認爲普通人過招，只是拳頭够硬，出脚够快，就會打贏，練過功夫的人，講究每一種拳脚的招式，力求連消帶打，步步搶攻，不過，認眞屬於第一流的高手，並非如此，因爲各種招式非常熟練，根本上無懈可擊，勝負之間，就決定於脚法是否靈活，換言之，某一種能够盡量誘惑對方發招，所發的拳掌全部落空，自己却在對方已發招之後却未收回加以變化之際乘機搶攻，獲勝的機會更大。

因此他就在形意門裏面定下了一條規矩，任何一個人登門拜師，投身形意門學習這種拳脚，一定要練習兩種功夫，首先必須繞着一條圓柱走二百步，那是向右走的，跟住再向左走二百步，此外，必須雙手捧着一個特別巨型的甕缸，缸裏初時放沙，後來由沙變石，終於貯滿了鐵沙，上邊捧着甕缸，能够支持得來，已不容易，何況是捧缸之後，還要非常快速的繞着石柱起碼走二百步呢，當然難之又難。

孫祿堂認爲任何一個人能够做得到捧起二百斤重的鐵沙甕缸，繞着石柱忽左忽右，以快速的步法走二百步之多，放下鐵缸，跟敵人交手，那就佔盡上風，原因是緊貼敵人的身邊，以繞柱奔走的姿勢，伺機出擊，既可使對方的視綫迷亂，而且有機會繞到敵人背後發招，那就認眞有利，再者，對方如果想擺脫這種糾纏，勢必伸手把他推開，想推開他就不大容易了，因爲他的一雙手天天抱着鐵甕缸走動，不但堅如鐵石，橋手非常堅實，而且彈力很强，對方的手剛剛貼近，便會自動彈開，有如另外一種機械反應。

憑着這種獨特的手法，和脚步，形意門有一個時期威名遠播，凌駕於太極八卦兩大門派之上。

後來孫祿堂隱居上海，到了晚年，有一名東洋人叫做黑野大郎，登門拜訪，懇求他賜教幾招，孫祿堂迫不得已跟他過招，對方是柔道高手，撲攻第一招就想把孫祿堂抱起來，怎料孫祿堂一個轉身，以抱甕缸手的姿勢反而把他抱了一半向前拋開，這一跌使黑野大郎打了一個觔斗，雙脚落地，拱手稱謝而去，後來孫祿堂對門人說知，如果他依照對方施展的抱腰這種功夫反攻，希望把對方抱起，就會中計，僅抱了一半便即把他拋丟，這種彈力是必須經過多年苦練，然後學習得來，用以尅制柔道，正合好處，由於形意拳即抱即拋，柔道必領抱住，兩人倒地打滾，故此，形意門應該略佔上風。

從這番話反映出孫祿堂對拳理有很深的認識，同時他那種抱鐵甕缸繞柱急走的步法，也是比較突出的，值得作爲練武人的參考。

步法是很重要的，不單是中國功夫對此有特殊的研究，日本空手道也非常深入的研究它，現時稱做空手道之神的十段高手山口剛玄，就是靠凌厲的脚法和步法壓倒羣雄，在日本空手道揚威耀武，他的步法十分古怪，一聲號令，雙方發招，他立刻搶攻，飛奔過去，跟着發招，不管出手踢脚，快如閃電，不管是否擊中對方，整個身體直衝，起碼衝前十多二十步，然後轉身。

假如對方能够追得及，他剛剛轉身，立刻再衝，每次搶攻，都是即衝即打的，由於他衝得非常快速，起脚準確，而且步法極爲靈活，他給拳擊界稱做貓兒脚，名副其實。

一向脚步較輕的人，踢脚不够沉重，出脚極爲凌厲的人，那就很難脚步輕如一隻小貓，那是山口剛玄苦練出來的招式，亦即可以說，他除了出手快以及踢得準確之外，步法也是很有特色的，並非僅有一個空虛的頭銜。

李小龍在生的時候，曾經把各國門派的步法加以研究，並且想盡辦法改善，他不贊成中國功夫花幾年時間苦練紮馬，甚至認爲西洋拳那種好像跳舞似的步法，更加輕便，他每天必然跑步跳繩，盡量使整個身體輕便，打鬥的時候，隨時轉身踢脚，一雙脚有如一雙手那麼靈活，這是他一種見解，他的確憑着這種步法擊退許多强敵，究竟步法應該沉重如山呢？抑或輕盈得有如小貓一般呢？那就不容易解答了。

世界拳王奇利，非常欣賞中國步法，他自稱多次獲勝，全靠即閃即打，加上了靈活的步法，故此尅制强敵，極有把握，西洋拳的步法一向只是跳來跳去，很少依照一定的步法跳動，奇利却非如此，他必須在跳到很準確的一個角落然後發招出擊，而且出拳俱是連環打滾，有如獅子滾球，下邊配上了忽左忽右的脚法，假如他無法擊中對方，對方也不容易擊中他，因此他在多次衞冕戰當中，從頭打到尾，打足了十五個回合，雙方沒有一次倒地，憑着計算攻防的積分，他總是佔勝的，那就因爲他多次誘惑對方發招，拳拳落空，而他却不輕易發招，所扣的分數不多，倘若他的步法不够靈活，怎能誘惑對方發招，而且拳拳落空呢？

從這一點觀察，奇利似乎對中國的步法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說不定他用以迷亂對方視綫的一種步法就是失傳已久的霍家迷踪藝。

說到步法，明代有一個大將軍叫做戚繼光，有槍王之稱。

他的拳脚也是天下無敵的，曾經著了槍譜和拳譜兩種書籍。

他的步法叫做連環步，今已失傳，聽了這個名稱，可以想像到必然是有如現時稱做七星步或梅花步之類的脚法，能够使對方失去攻擊的目標，他却有機可乘，便即連環出擊，故此有連環步之稱，這種步法使他的鐵拳擊敗了許多個威震京都的拳師，並使他的一柄花槍天下無敵，可惜它已失傳。

——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五色帆上，楚輕侯等人用火燒了月奴之後，忽然，在密室中的幾個珠寶箱爆炸開來，接着東海留侯便出現在珠寶箱之中，蕭十三手下百多名武士立刻形成包圍圈，並向留侯射出火箭，但留侯功力比月奴香奴更勝一籌，火箭並不能威脅留侯，同時留侯此刻又向蕭十三提出借火龍寨勢力奪天下作爲交換蕭紅葉的條件，蕭十三不答應，雙方又展開激烈的戰鬥，留侯更派出不少活屍來迎戰火龍寨的武士，但這批活屍全給武士們所滅，激戰中，楚輕侯的龍泉劍連續刺向留侯，留侯身中一劍……

刀勢似奔雷　箭簇如流星

報復

留侯沒有再笑，也許，他根本已笑不出來。

蕭十三卻大笑：「怎樣，你還有什麼本領，只管使出來！」

留侯冷冷笑道：「蕭十三，到我殺紅葉，你就是後悔也來不及的了。」

蕭十三笑容一斂。「生死有命，以紅葉的善良若是也不得善終，蕭某人亦無話可說。」

留侯仰首道：「蕭十三，你以爲天眞的有眼麼？」

蕭十三不答，留侯冷接道：「天若是眞的有眼，天下根本就沒有罪惡。」

蕭十三斷喝道：「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怎樣？你不敢再出手？」

留侯冷笑道：「你以爲你們眞的能够與我爲敵？」

蕭十三振刀道：「我只知今夜一戰，你手下全軍覆沒，只餘你一人。」

留侯怒極反笑，混身陡然碧光閃亮，一身衣衫「拍拍」的响動起來。

大法師即時一聲：「小心！」道：「他要出手了！」

語聲甫落，留侯雙袖一振，「拍拍」的從斷樹上飛下，飛撲向蕭十三。

蕭十三霹靂暴喝，火龍寨武士火箭齊發，迎面向留侯射去。

他們的動作仍然是那麼敏捷，那麼多箭，却竟然沒有一支追得上留侯的身形。

楚輕侯人劍早已蓄勢待發，長嘯聲中

，身形陡然疾往上拔起來，凌空一劍向留侯刺去！

留侯霍地一拂袖，一股勁風撲向面前，楚輕侯龍泉劍雖然無堅不摧，却不能在半空停留，立時給壓下來。

留侯藉這一拂之力，身形更飛快，火把長刀迅速迎上，一齊向他插到。

大法師同時向這邊撲來！

留侯雙袖一分，身形凌空掠過，「拍拍」聲奪人心魄，半數火把竟然被他帶起的勁風壓滅。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留侯身上，無一不驚出訝異之色，他們實在難以想像，留侯竟能够像蝙蝠飛翔般在半空。

楚輕侯緊追前來，人劍就像上了弦的箭，隨時都準備射出去！

留侯凌空繞着那些武士飛轉了一圈，終於下殺手，那身形一沉，雙袖一旋，捲飛了七柄刀，再一旋，三個火龍寨武士的頭顱立即衝天飛起，一股鮮血接從斷口中噴出。

留侯的雙袖，竟然比那些長刀還要鋒利。

楚輕侯迅速趕到，龍泉劍急刺，蕭十三手抱紅葉亦掠了過來，揮刀疾斬留侯腰脅！

大法師也到了，他着地再拔起身子，雙手捧琵琶，凌空疾擊了下去！

留侯讓右劍，左刀旁閃過，雙袖一交，剪斷了一個武士的脖子，接將那具屍體捲起來，飛撞向擊下來的琵琶。

大法師身形一翻，讓開飛來的屍體，琵琶仍擊向留侯！

留侯身形凌空未落，雙手奪袖而出，迎向琵琶，一聲轟鳴，那具琵琶竟被他擊碎。

大法師雙手捧着半截琵琶柄，亦被震得倒飛了出去！

留侯雖然擊碎了琵琶，但凌空的身子亦被壓下了地面，楚輕侯掌握機會，迅速欺上，一蓬劍光當頭洒下，罩住了留侯。

留侯對於那柄龍泉劍看來也避忌得很，環身的碧芒亦給壓了下去，可是他雙袖一拂，楚輕侯還是不由自主退開！

留侯反迫了前去，雙袖疾揮，楚輕侯又被迫退半丈，劍勢亦亂，留侯的身形緊接欺上，身形毒蛇般翻騰，左手壓住了劍勢，右手插向楚輕侯的咽喉！

蕭十三接連七刀都追不上留侯的身形，楚輕侯一閃再閃，亦擺脫不開留侯的雙手，眼看便是凶多吉少，一劍突然從旁飛來，斬向留侯雙臂！

是芭蕉的劍！

他與芍藥一直在蕭十三身旁協助保護紅葉，阻止那些活屍接近蕭十三，現在蕭十三撲擊留侯，當然亦跟了過來，一見楚輕侯危急，忙飛身上前搶救。

雖然他用的並不是「龍泉」那樣的寶劍，但雙手執劍全力劈下，亦大有無堅不摧，開碑裂石的威勢！

留侯並沒有硬接，身子却竟然有如棉絮也似，迎着激盪的劍風飄開兩尺。

芭蕉這一劍立時斬空。

留侯的右手仍然插前，但因爲這一動，已然够不上分寸，從楚輕侯咽喉旁邊插空，說險，當眞是兇險之極！

楚輕侯半身立轉，龍泉劍匹練劃破長空，迎面回斬留侯，芭蕉的劍同時又攔腰劈到！

還有蕭十三的刀！

刀勢有如奔雷，急斬留侯腦後，快而狠！

若換是一般武林高手，在這兩劍一刀合擊下，縱然武功猶在蕭十三之上，只怕亦難以討好。

留侯却是一個轉身便已閃開去。

楚輕侯劍勢未絕，緊接追擊，蕭十三的刀勢也一樣還有變化。

芭蕉的武功稍遜，但亦很快追前來。

留侯又只是飄然一幌，便讓開楚輕侯蕭十三劍刀合擊。

大法師的雙掌也就在這時候攻到，他雙掌合在一起，掌勢未到，三道銀光已射至！

那是琵琶的弦綫，夾在大法師雙掌之間，竟有如三支錐子也似！

留侯似乎沒有在意，左袖一揚，拂向大法師雙掌。

大法師被迫開，可是那三條弦綫在他的雙掌距離留侯還有兩尺之際，已然刺進了留侯脅下！

他一退，那三條弦綫亦脫出，尖端寸許赫然都染上鮮血。

留侯面色即時一變，目光一轉，落在大法師面上。「琵琶，想不到你也如此陰險，不怕數十年道行盡喪，打入十八層地獄。」

大法師一聲佛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好一張利嘴！」留侯說話間身形不停，又閃開了刀劍的十四擊。

大法師旋即欺回，三條弦綫插向留侯的雙睛眉心，留侯沒有接，楚輕侯的龍泉劍正從一旁斬下，他若是應付那三條弦綫，不難就傷在那一劍之下。

他却只是一閃便已將這些攻勢化解，蕭十三的刀，芭蕉的劍緊接在那邊攻了過來。

留侯腹背受敵，却仍能應付裕如。

蕭十三刀稱無敵，楚輕侯被譽爲年青一輩武功最高强的一個，大法師的武功顯然又在二人之上，芭蕉不論，就是這三人聯手，已足以縱橫天下，留侯若非異物，早已伏誅。

也就因此，他的身子能够飄飛於半空，能够向任何的角度屈伸，要令他受傷，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楚輕侯能够刺他一劍，是因爲當時他一心要大法師在笑聲下像琵琶絃斷般心胆俱喪，大法師能够以斷絃傷他，也只因爲他除了楚輕侯的龍泉劍之外，並沒有將其他的兵器放在眼內！

這已經說明了一件事，他雖然成魔，仍然有人的弱點，如驕傲，如精神分散，也不像傳說中的妖魔那樣，能够知道過去未來，洞悉別人的心意。

他更不能呼風喚雨，飛砂走石，否則蕭十三楚輕侯他們早已粉身碎骨。

但他却能人之所不能。

這也是蕭十三他們既放心，又不能不担心的地方。他們仍然在全力去撲擊，希望盡全力，盡今夜將留侯撲滅！

留侯當然明白這一點，他也似乎已看出，這樣打下去，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所以再閃蕭十三的刀，芭蕉的劍，身形就往上拔起！

大法師，楚輕侯，芭蕉緊接拔起來。

留侯凌空翻身，讓開了楚輕侯的劍，閃開了大法師的弦綫，却沒有理會芭蕉。

芭蕉的劍的確對他起不了什麼作用，可是，芭蕉就在那會子，福至心靈，突然將他頸子上掛着的那串佛珠擲向留侯的後心。

留侯若是多看芭蕉一眼，一定會閃開這一串佛珠，可是他連看也不屑看芭蕉一眼，不過那剎那他仍然有所覺，匆忙中往旁一側。

那串佛珠仍擊在留侯的左肩上，一股白烟陡然冒起來，那之上剎那出現了一個燒焦了的圓圈，留侯同時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往下急墮了下來。

楚輕侯把握機會，凌空一擰腰，一劍急斬向留侯腦袋！

大法師相繼撲到，三條綫弦從掌中飛出，飛射向留侯後背。

留侯墮下了兩丈，眼看便要着地，身形突然一偏，一旁貼地斜射了出去，這一下變化之迅速，實在匪夷所思！

楚輕侯一劍立時斬空，斬向地面，劍風所及，一蓬砂土疾揚了起來。

大法師的兩條弦綫同時射空，直沒入泥土中，還有的一條却射進了留侯的左脚內！

留侯一聲不發地，雙袖展開，冲天而起！

他的身形那一射已在四丈之外，沒有人能够追得及，而冲天一起，雙袖一迴，竟然向那個天塹下投去！

大法師雙掌一分，身形着地亦射出，到天塹邊緣，手中已多了一弓一箭。

箭簇也已在燃燒，大法師彎弓搭箭，「咻」的一箭疾射向留侯後腦！

箭急如流星，留侯的反應也不慢，身形猛一偏，箭從他右肩上射過，箭上的火焰却已燃着了他肩頭的衣服！

那剎那他又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形疾往下飛投，其急如箭。

天塹下五色帆已只見一片火焰，照耀得周圍一片通明！

火光閃爍中，留侯竟似向那一片火焰投去，眨眼便不見。

蕭十三楚輕侯芭蕉還有好些火龍寨的武士都已經擁到天塹邊緣，看在眼內，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歡呼。

一蓬火焰旋即從天塹下冒起來。

又一聲歡呼，有些武士更將手中長刀舉起來，不住的揮舞。

大法師却一聲也不發，臉上也沒有絲毫喜色，楚輕侯一旁看在眼內，奇怪道：「師父，是不是有什麼地方不妥？」

大法師沒有回答，轉身緩步走回去，楚輕侯亦步亦趨。

蕭十三沒有在意，突然在意，回頭望着大法師：「琵琶——」

大法師脚步一頓，俯身從地上拾起了芭蕉擲出的那串佛珠。

那串佛珠雖沒有大法師平日所掛的那一串那麼晶瑩，但一看也知不是凡品，現

在却竟然像給烈火燒過也似，變得焦黑無光。

楚輕侯脫口道：「怎會這樣的？」

大法師淡然一笑：「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就會這樣了。」

芭蕉走了過來，看在眼內，惶恐道：「師父……」

大法師揮手止住。「你沒有做錯，若不是你擲出這一串佛珠，留侯眞還不知要鬥到什麼時候。」

芭蕉囁嚅道：「但這串佛珠……」

「無論什麼事，要成功，總難免有些犧牲。」大法師一揚手，那串佛珠粉屑般洒落地上。

蕭十三亦走了過來，聞言大笑。「琵琶，我們眞的已成功除去了這個妖魂？」

大法師淡然笑道：「我們事實已成功趕走了他，而且令他受了傷。」

蕭十三一怔。「他不是已經葬身於火海？」

大法師道：「若是他眞的是投身那一片火焰中，說不定眞的會灰飛烟滅。」

「他難道沒有？」

大法師又笑了。「這一次，他雖然大受打擊，大概還不致於百念俱灰，自尋短見。」

蕭十三怔在那裏。

楚輕侯脫口問道：「可是他顯然投身火焰……」

「眼見爲實，這句話有時不一定對的。」大法師倏然將右掌抬起攤平，輕吹了一口氣，掌中殘餘的珠灰揚起來，從楚輕侯眼前飄過。

楚輕侯的視綫不由得一陣矇矓，脫口道：「弟子明白了，是那些烟影响了我們的視綫。」

大法師說道：「飛揚的烈焰也有影响的。」

楚輕侯一皺眉。「師父看我們能否將他追上？」

大法師道：「他受傷之後仍能够飛翔，何况，即使他走不動，還有蝙蝠？」

「大師兄？」楚輕侯一怔。

大法師一聲歎息。「他已經不是你們的大師兄，已經變了留侯的奴隸。」

楚輕侯亦自歎息，芭蕉忍不住問道：「師父多年的苦心，難道竟然一些作用也沒有？」

大法師淡然一笑。「師父根本就沒有成功，否則又何須用石牢將他囚起來。」

芭蕉再問：「那大師兄最後到底會變成怎樣？」

「留傳要他變成怎樣便變成怎樣。」

大法師顯得那麼無可奈何。

芭蕉頹然垂下頭，看來竟然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

大法師的目光一落。「你們師兄弟五人，除了輕侯之外，每一個爲師都放心不下。」

芭蕉混身一震，抬起頭來，大法師接道：「玉硯聰明命薄，蝙蝠與芍藥却賦魔性，只是輕重不同，至於你，却未免太多情了。」

楚輕侯插口道：「多情並沒有什麼不好。」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憂。」

大法師意猶未盡，却沒有說下去。

蕭十三追問：「琵琶，這妖魂一日不除，我們都勢難安寢，到這個地步，又如何是好？」

大法師沉吟着道：「我們惟一放心的就是，他絕不會罷休，即使我們不去找他，傷癒之後，他也一定會再來找我們。」

蕭十三道：「坐以待斃，終究不是辦法。」

大法師道：「明天一早，你可以着人遍搜各地，但日落之前，却必須撤返火龍寨內。」

蕭十三道：「只怕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既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也只有盡人力而爲。」

一頓，接喝道：「開路！」

大法師的語聲雖然不高，但所有火龍寨武士俱都聽得清楚，早已停下了歡呼，蕭十三一聲令下，立時分出一部份的人，向樹林奔去。

樹林中已經燃起了多處火頭，一發不可收拾，那些武士迅速衝前，披荊斬棘，將燃着樹枝斬下挑開，闢出了一條通路。

蕭十三一衆緊接向前移動。

× × ×

那些馬匹仍然停留在林外，全都不安的踢着脚，發出一下下的悶嘶。

一直到蕭十三大法師他們走出樹林，那些馬匹才安靜下來。

蕭十三回頭一瞥，忽然一聲歎息。「留侯若是仍然在這片樹林之內，倒是不枉這一場大火。」

大法師無言頷首。

蕭十三目光一轉。「這數里樹林要保存下來也不是沒有辦法。」

大法師道：「派兩隊人將樹林兩邊的火路截斷就是。」

蕭十三點頭。

沈宇一旁插口道：「這個時候我們要不要保存一些實力，應付明天的搜索？」

蕭十三搖頭。「明天的搜索，未必會有什麼收穫，樹林中也有無數生靈，我們這也可說是做了一件好事。」

沈宇無言，蕭十三一聲歎息。「這件事就交給你了。」

「大哥放心。」沈宇退下。

片刻之後，衆人紛紛上馬起程。

塵土飛揚，馬蹄雷鳴，每個人的心情看來都很沉重，大法師也沒有例外。

× × ×

火龍寨一向出了名固若金湯，即使蕭十三不在，有那些武士，亦足以保護火龍寨的安全。

可是，火龍寨現在却在將所有婦孺送出寨外。

那些武士盡管一個個都表現得很冷靜，很有規律，老人家與小孩子都難免露出驚訝的神色。

自建立以來，火龍寨還是第一次出現這種事。

這是樹林一戰之後的第二天清晨。

蕭十三大法師經過半個時辰的商議，終於決定了採取這個行動，把寨中老弱一輩先行疏散。

留侯傷癒之後，必定會採取報復，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種報復，雖然尚未肯定，

他們還是得先採取預防措施，以免措手不及。

疏散老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將寨中精英集中在紅葉小築附近的楓林中，準備弩箭火把，以應付留侯的襲擊。

這個措施當然是在入夜之後才實施，與之同時，楓林外已經燃亮了七七四百九十盞燈籠。

這些燈籠一亮起來，紅葉小築周圍非獨光如白晝，而且彷彿籠罩在一重光幕中。那種光，看來竟有如實質，牢不可破，但只是看來而已，楚安隨隨便便就走了出去。

他其實並沒有受傷，只是驚慌飢餓再加上長途跋涉，所以到了火龍寨便再也支持不住。

經過休息，他現在已完全恢復，以他的年紀，本來在疏散之列，可是他怎也不肯離開，怎也要守侯在楚輕侯身旁。

他是那麼的固執，楚輕侯只有讓他留下。

入夜之後，每一個人都是顯得那麼緊張，楚安却不知道他臥在床上的一段時間出了什麼事，所以他到處去打聽。

他本來可以問楚輕侯，但他却看出楚輕侯的心情非常壞，而且正忙着照顧紅葉，只好走出來向其他人打聽。

火龍寨中，他比較熟悉的除了蕭十三父女，就只有楊天。

楊天更忙碌，伴着大法師，到處逡巡，看那兒需要重新安排或者怎樣。

楚安只有在那些武士之間徘徊，反正那些人現在還是閒着，他相信總會有一個肯陪他談談。

他沒有失望，而且非獨一個，七八個之多，他們知道他是楚輕侯的僕人，一齊從孤島上逃出來，所以他們也希望楚安告訴一些那個孤島上的事情。

楚安的口舌並不靈活，只是孤島上所發生的事情本身已很吸引。

但比起火龍寨發生的事情，楚輕侯主僕在孤島上的遭遇又算不了什麼，所以楚安離開的時候，難免有些兒失魂落魄，竟是往林外走去。

這時候，那些武士方在談論着孤島上的事情，所以也沒有在意。

其他的武士也沒有。

燈光輝煌，令人難以迫視，何況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燈陣外是危險地帶，不應該闖出去。

出了燈陣，楚安繼續前行，左看看，右看看。

周圍的屋子一片黑暗，一點燈光也不見，只是向着燈陣的那道被照耀得一片銀白。

一陣冷風吹來，楚安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神智一清，脫口一聲：「哎，怎麼我走來了這裏？」

他慌忙回顧一眼，看不見有異。

「還是趕快溜回去安全。」他一縮脖子，往前方再看一眼，才轉過身子。

這一轉，幾乎就撞在一個人的身上，楚安隨手一推。「怎麼你也走出……」

他本是一片好心，叫那個人回頭走，但話說到一半，突然發覺那個人衣衫非常奪目。

「錦衣——」他霍地抬頭，就看見了留侯那張有如碧玉雕琢成的臉龐。

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楚安倒退了三步，怪叫一聲，緊握着兩個拳頭，咬緊牙齦，便要往留侯身邊衝過。

留侯冷冷的一笑，也不見怎樣動作，便已橫在楚安面前。

楚安接連幾次都是變了衝向留侯，心胆俱喪，放聲大叫：「救命——」

留侯冷冷的一笑。「沒有人能够救得你的命！」一手摸向楚安的咽喉。

楚安一聲怪叫，往後倒退，留侯沒有動，那剎那突然消失無踪。

楚安一呆，一喜，發足前奔，那知道，身形才動，就發覺衣領一緊，彷彿被抓住，立時又怪叫起來。

他一面叫一面掙扎，拳肘往後亂撞，却什麼也沒有碰上，回頭一望，也沒有看見什麼，衣領却只是給一條長長的樹木橫枝鈎着。

他鬆過口氣，伸手一把將領子拉破，方待再轉身奔前，一個身子已然往上升起來。

「救命——」楚安脫口大叫，身形旋即一個風車大轉，變了頭下脚上，往下撞去。

他的頭距離地面只有六尺，但這一下若是撞實，亦不難腦漿橫飛。

這一撞實在太猛烈，奇怪的是，勢子突然又停下來。

這一停，他整個身子亦突然失去了支撐也似，橫摔在地上。

楚安也知道是留侯在作怪，爬在地上，一個身子不停在顫抖。

然後他又看見了留侯那襲錦衣出現眼前，再上望，留侯奇蹟的出現。

「颼」的一支箭即時往留侯後心射來，燃燒的箭，其勁無比！

留侯背後如長着眼睛，沒有回頭，右手猛一翻，衣袖「拍」的正擊在箭上！

火焰立滅，箭一側，射進地面，沒入一半之多。

這一箭的勁道實在驚人。

除了大法師，相信就只有蕭十三楚輕侯才能够射出這樣的一箭。

大法師高立在一株楓樹之上，手中並無弓箭。

楚輕侯受命不得離開紅葉小築，經過前此的教訓，當然絕不會再次犯錯。

這一箭正是由蕭十三射出來。

楓林中，每一個人都聽到楚安的呼叫，刀已出鞘，箭已在弦，却只怕誤傷楚安，蕭十三也等到楚安爬在地上，才射出這一箭。

一箭落空，第二箭迅速上弦，緊接射出。

留侯緩緩轉過半身，看着這箭迎面射來，吹出了一口氣。

箭上的火焰立時被吹滅。留侯二指一併，將箭夾個正着，一抖，「啪」的一聲，那支箭竟然齊中斷成了兩截。

留侯接將手一翻，夾在指縫間那截斷箭「嗤」的射進了夜空不見。

蕭十三看在眼內，取過第三支箭，還未射出，大法師已飄然落在他身旁。

「琵琶，你來！」蕭十三將弓箭遞給大法師。

大法師無言接過弓箭，看準了目標，開弓如滿月，手一鬆，那支箭「咻」的射向留侯面門！

留侯仍然不閃避，雙掌陡拍，「叭」的一聲竟然將那支箭拍在雙掌之中，硬硬拍斷。

蕭十三看得眞切，冷冷道：「好一個老怪物，出手竟如斯敏捷準確。」

大法師突然問：「有一件事，不知你有沒有在意？」

蕭十三道：「你是說這個老怪物的本領一天好像比一天高强？」

「不錯——」大法師將弓放下。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這免强只能解釋，他在孤島上雖然成形，還未成熟，現在是一天比一天成熟，本領也因此而日趨高强。」

「不可思議——」

大法師接着又正色道：「另外一件事，也許你亦已留意到，他的相貌也顯著不同。」

蕭十三心頭一動，脫口道：「不錯，最初見他，面色只是青白，現在却有如碧玉一樣，一雙眼睛亦由燐火般轉變成現在的火焰般輝煌。」

大法師忽然歎了一口氣。

蕭十三追問：「再下去，他又將變成怎樣？」

「不知道。」大法師歎了一口氣。「但可以肯定，到下次月圓的時候我們若是仍然不能够將他消滅，只怕再也沒有機會的了。」

「你意思是說，到時候誰也沒有辦法將他制服？」

大法師道：「也許還有人，但肯定絕不是我。」

蕭十三心頭大震。「連你也不成，還有誰？」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蕭十三濃眉深鎖，嘟喃道：「聽你這口氣，他若是遲一些才採取行動，豈不是更好？」

「應該是。」大法師沉吟。「他所以這樣急找到來，也許是有他萬不得已的苦衷，但亦不無可能，他性情實在太暴躁，急不及待。」

蕭十三點點頭，突又問：「會不會他根本不知道有這種變化？」

大法師道：「這種可能性並不高，但亦非完全不可能。」

「不過，現在他總該發覺了。」

大法師無言頷首，蕭十三接道：「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到他發現自己無敵天下，說不定會改變初衷，不會再打紅葉主意。」

「那除非他找到了第二個比火龍寨更龐大的勢力。」

「他那麼本領，還用得着我們去帮忙嗎？」

大法師悠然道：「縱使他本領再好，終究孤掌難鳴，沒有你們帮助，即使他夜行千里，殺人成千上萬，也只是一個惡魔，一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而已。」

蕭十三恍然地說道：「我明白這道理了，一雙手縱然再快，也終究是一雙手，但若是有我們可以指派，他就是不動手，一聲令下，亦可以片刻之間，令千萬人頭落地。」

「正是如此！」

「倘若他眞的能够成功，君臨天下，動念之間豈非更就可以血流成河，屍橫遍野？」

「不錯。」

「這姓蕭的除非已完全沒有人性，否則也不能讓他得逞。」蕭十三雙拳緊握說得很肯定。

說話間，楚安經已又平空升起來，就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將他托上半空。

留侯左手背負，右掌正平胸抬起來，楚安也就是與他抬掌同時離開了地面，他手脚不停掙扎，但始終都不能够擺脫這股魔力。

他仍然在叫，嗓子都經已變得嘶啞。

留侯本來在等第四支箭，現在已經等得不耐，他只是緩緩的抬起右掌，楚安却越升越高，離地兩丈，才停了下來。

蕭十三的目光沒有離開過楚安，雙拳一鬆再一握，看樣子便要撲出，大法師却將他按住。「即使你動作再快，也快不過留侯的手。」

「總不能見死不救。」

大法師歎息。「他正是要我們衝出去救人。」

「這對他有何好處？」

「那他就可以假手我們之力，將這個燈陣摧毀。」大法師一再歎息。「燈陣一毀，我們的實力勢必分散，難免大量的死傷。」

蕭十三不能不點頭。「這個老怪物行動的迅速遠在你我之上，你我也實在難以同時兼顧這許多的人。」

一頓一嘆。「早叫楚安離開這兒，不肯也就罷了，又不肯接受我們的勸告，擅自走出燈陣——」

大法師亦自一嘆。「也許他出了燈陣也未發覺，到發覺的時候，已經爲留侯發現。」

「我們難道就看着他這樣倒在留侯的手下？」

「他生死只在留侯一念之間，有誰能够在留侯動念剎那，將他救下來？」大法師搖頭。

蕭十三苦笑。「這難道也是天意？」

大法師一聲佛號。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天地雙畸與遼東雙魔，均是江湖黑道上的一流高手，但被青鵬堡少堡主醉公子風羣星三拳兩脚打得眼腫鼻青，而且其中三人都受重傷，只曾非禪尚未與醉公子交手，然而此時他不僅不出來對付醉公子，反而向醉公子認輸，醉公子也不爲已甚，聲言若不是衞七龍在此，决不饒他們。並說明衞七龍來意，乃希望他們把蛇頭草交出。由於雙魔往日曾追殺衞七龍，今日一見，即跪地求饒。金松鼠見他們那副搖尾乞憐相，便出言辱罵，却被醉公子懲戒。李富也不屑雙畸、雙魔貪生怕死的作爲，予以冷嘲熱諷。最後，醉公子要他們交出蛇頭草……

力拚風羣星　義釋曾非禪

天絕敎

（一）

昔年叱咤風雲，稱霸遼東的曾非禪，此刻已變成了一條可憐蟲。

他不想說實話，但又不能不說實話。

他終於回答說：「是。」

蛇頭草果然在曾非禪的身上。

風羣星淡淡一笑，道：「很好。」

曾非禪道：「風堂主是不是……」

「不！」風羣星截斷了他的說話，「我並不是想要你的蛇頭草，因爲並不是每個人都很稀罕這種藥材的。」

「是！是！」曾非禪鬆了口氣。

風羣星淡淡的說：「但你必須知道一件事。」

曾非禪道：「風堂主請囑咐。」

風羣星道：「雖然我不稀罕蛇頭草，但對某些人來說，這種藥材不啻是救命的靈丹妙藥。」

曾非禪連連點頭。

風羣星又道：「藥物的用處，本來就是用來治人救世，只可惜想得到蛇頭草的，偏偏就是本敎的心腹大患。」

曾非禪瞧了衞七龍一眼，才道：「屬下已知道該怎麼辦。」

風羣星淡淡道：「你說該怎辦？」

曾非禪答道：「屬下將會把蛇頭草燒掉。」

風羣星道：「甚麼時候才燒？」

曾非禪道：「馬上就燒掉它。」

風羣星道：「這主意很好，但我却還有一個主意。」

曾非禪道：「堂主請囑咐。」

風羣星的目光落在他臉龐上，冷冷的說：「沒用的東西，應該燒掉，對不？」

曾非禪連聲說：「對！對！」

風羣星冷冷一笑：「沒用的人呢？」

曾非禪、邱九指兩人的臉色同時變得慘白。

李富輕輕咳嗽兩聲，道：「屈膝求存，臨敵退縮，的確是太沒用，太沒用。」

風羣星忽然笑了笑，道：「沒有用的藥材，再加上沒有用的人，就算一起毁了，相信敎主知道了，也不會怪責罷？」

李富道：「風堂主此擧，敎主一定贊同。」

風羣星大笑。

邱九指突然厲聲喝道：「姓風的，你太欺人了！」

他總共才說了八個字，却已連續向風羣星攻了十二掌。

但這十二掌只不過是幌子。

眞正的殺着，却還是曾非禪的禪杖。

十二掌之後，緊接而來的是曾非禪的五杖，而每一杖擊出，邱九指又再發出五枝透骨針。

他們是情急拚命。

遼東雙魔聯手出擊，聲勢自比天地雙畸厲害得多。

但風羣星身形飄忽，無論他們用盡甚麼法子，還是無法傷他分毫。

突聽風羣星笑道：「衞少俠，你們豈不是要找這兩個人算帳？」

衞七龍沉聲道：「那又如何？」

風羣星悠然道：「咱們雖然萍水相逢，却是旣敵且友。」

「好一個旣敵且友。」

「敵友的界綫，有時候本來就很難分得清楚，遼東雙魔旣是你的仇人，本堂主就把這個機會讓給兩位。」風羣星雖然給遼東雙魔拚命狂襲，但仍然能從容地開口說話。

他說完之後，人已退開一旁。

邱九指還想追上去，金松鼠已把他截住：「姓邱的，金大爺等侍這機會已很久了。」

邱九指冷笑，掌爪齊施，疾攻金松鼠致命要害。

金松鼠一偏身，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全力週旋。

他畢竟是老猴皇帝司空急的弟子，拳脚上的功夫雖非絕頂上乘，但仍然力足與邱九指一拚。

兩人一經展開了纏鬥，便殺的難分難解。

曾非禪也和衞七龍纏上了。

只見曾非禪身形急展，手中一根禪杖舞得風雨不透。

衞七龍面罩寒霜，一雙眼睛有如釘子般，一直釘着曾非禪的臉龐。

雖然在劇戰之中，曾非禪仍然感受到這種目光，簡直比利箭還更銳利、可怕。

衞七龍的劍雖然還沒有出鞘，但一股淩厲的殺氣已逼人眉睫。

鏗！

長劍終於出鞘。

衞七龍突然大喝：「你若還想活下去，就馬上跟我滾！」

他這句話才說到一半，一陣尖銳的慘叫聲突然同時响起。

金松鼠終於憑着輕盈的步法，配合着司空急傳授給他的拳脚功夫，一腿踢在邱九指的太陽穴上。

這一腿看似平平無奇，但却是致命的殺着。

邱九指做夢也想不到，昔年的弱小少年，現在竟然變成了自己的催命煞星。

邱九指口中鮮血狂噴，金松鼠得勢不饒人，再在他的心臟上怒擊三拳。

三拳之後，邱九指面如金紙，氣若浮絲，顯然無法再活下去。

這時候，衛七龍已和曾非禪向東方狂奔。

「快走！」衛七龍的聲音又再响起。

金松鼠殺了邱九指，那種感受可說是痛快無比。

他本不願走，他本想繼續跟李富，風羣星等人拚一拚，但衛七龍叫他走，他不能不走。

他的輕功本就是武林一絕，輕功施展之下，實在很少人能追得上。

（二）

曾非禪在江湖上打滾了數十年，就算他本來是個渾人，現在都必已變成了鬼靈精。

何況他本來就不笨。

衛七龍叫一聲「走」，曾非禪幾乎是毫不考慮就跟他走。

曾非禪當然知道衛七龍爲甚麼不在這個時候殺自己。

那完全是爲了蛇頭草。

爲了蛇頭草，衛七龍不但不會在此時此地殺害自己，反而會盡全力給予自己保護。

這局勢曾非禪看得很清楚。

自己若不走，就算能逃得過衛七龍的劍，也絕對躲不過風羣星的無情殺戮。

所以，他只有跟着衛七龍走。

走得了當然要走，就算走不了，也要走。

最少，他應該試一試。

× × ×

金松鼠走得很快，但却有一人緊追不捨。

回頭一望，這人居然是呂祥。

金松鼠心中暗暗失笑，忖道：「你若追得上本大爺，倒是奇聞。」

在他想像中，不消多久，就可以把呂祥拋離老遠。

他腳下勁力陡增，去勢更是有如流星一般。

他已將追及衛七龍和曾非禪。

想來，呂祥必已墮後甚遠。

驀地，有人輕拍金松鼠的肩膊。

他大吃一驚，回頭望去。

一望之下，又再嚇了一跳。

那毫不惹人注目的呂祥，原來輕功竟猶在自己之上。

他立刻反手劈出一掌。

他這一掌並不志在傷敵，只是希望擾亂對方，好讓自己再逃之夭夭。

那知他這一掌劈了個空，呂祥的右手食指却急點了他脅下七個穴道。

金松鼠怒道：「我入你娘——」

他只是罵了四個字，就再也罵不下去，因爲他連啞穴都給點住了。

呂祥望着他，臉上仍然堆滿笑容。

（三）

輕功極佳的金松鼠居然逃不了。

衛七龍一凜，也突然出手點了曾非禪幾處穴道。

曾非禪也和金松鼠一樣，木偶般站在地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衛七龍嘆了口氣，道：「你若願意馬上把蛇頭草交出來，我就放了你。」

曾非禪搖頭道：「就算你現在馬上放了我，我還是非死不可。」

衛七龍一呆，繼而不禁苦笑。

曾非禪沒有說錯，因爲風羣星和李富已雙雙趕至。

× × ×

「中原七條龍之一的衛七龍，令本堂主太失望。」

「你若眞是青鵬堡的少堡主，也實在令在下太失望。」

「想不到你面對强敵的時候，就只會逃。」

「想不到當我以爲你是一個可靠朋友的時候，你却出賣了我。」

「你一直都很信任本堂主？」

「我一直都很信任朋友，只可惜原來你是隻披上了羊皮的狐狸。」

「今天你陷入本教網羅中，並非因爲我太狡黠，而是因爲你太愚蠢。」

「風羣星，你現在是何教中人？」

「天絕教。」

「天絕？」

「不錯，雖然天本無絕人之路，但本教却以天絕爲名。」

「這名字很陌生。」

「任何門派，任何事情、霸業，都總有開始的時候，在這段時期當然令人感到有點陌生，但不久之後，天絕之名，將會如雷聲般响徹天下。」

「風羣星，你本是名俠之子，何以竟不知自愛，爲此等邪惡組織爲虎作倀？」

「衛七龍，難道你不覺得這番說話，太老氣橫秋一點嗎？」

「哼！老氣橫秋，總比自甘墮落好得多。」

「廢話！」

「風兄苦苦相逼，未免欺人太甚！」

「今天我若放過你，明日難保不會栽在你的手裏。」

「所以你要先發制人？」

「不錯，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這是古有名訓，也是幹大事者絕不該忘記的原則。」

「如此說來，你我今夜之戰已無法避免？」

「箭已在弦，不得不發。」

「風兄，我若敗在你手下，能否放了金松鼠？」

「這是條件？」

「不是條件，是要求。」

風羣星沉吟半晌，終於道：「無論是條件也好，是要求也好，我答應你。」

衛七龍又道：「還有一事相求。」

風羣星冷冷一笑：「是不是還想要蛇頭草？」

衛七龍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風兄既能義釋金松鼠，又何必吝嗇一株蛇頭草呢？」

風羣星搖頭。他冷冷的說：「本堂主知道你要蛇頭草救誰，正因如此，蛇頭草萬萬不能落入爾等手中，否則將來本教難有安枕之日。」

衛七龍振聲道：「多行不義，本就難以安枕，難道你們能殺盡天下所有忠義之士？」

風羣星冷笑又冷笑。

他口中無語，手中銀扇却已緩緩地張開……

改邪歸正會非禪

（一）

霧仍在，話已說盡。

殺人的招式未出，長夜已到了盡頭。

× × ×

銀扇張開後，衛七龍的劍也已出鞘。

扇下動。

劍也不動。

扇忽動，似已攻出一招，但招到半途，又靜止下來，就像是一塊石頭，根本就完全沒有移動過分毫一樣。

劍的姿勢還是沒有變，人的額上却已微微冒汗。

自此刹那後，空氣彷彿已凝結成冰，人、扇、劍俱似在冰層之內，直到許久許久還沒有半點的變化。

呂祥、李富身在十丈之外，這兩人也像是變成了兩塊石頭。

（二）

靜即是動。

靜極往往也就是一切動作的極點。

大地似是不動，山也似是不動，但太陽却忽然從大地一隅，山峭一角悄悄的冒了出來。

扇不變。

劍不變。

人也不變，但却已成了落湯鷄。

那不是雨，也不是霧水，而是汗。

那甚至也不是汗，而是由鮮血化成的水！

陽光漸更亮，射在衛七龍的劍鋒上。

劍忽移，所移不多，只移三寸。

就是這麼三寸的移動，陽光射在劍鋒上的光芒，立刻反射進風羣星的眼眶裏。

那是一陣極突然，也極强烈的光芒。

尤其是對於一個已虛耗大量精力的人，這陣光芒就來得更是强烈。

風羣星立刻作出了更强烈的反應。

他的扇也移動。

不是一移三寸，而是一移三尺！

扇急動，偏右擊下，斜削衛七龍的咽喉。

扇骨首尾共有十三尖端，每一尖端俱冒出兩寸銀針。銀針無毒。

風羣星是個很自負的人，而且畢竟是中原名俠風首鵬的兒子。

他認爲這十三枝銀針已足夠殺敵有餘，再淬上劇毒，非但多餘，而且也失了自己的身份。

針雖不毒，但心腸又怎樣。

狠毒的心腸，豈非比任何劇毒還更可怕？

× × ×

扇在飛舞，劍在呼嘯。

兩個衣衫已濕透的年輕高手，終於展開了短兵相接的激烈搏鬥。

一重又一重無形的壓力，就像是不斷從天而降的巨石，壓在每個人的頭頂上。

兩人對峙，久立不動，一動之下，動作之快速，招式之精絕，却是令人嘆爲觀止。

快扇！快劍！快招！

瞬即石招。

百招之後，又再百招。

直到五百招後，兩人同時退開。

霧，仍如柳絮般在空間飄蕩。

衛七龍的身子也如柳絮。

（三）

衛七龍面色凝重地站在一株大樹下。

他的臉色在發青，嘴角間却沁出了鮮紅奪目的血。

血流得很慢，却很濃。血濃如漿。

風羣星看着他，但却是雙目無神。

他不是醉了，也不是忽然病了，而是敗了。他沒有中劍，但全身的力氣都似已耗盡。

李富、呂祥互望一眼，忽然雙雙向衛七龍撲過去。

風羣星倏地喝止：「住手。」

這是命令。

在天絕教，堂主的命令絕對沒有人敢違抗。

李富是天絕教中人，呂祥亦然。

他們在教中的地位比風羣星爲低，風羣星的命令他們不敢違抗。

雖然不大情願，他們畢竟還是雙雙退下。

風羣星是吸了口氣，說道：「本堂主出道江湖以來，這是第二次敗在別人的手下。」

他的聲音很微弱，彷似久溺沉疴。

衛七龍苦笑一下，道：「你還沒有完全敗落。」

風羣星也苦笑一下，道：「我若完全敗落，此刻恐怕已然是個死人。」

「你看來並不像個怕死的人。」

「死亡雖不可怕，生存却也不見可悲，」風羣星凝注着衛七龍，目光仍然是那麼散渙，「今天我雖敗了，又有誰能說明日一戰我仍必敗！」

「勝與負，在江湖人看來本就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你現在可以走，金松鼠也可以走，甚至蛇頭草你也可以帶走。」

「多謝，」衛七龍這句「多謝」，倒是由衷之言。

「不必謝我，」風羣星的聲音忽然又變得很冷漠，「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我不羨慕你，你也不必來可憐我。」

「風兄……」

「別跟我稱兄道弟，道不同不相爲謀，說到最後一句話，我們畢竟是敵，而不是友。」

「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不！」風羣星冷笑道：「摯友固難求，要遇上眞正的對手更不容易，以我們的性格來說，爲敵比爲友更相宜。」

衛七龍嘆息一聲：「人心難測，每個人的想法都並不一樣。」

風羣星冷冷道：「你現在可以和金松鼠走了，蛇頭草也不妨拿去，但曾非禪却必須留下。」

衛七龍眼色一變：「不行。」

風羣星道：「他是本教的人，該由本堂主來處置。」

衛七龍仍然搖頭：「不，我曾答應，放他一條活路。」

風聾星道：「此人不忠不義不仁，留來何用？」

衛七龍道：「他不忠不義不仁是一回事，但我又不能無信。」

風聾星一怔。

他沉然了很久，終於長長嘆了口氣：也罷，今天權且讓他苟活下去，再見。」

「再見。」

「我們一定還會再見……」

× × ×

風聾星走了。

天絕教的人也全走了。

金松鼠和曾非禪的穴道也已被解開。

曾非禪終於把蛇頭草交出。

金松鼠狠狠的盯着他，好像恨不得一口就把這個人吞進肚子裏。

曾非禪已是驚弓之鳥，昔日不可一世的氣焰早已消失得乾乾淨淨。

衛七龍嘆了一口氣，忽然揮手，道：「你走罷。」

曾非禪沒有走，呆住。

金松鼠却咆哮起來。

「七郎，你眞的讓他走？」

「我為甚麼不讓他走？」衛七龍把手中的蛇頭草一揚：「他已交出我們想要的東西。」

金松鼠道：「難道你忘記了雷極惡的血仇？」

衛七龍的目光遙望遠方，喟然道：那已是另一件事，此刻我不想混為一談。」

金松鼠看着衛七龍：「你今天放走他，對你自己來說是言而有信，但有一點你千萬不要忘記，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他走後，將來又不知有幾許無辜的人死在他的魔掌之下。」

金松鼠這番說話！不無道理。

衛七龍却仍然搖頭，又對曾非禪道：「你走罷。」

但曾非禪沒有走。

他苦笑着道：「我還能走到哪裏？」

衛七龍道：「你是害怕天絕教不會放過你？」

曾非禪嘆道：「天絕教暗中擴展勢力，已非一朝一夕，此刻中原武林，最少有一半地方，都是天絕教勢力的範圍。」

衛七龍、金松鼠眼色同時一變。

曾非禪又道：「他們既已存心殺我，天下雖大，又焉還有曾某立足之地？」

衛七龍好像已經怔住了。

他怔了半天，才嘆口氣，道：「走投無路的滋味，的確很不好受。」

曾非禪忽然跪了下來。

衛七龍又再怔住。問：「你這是甚麼意思？」

曾非禪不但跪下，還用力的磕了三個頭，道：「以前的事，是我錯了，曾某從今日起，願痛改前非，以贖罪孽。」

金松鼠怒道：「曾非禪，你這人當眞厚顏無恥，你若以為我們會相信你的一派胡言，那是做夢。」

曾非禪又再磕頭，道：「距離此地十里有一座天絕教的分舵，舵主姓容……」

「容巧轍！」

「你……你知道了。」

「容巧轍是條老狐狸，而且也很會演戲。」衛七龍冷冷一笑，「他和風聾星在一起時，那種表情眞是令人拍案叫絕。」

曾非禪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金松鼠却很清楚。

他冷哼一聲：「這條老狐狸表情十足，連咱們都上了他的當。」

衛七龍盯了曾非禪一眼，道：「你想怎樣？」

曾非禪忽然站起來，咬牙道：「天絕教裏高手如雲，別的人曾某雖然動不了，但對付容巧轍，自問還很有把握。」

衛七龍又是一楞。

曾非禪提起禪杖，正色說道：「我現在就去殺了這個老賊，也好為江湖除却一害。」

說完，大步向一座樹林中走去。

這一次，他眞的走了。

金松鼠氣得七竅生烟。

他站在衛七龍的左邊，看了半天，然後又站在衛七龍的右邊，也看了半天。

衛七龍給他看得渾身不舒服，忍不住道：「是不是我的臉上長出了兩朵花？」

金松鼠吸了口氣，緩緩道：「你的臉上沒有兩朵花，頭上却像是長出了兩隻角呢。」

「兩隻角？」衛七龍不由失笑，「豈不是我已變成了一頭牛？」

「你不但是頭蠢牛，甚至比蠢牛還蠢百倍！」金松鼠大聲道：「就算是比蠢牛還蠢百倍的蠢蠢蠢，也絕對不會相信那混蛋的說話。」

衛七龍沒有生氣。

他只是淡淡的說：「你就當我是個蠢蠢好了。」

金松鼠氣得連話都說不出。

直到衛七龍漸漸走遠了，他忽然喃喃自語：「蠢蠢蠢是甚麼東西？……」

獨闖天絕分壇

（一）

黃昏已近。

容巧轍坐在一張石椅上，手裏的水晶杯，斟滿了酒。

在石椅旁，一個身材魁梧，宛若一座鐵塔般的漢子，有如鋼槍般直立着。

這人赫然正是他的私生子曲不方。

曲不方沒有被「醉公子」擄去。

他們本來就是同路上的人。

那個被殺的假李富，也不是甚麼阮開山，而是木衣門中人，叫林友立。

風聾星別的本事不提，就以順口開河，揑造事實的本領來說，已是一絕。

木衣門一直與天絕教不和，但江湖上極少人知道。

許多人甚至連天絕教這三個字還沒聽見過。

更有人甚至死在天絕教高手的刀劍之下，仍然不知道這場殺身之禍是從何處惹來的。

× × ×

容巧轍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很老。

他覺得這幾年的生活，和壯年時候還是沒有多大的分別。

他很欣賞自己。

他更欣賞曲不方，覺得這個一直不肯改姓容的兒子，將來必是一代梟雄。

有一次，曲不方帶着幾分醉意，強姦

了一個朋友的妻子。

誰知那婦人却是淫婦，不但沒有怪責曲不方，反而纏着他，要和他繼續相好下去。

這是怪事，曲不方從來都沒有過這種遭遇。

他問父親應該怎辦。

容巧轍的回答是：「朋友妻，豈能淫亂？」

曲不方道：「無奈木已成舟。」

容巧轍道：「友必追究，不如先下手為強，把他宰掉，免除後患。」

曲不方道：「婦當如何處置？」

容巧轍斷然道：「此婦性淫，留之無益。」

曲不方遲疑着。

容巧轍淡淡接道：「捨不得？」

曲不方一拍胸膛：「天下多美女，殺個把女人，怎會不捨得，只是現在就殺了她，似乎浪費一點。」

容巧轍笑道：「那容易辦。」

曲不方道：「該怎麼辦？」

容巧轍淡淡的說：「把她囚在密室，再姦她十次，十次不够，一百次，够了之後，給她一杯好酒。」

好酒的意思，就是毒酒。

曲不方大樂，依計而行，把老朋友一刀宰掉。

然後，他又再强姦友妻於密室中，但才不過三次，就已膩了。

因為他又看上了一個江南名妓。

他連毒酒都省掉，只用一隻左手就揑斷了她的脖子。

如此父親，如此兒子。

誰說人類不是萬惡？

幸好，這種人畢竟還是不太多。

而且，這種人通常都會獲得應有的報應。

（二）

容巧轍坐在一幢高樓門外的凉亭下，總共喝了十一杯酒。

這幢高樓，是天絕教在五年前買下來的。

這高樓從前的主人，是個大富豪。

現在，這個大富豪早已死了。

他是給活活氣死的。

因為這幢高樓，他只能賣回一百两銀子，而這一百两銀子，就算用來造兩扇木門也嫌不够。

但他不能不賣。

就算是只能賣一两，也得賣。

不賣便得死！

× × ×

這大富豪並不是個很看得開的人。

賣了這幢高樓後，天絕教的人再也沒有逼他甚麼，也沒是動刀動槍的去對付他了。

但他還是氣死了，他臨死的時候，曾寫過一封信，派遣奴僕送給一個人。

這人叫謝雲樓！

他希望謝雲樓能為自己出一口氣，去教訓教訓這天絕教那些無惡不作的武林敗類。

這富豪一直都很仰慕謝雲樓，多年以來，一直跟他稱兄道弟。

謝雲樓是中原武林，人人敬重的淮陽劍客，更有人叫他淮陽第一名俠。

他是個很有身份，也很够義氣的人。

那富豪相信謝雲樓必定替自己出一口烏氣。

× × ×

富豪死後不久，謝雲樓就帶着他的八個弟子來了。

他們帶着滿臉愁容，在大富豪的墳前拜祭。

遺憾的是：謝雲樓沒有替他出一口烏氣。

他似乎根本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三）

連喝十一杯汾酒，並不是開玩笑的。

容巧轍手裏的水晶杯，大得出奇，比別人吃飯的碗子還大一點。

曲不方又替他斟了第十二杯酒。

但這一杯容巧轍沒有喝。

他忽然把這杯酒潑在曲不方的臉上。

曲不方仍然卓立如故，臉上的表情還是沒有半點變化。

容巧轍冷冷道：「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妥，將來豈能成為大器？」

曲不方道：「我已親自到香鳳樓，莫四婆子已答應在中午前把翠嬌送上來。」

容巧轍冷冷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人呢？」

曲不方無言以對。

容巧轍冷哼着，又道：「莫四婆子也太不給我面子了，翠嬌雖然是紅倌人，但也不該在本舵主面前擺臭架子！」

曲不方道：「我現在馬上再去香鳳樓一趟。」

容巧轍又自己斟了一杯酒，正想說話，突聽亭外一人冷冷道：「不必去了，翠嬌再也不會到這裏。」

容巧轍霍然站起，喝道：「是誰在鬼鬼祟祟？」

一條黑色的影子，從高樓牆下一角出現。

這人身高八尺，但却瘦得可憐。他手裏倒提着一根禪杖，却不是個和尚。

× × ×

來者正是遼東雙魔之一的曾非禪。

容巧轍忽然大笑起來：「原來是曾兄，來來，咱們浮一大白。」

他從曲不方手中取過酒瓶，大步向曾非禪走去。

他的態度很熱誠，熱誠得叫人感動。

曾非禪沒有杯子。容巧轍也沒有給他杯子，只是給他這一瓶酒。

他是把整瓶酒拋了過去的。

這本來沒有甚麼不妥。

但那酒瓶不知如何，忽然在半空中「波」的一聲爆裂。

碎片四濺，如同滿天花雨。

容巧轍的笑聲仍在，但一條銀鍊子却也同時飛射而出，而且一下子就套住了曾非禪的頸子。

這條銀鍊子並不好看。

它太粗！

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它若太幼了，就會很容易斷。

斷了的鍊子，就不能把別人活活的勒死。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留香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一非等人來到武漢之後，發現有一批浪人在江湖上不斷行兇鬧事，使武漢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一日荊一非前往漢口時，見母女被狼人圍攻，趕忙前去援救，狼人見有人來援救，急忙奔逃，而此時盧若蘭也認出荊一非，兩人刦後重逢，恍如隔世，雙方互訴別後情況……盧若蘭和荊一非爲了查淸楚暗中跟踪他們的人，決定分兩批離開武漢，這日，八手羅刹母女在橫店又遇上金谷公子，金谷公子送了一本「輕功絕學」的手抄本給盧若蘭，盧若蘭驚喜地接受了……

江湖風險惡　客邸結鳳鸞

盧若蘭回到客房，八手羅刹不免埋怨道：「女兒，金谷公子雖然不算陌生，談得太久總是不大相宜，以後不要這樣。」

盧若蘭道：「是的，娘。」

接着她將驚鴻一現抄本交給八手羅刹道：「娘，你瞧這個。」

八手羅刹愕然道：「這是妳義父的成名絕藝，你從那裏得來的。」

盧若蘭道：「是金谷公子送的，此人似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八手羅刹沉吟半晌道：「人品俊美，學富五車，財富如山，身世如謎，這個人實在可怕。」

盧若蘭道：「娘說的不錯，女兒也有這種感覺，唉，小哥爲什麼還不來，他來了也可以替咱們拿主意。」

八手羅刹道：「江湖之上暗潮洶湧，任何人都可能隨時遇到麻煩，我想荊少俠說不定是遇到麻煩了。」

盧若蘭大爲焦急道：「那怎麼辦？娘，咱們回頭去找小哥。」

八手羅刹微微一笑道：「妳大哥武功之高，除了習得乾坤一擲的絕世高人不作第二人想，他如果還解決不了，咱們去又有什麼用？再說他還有少林四韋陀相助，不會有事的。」

盧若蘭道：「那咱們呢？是去蘭封還是在這兒等他？」

八手羅刹道：「去蘭封，但要慢慢走，咱們每站都停留一兩天，這樣總會等到他的。」

× × ×

荊一非的確遇到了麻煩，就在距離橫店不遠的聶口鎮集遭到了水刦。

在鎮上打了尖，他們就匆匆北上，荊一非是想趕到橫店跟盧若蘭會合。

由聶口到橫店必須經過一條河，河上原有一座木橋的，也許由於年久失修吧，這座木橋忽然折斷，前後兩截一起墮到河裏去了。

這是一條官道，南來北往的行人很多，木橋一斷，立即造成一片混亂。

好在有人駛來一條渡船，但因渡船太小，每次最多只能渡客五個，待輪到荊一非五兄弟，已是夕陽含山的傍晚時分了。

「客官，坐好了請不要動，我這條船太舊，你們又多了一個人，小心一點免得出漏子。」

這是船家在向荊一非師兄弟打招呼。

同船過渡，休戚相關，船家的話他們自然應該遵守。

只不過這條船的確太破舊，他們坐着不動，船艙依然嘟嘟不停的漏水。

法雨眉峯一皺道：「船家，艙裏巳經漏水了。」

船家是一個三十出頭的棉壯漢子，他一面將船撐向河心，同時毫不在意的道：「不要緊張，這點水淹不死人的。」

法雨面色一變，暗忖：「般家說話爲什麼這般難聽？」

不過他是出家人，出家人的修養總是比常人好一點，所以也沒有跟船家一般見識。

只是船艙的水越漏越大，及到達河心，船身忽然一震，船底的木扳竟然掉了一塊。

這一下可就糟了，河水大量冒起，船身在迅速下沉，荊一非師兄弟全都慌了手脚。

因爲他們不會水，連小飯桶在內，六個人全是旱鴨子。

法門見船家毫不慌亂，因而詢問道：「船家，怎麼辦？」

船家攤攤手道：「這有甚麼法子？該活的死不了，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話一說完，身形向後一倒，噗通一聲水響，他巳經一頭扎到水裏去了。

荊一非道：「各位師兄不要慌，木船不會全部沉入水底，咱們只要攀住兩邊的船舷就不會有事的。」

他沒有說錯，師兄弟雖然變做了落湯鷄，生命倒是沒有危險。

只是河水流速很急，就這一會兒的工夫，他們巳經不知道身在何處了。

更糟的是天色業巳混暗，天空黑得像一團潑墨，他們瞧不到河岸，縱然能够划動沉船，也不知道應該向那裏去划。

河水冰冷，寒風凜烈，這種滋味並不好受。

此時小飯桶忽然啊了一聲道：「公子，咱們只怕上了別人的當了。」

荊一非道：「你說這是一個陷阱？」

小飯桶道：「是呀，就算這條木船太舊了，也不會一塊船板整個斷掉。」

荊一非嘆息一聲道：「人心險惡，使人防不勝防，說不定木橋的折斷也不是偶然發生的。」

的確，人心險惡，使人防不勝防，現在再追悔又有什麼用呢？

於是他們沉默了，只是在寒夜中隨水漂流。

這是很難挨過的一夜，但他們終於熬過去了。

而且船也不再漂流，穩穩當當的停了下來。

小飯桶迎着晨曦歡呼一聲道：「公子，咱們終於得……」

得到了什麼，他再也說不下去了，因爲他們置身之處是一塊絕地。

這是一個比水塘大不了多少的小湖，四週寸草不生，全是一片泥漿。

泥漿延伸數十丈，如果涉足其中，拔不起來，豈不要困死在此地了。

他們全有這般想法，但是誰也不願說破。

隔了幾乎頓飯之久，荊一非才微微一笑道：「生有方，死有地，咱們不必頹喪，待小弟上去試試。」

法華道：「不，讓我去。」

其實誰去都是一樣，如果泥漿會陷人，他們遲早都逃不過這一刦難。

但師兄愛護師弟，荊一非不便反對，他脫下身上的長衫，將它捲成一條衣棍，他與法華各執一端，必要時可以將他拉出泥漿。

破船是擱在幾塊冒出水面的石頭之上，法華沿着石頭往下走，向泥漿中踏去。

糟，這一脚踏下去，一條腿立刻陷了進去，泥漿不只是承不住一個身體的重量，而且粘力極强，越掙越深。

荊一非一見不好，立即單臂貫勁，用力一拉，總算將法華拉了回來。

法雨喧了一聲佛號道：「好毒辣的計謀，看來咱們難逃這一浩刦了。」

荊一非道：「天無絕人之路，咱們不妨到別處去試試。」

這話不錯，說不定會在別處找出逃生之路，要是在這裏等死，豈非愚不可及。

他們正要下水推動破船，一陣兵刃撞擊之聲忽然遙遙傳來。

小飯桶第一個大叫起來：「公子，救星來了。」

荊一非沒有說甚麼，只是運起目力向兵刃撞擊之處瞧去。

遠遠一片樹林，是聲音傳來之處，由於距離太遠，一點人影都瞧不到。

瞧看良久，他終於面現喜色道：「小飯桶說對了，咱們果然來了救星。」

兩條模糊的人影逐漸接近，他們好像一面走一面拋下甚麼，所以速度不快。

最後人影終於清晰了，原來是兩名綠衣姑娘。

這兩位姑娘每人都揹着一大綑蘆葦，她們將蘆葦墊在泥漿上，就這樣逐漸接近湖邊。

「那位是荊公子？」其中一名較矮的綠衣姑娘向他們詢問。

荊一非道：「在下荊一非，姑娘……是：：」

綠衣姑娘道：「咱們是紫霞夫人的婢女，夫人正在跟强敵拚鬥，公子快走。」

荊一非道：「好，姑娘先請。」

待綠衣雙婢轉身走去，荊一非方挾着小飯桶，與四位師兄借蘆葦之力，向遙遠的樹林急馳。

直待通過泥漿，荊一非才放下小飯桶，接着發出一聲長嘯，彈身向樹林急撲。

前面是一幅慘烈的畫面，幾乎令人不忍卒覩，紫霞夫人率領六名手下，守住通往蘆葦之處，向他們狂攻的是狼人，除了地上躺着的二十幾個，還有近三十人在亡命的進撲。

荊一非抽出他那柄從未使用過的青衣寶劍，以急風暴雨之勢撲向狼人。

他宅心仁厚，從不嗜殺，此時却招不虛發，劍劍見血，刹那之間，地上又留下二十多具屍體。

剩下的狠人逃走了，現場屍體縱橫，簡直像人間地獄一般。

瞧到這般慘狀，荊一非後悔了，口中一聲嘆息，淚水巳在眼眶裏打滾。

「不要難過，小師弟，紫霞夫人受傷不輕，你快過去瞧瞧。」

安慰他的是法雨，這位深深愛護他的大師兄，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他身形急轉，向紫霞夫人瞧去。

「啊……」

這位媚態撩人的姑娘，的確巳經身負重傷。

她那艷如么桃的粉頰失色了，此時是一片慘白。

一件香噴噴的紫衣破了好幾處，鮮血洒在衣衫之上，變做一片深紫之色。

當荊一非走近之時，她笑了，雖是景象悽慘，她笑得還是有些動人。

「兄弟……姊姊……幾乎來遲了，你……你還好麼？」

本身創傷伋體，還在關心別人，這是何等的情操，雖然稱謂上有點突然，荊一非並不覺得刺耳。

「多謝姊姊，小弟很好，啊……」

原來紫霞夫人巳無力支持，身形一幌，竟然倒了下去。

荊一非大吃一驚，再也顧不得男女之嫌，伸手一撈，將紫霞夫人抱了起來。

較矮的綠衣女婢道：「公子，夫人傷勢很重，必須找一個地方療傷。」

荊一非道：「不錯，姑娘可知道附近有這麼一個地方麼？」

綠衣婢女道：「有的，公子請隨小婢來。」

荊一非向大師兄法雨打了一個招呼，立即跟着綠衣婢女狂奔，越過一條小溪，來到一座破廟之前。

破廟有一殿兩廂，大致還算完整。

綠衣婢女將荊一非帶到東廂，道：「那般狠人在此地歇過，雖然沒有床榻，收拾得還算乾淨，公子就在稻草上安置夫人吧。」

荊一非向四週打量一眼，的確除了這樣別無他法。

他放好紫霞夫人，回頭對綠衣姑娘道：「姑娘的芳名是——」

綠衣婢女道：「小婢名叫小桃，另一個叫小香，公子有甚麼吩咐？」

荊一非取出少林療傷靈藥，說道：「小桃，白的內服，紅的外敷，這就要偏勞妳了。」

小桃道：「這是小桃應該做的，公子不必客氣。」

荊一非說道：「好，我就在外面等妳們。」

此時小杏也進去帮忙，荊一非自然更放心了。

接着問題又來了，他們師兄弟及小飯桶飢疲交作，必須先找點吃的再好好的睡一覺。

但他對這個地方十分生疏，不得不請敎紫霞夫人的部屬趙仁。

「趙兄——」

「不敢當，公子叫小的名字好了。」

「咱們有點餓了，到那兒才能找到吃的？」

「這容易，前面不遠就有一個農村，好東西沒有，塡飽肚皮不成問題。」

「那好，不過……在下的四位師兄吃素——」

「小的明白，公子請稍待，小的去去就來。」

荊一非待給他銀子，他巳帶着兩個人走了，要叫小飯桶追去，這孩子巳經倒在一塊木板上呼呼大睡，實在不忍心叫醒他，只得算了。

隔了沒有多久，趙仁他們回來了，帶來的有乾飯，有稀飯，還有青菜豆腐辣椒等小菜，就是沒有麵食。

這樣巳經很不錯了，荊一非等吃飽之後立即運功調息。

待一覺醒來，天色巳然昏黯，荊一非担心紫霞夫人，縱身就向東廂奔去。

「小桃……」

他不便往裏面闖，只在門外輕聲呼叫，但回答的却是紫霞夫人。

「進來嘛，兄弟。」

「啊，姊姊好一點了麼？」

「好多了，一點皮肉之傷，要不了我的命的，當時是他們來得太多，咱們以少敵衆，因而有點脫力的現象，休息一下就不碍事了。」

「都是小弟害了姊姊。」

「別這麼說，兄弟，是姊姊願意的，咱們不談這些，來，坐到這裏，咱們好好的聊聊。」

紫霞夫人巳經坐了起來，她身下墊的，上面蓋的，身後靠的，全是嶄新的棉被，可能是在農村弄來的。

她的面頰也經過一番修飾，不再是那麼慘白了，荊一非坐在她的身側，還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

紫霞夫人柳眉一揚，瞅着荊一非嫣然一笑道：「兄弟，你的仇人可眞多。」

荊一非道：「小弟自信與人無爭，與事無忤，這般人爲什麼要找上小弟，我實在弄不明白。」

紫霞夫人道：「這般狠人可能屬於某一種神秘組織的，如果他們志在天下，自然容你不得。」

荊一非道：「這話怎麼說？」

紫霞夫人道：「當今武林老成凋謝，後繼無人，江湖上呈現着一片落寞的暮氣，如果有人想逐鹿江湖，執武林各派的牛耳，此時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荊一非道：「哦……」

紫霞夫人道：「但在幾年之間，武林中竟連續出現了兩個少年奇材，使野心者受到當頭一棒。」

荊一非道：「姊姊對武林大勢似乎頗爲瞭解。」

紫霞夫人道：「何止瞭解，事無大小，沒有一件能够瞞得過姊姊，就拿你來說吧，你的一切，姊姊全都瞭若指掌，你信是不信？」

荊一非道：「信，當然相信。」

紫霞夫人道：「剛才我說到武林中出現兩名少年奇材，其中之一是富甲武林的金谷公子。」

荊一非說道：「金谷公子？沒有聽說過。」

紫霞夫人道：「此人長相英俊，武功不可測，但最可怕的還是他的神秘。」

荊一非道：「神秘？難道姊姊對他也弄不清楚？」

紫霞夫人道：「這是姊姊惟一的憾事，天下武林只怕沒有一個能够弄明白他的來歷。」

荊一非道：「這果然令人可怕，他必然會遭到不少痲煩。」

紫霞夫人道：「這又是另外一件怪事，據姊姊所知，只有一次——」

荊一非道：「那一次也是神秘組織向他找碴？」

紫霞夫人道：「不錯，他們相約在邙山決鬥。」

荊一非道：「結果呢？」

紫霞夫人道：「結果金谷公子全勝而歸，神秘組織受到一次慘重的打擊，依我猜忖，他們那一次遭到的損失，絕不會比你帮助少林那次爲輕。」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姊姊果然厲害，連小弟帮助少林妳也知道。」

紫霞夫人道：「但我却沒有趕上那次邙山之戰，待我聞訊趕去，所見到的只是斑斑血跡而巳。」

荊一非道：「那姊姊怎麼知道金谷公子是全勝而歸的？」

紫霞夫人道：「一方面是江湖傳說，另一點是金谷公子的安然無恙。」

荊一非道：「以後神秘組織就不再找他了？」

紫霞夫人道：「是的，也許他們發現另一個少年奇材，轉移了他們的目標。」

荊一非道：「另一個少年奇材又是誰呢？」

紫霞夫人斜着眼瞅着他，嘴角牽起一絲醉人的媚笑道：「你猜——」

荊一非說道：「小弟孤陋寡聞，猜不出。」

紫霞夫人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荊一非先是一怔，接着苦笑道：「聽姊姊這麼一說，小弟實在受寵若驚，其實小弟平凡得很，姊姊千萬不要捧我。」

紫霞夫人面色一整道：「不要妄自菲薄，兄弟，姊姊見過金谷公子，此人的確不凡，不過姊姊可以斷言，將來安定武林，挽救江湖生靈於水火的是你，絕對不是他金谷公子。」

荊一非道：「不敢當，姊姊太抬高小弟了。」

紫霞夫人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們只怕餓了，先吃了飯咱們再聊。」

晚飯之後，他們沒有再聊，因爲荊一非担心八手羅刹母女，想在翌晨離開此地，所以要早點安歇。

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就離開破廟，紫霞夫人坐着一個軟兜，由小桃小杏照顧着。

這天他們趕到橫店，八手羅刹一行早巳離開，不過盧若蘭却留下一張便條，由店小二轉到荆一非的手裏。

由便箋上的敍述，荊一非瞭解了她們母女的行程，只要再趕兩天，就可以跟她們會合。

不幸的是紫霞夫人又說中了，荊一非的仇人太多，他們投店不久，就有人找上門來。

「在下萬子安求見荊大俠。」

萬子安是鐵盾門下，跟荊一非交過手，他的求見自然不是來問安的。

接見萬子安的是法門，他向來人打量一眼道：「萬施主有甚麼事？」

萬子安道：「當然有事，不過要見到荊大俠再談。」

法門道：「好，小飯桶，你去跟公子說，有一個萬子安求見。」

小飯桶領命奔往後院，將荊一非請了出來，跟着他一起的還有少林三僧，以及紫霞夫人主婢三個。

萬子安雙拳一抱道：「久違了，荊大俠。」

荊一非道：「萬大俠眞是稀客，有什麼事要找在下？」

萬子安道：「家師與敝師叔陸長山，想跟荊大俠於明天晌午在八里山一晤，特命在下前來邀約。」

荊一非哦了一聲道：「好，在下當準時赴約。」

萬子安道：「明午再見，告辭。」

萬子安走了，荊一非却還在發怔。

紫霞夫人輕盈的一笑道：「不必担憂，兄弟，鐵盾門算不了甚麼，明天不必你出手，姊姊一個人就可以打發他們。」

原來紫霞夫人巳經復原，憑她那身超凡的功力，打發鐵盾門的確不是難事。

但荊一非却搖搖頭道：「鐵盾門是有點不講理，不過他們並不爲惡，所以小弟不想毀掉他們。」

紫霞夫人道：「別存婦人之仁，兄弟，據我看鐵盾巳經有了變化，絕不是原先的鐵盾門了。」

荊一非道：「姊姊這般說法，必然有所根據？」

紫霞夫人道：「當然有根據，第一，鐵盾門曾經收到過留香帖，他們並未經過拚鬥，何以會安然無恙？第二，此次羣雄雲集武漢，一般都受到狠人的襲擊，只有鐵盾門沒有，狠人爲甚麼會對他們網開一面？」

法雨道：「趙施主說的是，人心難測，小師弟千萬不能大意。」

荊一非道：「多謝姊姊提醒，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　×　×

荊一非原想兩天之內追上盧若蘭，但事與願違，不得不躭擱下去。

這天晌午，他們來到八里山，但見一片黃土的山崗，疏疏落落的長着一些草木，敢情此地土壤貧瘠，是一個頗爲荒凉的所在。

此時黃土崗上巳經立着一羣背負鐵盾，手執鐵槍的大漢，他們自然就是鐵盾門下了。

荊一非領先走上山崗向鐵盾門主黃天爵抱拳一禮道：「荊一非見過黃門主。」

黃天爵中等身材，穿着一件褚色長衫，長相並不怎樣威武，但面色穆肅，目光嚴厲，倒不失一派之尊的氣度。

他向荊一非等打量一眼，冷冷道：「荊少俠原來有了靠山，勿怪敢來八里山應

約。」

荊一非淡淡一笑道：「紫霞夫人是在下的朋友，並不是靠山，門主如果害怕，在下請她不出手就是。」

黃天爵冷哼一聲道：「鐵盾門不在乎這些，不管是誰，黃某一律照接。」

紫霞夫人撇撇嘴道：「黃天爵的胆量似乎越來越大，好像鐵盾門有了伏持，哦，那兩位是誰？他們不是鐵盾門的吧？」

黃天爵的身後立着兩名面無表情的大漢，他們臉色蠟黃，瞇着一對小眼，好像睡眠不足似的。

這兩人的長像完全相同，幾乎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他們很可能是一對孿生兄弟。

紫霞夫人見多識廣，天下武林她不認識的不能說沒有，但成名人物絕對沒有一個。

瞧這兩人的神態，必然不是等閒人物，紫霞夫人却想不出他們是何方神聖，因此她才以試探的口吻，希望找出他們的來龍去脈。

黃天爵老奸巨滑，自然不會上這個當，只是哼了一聲道：「妳管的太多了，紫霞夫人，看在令尊的份上，老夫不為難妳，妳走吧。」

紫霞夫人道：「你弄錯了，黃天爵，荊少俠神明英武，功力通玄，就算我不管，你又能將他怎樣？依本夫人之勸，趕快放下屠刀，我替你向荊少俠求一個情，你要是一意孤行，今後江湖就不會再看有鐵盾門這個字號了。」

陸長山大喝一聲道：「妳敢小視本門，老夫先劈了妳。」

此人還是那副火爆脾氣，說打就打，鐵槍一梗，逕向紫霞夫人當胸扎來。

噹的一聲巨响，陸長山竟被震退兩步，手腕一陣疼痛，鐵槍幾乎把持不住。

其實跟他硬拚一招的，並不是紫霞夫人。

他是趙仁，原是跟在紫霞夫人身後的，當陸長山挺槍刺來之際，他忽然踏前一步，揮刀硬劈鐵槍。

這位很像老夫子的趙仁，原來深藏不露，一招硬接，陸長山竟然招架不住。

這是鐵盾門想不到的，不只是陸長山神色一呆，黃天爵也為之面色大變。

他們瞧得出對手實力太强，幾乎每一個都是功力不凡的高手，單打獨鬥鐵盾門很難討得好去。

於是黃天爵舉手一揮，鐵盾門下便像浪潮一般湧了上來。

他們的人數超過四十，比荊一非與紫霞夫人兩批加起來還要多三倍。

鐵盾門慣於使用圍擊陣法，鐵盾長槍在四週一堵，然後向中心迫擊，很少人能逃過他們的毒手。

現在，他們再度使用圍擊的陣法，先將荊一非等圍起來，再一步步的向中心擠迫。

以鐵盾聯成一道鐵牆，再覷機用鐵槍進攻，這種攻勢豈不十分可怕！

紫霞夫人柳眉一挑，一雙盈盈似水的星目，忽然射出兩縷殺機，她流目向四週瞧了一眼，道：「兄弟，看來咱們要大開一次殺戒了。」

荊一非一嘆道：「黃天爵孽由自作，這不能怪咱們。」

他們說話之間，鐵盾陣已經逼近，荊一非一記南斗六式首先攻出。

掌力擊中鐵盾，發出轟的一聲巨响，人體與鐵盾齊飛，倒地之時已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了。

少林四韋陀也以百步神拳遙擊，慘叫之聲因而不絕於耳。

紫霞夫人更是大展雌威，雙袖飛舞，狂飇急捲而出，鐵盾門下就像稻草一般，被袖風不斷的捲出，落地之時已經面目全非了。

這般鐵盾門下全是百中選一的武士，也是該門的精銳，但在荊一非等這等高手的手下仍然不堪一擊，只不過刹那之間，鐵盾陣固然解體，還活着的鐵盾門下已不足十人。

黃天爵瞧得心胆皆裂，口中一聲厲吼，騰身就向荊一非撲去。

「姓荊的，老夫跟你拚了。」

「黃天爵！荊某不想打落水狗，如果你能够即時悔悟我願意放你一條生路。」

「你是在痴人說夢話，老夫不劈了你決不甘休。」

語音未落，已然發動狂猛的攻勢，長槍急吐，鐵盾橫砸，一招雙式，打得兇悍已極。

神槍鐵盾，名滿江湖，此時含怒出手，更是威風八面。

荊一非原是想留給黃天爵一條生路的，但生命是他自已的，他不願意活下去，別人也無可奈何。

不過此人功力之深，在當代武林，算得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高手，此時一味的亡命狂攻，荊一非也感到無比的壓力。

雙方鏖戰幾近百招，黃天爵的攻勢仍然十分狂悍，荊一非一時疏忽，左肩上竟被鐵槍挑起一塊皮肉。

一招得勢，黃天爵高興的狂笑起來：「小賊，老夫成全你。」

長槍一收再吐，在勁風激盪中槍尖指向荊一非胸前的五大重穴，這是黃天爵的絕招「梅開五簇」，速度之快，槍法之奇，果然不愧神槍之名。

荊一非在避無可避之下，只得以少林絕學「火中取栗」一把抓着槍尖，青靈劍順勢劈了出去。

噗的一聲脆响，黃天爵連人帶盾被青靈劍劈成兩半，一代霸王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生命。

荊一非嘆息一聲，回頭再打量全場，除了二師兄法輪還在跟一名面色蠟黃的大漢拚鬥，其餘的戰鬥已全部結束。

敵人無一倖存，是一次空前的勝利，但三師兄法華却躺在地上，使荊一非大吃一驚。

他騰身躍起，奔到法華身側，向照顧法華的大師兄詢問道：「大師兄，三師兄傷得怎樣？」

法雨道：「那人掌上有毒，三師弟是擊斃了敵人，却也中了他的毒掌。」

荊一非急道：「沒有服解藥？」

法雨道：「服過本門的袪毒丹，似乎藥不對症，我只好點了他的穴道，讓他安睡一會。」

荊一非算道：「好，待小弟幫二師兄將剩下的那人擒下再說。」

他轉身奔到法輪拚鬥之處，揮手一掌將蠟黃臉大漢震退，道：「二師兄歇歇，這人交給小弟。」

待法輪退下之後，他展開身法在那人四週遊走，同時以百步神拳不斷的隔空攻擊。

這是一種頗為巧妙的戰法，可以防範敵人的毒掌，但這種打法極易損耗眞力，如非功力深厚決難辦到。

一連二十九招，蠟黃臉漢子已經中了十幾記百步神拳，好在荊一非出拳並不太重，否則他早已趴下了。

但這十幾拳痛擊，蠟黃臉漢子已被擊得身負重傷，搖搖欲仆，最後終於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

荊一非凌空吐指，制住了他的穴道，然後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朋友的名號怎樣稱呼？」

蠟黃臉漢子道：「你贏了，要殺要剮隨你的便，問這些做甚麼？」

荊一非道：「我不想殺你，只要你交出毒掌的解藥就放你走。」

蠟黃臉漢子道：「好意心領，你動手吧。」

荊一非道：「不要固執，朋友，咱們一命換一命，你並不吃虧。」

蠟黃臉漢子冷哼一聲道：「咱們老大的命呢？你抵？」

荊一非道：「這麼說你就錯了，任何事總要分是非曲直，找碴的可是你們。」

蠟黃臉雙眼一閉，連話都不願再回答了。

紫霞夫人道：「兄弟，我有辦法來治他。」

荊一非道：「姊姊有什麼辦法？」

紫霞夫人道：「先找找他的身上，看有沒有解藥。」

小飯桶道：「讓我來。」

敢情這場約鬥小飯桶也跟來了，這說明一點，他已有自保之能。

此時他自告奮勇，在蠟黃臉漢子的身上找出三瓶丹藥。

綠瓶裝綠藥，白瓶裝白藥，另外一只紅瓶裝的却是黑色丹藥。

荊一非眉頭一皺道：「怎麼辦？」

紫霞夫人道：「好辦，只要試一試不就知道了麼？」

荊一非道：「讓他試？」

紫霞夫人道：「不錯，待我想想，那樣是毒藥。」

她實在並沒有想，只是在冷靜的觀察蠟黃臉漢子的反應。

此人雖是面無情，此時却眉峯輕皺，顯出一副緊張的神色，好像他連死都不怕，却担心紫霞夫人給他吃下毒藥。

這情形瞧到紫霞夫人的眼中，她笑了，却故意沉吟一陣道：「兄弟！給他吃一顆綠的。」

蠟黃臉漢子聽到讓他吃綠的，神情上並沒有什麼變化，好像要他喝一杯凉開水，與痛癢不會有絲毫關連。

紫霞夫人道：「慢點，兄弟，我看還是給他吃一顆白的吧。」

這回蠟黃臉動容了，最明顯的是嘴角牽起一絲笑意。

紫霞夫人忽然大喝一聲道：「黑的，給他吃三顆。」

蠟黃臉漢子面色倏變，原是緊閉着的雙眼一起睁了開來，眼內射出的光焰，是一片驚悸之色。

紫霞夫人冷冷道：「你是願意說，還是吃下三顆黑色丸藥？」

蠟黃臉漢子頹然道：「算妳贏了，白色的是解藥。」

紫霞夫人道：「沒有騙咱們？」

蠟黃臉漢子道：「陰山雙絕是何等人物，豈會騙你們這些後生晚輩。」

紫霞夫人啊了一聲道：「你們就是陰山雙絕？久仰，不過咱們還得試試，兄弟，給他吃兩顆白的。」

荊一非倒出兩顆白色丸藥，喂給蠟黃臉服食，直待證明他並未中毒，才喂給法華三顆。

這解藥靈驗得很，一經服用，有如立竿見影，法華略一運功就已藥到病除。

此時荊一非才拍開蠟黃臉漢子的穴道，他一言未發，抱起他大哥的屍體，逕自落荒狂奔而去。

這場約鬥，荊一非獲得全面勝利，鐵盾門却就此烟飛火滅，江湖上不再有這一字號了。

但血染荒草，遍地遺屍，荊一非雖是被迫殺人，仍有一股悲哀的感覺。

他們埋掉死者，然後將鬥場作了一番清理，以免驚世駭俗。

待一切處理就緒，一名黑衣大漢忽然匆匆奔來，他向紫霞夫人抱拳一揖道：「屬下朱九參見夫人。」

紫霞夫人一怔道：「你怎麼來了，有事？」

朱九由懷裏掏出一封書信道：「請夫人過目。」

紫霞夫人拆開書信一瞧，她那美麗的粉頰忽然一變，道：「好傢伙，想拆我的窩！」

荊一非道：「出了什麼事？」

紫霞夫人道：「有人想拆我的窩，兄弟，我不能陪你去蘭封了。」

荊一非問道：「姊姊，要不要我幫幫妳？」

紫霞夫人道：「這倒不必，我會應付的。」

荊一非道：「那咱們只好分道揚鑣了，姊姊如果用得着小弟，只要一紙相召，小弟必會儘快趕去。」

紫霞夫人道：「多謝你，兄弟，姊姊處理完了家務事會到江湖上找你的，小杏子，妳留下來侍候公子。」

荊一非說道：「姊姊正需要人手，不必留下杏子姑娘，小弟有小飯桶服侍儘够了。」

紫霞夫人道：「男孩子那裏懂得服侍人？兄弟，你不必跟姊姊客氣，我的人手足可應付，你就留下小杏子吧。」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急馳而去。

紫霞夫人領着屬下風馳電掣般的走了，她却留下了小杏子，也留下一片令人無法忘記的情懷，

小杏子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少女，怯生生的模樣兒會使人生出一股憐惜的念頭，

荊一非不忍心撐走她，只得將她留下。

他們回店歇了一晚，翌晨就向蘭封緊趕，希望儘快與盧若蘭會合。

× × ×

盧若蘭一行走得十分緩慢，幾天下來才走到安陸縣以東的花園鎮。

他們是在晚餐之前落店，同時投宿的除了韓瞎子，還有金谷公子主婢。

這位富甲武林，英俊絕俗的金公子，一路追隨着八手羅剎母女，而且處處關顧，事事照應，無論行住飲食，不必她們花半點心力。

晚餐之後，八手羅剎母女在房間裏閒聊。

「娘，我煩死了。」

「妳是說他？」

「那還有誰？」

「娘也知道妳煩，但伸手不打笑臉人，他畢竟是一番好意。」

「這種好意女兒實在受不了，像寃魂不散似的這麼釘着，娘就不感到難過？」

「妳這孩子，娘難過有甚麼用，這是你們年輕人的事嘛。」

「娘，女兒倒有一個法子。」

「哦，甚麼法子。」

「娘明告訴他，女兒已經許人了。」

「唔，是你師兄荆一非？」

「是的。」

「好吧。」

這是盧若蘭快刀斬亂麻的決定，她實在不敢再拖下去。

說眞的，以金谷公子的條件，應該是女孩子最理想的歸宿。

只可惜盧若蘭的芳心早已許給荊一非了，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

不過每當她與金谷公子相晤之時，竟忍不住被他的儀表及言談所惑，時常會怦然心動。

事後她又會責怪自己意志不堅，有愧對小哥的感覺。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理一直在折磨她，幾乎連武功都無心練下去了。爲了解脫這一魔難，只有要八手羅剎以名花有主打斷金谷公子的糾纏。

她們母女剛剛商議妥當，門上忽然響起一陣剝啄之聲。

盧若蘭櫻唇一噘，說道：「一定又是青兒。」

八手羅剎道：「讓她進來，娘正好澆她一瓢冷水。」

盧若蘭打開房門，進來的果然是金谷公子的婢女青兒。

「小婢參見老夫人蘭姑娘。」

「不必多禮，有事麼？」

「敝公子想請蘭姑娘前去一敍。」

「這個不太妥當，老身不便答允。」

「老夫人，蘭姑娘跟敝公子是朋友，朋友相敍，似乎沒有甚麼不妥，而且他們已經有過先例。」

「以前是從權，此種事情，可一不可再。」

「老夫人，這是爲了甚麼？」

「很簡單，人言可畏。」

「老夫人，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蘭姑娘也不算小了，莫非老夫人還不想給她找一個理想的人家？」

「當然想啊。」

「那麼，依老夫人看，咱們的公子如何？」

「很理想，只可惜蘭兒跟你們公子無緣。」

「老夫人，這話怎麼說？」

「因爲蘭兒已經有了婆家。」

「眞的？誰？」

「少林俗家弟子荆一非。」

「啊，老夫人，以前爲甚麼沒聽說過呢？」

「以前沒有必要告訴你們。」

「既然如此，小婢告退。」

青兒只得走了，盧若蘭不由吁出一口長氣。

八手羅手却有些惋惜的道：「女人選對象，金谷公子的確是一個不易多得的人選，哦，女兒，妳跟荊少俠並無婚約，萬一……」

盧若蘭面帶羞意的道：「絕對不會有萬一，娘儘管放心。」

八手羅剎道：「好吧，明天呢？咱們是走還是留在這裏？」

盧若蘭道：「我想小哥就要到了，咱們在這裏等他幾天，娘認爲怎樣？」

八手羅剎道：「娘沒有意見，妳說等咱們就等。」

盧若蘭道：「多謝娘。」

這一對母女在店裏等下去，韓瞎子不明究裏，感到有點奇怪，早餐之後他來到八手羅剎的客房。

「老夫人，又不走了？」

「是的，咱們要等一個人。」

「等誰？」

「蘭兒的朋友。」

「原來如此，不過瞎子總覺得有點怪怪的。」

「甚麼事怪怪的？」

「金公子也不走了，難道他也在等朋友？」

「這……各人自掃門前雪，別人的事咱們就不必管了。」

「老夫人說的是。」

「韓大俠不必陪咱們等下去，你有事可以先走。」

「不要撵我，老夫人，我喜歡陪陪你們。」

「你們飛鼠帮呢？你不管了？」

「瞎子與人無爭，沒有什麼好管的，哦，老夫人，蘭姑娘的朋友由那條路上來？要不要派人去接一接？」

「不必，他也要去蘭封，咱們只要等一定會遇到的。」

「那好，瞎子告退，老夫人如果有什麼差遣，要小二招呼一聲就是。」

「多謝韓大俠。」

韓瞎子走了，盧若蘭的眉峯却皺了起來。

「娘，他這是甚麼意思？」

「妳是說韓瞎子？」

「不，女兒是說金谷公子。」

「管他呢，只要荊少俠一到，他就會知難而退了。」

× × ×

荊一非果然到了，那是在第三天的中午。

他是一路上打聽，才找到這家客棧來的。

見到八手羅剎及盧若蘭，雙方的喜悅就不必說了。在一陣寒喧之後，盧若蘭的櫻唇忽然噘起來了。

「小哥，你在做些甚麼？爲什麼現在才來？眞叫人急死了！」

「對不起，小妹，咱們中了別人的暗算，幾乎見不到妳們了。」

「會有這種事？小哥，你別嚇我。」

「我怎會嚇妳，事情是這樣的……」

聽完荊一非的敍述，盧若蘭不再怪他了，但她却對紫霞夫人引起了興趣。

「原來小哥又得到一個紅顏知己，我眞替你高興，她人呢？」

「她家裏出了事，回家處理去了。」

「她定會來找你了，甚麼時候來？」

「別這樣，小妹，妳好像不太相信我了？」

「不要生氣，小哥，我跟你說着玩的，不過我還有一種打算……」

「甚麼打算？」

「有一個金谷公子，我想跟他們撮合。」她說。

「就是金谷園的那個金谷公子？」

「是的。」

「他也到江湖上來了？」

「就住在咱們同一個客棧之內。」

「好得很，我正想瞧瞧此人。」

「你瞧他做甚麼？」

「據紫霞夫人形容，他是當代兩大少年奇俠之一，既然不期而遇，怎能當面錯過。」

「另一少年奇俠呢？是小哥？」

「這是紫霞夫人的謬讚，小哥可不敢承當。」

「別妄自菲薄，小哥當之無愧。」

「眞的？」

「當然是眞的。」

「別人說我不會相信，只有妳……」

這以後就沒有別的音響了，只有一陣咿咿唔唔的聲音，好像是由鼻孔中發出來的。

小情侶別後重逢，親熱一下在所難免，八手羅剎是過來人，當然會儘量給他們方便。

她招呼小飯桶及小杏子出來，免得他們在房裏打擾。

他們是跟着八手羅剎出來了，却要守在房門附近，說甚麼也不肯遠去。

·小啟·

「武林大奇案」續稿郵遞延誤，未能如期刊出，由下期起定當恢復刊載，敬希垂注，並盼原宥！

·編者·

少林四韋陀更不必說了，房前兩個，房後兩個，將客房守得像鐵桶一樣，就算是飛鳥也休想闖進這個客房。

瞧到此等情形，八手羅剎不由暗暗一嘆，別人年紀輕輕的就有這麼高的成就，這麼好的人緣，她算是白活了。

不過盧若蘭是她的女兒，荊一非是她未來的女婿，跟女婿還有甚麼好爭的？

想到這些，八手羅剎不由啞然一笑。

「前輩……」

八手羅剎以暗器馳譽江湖，耳目之靈敏自非常人可及，但這聲突然的呼叫，竟使她神色一呆。

「啊，金公子，是你？」

「前輩好像非常高興，是妳的女婿回來了？」

「是啊，他……」

八手羅剎原想誇耀幾句的，但心念一轉，要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金谷公子微微一笑道：「前輩雖是不說，晚輩也猜得出來，他武功超羣，江湖罕見，是一個奇男子，大丈夫，對麼？前輩。」

八手羅剎爲了避免刺激金谷公子，原是不想說的，現在經他這麼一說，她就不得不作一點補充。

「金公子說得太好了，其實他值得令人稱讚的只有一點。」

「哦，是那一點？」

「氣度，只要是跟隨他的都死心塌地的服從他，這一點老婆子就無法辦到。」

金谷公子面色倏的一變，但剎那之間又恢復從容不迫的神態，同時哈哈一笑道：「果然難得，在下如果不見識一下，豈不要遺憾終身，前輩能够替晚輩引見一下麼？」

八手羅剎道：「這個……可以，當然可以，但不知金公子要見荊一非是爲了甚麼？」

金公子道：「沒有甚麼，只是傾慕令婿的才華，想跟他交個朋友。」

八手羅剎道：「好，老婆子一定會轉達金公子的心意，告辭。」

八手羅剎在鎭上溜了一陣再回到客棧，正好遇到匆匆奔出來的小飯桶。

「老夫人，姑娘到處找妳，妳老人家跑到那裏去了？」

「我只是隨便溜一溜，姑娘找我有事麼？」

「小的不知道，好像有事。」

八手羅剎進入客房，荊一非已經不在，只有盧若蘭紅着一張明艷的粉頰，低着頭在那兒發呆。

「女兒，找娘有事？」

「沒……哦，有……」

「咳，女兒，究竟是有還是沒有？」

「娘……」

「瞧妳這孩子，好吧，娘不催妳，妳慢慢說。」

「娘！女兒是想……是想……」

「想怎樣？」

「他有不少紅粉知已，女兒……」

「我明白了，娘替你們做主，立刻完婚，妳看可好？」

「娘做主就是。」

「好，這件事交給娘辦，哦，還有一

件事娘要跟妳商議一下。」

「甚麼事？娘。」

「金公子要跟荊一非見面，託娘轉達，妳看這件事怎麼辦？」

「此人寃魂不散，一直釘着女兒，讓他見見小哥也好。」

「好是好，娘却有點担心。」

「以小哥的一身功力，還沒有人能够將他怎樣，娘放心好了。」

「旣然這樣，娘去跟他談談。」

八手羅刹要去找荊一非，跟他談談與盧若蘭完婚的事，誰知走出客棧不遠，韓瞎子忽然跌跌撞撞的遠遠奔來。

八手羅刹一怔道：「韓大俠！出了甚麼事？」

韓瞎子揚起手中的一張帖子道：「老夫人！妳瞧瞧這是甚麼？」

八手羅刹接過一瞧，不禁面色一變道：「留香帖，韓大俠在那裏發現的？」

韓瞎子道：「在枕畔，在下原在床上歇息，想是睡着了，適才醒來就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在下猜想該不會是這勞什子吧，誰知不幸當眞是這個東西。」

八手羅刹道：「奇怪，店裏這麼多人，它爲甚麼偏偏找上韓大俠？」

韓瞎子道：「這個瞎子就不知道了，我想是欺軟怕硬吧，這店裏的客人只有瞎子好欺負一點。」

八手羅刹道：「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走，咱們找荊少俠去商議一下。」

荊一非住在西邊的院子裏，正跟四位師兄在商討今後的行止，八手羅刹與韓瞎子聯袂來訪，他也知道必然發生了什麼大事。

「兩位前輩請坐，是不是發生了甚麼意外？」

「你瞧瞧這個。」

「啊，前輩在那裏發現的？」

「是韓大俠在他的枕畔發現的。」

「兩位前輩別忙，此事必須從長計議，我師妹呢？她一個人在房裏？」

「是的。」

「這不行，小杏子，快去將蘭姑娘請來。」

「是，小婢就去。」

八手羅刹見荊一非立即想到盧若蘭的安全問題，不禁由衷的讚佩道：「當眞是英雄出少年，荊少俠遇到大事，馬上就能顧到全局，老婆子自愧不如，實在應該退休了。」

韓瞎子道：「可不是，薑是老的辣，但人老了就不管用了。」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兩位前輩的謬讚，晚輩還要借重兩位的老謀深算及江湖閱歷呢。」

他們說話之間，小杏子已經將盧若蘭請來。

「啊，高朋滿座嘛，是甚麼事這麼緊張。」

「小妹，先坐下，看看這個。」

「哦，是傳說中的留香帖？照顧到你了？」

「不，是留在韓前輩的枕畔。」

「哦……」

「小妹，妳說，他們的用意何在？」

「擾亂！」

「怎麼說？」

「客棧的住客之中，目標最顯著的不是韓伯伯，但是韓伯伯的事咱們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這樣不就達到擾亂的目的了麼？」

「那他們何不直接留給咱們？」

「少林一戰，對咱們來說，留香帖的份量多少會減輕一些，如果咱們置之不理，他們豈不是枉費心機。」

「有道理，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將計就計，再給留香帖一個嚴重的打擊。」

「怎樣將機就計？妳說。」

「待會再告訴你，小杏子，咱們出去走走。」

她帶着小杏子出去了，臨走之時却向八手羅刹瞧了一眼。

八手羅刹笑笑道：「老婆子有點私事跟荊少俠談談，各位也可以出去走走，不過不要走遠。」

當各人起身出外之際，八手羅刹又將法雨留了下來，道：「大師兄請留在這裏，也好帮一非拿個主意。」

此時房裏只剩下三個人，荊一非忍不住詢問道：「什麼私事？前輩。」

八手羅刹道：「你跟蘭兒青梅竹馬一塊兒長大的，老身如果作主把蘭兒許給你，你該不會反對吧？」

荊一非道：「晚輩求之不得，怎會反對。」

八手羅刹道：「那好，揀日不如撞日，你們今晚就成親。」

荊一非愕然道：「前輩！這樣不太急了一點麼？」

八手羅刹說道：「不，男女之間跟江湖一樣，風險十分之大．此等情形，大師兄只怕也可以察覺出來，待你們成親之後，男有室，女有歸，就不會再怕什麼風險了。」

法雨的確已經察覺金谷公子對盧若蘭的野心，暗中還在替小師弟發愁，八手羅刹這麼一說，他立即點點頭道：「前輩說的不錯，但不知蘭姑娘是否同意前輩的主張？」

八手羅刹一笑說道：「老婆子自然先徵得蘭兒的同意才來的，荊少俠，你怎麼說？」

荊一非說道：「旣然小妹已經同意，晚輩還有甚麼話說，一切請前輩作主就是了。」

八手羅刹道：「那好，從現在開始，我叫蘭兒跟你在一起，並請大師偏勞，對他們加以保護，其他的一切老婆子自會替你們準備。」

荊一非說道：「前輩！晚輩跟小妹有自保的能力，要勞動幾位師兄晚輩會不安的。」

法雨道：「別這麼說，小師弟，保護你是咱們的責任，這是恩師的法旨，你不必放在心上。」

荊一非實在不願勞動幾位師兄，但是，法雨提到這是遵行師命，他也就無可奈何。當晚，客房中開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燃上一對龍鳳燭，荊一非與盧若蘭向八手羅刹拜了三拜，兩人再作交拜，婚禮就算完成。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雪山的一洞穴之外，高立已排除萬難，將伏擊的敵人一個一個解決完了之後，正想入穴尋寶，豈料海無顏突然而至，加以阻攔。於是兩人便打起上來，結果高立不敵敗逃。這時，適任三陽趕到，兩人便追入洞穴，看見十多箱黃金珠寶，由於數目過多，海無顏即着任三陽往附近僱請人伕駝駱回來搬運，任三陽去後不久，女尼李妙眞率領四徒到來奪寶，但亦被海無顏打跑，又過不久，任三陽已趕了十多頭駱駝回來，而且每個駱駝都裝備妥當，可供馱運，並披着一幅綉有「佛」字布幔，原來這些駱駝是李妙眞帶來的：

燕子飛翩翩　藏犬惡狺狺

任三陽見了海無顏之後，搖頭晃腦的道：「你不是叫我去找牲口嗎？這種地方到那裏找去？却沒有想到才拐了彎兒，就看見一窩子駱駝，數了數共有十四，怪道的是身上都裝備好了，簡直是上天賜的，你說天下那有這麼巧的事？我把牠們都給弄來了！」

說罷轉回身去，不大的工夫，就見他連推帶拉的果然弄出了大帮子的駱駝。

海無顏上前打量了一下，只見每個駱駝身上都披着繡有「佛」字的佛嵌，倒像是趕做佛事的隊列，心裏一動，忽然明白了過來。

任三陽不知究裏，只管連聲嘆奇！

海無顏遂即把剛才李妙眞等師徒五人意欲打刦，事敗而逃的事情說了一遍。

任三陽這才明白，哈哈笑道：「這麼說還得多謝這幾個尼姑不可，要不然這冰天雪地裏，到那裏去找這帮子駱駝去！充着這一點你也不能把那個老尼姑殺了！」

海無顏嘆了一口聲道：「李妙眞在江湖上素有俠名，却沒有想到竟然徒負虛名，她吃了這次虧，如果能改過向善，倒也是佛祖恩典，否則的話，可就是她自取滅亡，實在可惜！」

任三陽嘻嘻笑道：「我們這一趟總算大功告成，這麼多金子，你倒是怎麼個打算？還是早作一個安排的好！」

海無顏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我原想把這批寶藏全數交到布達拉宮，可是却碍着扎克汗巴這個人……」

任三陽連連點頭道：「對了，對了，這個人才是罪魁禍首，有他在一天，這地方就平靜不了！」

海無顏道：「你放心吧，即使我們能放得過他，他却也饒不過我們……」

話聲一頓，他猛地偏過頭厲叱一聲道：「什麼人？」即見一旁冰崖後慢吞吞的閃出一人——一個十分衰老的老喇嘛！

海無顏這才想起，彷彿此人剛才是與不樂島主「白鶴」高立是一道兒來的，高立自去，却把他留在了這裏，一時倒是沒有想起——

心中一驚，正待出聲喝問，任三陽却已先自騰身撲縱過去，嘴裏罵一聲老王八旦，霍地舉掌直向對方身上擊去——任三陽功力雖非了得，這一掌要是擊在了老喇嘛身上，却也萬萬當受不起！

總算任三陽心思靈敏，掌勢方出，忽然看見老喇嘛胸前一片血漬，分明受傷不輕，心中一動，錯步盤身，硬生生把待發的錯力又收了回來。

海無顏是時亦閃身來到面前，却見老喇嘛身子晃了晃，顯然由於體力不支，雙腿一軟，就地坐了下來。

任三陽咦了一聲，奇怪的道：「這是怎麼回事？這老小子是那裏鑽出來的？」

海無顏先不理任三陽，一雙眸子注向老喇嘛道：「我記得你，你不是跟隨高立一路來的那個喇嘛麼？」

老喇嘛氣吁喘喘的看了他一眼，一面點頭道：「不錯！我叫蘇拉……高立他答應我……這些寶貝由我拿來分給西藏的窮人……你們可不能拿走……不能拿……」

身子一歪，噗通！栽倒在雪地裏就不動了。

任三陽嚇了一跳，趕上去翻動了一下他的身子，皺了一下眉道：「死了——」

地上吐了大灘的血！看樣子他像是傷重而亡！

海無顏試了試他的脈搏，又看了看他的雙瞳，悉知確實無救，不免嘆息道：「看來他倒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一定是上了高立的當，被騙來此地，却又爲童玉奇夫婦暗中所乘，中了毒手……童氏夫婦傷了他，自己也未能逃開，雙雙遭了高立的毒手，眞是一報還一報……歸根結底，全是這批寶藏害的！」

任三陽道：「可不是，連我都差一點受害，要不是遇見了你，現在還不知活着還是死了，唉！」

海無顏一笑道：「那還用說，多半是死了，來吧，我們來把這些箱子搬上駱駝吧！」

二人於是動手搬寶，一隻駱駝裝載兩隻大箱子，剛好把二十隻箱子裝完。

由於李妙眞等來時，早已爲駱駝作好了掩飾，每隻駱駝事後披上一件上嵌「佛」字的紅披，看上去就像是那家佛廟搬家，馱運佛經呢！

當時就由海無顏前引，任三陽殿後，大隊的駱駝遂即浩浩蕩蕩直向山下行進！

這是一段寂寞漫長的旅程，山行竟日，不要說人了，連鳥獸都沒有看見一隻！

一直到了第三天的傍晚，駝羣才算是來到了較爲平坦的山地，由呼吸的感受，判定地勢較爲低矮，空氣比之山上更濃多了。

安置好了駱駝，二人在附近壁洞生火取暖，吃了些備好的乾糧，泡上一碗熱茶，就算是這地方唯一能享受到的極大安慰了。

天邊的彩霞聚集成大片的火雲，一色的嫣紅，較諸少女的芳唇更爲迷人，幾點禽影，靜悄悄的在空中移動着，遠處响起了牧羊人的笳聲！

任三陽瞇縫着兩隻昏沉欲睡的倦眼，一隻手支着旱烟袋桿子，烟咀無力的咬在發黑的牙齒裏，「吱吱！」有一聲沒一聲的吸着——

「我說……這麼些金子珠寶……」他吶吶的道：「咱們都給了布達拉宮？」

海無顏背倚着岩壁，毫無妥協餘地的點了一下頭：「不錯！」

「我說……」任三陽臉上顯出了一種貪婪，又略似不大自然的那種笑：「咱們能不能分出來一小半……你我兩個人分分，也算沒有白忙上這麼一陣子……？」

海無顏沒有說話，只用一雙湛湛的眸子注視着他——

「咳……」任三陽含着烟咀的咀裏嗆出了一串咳嗽，頻頻擺着手：「得得……就算我沒說，就算我沒說……」

一面說，他的頭往下縮着，把頭上的一頂厚羊皮風帽拉下來，帽沿都遮住了眼睛！

他像是眞累了，不大會兒的工夫，鼻子裏已發出了沉重的鼾聲，眞的睡着了！

海無顏站起來，踱出壁洞，才發覺到不過這麼一會的工夫，天邊原現的絢麗彩霞已然盡失，天空中飄浮着的是沉重的雲塊！寒冷的風貼着山崗一陣陣的襲過來，陣陣寒氣襲人！

駱駝圈子立刻顯現出一陣騷動，兩匹馬更不時的呼嚕嚕的打着响鼻。

海無顏察看了一下由駱駝背上卸下的箱子，規矩的擺在正中，所有的牲口圍成了一個圓圈臥倒下來，彼此間有一串索子牽着，不愁牠們其中之一走失，無形中對於正中的這些箱子，也有了保護作用。

然而這一切並非是萬全的。

海無顏心裏知道，除了不樂帮之外，另外還有一夥强大的敵人，佔有天時地利人和，一旦出手，自己很可能招架不住！

——他瞭解到自己這一邊吃虧的是人手不够，雖然有個任三陽，但老實說，他實在是帮不了自己什麼忙，一旦遇上了强大的敵人，恐怕只有「阻力」，而無「助力」！

他已經「幾乎」完成了這件大事，自不願意「功虧一簣」，而且，這件事正代表了他再生復出江湖的一件考驗，那義擧是只許成功而失敗不得的！

他仔細的考察一下附近的地勢，是一個緩緩拓出去的高出台地，其實平坦的地方並沒有佔據多少，再前面又是斜坡了。

這個地方很利於自己紮營，是居高臨下攻守咸宜的一個地方，對方要是人數很多，攻上來不可能會不帶出一些聲音，想打上來自非易事！

海無顏仔細的量過了脚步，進一步瞭解到一旦出手之時對自己最有利的步位——把這一切容於胸中之後，他才返回石洞之中。

天上已開始飄雪了。

雪落無聲，而海無顏的胸中却滿罹險惡。

他雖然不聲不息的盤坐當地，但是透過腦海的縱橫，這附近數里之內任何險兆，都逃不過他的觀察！

時間在靜悄悄之間，不知不覺的溜走了。

看看黎明在望，眼前片刻，事實上也是最黑暗的一刹，大雪不止，也僅能借助白雪所反映出的那種白，才使得視覺不致於呆滯不前。

…………

像是鬼魑也似，那個人靜悄悄的由前面昇了起來，只由他上昇的那種身法忖度，即可見他精湛的輕功，的確是已達到了爐火純青地步。

借助於他身上那一襲純白的狐裘大氅，他的出現事實上已與白雪溶而合一，如非有極精湛視力的人，簡直是無能窺出！

海無顏便當得上是那種「極精湛視力」的人！

他原本半閉着眼睛，忽然間睜大了。

大雪茫茫，天地一色。

然而那個曾經一現的影子，却已清楚的看在了海無顏的眼睛裏，即使他再加以掩飾，也無能使自己混淆於白雪之中！

海無顏的視觀，在他那雙眼睛一度睜大之後，遂即慢慢的又收縮小了，最後只留成一綫。

——他遂即保持住這個向對方觀察的姿態——

雪地裏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保持着那種靜寂的——那個人似乎在一出現之後，即保持着完全的靜止，足足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然後，這個影子開始移動了。

那是難以想像的奇快的一刹？

像是疾風裏的一片雲！「雲」却不似有這般快！

白影一閃，然後立刻又靜止下來！

海無顏雖然依舊保持着那種靜觀的姿態，可是心裏却已有足够的準備，一綫目光自那個影子一出現便一些兒也沒有放過他。

這個人顯然用心良苦！

他當然絕對的知道「海無顏」這個人的難以對付，要不然也不會像眼前這樣的苦心佈置了。

海無顏留意到他的身法，那張開的兩臂，連同着身上的那襲大氅，活似一隻展翅巨鶴，裏外一色的白，一張即收，遂即又平平的扒向雪地裏，整個的身子平平的倒下去之時，竟然是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看到這裏，連海無顏也禁不住微微爲之動容，發覺到來人即使並非是自己的敵手，起碼亦可當得上是一個「勁敵」了！

由於方才的一個仰身姿態，雖然是奇快的一刹那，也使得海無顏看見了這個人容貌的一瞥——

尖尖的下巴，兩腮以及唇、下巴，都長滿了鬍子，尤其是那雙眸子，閃閃的露着凌人的凶光！

雖然是如此快的一瞥，海無顏已幾乎可以判斷出他是誰了！

他判斷出，這個人必然就是當今藏族宮室，實際掌握大權的元凶巨奸「扎克汗巴」其人了。

一想到「扎克汗巴」這個人，海無顏便由不住精神爲之一振——

「很好……」他暗暗的對自己說：「扎克汗巴，我正要找你，你來的正好！」

「扎克汗巴」自然不會想到自己如此謹愼的行動，却依然會落在了對方的觀察之中，他似乎也正在向海無顏觀察着——透過漫天飛舞的雪花，事實上彼此是很難窺知一切的，然而他們兩個人却不能以常人而論！

海無顏透過一綫目光，一動也不動的觀察着對方，對手却以顯示於積雪之外的那隻獨眼，同樣的觀察着對方——畢竟海無顏是靜止的，而「扎克汗巴」却在作間歇性的移動，兩相比較之下，海無顏的收獲自屬較諸對方爲多！

又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沉靜，然後這個「扎克汗巴」又開始作第三度的移動了。

每一次的移動都是那麼的快！

忽然之間，雙方之間的距離接近了許多！

「扎克汗巴」在這一次的移動裏，足足把自己向前撲進了丈許左右——

看起來活像是一隻大守宮，全身直挺，兩手兩足直直的定在地上，只憑足尖手尖之力支持着整個的身子，然後側過半邊身子來，用一隻眼睛，向對方斜睨着！

海無顏心裏已有了見地，隱隱地已經感覺出對方凌厲的殺機！

——就在對方半側身子的一刹。他忽然發覺到一閃而沒的刀光——是了，一口二尺長刀緊緊的貼着手腕藏在他的肘下！

這個偶然的發現，立刻使得海無顏爲之一驚——

也就在這一刹，對方那個直臥在雪地裏的身子，忽然如潛龍昇天也似；驀地騰空而起，起勢之快有如疾雷奔電——

「呼——」有如旋風一陣。

海無顏由於對他早已有了準備，雖然表面上看來不動聲色，暗地裏却已蓄勢以待！

「扎克汗巴」這一手怪招，端的是江湖罕見！

「呼」地昇空，「呼」地下落！

一起一落，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已飛臨在海無顏盤坐的壁洞當前，足尖還未及落地之前，掌中雪花刀已閃出了匹鍊也似的一道白光，像是打了一道閃，這一刀直向着海無顏面門上猛劈了過去！

好快的身法！

好快的刀！

以常情而論，海無顏人在靜中，四肢盤固，要想從容閃過對方這樣狠厲的一刀，殊爲不易！

然而，非常之人，自有非常身手！

海無顏猝然之間的反應，其實得力於長時的靜中竭慮，眼看着對方這一刀有如銀河倒捲，連同着他的人，形成了一陣狂風！

劍法中所謂的「身劍合一」，正是如此了。

刀法亦然！

一個人能够練成這等刀功，必屬一流境界！

海無顏面對着這等凌厲的一擊，其反應亦屬特別——

「扎克汗巴」方來之初，海無顏尚似無覺，容得刀光映體，幾已觸身的一刹，才似忽然有所警覺！

即見他盤坐的身子，忽然之間輕起一半！

就在他欠起的一瞬，「扎克汗巴」的刀已落了下來，敢情劀了個空！

來人當然不是弱者，一刀落空之下，趕緊着抽刀換式，改劈爲揮，改直而橫，刀身一偏，一式「秋風捲黃葉」，配合着前進的身子，大片刀光，再次向海無顏身上落去，兩個人事實上已近到貼身而立的地步。

海無顏這一次勢將要騰身而起，然而他偏偏不此之圖，原先輕起一半，側坐的身子，忽然間向空中昇起來，整個下半身向外平伸而出，這一切却只是借助於垂直支立的一隻手！

「扎克汗巴」和他的刀，全然都落空了。

一團白影裹脅着閃亮發光的刀，「扎克汗巴」刹時間已遁跡丈許以外，快如電光石火！

這團白影，有如拋出的一枚雪球，其勢之快，竟然在海無顏欲動手之前，閃出了戰圈之外！

海無顏的身子也在這時突然站起來！

雙方成了正面對視，距離在一丈五六，正是正常對敵搏殺的有效距離！

那個被疑爲「扎克汗巴」的人身形既現，倒也不再掩飾自己。

瘦長的身軀，直挺挺的，站立在雪地裏。

雖不若海無顏之雄壯魁梧，倒也氣態軒昂，眉宇之間，盛氣淩人。

「我們大概是第二次見吧！」海無顏微微拱了一下手道：「幸會，幸會！」

「扎克汗巴」發出了一串陰森的笑！

在此天將破曉之前的黑夜裏，這陣笑聲聽起來倍感淒凉！

「你認得我是誰麼？」

聲音裏透着幾分怪異，說不出是那裏的口音！

大雪紛紛，眼前視覺一片茫然！

兩個人的目光，却是那麼緊緊的對吸着！

「我認得你——」

一面說着，海無顏的脚步向前跨出了一步！

「扎克汗巴，」海無顏唇角帶出了一絲冷笑：「當今布達拉宮唯我獨尊的一個人物！」

那個人又是一串陰森的笑：「你好亮的一雙招子，不錯，我就是扎克汗巴……我們談談好吧！」

「我們正在談！有什麼話你就直說，海某洗耳恭聽！」

「海某？」扎克汗巴顯然聽出了蹊蹺：「這麼說你姓海了？嗯——」

尖尖的下巴仰起來，下巴上的一綹子黑鬍鬚，山羊也似的翹着——

「中原武林成名的人很多……只是却想不起來有閣下這一位！」

「但那又與我們此番見面有什麼關係呢？」

——海無顏的身子向右側面斜出了一步！

扎克汗巴立刻警覺的向相反地方向跨出一步。

「海朋友，請教台甫怎麼稱呼？」

海無顏冷冷一笑，搖搖頭：「你用不着知道這麼清楚！我們手底下見高低就是了！」

扎克汗巴仰空發出了一聲朗笑：「好說——動手過招乃非不得已之事，何不先禮而後兵！」

到底出身皇家貴裔，雖然窮兇大惡亦有其一定風範，口氣沉着，自有其懾人一面！——

「有三個問題要請教足下，請不吝賜答！」

「你就問吧！」

「第一個問題，海朋友是受人所託來拾這號買賣呢，還是來去自由，獨個兒逍遙？」

「問得好——我可以答覆你！」海無顏點點頭：「我是孤鴻一隻，當得上來去自由！」

「很好！」扎克汗巴拱了一下手：「那麼，第二個要請教的問題是——」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眼波向着那羣駱駝掃了一眼：「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這些箱子裏所裝的，大概就是傳說已久的雪山藏寶了？」

話聲頓住，扎克汗巴「嘿嘿」的笑了幾聲。

那雙灼灼奇光的眸子，簡直像是兩把利刃，有咄咄逼人之勢！

海無顏心裏一動，暗忖着好個老兒，你竟然把這等大事挑明了問我，我也不能就問一說一，稱了你的心！

冷笑了一聲，他撩起眸子打量着對方，莫測高深的道：「我不知道什麼叫雪山寶藏，有箱子當然就有東西，是不是尊駕所想的，那可就不清楚了！」

「嘿嘿……」扎克汗巴眸子裏的目光益加閃爍：「好吧，是不是，我們等一會就知道了！」

「也許吧！」

扎克汗巴道：「那麼第三件我要請教的是，閣下與布達拉宮當今的第十五藏王可有交往麼？」

海無顏搖搖頭道：「以往是素昧生平，談不上！」

扎克汗巴道：「今後呢！」

「那可就難說了！」海無顏道：「藏十五王是個親民的賢主……能得親近，心所响之！」

扎克汗巴拱了一下手道：「多謝，多謝！」

「閣下的問題問完了？」

扎克汗巴點了一下頭：「本座當今的身份，你是知道的，我知道江湖上對本座有許多不利的傳說，那只是道聽途說，並非實情，海朋友，哼哼，你此行諒來還不致於與本座為敵吧？」

海無顏微笑道：「這要看你的了，如果我記憶不差，兩次與閣下邂逅，幾乎都遭了你的毒手，誰與誰為敵事實分明！」

扎克汗巴嘿嘿笑道：「如果現在我與你化敵為友，諒來還不會太晚吧？」

海無顏冷冷笑道：「已經晚了！」

「為什麼？」

扎克汗巴深邃的目光直直的向對方逼視着！

「那要請問尊駕了！」

——海無顏臉上洋溢着神秘的笑：「如果尊駕此行真的無意與我為敵，又何來如此陣仗？」

「什麼陣仗？」

「你還真的以為我不知道麼？」海無顏那雙銳利的眸子往四下一轉：「大概尊駕的精銳手下，這一次全出動了吧！」

扎克汗巴似乎料不到對方觀察如此細微，倒是為之吃了一驚！

「不錯，來了不少！」

一面說，扎克汗巴向前逼近了一步：「本座只等你一句話了，是友是敵，悉聽尊便！」

「請說得明白一點！」

「好，我就說明白一點吧！」

扎克汗巴臉上浮起了微微的笑：「是朋友：這些箱子交出來，讓我們瞧瞧，哼哼，你應該明白，所謂的雪山寶藏原來就是我們布達拉宮的東西，只不過是物歸原主罷了，至於閣下交寶的盛情，我們當然不會忘記，理當有一番重酬，雙方也成全了交情，以此而論，這是上上大吉的，捨此之外，那可就不好了！」

海無顏冷笑道：「如果是敵人呢？」

扎克汗巴道：「我要是你，就萬萬不會選擇這一條路！」

「為什麼？」

「因為那是死路一條！」

扎克汗巴臉上閃爍着狡黠的笑：「這一點你應該很清楚，如果你不幸胆敢與我為敵，你不可能活着離開這個山頭！」

海無顏微微一笑：「這麼說，我倒要勢將一試了！」

扎克汗巴濃眉一挑：「你是說，你要與我為敵？」

「不錯！我就是這個意思！」

扎克汗巴臉上顯示出一種奇怪的表情：「你不妨再考慮一下！」

海無顏道：「沒有什麼好考慮的！扎克汗巴，我不妨告訴你，你這個人壞透了，我此行目的之一，就打算要見識見識你，難得你自行送上，那就再好不過了！」

話聲一落，猝然欺身而上——

看下去，他行動並非很快，然而由於所跨出的步伐極大，步法特別，是以一步之進，事實上却照顧了左右四方——

扎克汗巴確實沒有想到，對方在自己如此强勢之下，猶自胆敢向自己出手，的確有些感到意外，一念之驚，慌不迭忙向左面閃出！

他更是沒有想到，對方這看來並不驚人的步法，事實上却厲害極了，一步之下却將對方前後左右四處退路都為之封死！

凌厲的本身元陽罡氣，使得扎克汗巴大有進退維谷之勢——他畢竟不同於一般，有着超人傑出的身手，雖然在如此封勢之下，却猶能闖出一條生路——

左足前邁，一式「疾步乾坤」，全身功力集於一足，一踏之下，大有天地逆轉之勢，隨着這個前進的勢子，掌中刀舞出了殘月似的一輪刀光，直向着海無顏胸膛之間疾劈了下去！

海無顏不禁吃了一驚，忽然發覺到對方絕非易與，以這一式「疾步乾坤」的招勢，就透着大為高明！

非常人自有非常手法！

海無顏這一招「足封四路」，其實不過是一個開始的引式，更厲害的却在於下面三招！

在扎克汗巴銀河倒瀉似的刀光裏，海無顏忽然間凹腹收胸，隨着後者的起刀之勢，他身子也為之整個的騰了起來！

刀身一落一起，却帶起了海無顏形若巨鳥也似的軀體，扎克汗巴這一驚，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他武技精湛，出道西域，精通中西武道精髓，生平對敵無數，算得上打遍天下無敵手，這一次却讓他遭遇到了真正的敵手——一個真正高明的敵手！

眼前海無顏的起身之勢，稱得上疾若電光石火，隨着扎克汗巴的刀勢，海無顏身子像是幽靈也似的騰了起來，由於時機快到不容乍思，等到扎克汗巴乍驚不妙時，已然慢了一步！

像是探出的一隻巨鷹利爪，「噗！」一聲，已緊緊抓在了扎克汗巴右面肩頭！

扎克汗巴只覺得一股極大尖銳的力道，透過對方指掌，直下肌膚——他原是練有鐵打銅澆的「鐵皮」功夫，不要說人的手掌了，就算是尋常刀劍，也怕傷不了他，然而海無顏的這五根手指，他却是抵受不住！

隨着海無顏的指掌之下，扎克汗巴只覺得肩頭上一陣子刺骨奇痛，整個肩骨都像是碎了，痛得他大吼了一聲，用力的向外一掙——

這一掙之力，總算擺脫了對方這隻要命的手，也免脫了骨碎之危，話雖如此，却也讓他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隨着海無顏拉下的手，血花迸現，連皮帶肉，附帶着大片皮裘，整個的被抓了下來！

「喔——喲——」

一聲痛呼之後，扎克汗巴整個身子忘命也似的騰了起來，同時間在空中嘟！嘟！一連發出了兩聲哨音，他整個身子翩斜着，有如斷了綫的風箏般地，直向着一邊斜落下去！

也就在這一刹，四邊上同時响起了尖銳的呼哨聲音，十數條疾勁人影，自四面八方紛紛騰身躍起，在極快的一刹那，已完成了事先預定的部署——

緊接着第二批人影亦跟着騰身躍起，身形一經落下，已把正中的駱駝圍在了中央！緊接着又昇起了第三批人影——

這批人共有五個，身子一經落下，遂採「五丁開山」之勢，將海無顏、任三陽等二人死死封住！

任三陽總算驚醒了，一個咕嚕由地上爬起來，張皇的拔出了傢伙！

海無顏冷冷的道：「沉住氣，這幾個傢伙交給你了！」

任三陽緊一緊手裏的傢伙——牛耳短刀——

「沒關係，你照顧去吧，別叫這羣兔崽子得了手，那可是他媽的丟人現眼！」

說話之間，兩個人已陡地欺身而進。

二人各自手持着一口斬馬長刀，來勢極為兇惡，隨着一聲斷喝之下，兩口刀竟然像是一個架式，平胸側揮出去！

天色又現微明！

大雪雖然兀自落着，可是曙光混合雪色，已可朦朧的看出眼前的一個大概的形象！

顯然是這片崗巒上站滿了人！

載寶的駱駝羣，盲聳的驚亂着，由於彼此首尾相啣，只急得頻頻在原地打着圈子！

海無顏雖料到敵人一定為數不少，却是沒有想到有如此陣仗——

他一向對敵，總是心存忠厚，可是眼前情形，却使得他不能再仁厚居心了，右腕振處，那口新得自「青霞劍主」李妙貞處的「玉池」劍，一聲龍吟脫匣而出，寒芒閃處，只聽得「嗆啷！」一聲脆响，那名率先撲上的喇嘛，手中刀當場劈為兩截，這人根本還來不及退身，劍光閃處，已自橫屍就地！

海無顏一劍得手，身子絕不再絲毫遲豫，陡地長嘯一聲，拔身而起，一躍八丈，有如神兵天降般地，落向駝陣之間，緊跟着劍勢運轉，霞光閃處，碧血橫飛，登時兩名喇嘛應勢而倒！

負責刦寶的這一圈金衣喇嘛，為數共九人，武功俱為一時之選，一上來所採取的陣式為「九子觀燈」，威力頗是可觀，原意一上來即動手刦寶，無如駱駝受驚打轉，正俟其稍定之後再行下手鎮伏，却不意忽然間半空中落下了海無顏這個要命殺

星。

海無顏盛怒之下，施展出奇異劍法，劍光繞處，一名高冠喇嘛，登時斷臂當場，哀叫一聲，滾倒雪地！

九人刀陣，頃刻間去了三人，陣勢頓時爲之瓦解，餘下六人目睹來人如此神勇，一時心胆俱寒，慌不迭敗下陣來，紛紛向後敗退！

海無顏原可乘勝追擊，連下殺手，却爲了顧忌駝背上的寶物，不便輕離，當下前進數步，仗劍直立，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勢！

另一面任三陽面對諸多强敵，險象環生，陷於苦戰之中！

須知眼前這些喇嘛，俱爲扎克汗巴手下精銳之士，一個個武技精湛，饒勇善戰，況乎人數又多，時間稍一拖長，任三陽立刻現出不支之態！

面對他的三個人，一個比一個狠，三口斬馬長刀，團團把他圍在中間，眞有風雨不透之勢。

任三陽一副要拚命的樣子，在情急萬險之間，兀自忘不了用險傷人，兩口牛耳短刀，挑、架、撥、刺、分、崩，確實施盡了混身解數！

忽然咆哮一聲，整個身子霍地騰空躍起——

這實在是奇快的一刹，他身子方自騰起的一刹，一名高冠喇嘛怒嘯聲中，抖手打出了一枚瓦面金梭，「噗！」正中任三陽身後胯骨之上！後者由不住「吭！」的痛吟一聲，起得快，落得更快，身子一經落下，兩口牛耳短刀以「推窗望月」之勢，雙雙插向迎面一名喇嘛前胸之內！

這兩刀眞個算得上勁猛力足，刀落處怒血噴濺，刀身深沒及柄——

刀拔，血標！

那名高冠喇嘛嘴裏慘叫一聲，整個身子直挺挺的遂即向後面倒了下來。

任三陽奮力出刀，雖然斃了對方一命，自己却也受傷不輕，胯後中鏢，痛澈心肺，嘴裏慘叫一聲，整個身子遂即向後倒了下來！

就在這一刹，一口雪亮的長刀，自後側方力劈直下，直向任三陽的背上招呼過來！

任三陽背後既有鏢傷，想要從容躲閃，那裏還來得及？眼看着一刀之下，他便萬難活命！

人不該死，五行有救！

一條纖細人影，陡地自空而墜，身法之巧快，確令人嘆爲觀止！

說時遲，那時快，這條人影不偏不倚的正正好落在了二人之中，緊接着刀光閃處，一口「玉翎寶刀」，已架住了對方的斬馬長刀！

來人顯然是一個嬌滴滴的姑娘人家，一身白色緊身衣靠，一經現身，出手極快——刀勢輕轉，「嗆啷！」一聲，已把來人一口斬馬長刀撥向邊側。

她所施展的乃是四兩撥千斤手法，刀勢轉處，對方偌大的身子，首先站立不住，一跤向外跌出，來人姑娘的寶刀把握着這一刹，疾若奔雷般地自後面躡上，刀光落處，血光迸現，頓時將對方斃命刀下！

——她身子微向前聳，一個墊步，已到了任三陽身前，伸手抓住了對方一隻膀臂，輕叱一聲道：「還不快走——」

手勢翻處，任三陽整個身子忽悠悠的被掄了出去，摔出三四丈外，噗通！倒地昏死了過去，雖說是受創不輕，却爲此逃得了一條活命！

這個突如其來的姑娘，顯然與任三陽的武功不可同日而語，一口玉翎刀連番運轉之下，霎息間又爲她搏倒了數人，緊接着足下連點，揉身而上，直向着海無顏被圍困處欺近過去！

現場頓時顯現出一番混亂！

四條人影交閃裏，眼前去路已被封住，現出了四名滿面猙獰的高大喇嘛！

這四個喇嘛無論衣着、帽樣皆與先前所見略異，每人手上除了持有一口鈎狀魚鱗刀之外，另一隻手上還拿着一個特製的黑色網狀物什！呼呼有聲的在手上掄着，網上因繫有無數銅鈴，一經掄動，嘩楞楞聲音撩人，震得人耳鼓發麻！

四個人分明一經向眼前襲進，頓時形成了一種凌厲的封殺陣勢，尤其是那陣陣鬧耳的鈴聲，更給人以「奪人魂魄」的感覺！

眼前這個姑娘在一陣快刀殺人之後，在面對對方改變戰略的一刹，忽然顯現出出奇的鎮定！

她一雙瞳子也像對方响動的鈴聲那樣的不安寧，頻頻地四下轉動着，閃爍的目光，顯示着她既有一對漂亮的眼睛，也有異常聰明的智力，更有驚人的內家功力。

四個喇嘛所顯示的這種陣仗，却是中原武林前所未見，非僅如此，他們所展示的身法也怪得很——

四個人好像追循着透過冥冥中所傳的一定節拍，按照着一定的步法踏動着。

也許正是因爲這樣，才使得眼前這姑娘不得不耐下性子來，仔細的向對方觀察着！

附近遂即傳過來一聲陰森的冷笑——

「妳與那個姓海的是一邊的麼？胆敢與本座爲敵，妳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聲音來自附近一個暗處！

襯着已經拂曉的天空；地面的白雪，這個姑娘看見了那個人——瘦高瘦高的個頭兒，下巴上的鬍鬚又黑又濃，一身銀灰色皮裘，幾與白雪一樣的顏色，只是一面却顯著的染有血色！

再者，他說話的聲音也有些怪，像是正在强力忍耐着什麼似的——看樣子八成兒像是受了傷了。

「你就是扎克汗巴吧？」白衣姑娘把手裏的那口「玉翎寶刀」持平了，一面斜過眼睛打量着他！

——「有本事你自個兒下來，我們見個高低，幹什麼要這些人跟着送死？」

微微冷笑了一聲，舉了一下手上的刀，白衣姑娘接下去道：「我用的是刀，我知道你也是施的刀，來較量一下如何？」

扎克汗巴也忽然楞了一下，先轉過臉向那邊打量一眼——自己手下所有精銳，正自把海無顏以及載有寶物的駝羣團團圍住，料無差錯——正可分神過來，先把這個女的解決了再說。

「嗯——妳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

扎克汗巴點點頭道：「你們中原施刀的女人並不多……莫非妳就是傳說中的那個叫『燕子飛』的姑娘？」

白衣姑娘雖在與他答話，那雙眸子却始終沒有離開面前的四個喇嘛——

「我就是潘幼廸，難得你還有這個耳風，快拔出你的刀來吧！鬥這些鬼把戲有什麼用？」

扎克汗巴嘿嘿獰笑了兩聲，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想不到成名中原的幾個人物，全都來了……潘姑娘，妳要見我的刀决不難，先破了我手下這個『四極網陣』再說，要不然，哼哼……」

話聲方落，只聽見空中唏哩哩一陣子疾响，其中一人已將手上的飛網撒出！

休看那網子在對方手上不過是小小一團，誰知道一經撒出之後，却是形成了丈許方圓的一大片，在綴有亮光閃閃的大片鈴刄之下，這面飛網事實上已具有網人、殺戮的雙重作用——

敢情那些先時發聲的鋼鈴，事實上每一個都具有一個彎出的刄頭，狀若鋼鈎，一經罩體之後，見衣鈎衣，見肉鈎肉，隨着運網人的如意運用，稱得上萬分凌厲，眞有千刀剌體之威！

潘幼廸乍見頭頂飛網，禁不住暗吃一驚，她雖不知鋼鈴藏刄之險，却也知道不是好兆頭，當下慌不迭身軀打了一個旋風，向外飛也似的遁出！

果然，就在她身子方自旋出的一刹，頭頂鋼網，已如暴雨猝然般地兜頭罩壓了下來。

所幸潘幼廸見機的早，這面鋼網雖然如此疾勢，却仍然落了個空！

潘幼廸身子一經旋出，不待身子站妥了，立刻擰動腰身，第二次向外旋出——

她的這一個假設，果然，又爲她料中了。

就在她身子第二次旋開的一刹間，唏哩哩一陣子疾响，大片黑影，自空而落，由於她的臨時機警，這面飛網顯然又落了個空！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第二面飛網落空的一刹那，潘幼廸的身子，已如同戲水蜉蝣般，驀地騰了起來！

那眞是奇快的一霎！其勢直若電光石火！——

一團刀光，包裹着她纖細的倩影，乍起又落，直循着四人之一身邊猛襲了過去！眞個是快若閃電，一閃而至，容得這人乍然驚覺時，其勢已大爲不妙！

這名喇嘛正是第二次飛網出手，意欲傷害對方的那人，眼前情形竟然容不得他有稍微緩手之機，耳中似乎聽得身邊同伴以及旁立的扎克汗巴相繼的都發出了驚呼之聲，他自己由於一時過於驚慌，而致有些兒「失措」！

就這樣，斷送了一條性命！

刀光罩體的一刹，事實上也正是他命喪黃泉的一刹！

一片冷電閃處，這個喇嘛的一顆冬瓜大小的頭顱，就像是摔出去的磨盤，砰通！一聲落在雪地上——像是正月裏玩的火炮噴花筒那個樣，大股的血，由他那截斷了頭的頸項裏直噴了起來！

潘幼廸一刀得手，身勢更是快若疾風，其勢有若風中陀螺，一個急轉之下，再次來到了另一名喇嘛身前，雪亮的刀身一個疾進的勢子裏，直直地向對方胸前猛劈了下來！

好快好猛的一刀！

這名喇嘛目睹着同伴人頭落地的一刹，簡直嚇得魂飛魄散，眼看着對方刀勢劈來，慌不迭橫刀就架——

那裏知道對方潘氏刀法的詭異莫測？

這一刀明明直劈而下，其實却實中含虛，眼看着已與那名喇嘛所翻起的刀身磕在了一塊，忽然間這口刀矯若銀龍般地又自翻了起來，彈指間，改直而偏，大蓬刀光疾轉力下。

——眼前這個喇嘛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涼，半邊肩臂，連同着一排胸骨，整個的被削了下來！

强大的刀身力道，迫使得這個喇嘛半截立地的殘軀，滴溜溜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轉兒，遂即倒臥雪地，動彈不得！

四極陣轉瞬間已去其二，餘下二人目睹對方女客如此猛烈，早已嚇得魂飛九天，那裏還敢戀戰，各自驚呼一聲，慌不迭施盡全力，向戰圈之外躍出！

潘幼廸刀勢一經發動，便有不能自已之勢，緊接着一聲清叱，如影附形的直向第三名喇嘛身邊附去！

這名喇嘛嚇得怪叫一聲，一抖手，「嘩啦啦！」將手上那面鋼網，沒頭蓋頂的直向潘幼廸身上撒了過去！

潘幼廸就地一個疾翻，卽躍出丈許開外——

驀地一條人影，鬼魅似的迎面來到！

隨着這人的來勢，眼前搧起了大股狂風。

潘幼廸在對方方自襲進的一刹那，霍地揮出了一刀，這一刀雖有風雷之勢，無如來人顯然是個中老手，身形扭曲之間，避開了對方的刀鋒，同時身軀對向前欺，一隻鳥爪也似的怪手，直向着潘幼廸肩上抓下來！

雙方乍合即分，錯開了七尺開外。

潘幼廸這才發覺到，站立在自己面前的這個人正是扎克汗巴——

顯然地，他身上帶着傷，半面肩頭，血漬一片，但是他猶有再戰的能力，這一點只要觀諸他出手的動作即可以猜知！

天益發的亮了。

雪也下得更大了。

潘幼廸乃把對方這個橫行全藏；一向作惡多端有「青藏獒」之稱的魔頭，細細的打量了一個仔細。

對方也在頻頻的打量着她——

那雙似睜又閉的眸子，盈集着閃閃兇光，烏亮的面頰上，顯示着無比的暴戾、貪婪，使人一望之下即可以判出是一個窮凶狡黠至極的主兒！

扎克汗巴的一隻手結實的握在身後那口長刀柄上，足下緩緩的向側面移動着。

「姓潘的丫頭……你原來可以活命的，但是妳却偏偏要來尋死，這就怪不得本座要取妳的性命了！」

一面說，連連發出陰森森的笑聲，兩隻眸子流光四射，不時的瞻左顧右，似乎在盤算着出刀的部位！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謝小紅因久等葉元濤未返，於是便獨自前往六盤山，來到盤龍峽，乃遞柬求見龍九淵；龍九淵據報謝小紅（喬裝化名嚴慕陵）來訪，即率屬相迎，來至一大廳前，龍九淵肅客進內，主客就坐，待茶既罷，龍九淵與謝小紅便互相稱頌，彼此客套一番，之後，龍九淵便詢問謝小紅此來目的，謝小紅立即表情悲戚，故作難言之狀，欲言又止，使龍九淵莫測高深，在龍九淵頻頻催問下，謝小紅知對方已入彀中，於是乃謊報艾天澤帶同自己前往哀牢拜師，被公孫爲我打死，生食其肉，特放他回來向八凶報訊。龍九淵一聽，登時怔住……

蒼龍佈奇陣　神乞困火圈

求死不得

龍九淵向謝小紅問道：「嚴老弟，你對我說的這番話兒，是完全眞實的麼？」

謝小紅聞言，不禁心頭微跳，但暗想自己這片瞞天大謊之中，並無什麼破綻，遂又神色坦然地，皺眉笑道：「龍老人家，你怎麼會懷疑嚴慕陵所說不實？我還有件憑證在此！」

龍九淵「哦」了一聲問道：「嚴老弟，你還有甚麼憑證？怎不早些取出來給龍九淵觀看呢？」

謝小紅自懷中取出那筒「青燐烈火子母丸」來，遞向龍九淵手內，黯然說道：「龍老人家請看，這是不是『百臂殃神』艾老人家的隨身之物？」

龍九淵接過一看，不禁目中含淚的點頭說道：「這正是我艾天澤三弟的獨門暗器『青燐烈火子母丸』！」

謝小紅嘆息一聲說道：「艾老人家在一條左臂已被公孫爲我嚼完，但氣猶未絕之際，取出此筒，拋交嚴慕陵，命我持以報請龍老人家，他必會合同盟兄妹，替他報復這種慘遭生生嚼食的血海深仇！」

龍九淵揣起這筒「青燐烈火子母丸」軒眉獰笑叫道：「嚴老弟，此事既然屬實，我們便立即赴『哀牢山古森林』，爲我『百臂殃神』艾天澤三弟，報仇雪恨！」

謝小紅故意設辭套話地，蹙眉說道：「龍老人家，你自忖能殺得了那公孫爲我麼？」

龍九淵狂笑答道：「憑我的本領功力，也許殺不了那半身不遂的老怪物，但我有『天龍萬刦鞭』在身，縱使公孫爲我雙足能行，久僵之身，業已康復，也無法逃得出這場刦數！」

謝小紅暗喜了到本題，遂裝作未怎在意地，隨口向龍九淵問道：「龍老人家，你所說的『天龍萬刦鞭』是件什麼兵刃？竟有如此厲害，能把公孫爲我殺死？」

龍九淵目注謝小紅怪笑問道：「嚴老弟，艾三弟與你同行數十里，難道竟未曾

提到過我這條『天龍萬刦鞭』麼？」

謝小紅怎會洩漏自己業已盡知「天龍萬刦鞭」奧秘之事？遂道：「嚴慕陵從未曾聽過這種兵刃名稱，但我總覺得那公孫爲我老怪物業已功參造化，藝入神境，決不是僅仗一條厲害鞭兒，便可制得他住，此人下手太狠，艾老人家的前鑑在目，龍老人家萬勿莽撞衝動，必須愼思而行！」

龍九淵揚眉狂笑道：「我這條『天龍萬刦鞭』的厲害之處，能使大羅金仙歸諸刦數，難道還殺不了一個公孫爲我麼？」

謝小紅裝出一副難以相信的樣兒，皺眉說道：「龍老人家就算你那條『天龍萬刦鞭』能像你所說……」

龍九淵軒眉狂笑說道：「嚴老弟，你不要語意存疑，且把我費盡心血鑄造，敢誇蓋代無雙，前所未見的『天龍萬刦鞭』，給你見識一下！」

謝小紅見對方漸漸上鈎，不禁喜得心中微跳！

龍九淵話完，果然伸手探入衫內，一片極爲清脆的金鐵交鳴之聲響處，手上便多了一條金光燦爛的龍形長鞭！

謝小紅失聲讚道：「老人家靈心巧手，這條鞭兒打造得確實美觀絕倫！」

龍九淵滿面得意神色地，指着那條金龍尾端的四片龍鱗，狂笑說道：「嚴老弟畢竟年輕，僅僅美觀，有何用處？我這條『天龍萬刦鞭』的所有奇妙威力，全在這接近尾端的四片龍鱗之上！」

謝小紅故意問道：「是不是這四片龍鱗，可以離開鞭身，飛出傷人？或是淬有見血封喉的厲害劇毒？」

龍九淵失笑說道：「嚴老弟猜得完全不對，這四片龍鱗，是發動殺手機括，它們管制着『淬毒龍鬚』、『純鋼龍爪』、『漩雨龍鱗』、『萬刦龍漿』等四樣厲害無比之物！」

謝小紅目光凝視那條「天龍萬刦鞭」，搖頭說道：「龍老人家，你不是說大話吧？這樣一條金龍鞭上，竟會藏有那麼多聽來都够令人胆懾的厲害暗器麼？」

龍九淵微笑說道：「我若不加詳細說明，嚴老弟確實不會相信這條『天龍萬刦鞭』上，藏有這多妙用！」話完，便把所謂「淬毒龍鬚」、「純鋼龍爪」、「漩雨龍鱗」、「萬刦龍漿」等四樣厲害暗器的使用方法，向謝小紅細說一遍，果與「百臂殃神」艾天澤昔日所說，全無二致！

謝小紅以一種凝神傾聽的姿態，靜靜聽完，向龍九淵失聲嘆道：「龍老人家，你是怎樣想出來的？竟費盡匠心，鑄造成了這樣一件厲害兵刃，難怪聲稱定可仗以除却公孫爲我，替『百臂殃神』艾老人家，報仇雪恨！」

龍九淵道：「嚴老弟如今可放心大胆地，與我同去『哀牢山古森林』了麼？」

謝小紅把握機會，連連點頭，含笑說道：「有了這等神妙武器，公孫爲我便是個鮮龍活跳的老魔頭，也必難逃刦數！何況他還兩腿成癱，不能行動，只有作爲龍老人家『天龍萬刦鞭』的試鞭活靶而已，但龍老人家能否把這條傲視古今的武林異寶，先給嚴慕陵玩把一番，開開眼界？」

在她想來，自己對龍九淵業已捧拍半天，這種毫無痕跡的及時請求，應該不會被拒！

誰知龍九淵不僅老奸巨猾，並對這條「天龍萬刦鞭」看得比性命還重！聞言之下，竟歙然一笑，搖頭道：「嚴老弟，請恕龍九淵有方尊命，因這條『天龍萬刦鞭』，關係太以重要，慢說外人，就是對於龍九淵的一盟兄妹，我也不願輕易交其把玩觀看！」

謝小紅失望之下，心中雖暗罵這「禿頂蒼龍」太以刁滑，但表面上却不得不佯笑道：「老人家對於如此寶器，理應特加戒愼，尚請寬恕嚴慕陵出語冒昧才好！」

龍九淵哈哈笑道：「嚴老弟，你我究屬新交，日後相知深時，龍九淵不但可以任你把玩這條『天龍萬刦鞭』，並還願意另外鑄造一件精妙兵刃送你！」

謝小紅一抱雙拳，微笑說道：「多謝龍老人家，我們何時前往『哀牢山古森林』搏殺公孫爲我，替『百臂殃神』艾老人家，報仇雪恨？」

謝小紅催促龍九淵動身前往「哀牢」之故，是因看出對方業已深信自己所言，路途之間，必有對其下手暗算機會，只要制倒這「禿頂蒼龍」，則何愁那條「天龍萬刦鞭」，不爲自己所得？

如今當面下手，亦有成功可能，但畢竟身在對方巢穴蠻地「盤龍峽」中，萬一有所失閃，豈不滿盤皆輸地冤枉透頂！

謝小紅有了這種打算，故而用話催促希望龍九淵能立即與自己同赴「哀牢」，才好早早下手奪取「天龍萬刦鞭」趕赴「阿爾金山天心谷」，探看主人令狐楚楚與「幽靈鬼女」陰素梅，究竟鬥成了一個什麼結果？

算盤打得頗如意，但龍九淵的答話，却又出於她所料之外。

原來，龍九淵聽完謝小紅的話後，竟含笑說道：「嚴老弟，我們不去『哀牢』便罷，要去就非操必勝之券不可！你知不知道我除了『天龍萬刦鞭』外，還有一種制公孫爲我之策！」

謝小紅「哦」了一聲，含笑問道：「龍老人家，你還有什麼厲害兵刃？」

龍九淵搖頭道：「不是厲害兵刃，而是位厲害人物，此人所煉的『烈火神功』足可把公孫爲我，活活燒成一堆焦炭！」

謝小紅大吃一驚，揚眉問道：「這位高人何在？」

龍九淵含笑答道：「他是我多年至交，就住在這客廳後方的一間靜室之內！」

謝小紅委實想不出當世之內，還有功力勝過公孫爲我之人？遂滿腹驚奇地，又復問道：「這位高人，是何名號？」

龍九淵笑道：「他向不喜以名號示人，自稱『無名怪叟』但生性極愛根骨靈秀的年輕人物，嚴老弟，可願見見他麼？」

謝小紅自想探悉這「無名怪叟」身份，遂點頭笑道：「嚴慕陵有緣拜識高人，自是幸事，便請龍老人家，加以引介！」

龍九淵一面起身引領謝小紅向廳後，一面向她含笑說道：「我這老友，不喜過問世事，但我與『百臂殃神』艾三弟，交情頗厚，嚴老弟，少時務必把三弟慘死情形加以描述，才會激得這『無名怪叟』勃然震怒地，與我們同赴『哀牢』去尋公孫爲我算帳。」

謝小紅連連點頭，兩人邊說邊行，業已走到一間極爲高大堅厚的石室之內！

這間石室，分爲內外二進，由整整石壁隔開，壁上開有一扇小小門戶。

龍九淵走到石門之前止走，向謝小紅低聲笑道：「嚴老弟，請在門外稍待，讓我入內對他說明一聲，這位『無名怪叟』向來不見生人，脾氣古怪得緊！」

謝小紅點頭微笑，龍九淵便推開石門，單獨進入室內！

誰知龍九淵剛剛走，眼前情勢，立起變化！

一陣隱隱石響，室中所有門戶，竟一齊自動封死！

謝小紅情知不妙，趕緊鎮攝心神，準備應付一切！

迎面石壁上突見天光，現出了兩個小小石穴！

石穴以外，傳來得意狂笑之聲，發笑之人，自然便是那用計巧妙，一步步把謝小紅誘入牢籠的「盤龍峽主」！

謝小紅自覺無甚破綻，遂仍不改稱呼地，訝聲叫道：「龍老人家，你如此對待嚴慕陵，却是何意？」

龍九淵目中厲芒如電地，冷笑答道：「謝小紅，你還要自稱嚴慕陵，委實太輕視我龍九淵了！」

這一聲謝小紅把謝小紅叫得滿頭霧水，知道無法隱瞞，只得莫名其妙地發話問道：「龍九淵，你怎麼知道我是謝小紅的呢？」

龍九淵怪笑答道：「我雖認不得你，但我的一位多年好友，却對你認識得太清楚了，簡直可以說是對你刻骨銘心，相思欲絕！」

謝小紅越發不解問道：「你這多年好友，究竟是誰？」

龍九淵狂笑說道：「對於這項問題，我不想回答，你最好走到這石穴之前，向內室看上一看便會恍然大悟，並可能嚇得當塲昏倒！」

謝小紅聽得雙眉一挑，傲然說道：「龍九淵你休出狂言，我謝小紅跟隨小主人令狐楚楚姑娘，游俠江湖以來，不知攪翻了多少龍潭，搗碎了多少虎穴，竟會懼怕你的什麼多年好友？」

她一面傲然發話，一面便照龍九淵所言，走到石壁孔穴之前，向另一間石室之內看去！

誰知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雖未使謝小紅當眞嚇得昏倒，却也使她迷迷茫茫，恍如身在夢境以內！

原來另一間石室，比這間寬廣得多，石室之中有兩位絕代凶人正在對坐飲酒！其中一人，自然便是龍九淵，另外一人，則幾乎令謝小紅目光所及，如睹幽靈，竟是被她把兩腿腿骨完全擊碎，拋棄於「哀牢山古森林」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

這種過份令人難信的事實，擺在眼前，任憑謝小紅如何聰明機智，也茫然如墜五里霧中！

茫然之後，是神思昏昏，神思昏昏之後，是全身一軟，暈倒在地！

謝小紅不是被嚇暈倒地，她是被一種刺鼻異香，薰得昏迷過去！

因爲就在「禿頂蒼龍」龍九淵開始叫破她本來面目之前，這所石室以內，便已由四壁機關，噴出迷香毒霧！

等另一股辛辣氣息，透入謝小紅鼻中，刺激得神思清醒，雙目微睜以後，只見已由外室之中，被人移入內室。

內室中，仍然只有「禿頂蒼龍」龍九淵與「百臂殃神」艾天澤兩位凶人對坐飲酒！

但艾天澤長衫以下，雙腿空空，顯然業巳自行截去！

謝小紅則被四枚粗巨鋼環，緊緊束住雙手手腕，又雙足足踝，形如「大」字地，釘在龍九淵、艾天澤面前四尺外的石壁之上！

除了手足間的四枚粗巨鋼環之外，另有一枚較細鋼環，圍住謝小紅的雪白粉頸，使她連頭也無法隨意轉動！

「百臂殃神」艾天澤一舉手中酒杯，向「禿頂蒼龍」龍九淵含笑說道：「龍二哥，你與謝家賤婢，在前廳中所表演的那塲活劇，可稱曠代絕唱，她所編的謊言，雖然入情入理，毫無漏洞，但你聞訊之下，忽驚忽怒忽悲忽喜的神情變化，却也妙到毫巓，使這刁惡萬分的賤婢，沾沾自喜以爲得計，實不知業巳自投羅網，身入牢籠，正在一步一步地，陷入我巧妙安排，走向阿鼻地獄！」

謝小紅聞言，方知「百臂殃神」艾天澤早巳先到這「盤龍峽」中，安排巧計等候自己，適才於前廳之內，自己居然毫無所覺，頗爲得意地，信口編造那塲瞞天大謊，豈不令他暗中聽得把大牙笑掉？

想到此處，她不禁雙頰飛紅，羞愧無地！

艾天澤飲了半杯美酒，放下酒杯，目中凶光炯炯地，凝注被釘在壁上，無法動彈的謝小紅，冷笑說道：「謝姑娘，你大概夢想不到，我們竟會在這『盤龍峽』內相逢？艾天澤並親耳聽見你發揮說謊天才，說我被公孫爲我生生嚼食的一段『哀牢山古森林』中故事，編造得那般巧妙！」

謝小紅無話可答，只有默然不語！

艾天澤冷冷一笑，又復問道：「謝小紅，你不要不肯開口，艾天澤有件事情，還想向你請教！」

謝小紅聞言，厲叫道：「艾天澤，多言何益？謝小紅既巳落在你手掌之中，你便盡管用盡毒辣手段，報仇雪恨就是！」

艾天澤微微一笑說道：「我聽了你所編謊言以後，覺得你這位姑娘，確實有點鬼聰明，故想請你自己設計一個新鮮別緻的慘毒手段，把你慢慢折磨，使我能洩却胸中積憤！」

謝小紅訝然叫道：「你叫我自己折磨自己？」

艾天澤點頭獰笑道：「我自覺這個方法，頗有興趣，大概可說得上是古罕今無別開生面！」

謝小紅「哼」了一聲，揚眉叫道：「在如今這種情況之下，你若想殺我，易如反掌折枝，但要想叫我自己設法把自己折磨致死，却難……」

話猶未了，艾天澤便一陣森森冷笑，接口說道：「一點都不難，我猜你必定如我所言想出什麼奇妙辦法？」

謝小紅問道：「你爲何有此自信？」

艾天澤神態蕭閑地，一面與龍九淵擧杯飲酒，一面淡淡答道：「常言道：『皇帝不差餓兵』，我會給你優厚有利的交換條件！」

謝小紅失笑說道：「我不相信任何優厚有利條件，會使我願意用自己設法折磨自己性命之擧，來向你交換！」

艾天澤嘴角微披，冷冷看了謝小紅一眼，哂然道：「你既不相信，我便說給你聽，就是你若自己設法折磨自己，雖然心神肉體兩受無邊痛苦，却可死得乾乾淨淨，否則，我使你做鬼以後，都會臉紅！」

說到此處，轉面向龍九淵厲聲說道：「龍二哥，這丫頭若再不遵我所說，便請龍二哥派人把她拖到練武塲中，命令所有『盤龍峽』的老少男役，將她當衆輪姦致死！」

這幾句話兒，傳入謝小紅的耳中，任憑她如何高傲剛强，也嚇得魂飛天外，淚落如雨！

艾天澤雙眉一揚，得意萬分地，哈哈大笑說道：「謝小紅，你還記不記得你在『哀牢山』內，對我略加算計以後的得意狂妄之狀？想不到今日竟會落在我的手中，流下眼淚！」

語音至此一頓，忽轉厲聲叫道：「哭有何用，你趕快答話，要想死得乾淨一些，便乖乖聽我吩咐，否則我就照適才所說的……」

謝小紅知道艾天澤對自己的仇恨太深，業巳無法僥倖，只好把銀牙一咬，應聲叫道：「艾天澤，謝小紅向你投降，我願意自己設法折磨自己！」

艾天澤揚眉一笑，飲了半杯酒兒，冷冷說道：「我早就料定你，必然投降，如今在你自己設法折磨自己之前，先由我規定三項必要條件，然後你慢慢去想，想得令我滿意，便照你之計行事，倘企圖取巧僥倖，令我不滿意時，則有何後果？你巳明白，無須我多費話了！」

謝小紅無可奈何地，咬牙問道：「我既巳答應你願意設法折磨自己，便決不反悔，你儘管說出什麼必要條件？」

艾天澤陰笑說道：「第一項條件是你必須於熬受奇異痛苦之下，慢慢死去，時間應該在三日至七日之間，才好使我每日擎杯相對，藉以解恨下酒！」

龍九淵聽得撫掌狂笑說道：「艾三弟這一條件，想得極妙，我倒要看看這位聰明絕頂的謝姑娘，是怎樣設法使自己熬受奇異痛苦，並須熬受三日到七日之久！」

謝小紅不理龍九淵，却以一種憤毒目光，凝注艾天澤的臉上，語音如冰地，冷冷問道：「第二項呢？」

艾天澤不慌不忙，慢條斯理地答道：「第二項條件是你這忍受痛苦之處，必須是衆目瞪瞪可見，而任何想對你援救之人，均無法如願，並將立時慘死！」

謝小紅心恨對方想得太以周到刁惡，銀牙緊咬，珠淚暗流，繼續向艾天澤沉聲叫道：「艾天澤，我佩服你設想好毒，還有第三項呢？請你趕快說出，好讓我仔細考慮怎樣折磨自己，才能適合你要求？」

艾天澤笑了一笑，緩緩說道：「第三項條件簡單，就是你雖長期熬受極大痛苦，身上却不許見傷見血！」

謝小紅靜靜聽完，揚眉叫道：「艾天澤，在我設想折磨我自己的法兒以前你能不能回答我一樁問題？」

艾天澤目光如電地，縱聲狂笑說道：「謝小紅，我猜得你的心思，你是不是要問怎樣在兩腿巳廢的情形以下，逃出『哀牢山古森林』，並這般快捷地抵達『盤龍峽』內？」

謝小紅恨聲說道：「你猜得不錯，我對這樁疑問，若不獲得解釋，有點死不甘心！」

艾天澤點頭笑道：「好，我告訴你，因爲你犯了兩樁錯事，才使我可以重睹天日，來到這『盤龍山盤龍峽』中，向你報仇雪恨！」

謝小紅聽得訝然問道：「我犯了兩樁什麼錯誤？」

艾天澤得意笑道：「第一樁錯誤你既然對我暗算應該痛痛快快，斬草除根，把我置於死地，不必顧念彼此長途相隨的一點香火之情，及你主人令狐楚楚訓示，僅僅將我雙腿廢去，却未廢掉雙手，並留下一身武功！」

說到此處，飮了兩口酒兒，悠悠閑閑地，繼續得意笑道：「第二樁錯誤是你雖然把我所有暗器，全部搜去毀掉，却忘了取走我身邊的金銀財寶！」

謝小紅愕然問道：「這怎麼算得錯誤？我又不是强盜响馬，怎會取走你的金銀珠寶？何况此擧與你脫離來此之事，根本毫無關係！」

艾天澤哈哈大笑說道：「怎會毫無關係？我是先仗着雙手之力，逃出『古森林』，再仗着身邊金銀珠寶之力，飛快趕到這『六盤山盤龍峽』才搶在你的面前。」

龍九淵一旁聽得點頭笑道：「若不是艾三弟趕在前面，我可能也將中了這位刁鑽厲害的謝姑娘的暗算，被她把極關重要的『天龍萬刲鞭』騙得去了。」

謝小紅不解問道：「你怎麼仗着雙手之力，逃出『古森林』，難道是爬出來的不成？」

艾天澤「哼」了一聲，搖頭說道：「這個『爬』字，我倒未曾採用，我是想出了另外兩種辦法。」

謝小紅恨恨說道：「你那裏來得這多辦法？」

艾天澤得意笑道：「因爲我生平未曾受過那等折辱，故而祇騰自心底的一股復仇之火燒得靈明特朗，妙計連生！」

謝小紅好奇難耐地，高聲叫道：「艾天澤你不要自鳴得意，趕快說出你是怎樣脫身？」

艾天澤笑着道：「最初我是採取一般馬戲藝人的慣用技倆，以手代足，倒立而行！」

謝小紅「呀」了聲說道：「以手代足，倒立而行，這倒眞是一條妙策，但可惜不能持久！」

艾天澤點頭笑道：「你說得不錯，倒立而行，勢難持久，但我若一面倒行，一面休息，則必須將耗費相當時間，可能趕不到你的前面，而被你先到『六盤山盤龍峽』，施展詭計，把我龍二哥的『天龍萬刲鞭』騙過手去。」

說到此處，斟了一杯美酒，徐徐飲下

，濃眉雙挑，繼續厲聲笑道：「當時我以手代足，苦苦倒行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盡，頗覺灰心之際，忽然看見林木枝椏之上，有幾隻長臂猿猴，正在飛躍嬉戲，遂喜上心頭靈機又動！」

謝小紅皺眉問道：「幾隻猴子會使你觸動什麼靈機？」

艾天澤笑道：「我仿效這種猿猴動作，雙手發力，撐地騰身，抓住一根橫枝，便以盪鞦韆似的『老猿過枝』身法，擺動身軀，猛力一盪，雙手撒處，便可凌空飛出數丈！」

龍九淵舉杯讚道：「艾三弟的這種心思委實想得極妙！」

艾天澤也自一舉手中酒杯，揚眉笑道「我等盪出之勢將盡，隨意撈住一根橫枝，照樣再度施爲，如此連連不斷，盡力飛行，居然絲毫不遜於雙腿未廢那般矯捷地，便出得『古森林』外！」

謝小紅聽得廢然一嘆，暗恨自己當初何必軟軟心腸，僅把這位「百臂殃神」艾天澤，廢去雙腿，却留下他雙手及一身武功，才貽患招災，惹下了今日這種插翅難飛的殺身之禍！

艾天澤冷冷看了謝小紅一眼，又復怪笑說道：「我憑藉智慧，及一股復仇意志，萬般辛苦地逃出『古森林』，然後再以金銀珠寶，打動所遇樵人獵戶，命他們購置快馬，携帶我旦夕飛馳，一共跑廢了五匹良駒，才算是比你搶先一步！」

謝小紅聽完經過，心中反到略覺坦然，因想通事有定數，倘若自己不是在「大涼山」中，誤走歧途，在「終南山」中，爲洪水所困，並遇見申屠少華葉元濤等，有所躭延，則縱令「百臂殃神」艾天澤費盡心機，豈非仍難搶在自己前面，趕到這「六盤山盤龍峽」內！

艾天澤接連飲了兩杯美酒，略潤咽喉，目注謝小紅獰笑說道：「謝小紅，你問我的話兒，我已據實相告，如今請你設法折磨自己了！」

謝小紅冷笑說道：「艾天澤，你不必催促，我已經想好了一個定能使你滿意折磨我的方法！」

艾天澤「哦」了一聲說道：「你倒確實說明，並也頗爲痛快，既然業已想好辦法，便說來聽聽，是否合於我規定的三項條件。」

謝小紅冷笑答道：「我要你立一七丈長竿，把我綁在竿頭，不給飲水，這樣豈非衆目瞪瞪可見？而我也將挨飢忍渴地，受上三日到七日活罪，才會死去，身上也不會帶傷，不會見血！」

艾存澤目光微轉，點頭說道：「飢渴之苦起初一二日間，雖然容易忍耐，但到了第三日，却比凌遲碎剮，還要難過！」

龍九淵微笑說道：「六盤山之內，參天古木極多，趕製一根七丈高竿，係屬輕易之舉，但謝小紅如此設計，無非是企圖使人知道她被困『盤龍峽』中，前來加以營救而已！」

謝小紅聽得憤然叫道：「龍九淵，你是笨蛋，你不會在這長竿之上，滿塗劇毒？即令有人恰巧趕到，企圖救我，也將同遭刦數，使你們更爲快意麼？」

她這樣說法，確實懷有深意，是把一綫生機，寄托在新近結交的葉元濤身上！因爲謝小紅想起自己曾告知葉元濤要來這「六盤山盤龍峽」內，鬥鬥「禿頂蒼龍」龍九淵，倘若葉元濤能在七日之內，隨後趕到豈非還有幾分僥倖脫險之望？

謝小紅因葉元濤不僅身負絕世武學，並不懼任何劇毒，故而她才有此想法，主張高竿懸人，是使葉元濤一望可見，主張竿上劇毒，則是既可消除龍九淵，艾天澤的疑心，又無碍於葉元濤搭救自己之舉！

她想得雖然極好，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龍九淵却在聽完之後，怪笑說道：「小紅，龍九淵不是笨蛋，我聽得出你在這項設計之中，似乎尚存有求生慾望？期待有位不畏懼毒之人，能於七日之內，前來救你。」

謝小紅聽得心頭一涼，暗想對方倘若不從自己之計？則確實生望渺茫……

念猶未了，龍九淵又復軒眉怪笑說道「但我覺得對於你所想的這種辦法，只要略加修正，便不僅不怕有甚不畏劇毒之人，前來救你，並可使來人同遭慘禍，使明年『白龍堆大會』之上少了一名對頭！」

艾天澤聞言，含笑問道：「龍二哥，你打算怎樣修正？」

龍九淵揚眉笑道：「艾三弟，你應該猜得出來，難道你竟忘了你龍二哥自詡爲費盡心血的傲世傑作麼？」

艾天澤「哦」了一聲，恍然笑道：「莫非龍二哥是想利用你苦心佈置的『七曜璇璣坪』麼？」

龍九淵點頭笑道：「倘若把那七丈長竿，先塗劇毒，再置放在我嘔盡心血的『七曜璇璣坪』中央，則縱是謝小紅主人『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親來，也將與她這名心愛婢女，同遭刦數！」

謝小紅聽得正自暗蹙雙眉，艾天澤又向龍九淵軒眉笑說道：「龍二哥，你這『七曜璇璣坪』，外貌看來，只是一片演武場似的十來丈方圓石坪，但其中奧妙，却委實巧奪天工，具有令人難信的絕頂威力，如今既打算把這七丈長竿，置放在『七曜璇璣坪』中央，小弟却想在長竿之上，再增加一樣東西。」

龍九淵舉杯問道：「艾三弟想在長竿之上，增加何物？」

艾天澤飲了一口酒兒，微笑說道：「我想在七丈長竿之上，再增加一面三丈白布長旛，這樣一來，高達十丈，縱令距離『七曜璇璣坪』頗遠，或是路過『盤龍峽』左近之人，也可一眼望見！」

龍九淵含笑問道：「艾三弟打算在這三丈白布長旛之上，寫些什麼字兒？」

艾天澤笑道：「一不作詩，二不作畫，只是簡簡單單地，寫上『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之婢謝小紅，吊懸旛下。』等十七個字兒！」

龍九淵目光一轉，微笑說道：「艾三弟，你這個法兒雖妙，但恐難以把令狐楚楚誘來，因爲這位『蛇蠍美人』如今定去『阿爾金山天心谷』，與陰素梅八妹相會，怎可能趕到『甘肅六盤山』……？」

艾天澤不等龍九淵話完，便即接口笑道：「龍二哥怎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雖然是『準備窩弓擒猛虎』，但來上一條豹子，或是一個狗熊，還不一樣都可

以算得彩頭？」

龍九淵失笑點頭說道：「艾三弟說得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近來與一些自居正派俠士之輩，交往頗密，有了謝小紅這條香餌，縱然釣不上巨鰲蛟龍，總也可釣上一些魚蝦蟹鼈！」

說到此處，看了謝小紅一眼，又向艾天澤笑道：「但這樣一來，三日到七日之期，似嫌不够，還要讓這位充作香餌的謝姑娘，活得稍久一些！」

艾天澤聞言，濃眉雙挑，縱聲狂笑說道：「這個還不容易，只消每隔些日，由龍二哥親自上竿，餵她一些飲食之物，這謝小紅便不會驟然死去！」

語音至此略頓，狠狠看了謝小紅幾眼，又復向龍九淵獰笑說道：「龍二哥你再猜猜我在把這謝小紅利用完畢之後，要對她怎樣處置？」

龍九淵搖頭笑道：「我猜不到，但無論艾三弟要想如何處置這謝小紅，你龍二哥都設法使你稱心如願就是！」

艾天澤狂笑說道：「古往今來最理想的報復之法，就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謝小紅聞言，訝然叫道：「艾天澤，我不相信你會如此度量，僅僅把我雙腿廢去，而不將我置於死地！」

艾天澤點頭笑道：「謝小紅，你尚有自知之明，我不僅無此度量，並因適才業已向你說明，你在『哀牢山』中，廢我雙腿，留我性命之舉，是椿極大的錯誤，如今更不會自蹈覆轍！」

謝小紅叫道：「既然如此，你爲何又說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艾天澤獰獰笑說道：「你在前廳，向我龍二哥揑造謊言，說我被公孫爲我生生嚼食之語，啓發了我的靈感。」

謝小紅全身一顫，失驚叫道：「難道你也要把我生生嚼食？」

艾天澤搖頭笑道：「我沒有公孫爲我茹毛飲血的那好胃口，是準備加上一爐烈火，一鍋沸油，把你一塊塊地，炸熟了吃掉。」

謝小紅聽得心內一寒，默然無語！

艾天澤長嘆一聲，咬牙叫道：「謝小紅賤婢，你既已落在艾天澤手中，你只有聽憑宰割，决無僥倖，但我縱然嚼盡你全身骨肉，吃完你五臟六腑，却仍屬無法接續我已斷的雙腿了。」

龍九淵見艾天澤說話之間，目中隱有淚光，知道他是想起斷腿深仇，心情激動，遂一面揮手命人趕緊準備七丈高竿，及三丈白布長旛，並向艾天澤含笑安慰說道：「艾三弟不必難過，等處置謝小紅報了深仇後，我負責爲你設計製造兩條精巧木腿，使你仍能嘯傲江湖，行動自如！」

艾天澤聞言大喜說道：「龍二哥若能用你鑄造『天龍萬刦鞭』的那等心思，成全小弟，則艾天澤委實感激不盡！」

「盤龍峽」內，人手不少，又多龍九淵所訓練出來的精巧匠工，故而不消一日，已在「七曜璇璣坪」中央，豎立一根七丈長竿，竿端之上，還有一幅書有「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之婢謝小紅，吊懸旛下」字樣的三丈白布長旛，迎風招展！

謝小紅則被點了穴道，身不能動，口不能言，直挺挺地，站立在竿端一個特製鐵栅之內！

「禿頂蒼龍」龍九淵與「百臂殃神」艾天澤則就在「七曜璇璣坪」畔，一座精緻小樓之上，開懷暢飲，並遙遙看着謝小紅在高竿頂端，飢渴難耐的凄慘神情，以爲笑樂！

常言道得好：「人是鐵，飯是鋼」，何況再加上日晒風吹，滴水難入口，更在這等不利環境之內，這等惡劣心情之下，故而僅僅兩三日光陰，便把這位聰明美麗，鮮龍活跳的謝小紅姑娘，折磨得憔悴不堪，大非昔日風采！

龍九淵惡毒絕倫，在眼看謝小紅業已飢渴得無法支持之際，遂親自上到竿端，逼她略進飲食。

可憐謝小紅如今百般絕望，心中最大的一椿希冀，就是能够速死！

她起初如此設計之意，確是盼望新交好友葉元濤來援救自己！

但如今却因知道弄巧反拙，這七丈高竿周圍，業已形成足以使任何企圖救自己之人均將遭遇慘禍的厲害陷阱，故而早就打消初意，深恐再復害得其他無辜好友，同受罪孽！

謝小紅既已不存生望，那裏還肯再進飲食？

但她如今身難自主，只好聽憑對方擺佈，硬被龍九淵用霸王宴客的手法，灌下半碗米湯，兩杯美酒！

照龍九淵的估計，就憑這半碗米湯，兩杯美酒的力量，又反使謝小紅在飢渴交迫，難過萬分的莫大痛苦之中，再復支持上兩三日光景！

誰知剛在龍九淵向謝小紅灌完米湯美酒之後，便已有人被這條香餌引來，到了「盤龍峽」口。

這位來人自然不是遠去「阿爾金山天心谷」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也不是謝小紅意料中的葉元濤，竟是一位意料不到的武林健者！

他是「泰山雙絕」中的「風雷神乞」公羊懋。

公羊懋自從在「嵩山太室」與「東嶽神醫」柳雲亭，嵩山三友，及令狐楚楚主婢等人，議定函邀天下豪雄，共赴「白龍堆大會」之後，便帶了不少書函，親自遠遊各處，邀約武林友好！

事有恰巧，他在「臯蘭」事了，轉往關中，擬去「終南」訪友之際，正從「六盤」路過！

公羊懋不僅不知謝小紅被困此間，也不知道「世外八凶」中的「禿頂蒼龍」龍九淵的巢穴，就是在這「六盤山盤龍峽」之內！

這位「風雷神乞」行經「六盤」絕頂，因覺山勢雄奇，不禁駐足四眺一瀏覽景色。

目光掃處，瞥見一處遠遠山峽之內，飄揚着一幅白布長旛！

雖然距離太遠，看不見旛上字跡，但已經引起了「風雷神乞」公羊懋的「好奇」之心！

他展動身形，翻過了兩座峯頭，方始看清旛上十七個大字，竟然寫的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之婢謝小紅，吊懸旛下！」

公羊懋看清字跡，自然由好奇心變成驚愕之心，立即施展絕世輕功，趕到了「盤龍峽」口。

但這位武林怪俠，久歷風塵經驗甚廣，遂在到了「盤龍峽」口之際，反倒愼重起來，有所思忖。

公羊懋所思忖之事，共有兩點。

第一點是謝小紅與聶小青隨侍令狐楚楚同去「北嶽恆山冷竹坪」，參謁「冷竹先生」查一渞，並探查嚴慕光的踪跡下落，如今謝小紅怎會被困在這「六盤山」中？令狐楚楚與聶小青又去了什麼所在？

第二點是這條山峽之內，是何人所居，這種竿上囚人懸旛書字之舉，分明在張揚誘敵，必蘊有異常凶險。

但這兩點疑思，均非僅憑思忖，可以解答，「風雷神乞」公羊懋想來想去，也只確定了這峽谷之中危機絕大，決不宜輕易闖入。

公羊懋有了這種警惕，故在電掣雲飄地趕到峽口之下，止步抬頭，打量四週，並未立即進峽！

誰知公羊懋剛一止步，「盤龍峽」口之內，却閃出了兩名勁裝壯漢向他抱拳恭身發話道：「來客何人？請賜知名號？」

公羊懋怪眼雙翻，哈哈笑道：「來客二字怎講，莫非這條山峽，是有主之物，不容人隨便走麼？」

那兩名勁裝壯漢，看出這位「風雷神乞」雙目精芒如電，詞鋒也咄咄逼人，知道必然大有來頭，遂絲毫不敢怠慢，由其中一人，恭身笑道：「常言道，『風月無今古，林泉孰主賓？』尊客如係過路，儘管通行，但若有事而來，則請賜告名號，才好轉禀家主人恭迎大駕！」

這幾句話回答得頗爲得體，使公羊懋雖想找碴，却也無從發怒，只好怪笑問道：「此處是什麼所在？」

站在靠山的一名勁裝壯漢，含笑答道「家主人曾爲此峽定名爲『盤龍峽』！」

公羊懋又問道：「你家主人是誰？」

答話壯漢聽公羊懋問起主人，遂頗爲有禮的肅立恭身，抱拳含笑說道：「家主人上龍，下九淵，在武林中享有『禿頂蒼龍』之號！」

公羊懋聽得恍然一驚，知道自己業已到了「世外八凶」中，排行第二的「禿頂蒼龍」龍九淵的巢穴之內！

事已如此，那甘示怯，何況又曾見目覩謝小紅被囚高竿頂端，雖然明知這峽內無殊虎穴龍潭，必有異常凶險，也只好不顧一切地，闖它一闖！

主意打定，遂先自發出一陣震天狂笑，然後緩緩說道：「我老花子本是路過此間，但既知是『禿頂蒼龍』龍九淵的隱居之處，倒要會他一會。」

勁裝壯漢恭身陪笑說道：「尊客不賜告名號，却叫在下如何向峽中通禀？」

公羊懋怪笑說道：「你就說有位來自『東嶽泰山』的老花子慕名求見，你主人便不致饗我以閉門羹！」

勁裝壯漢聞言之下，不敢再問，遂分出一人趕緊向峽內傳報！

龍九淵聽得禀報，向艾天澤含笑說道：「艾三弟，想不到第一個自投羅網的竟是這號稱爲刁鑽難纏的『風雷神乞』公羊懋，三弟稍坐，我去接他一接，交代兩句，然後再陪你在此居高臨下地，看這老花子是困在『七曜璇璣坪』中？還是死在高竿所塗的劇毒之下？」

艾天澤揚眉笑道：「龍二哥盡點心思，莫要被他滑脫，公羊老花子也是一派宗師身份，這條入網之魚，不算小呢？」

龍九淵微笑揮手，親自迎出「盤龍峽」口。

一見公羊懋，龍九淵便滿面含笑地，抱拳說道：「公羊大俠，龍九淵久仰盛名，想不到今日在『盤龍峽』口，竟能得瞻光采？」

公羊懋因知自己獨闖龍潭，形勢極其不利，遂不敢過份强傲，略爲收歛起平素狂態，也自一抱雙拳怪笑說道：「龍峽主說那裏話來？你那『禿頂蒼龍』四字，比公羊懋的江湖微名，响亮得多，尙請莫怪我妄闖寶峽之罪！」

龍九淵一面側身讓客，陪同這位「風雷神乞」公羊懋併肩緩步地，進入「盤龍峽」，一面含笑問道：「公羊大俠，龍九淵聽得手下稱報，你是路經『六盤』，並非有事見教！」

公羊懋哈哈笑道：「眞人面前，不必說甚假話，我老花子本來確實路經『六盤』，並不知龍峽主隱居在此！但因偶然縱目，瀏覽景色，看見峽中矗立的那根高竿，及竿上長旛字跡，遂變成不是無所爲而來的了！」

龍九淵明知故問地「哦」了一聲說道：「公羊大俠這樣說法，莫非是爲了竿上所囚的謝小紅，而對龍九淵有所見教？」

公羊懋也打算先禮後兵，遂點頭笑道：「此女與我有舊，不知龍峽主能否看在老花子薄面之上，加以寬恕？好在明年清明擧世武林豪傑均齊聚『白龍堆』，公羊懋必命她主人『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向龍峽主當面請罪！」

這一番話兒，說得旣頗婉轉，又含有相當機鋒，暗中諷刺龍九淵不應以大凌小地，如此處置謝小紅，即令有甚仇恨，也應該等到「白龍堆大會」之上，與謝小紅的主人令狐楚楚，互作代交，才算不失身份！

龍九淵聽得也對公羊懋的無碍辯才，頗爲佩服，遂點頭笑道：「公羊大俠，是名高『東嶽』的一派宗師，有你這幾句名言，龍九淵定然傳令我『盤龍峽』中，所有人物，對於謝小紅，決不妄加一指就是了！」

公羊懋聽龍九淵居然一口答允了自己所請人情，反到愕然莫解地，不知這條「禿頂蒼龍」的葫蘆之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龍九淵語音微頓，又復緩緩笑道：「但我雖看在公羊大俠面上，不對謝小紅加以殺害，但也不願自動放她，除非有人能設法將其救出『盤龍峽』外，因爲龍九淵不便對於我『百臂殃神』艾天澤三弟，毫無交代！」

公羊懋詫異問道：「謝小紅被囚此處之事，與艾天澤何干？」

龍九淵雙眉微挑，淡然一笑說道：「因爲我艾天澤三弟被謝小紅廢去雙腿！」

公羊懋大吃一驚道：「這事太怪，謝

小紅能有多大功行，竟使艾天澤兄被她廢去下肢？」

龍九淵遂把「哀牢山古森林」中之事，約略說了一遍。

公羊懋聽得苦笑說道：「既是這樣，我老花子到未便爲她求情！但不知龍峽主與艾天澤兄，不把謝小紅殺以復仇，却囚諸高竿，懸旛書字之意，是否想使她主人令狐楚楚得訊趕來，向其有所理論？」

龍九淵點頭笑道：「高竿囚人，懸旛書字之意，雖然想使『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得訊趕來，但公羊大俠也是一派宗師身份，既已開口爲謝小紅緩頰，龍九淵不能不略賣情面，只要公羊大俠能設法使我對艾三弟有所交代，龍九淵便敬如遵命就是了！」

公羊懋業已聽出對方語含深意，但因情勢所逼，只好向龍九淵怪笑問道：「多承龍峽主盛情，公羊懋有句話兒想說，但請莫加見怪才好！」

龍九淵微笑說道：「公羊大俠不必客氣，有話儘管請講！」

公羊懋怪笑說道：「倘若這謝小紅是被我老花子救走，龍峽主能否對艾天澤兄推卸責任？」

龍九淵聞言，不禁正中下懷，但却故意一蹙雙眉，搖頭答道：「這樣做法，固然可使龍九淵有所推托，但我奉勸公羊大俠，最好是換個主意！」

公羊懋揚眉問道：「只要龍峽主不覺爲難，這主意好似無甚不妥之處？」

龍九淵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因『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名頭太大，我弟兄爲了防止她會突然救走謝小紅，曾在這囚人高竿周圍，佈置了一些埋伏，如今若加拆除？……」

公羊懋如今方對龍九淵心意，略有所知，遂連連搖手地，截斷對方話頭，怪笑揚眉說道：「不必，不必，不必加以拆除，我老花子近些時太以無聊，連一身窮骨頭都彷彿懶得有些發癢起來，正好藉着龍峽主的厲害埋伏，折騰一番舒散舒散！」

龍九淵故作沉吟地皺眉說道：「這等方式不妥，萬一竟令公羊大俠有所損傷，却教龍九淵如何過意得去？」

公羊懋看透他這一副貓哭老鼠假慈悲的神情，不禁怪眼雙翻，狂笑說道：「龍峽主你對我老花子太關懷了，常言道：『青山何處不埋人』，慢說受些損傷，公羊懋便把這副窮骨頭，扔在這『盤龍峽』中，又復何憾？」

龍九淵默然片刻，點頭說道：「公羊大俠既然執意一試，龍九淵便如遵命！」

說完，站起身形，陪同「風雷神乞」公羊懋，向後峽緩步而去！

公羊懋邊行邊自暗加注意，發現這「盤龍峽」中所有路徑房屋，均隱含奇門方位，好似佈置有一座厲害陣法！

走到峽後，眼前一片平坦石坪，石坪中央，則矗立着一根七丈長竿，竿端有一囚籠，謝小紅花容憔悴地，便被囚在這囚籠之內！

石坪左側，是片陡峭峯壁，但壁上却建有一座小小精緻竹樓，「百臂殃神」艾天澤正獨自在樓上飲酒！

這時，最得意之人是艾天澤，他既欣深仇得報，又獲「禿頂蒼龍」龍九淵先費盡匠心，替他製造兩隻靈巧假脚，可使他殘而不廢！自然高興萬分，獨坐樓中，居高臨下，擎杯眺賞，「風雷神乞公羊懋，會遭遇什麼不幸之事？」

最傷心之人是謝小紅，她身不能動，口不能言，一身武功不能施展，飢渴得難過萬分，但神志方面，却仍毫不模糊地，極爲清醒！

她深知龍九淵與艾天澤所訂惡計，自然也就深知無論任何人來，也休想能夠救出自己，只不過在枉死城中，多添一名新鬼，徒令對方更爲快意而已！

處此情形之下，謝小紅的最大願望，便是一人作孽一人當，不要再使相識友好，一個個宛如飛蛾撲火般葬在這「盤龍峽」內！

但蒼天不如人願，謝小紅才受三天活罪，便來了一個「風雷神乞」公羊懋！

謝小紅在竿頂囚籠內，眼看着「風雷神乞」公羊懋，隨同「禿頂蒼龍」龍九淵，一步一步走來，眞想出聲大叫，告知公羊懋，「七曜璇璣坪」中，及七丈高竿之上，危機重重，太以凶險，勸他及早止步，莫往前進！

她心中雖是如此打算，只有把滿腹傷心，化作了宛若泉流的兩行珠淚！除了最得意的艾天澤，最傷心的謝小紅，及笑呈臉上，惡藏心頭的龍九淵之外，那位「風雷神乞」公羊懋則驚奇萬分地，暗自充滿戒懼！

公羊懋打量周圍形勢覺得這片石坪，不過十餘丈方圓，囚人高竿，矗立在石坪中央，只要能够提氣飛縱七八丈遠，便可足不沾地，援住竿身，爬上竿頂，把謝小紅自囚籠之中，設法救走！

看來絲毫不難，龍九淵却偏偏吹噓得那等厲害？委實令人看不透厲害之處，究竟何在？

公羊懋越是莫測高深，心頭便越是戒懼，目光遂也自然而然地，凝注在竿頭囚籠之上！

他所看到的，是謝小紅那張蒼白，憔悴，有口難言，滿面淚跡的臉！

這張臉兒入目，「風雷神乞」公羊懋心中一慘，豪氣立騰，頓把自己生死禍福，置於度外！

龍九淵冷眼旁觀，看出「風雷神乞」公羊懋的神情變化，遂手指那根七丈長竿含笑道：「公羊大俠，龍九淵與艾天澤兄弟，爲了防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突來救走謝小紅，遂在這七丈高竿之上，及十餘丈方圓的石坪之間，設有相當厲害埋伏，如今……」

話方至此，忽有「盤龍峽」中弟子，急急趕來，向「禿頂蒼龍」龍九淵耳邊低聲密語，似乎有所禀報。

公羊懋怪笑說道：「龍峽主倘若有事？儘管請便，我老花子承告機密，業已足感盛情，且不揣菲薄，一試其難便了！」

龍九淵聞言笑道：「因有生客光降，龍九淵暫且失陪並已囑咐峽中所有人物，不許對公羊大俠有絲毫人爲干擾，但公羊大俠萬一在石坪之上，遇有特殊危機，便請高呼龍九淵之名，俾可及時搶救，免得出了過份差錯！」



公羊懋聽完他這番表明似頗親切客氣，骨子裏却極爲藐視挖苦的話兒以後，不由雙目精芒怒射地發出一陣震天狂笑！

龍九淵知道這位「風雷神乞」公羊懋在笑完之後，必對自己有所譏誚，遂極力識趣地，在他笑聲尚未收斂之際，抱拳一禮率人走去！

龍九淵一走，這片「七曜璇璣坪」周圍，祇賸下一位身困高竿頂囚籠中的謝小紅，及一卓立坪外，正凝神觀察形勢，尋思怎樣下手搶救謝小紅的「風雷神乞」公羊懋！

公羊懋不知遠遠樹木掩映的小竹樓中，還坐着一位「百臂殃神」艾天澤，遂在靜觀片刻以後，微縱眞氣向竿端囚籠中的謝小紅，發話問道：「謝姑娘，你還能够說話麼？」

可憐謝小紅此時不僅啞穴被點，無法開口，並因手足四肢，及頸項等處，被鐵環束住，連點頭搖頭，或是擺手示意等動作，均無法如願！

所能答覆「風雷神乞」公羊懋的，祇有那又傷心，又慚愧，泉流而落的兩眶熱淚而已！

公羊懋見了她這般情狀，心中更覺慘然，遂欲不顧一切地，走入「七曜璇璣坪」內！

就在他剛欲舉步之間，忽然聽得一陣隆隆石响，眼前並起了一片難以透視的極濃白霧！

公羊懋既恐霧氣有毒，又恐霧中會發出厲害暗器，目所難睹，自然不敢冒失行動，遂微屏呼吸，飄身退後丈許，靜看有何變化。

這片霧氣雖濃，却是一起即散！

但霧散以後，「風雷神乞」公羊懋不覺大吃一驚！

原來「七曜璇璣坪」的石地之上，就在這一轉瞬間，竟起了極大變化！

十來丈方圓的石坪，突然由內而外地，呈現了「紅黃藍白青橙紫」七種彩色！

這些彩色是一圈一圈的互相包含而互不相混！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十來丈的紫色圓圈之中，套着一個較小的橙色圓圈，橙色圓圈之中，又套着一個更小的青色圓圈，最中央的圓圈，却色呈赤紅，周圍約莫數尺！

七丈長竿，則仍矗立在這赤紅圓圈之中，竿端的囚籠，及囚籠中的謝小紅依舊毫無變動！

公羊懋驚心之故，是因偌大一片石坪，既能在轉瞬之間，有所變化，則其中所含奧妙厲害，可想而知，自己雖已勢成騎虎，不得不以身試險，但必須特別戒愼，否則眞可能把半世英名，及一條老命，都扔在這「六盤山盤龍峽」內！

這位「風雷神乞」戒心既起，遂把往昔佯狂傲世態度竟全收斂，氣聚丹田，功行百穴地，輕輕縱上「七曜璇璣坪」，落足在最外面一圈紫色石地以內！

才一點足，便見那片極濃白霧，不知來自何方地，又復騰騰四起！

但剛才這片濃霧，是一起即散，如今却是越起越濃，片刻間，便把「七曜璇璣坪」周圍，整個罩沒！

「風雷神乞」公羊懋身形隱入濃霧之中，遠處小樓中的「百臂殃神」艾天澤，却取起身邊的一具長形鏡筒，依舊憑窗遠眺！

這具長形鏡筒，是「禿頂蒼龍」龍九淵所特運匠心製造的透霧分光鏡，可使艾天澤藉仗機械妙理，仍能淸晢無比地透視濃霧觀看「七曜璇璣坪」上的一切變化！

公羊懋自從濃霧一起，便暫時停步，未再前進，靜等有無其他變化。

如今濃霧程度，已使公羊懋看不淸七丈長竿頂端囚籠中的謝小紅身影，而足下也有了異樣感覺，這圈紫色石地，竟緩緩自行旋轉！

石地竟能旋轉？又是從所未聞奇事，公羊懋既覺驚心，又是好奇地，聽憑身軀隨着足下石地轉動，倒要看看會轉出一些什麼花樣？

公羊懋落足之處，本在高竿東南，如今竟已漸將轉到正東方向！

才到正東部位，突覺足下一空，所立石地，忽然往下陷去！

公羊懋一式「逐浪飄萍」，把身軀電疾右移八尺！

適才立足之處，成了一個空洞，洞中噴出大蓬青色針雨，使公羊懋雖已及時避開，却仍在針雨威勢的籠罩以內！

公羊懋深具戒心，功力早聚，一招「雙推日月」，怒嘯掌風，狂捲而出把迎面噴來的青色針雨，衝捲得分飛四散！

由於掌風震飛針雨所生聲响，使公羊懋聽出這大蓬青色飛針，不是金屬鑄造，而係木製！

他剛剛倚仗雄勁掌風，應付過飛針之厄，身形却已轉到正南！

這次足下石地未陷，但却「轟」的一聲騰起了大片烈火，把「風雷神乞」公羊懋的身形，困在火圈之中！

公羊懋身形被困在火圈之中，不由大驚，急忙施展絕世輕功，趁着火勢尚未完全把身形包沒的刹那之間，一式「孤鶴冲霄」飛身五丈！

饒他反應如何靈敏，輕功如何高妙，但仍被那片驟然騰起的熊熊烈火，把所穿百結鶉衣，燒焦了好大一片！

公羊懋驚愧萬分地身形斜落，心中並已明白龍九淵所佈埋伏，居然還暗合陰陽變化，五行生尅！

東方甲乙木的方位之上埋伏的是一蓬木製飛針！南方丙丁火的方位之上，埋伏的是一蓬熊熊烈火！

依此類推，則轉到西方庚辛金的方位之上，定有無數飛刀飛釘等金屬暗器，猛襲而來！轉到北方壬癸水的方位之上，定有與水有關的奇毒液汁等物，狂噴而出！

公羊懋這次因騰身避火，縱得極高，等他身形斜落，足尖正欲重點那正在徐徐轉動的「七曜璇璣坪」時，足下這圈紫色石地已將轉達西方庚辛金的方位之上。

這位「風雷神乞」的心中一動，暗想自己倘若老是站在這圈紫色石地之上，由它轉動，豈非無論轉到東南西北一方，均將招遇危機的應付不盡！

如今既已騰身，何不把落足之處，移換到第二圈橙色石地之上，試試是否會有另外變化！

（未完）

